773
挑战悬疑

李异作品

第二季

南中国海上的幽灵

773 悬疑推理文学原创大奖赛特等奖

总理亲自拟定方案，贴身保护从美国登船归国的国民党前高官，但死神的游戏邀请、绑架、抛尸大海、炸弹、背叛一起袭来。台湾特务、中情局、日本秘密特工组织、神秘的幽灵会，谁才是幕后的黑手，他们要的是人还是南中国海的惊天秘密？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1948 年 9 月 1 日 1
2011 年 1 月 7 日 4
1965 年 7 月 20 日 9
1965 年 7 月 21 日 13
1965 年 7 月 25 日 16
1965 年 7 月 29 日 18
1965 年 7 月 29 日 21
2011 年 8 月 23 日 25
1965 年 7 月 30 日 26
1965 年 7 月 30 日 29
1965 年 7 月 30 日 32
1965 年 7 月 30 日 35
1965 年 7 月 30 日 39
1965 年 7 月 30 日 40
1965 年 7 月 31 日 44
1965 年 8 月 1 日 46
1965 年 8 月 1 日 48
1965 年 8 月 2 日 51
1965 年 8 月 2 日 53
2011 年 4 月 04 日 54
1965 年 8 月 3 日 57
1965 年 8 月 4 日 60
1965 年 8 月 4 日 63
1965 年 8 月 4 日 66
1965 年 8 月 4 日 69
1965 年 8 月 4 日 71
1965 年 8 月 4 日 74
1965 年 8 月 5 日 76

1965 年 8 月 5 日 77
1965 年 8 月 5 日 79
1965 年 8 月 5 日 83
2011 年 5 月 10 日 85
1965 年 8 月 5 日 87
1965 年 8 月 5 日 89
1965 年 8 月 5 日 93
1965 年 8 月 5 日 95
1965 年 8 月 5 日 99
1965 年 8 月 5 日 100
1965 年 8 月 5 日 102
1965 年 8 月 5 日 107
1965 年 8 月 5 日 108
1965 年 8 月 5 日 110
1965 年 8 月 5 日 117
1965 年 8 月 5 日 122
1965 年 8 月 5 日 129
1965 年 8 月 5 日 133
1965 年 8 月 5 日 137
1965 年 8 月 5 日 142
1965 年 8 月 5 日 148
1965 年 8 月 5 日 150
1965 年 8 月 5 日 153
1965 年 8 月 5 日 155
1965 年 8 月 5 日 159
1965 年 8 月 5 日 167
1965 年 8 月 5 日 169
1965 年 8 月 5 日 171
1965 年 8 月 5 日 173

1965 年 8 月 5 日 177
1965 年 8 月 5 日 180
1965 年 8 月 5 日 182
1965 年 8 月 5 日 184
1965 年 8 月 5 日 185
1965 年 8 月 5 日 187
2011 年 5 月 10 日 188
1965 年 8 月 5 日 190
1965 年 8 月 5 日 196
1965 年 8 月 5 日 199
1965 年 8 月 5 日 201
1965 年 8 月 5 日 204
1965 年 8 月 5 日 206
1965 年 8 月 5 日 208
1965 年 8 月 5 日 209
1965 年 8 月 5 日 211
1965 年 8 月 6 日 213
1965 年 8 月 6 日 216
1965 年 8 月 6 日 219
1965 年 8 月 6 日 221
1965 年 8 月 6 日 222
1965 年 8 月 6 日 224
1965 年 8 月 6 日 227
1965 年 8 月 6 日 229
1965 年 8 月 6 日 233
1965 年 8 月 6 日 237
1965 年 8 月 6 日 240
1965 年 8 月 6 日 245
1965 年 8 月 6 日 247

1965 年 8 月 6 日 249
1965 年 8 月 6 日 250
1965 年 8 月 6 日 253
1965 年 8 月 6 日 254
1965 年 8 月 6 日 256
1965 年 8 月 6 日 257
1965 年 8 月 6 日 260
1965 年 8 月 6 日 262
1965 年 8 月 6 日 265
1965 年 8 月 6 日 266
1965 年 8 月 6 日 268
1965 年 8 月 6 日 271
1965 年 8 月 6 日 273
1965 年 8 月 6 日 276
1965 年 8 月 6 日 279
1965 年 8 月 6 日 282
1965 年 8 月 6 日 283
1965 年 8 月 6 日 285
1965 年 8 月 6 日 287
1965 年 8 月 6 日 289
1965 年 8 月 6 日 292
1965 年 8 月 6 日 295
1965 年 8 月 6 日 297
1965 年 8 月 6 日 299
1965 年 8 月 6 日 300
1965 年 8 月 6 日 304
1965 年 8 月 6 日 306
1965 年 8 月 6 日 307
1965 年 8 月 6 日 310

2011 年 8 月 7 日 313
1965 年 8 月 6 日 315
1965 年 8 月 6 日 316
1965 年 8 月 6 日 321
1965 年 8 月 6 日 324
2011 年 8 月 25 日 326

1948 年 9 月 1 日

13 时 23 分　黑海

一切都处在黑暗中。

只有矿晶体闪着鬼火似的蓝色幽光，仿佛海洋深渊里潜伏着的某种不知名的发光微生物，无声无息，美丽炫目，却又凶险万分。当涅利辛的眼瞳迅速适应了黑暗之后，他看到了它们。他蹲在地上，棱角分明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强烈的不安感像锋利雪亮的刀尖一样划过他的脊背，让他不寒而栗。

危险就在背后，它像一张巨大的黑网，张牙舞爪，从四面八方向他扑过来。在行李舱狭窄的空间里，涅利辛发现自己身处绝地，逃无可逃。这不是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一支小小的枪管悄悄顶住了他的后脑壳。冰凉，坚硬，冷漠，不动声色，仿佛死神的镰刀。

该死！涅利辛暗暗在心里诅咒。

“在开枪前，我想知道自己死于谁手？”多年特工生涯练就的心理素质让他很快镇静下来，他希望能用对话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寻找脱身的机会。

但杀手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轻轻的“啪”的一声闷响，涅利辛像一座被人从后面突然拍倒的石膏像似的，一头栽倒在地。黑暗里，杀手的气息有点儿急促，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老板”说，这个鼻子像狗一样灵敏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工，已经嗅到了行李舱里散发的“危险气味”，必须马上清除。

她不想杀他，但这是“老板”的命令，不得不从。“老板”的权威至高无上，连美国总统都要惧让三分。他是“死神”，是掌控世界的人，他要谁死，谁就得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杀手的脊背有些发凉，轻叹一声，把无声手枪收入了小巧的红色手提包内。现在，“老板”大概会非常满意，到目前为止，任务进展得很顺利，要是没有刚才的小插曲，就更加天衣无缝了——明天的报纸头条，一起纯粹的意外事故，举国哀悼。

再过十分钟，这条船将成为人间炼狱，留给“幽灵”们的时间不多，他们必须混在普通乘客中，抢先登上救生艇。杀手正想抽身而退，忽然左腿踝一紧，竟被死人的一只手紧紧抓住。

不是死人，但比死人可怕，是本该已成为死人的涅利辛。他满脸血污，左眼爆掉了，脸变了形，似乎刚从地狱里钻回来，鬼一样恐怖。一个被子弹近距离从后脑贯穿的人，竟然没有立即死亡，竟然还有力气抓住她的腿踝，这种超强的意志力连杀手也感到心惊。

“是你？！”涅利辛发出模糊的声音，仿佛野兽的低哮。

“放手。”杀手用力蹬脚想甩开他的手，但那只手就像锈住了的捕兽器，牢牢地箍在她的脚上。杀手只好重新掏出无声手枪，在他脑门上补了两枪，涅利辛终于不动了。杀手努力从他僵直的手指间抽出左脚，不料“吱”的一声，竟被扯裂半条裤腿，露出小腿处的一枚奇怪文身——这是一团黑色之火，火中有一双煞冷的眼睛。

“对不起，涅利辛，你是这世上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不该认识我。”杀手整了整撕裂的裤腿，扔下一句话，隐入了黑暗中。

血在流，漆黑的舱体微微摇摆起伏，听不到海浪声，机器的轰鸣透过舱板传上来，低沉模糊，如地狱里的不安躁动。矿晶体的幽蓝更显得阴森，仿佛冥界显现的一只只鬼眼。这种美丽的晶体蕴藏着可怕的能量，能在瞬间引发一场难以扑灭的爆炸性火灾。

“涅利辛同志，把他们从大西洋彼岸平平安安地带回敖德萨，我在那儿欢迎你们。”在涅利辛的意识消失之前，他的耳畔响起了莫洛托夫的密嘱。

“胜利号”，已在劫难逃。

三个月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坐在他那张宽大得令人窒息的橡木办公桌后，陷入了沉思。在他面前，摆着一份已经看完的报告，关于“胜利号”的事故调查。一艘远洋轮船，几十条人命，四个中央委员，外加一个著名的中国将军，损失惨重，处境尴尬。消息一传出，举世

哗然，人民迫切想要知道真相。国家安全部出动诸多经验丰富的特工，经过近一百天的周密调查，才找到了疑似的“真相”。

但真相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公之于众的。更何况，有时真相本身就是一个谜，一个圈，一个咒，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斯大林叼着烟斗，皱着眉，凝着神，让坐在办公桌前的莫洛托夫有点儿摸不准最高统帅的心思。

“斯大林同志，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莫洛托夫终于开口问。

“幽灵会……”斯大林似乎没有听见莫洛托夫的请示，嘟哝了一声，用烟斗底敲了敲报告书附页上绘制的火焰状神秘标志，才抬起头看着莫洛托夫，透出复杂却又坚定的眼神。

“就按照第一份调查做最终定论吧。”斯大林终于下了决定，“意外事故，由电影胶片摩擦引发的火灾。”

“可是，怎么回应中共方面？他们对事故说颇存疑惑，多次过问调查情况。”莫洛托夫似乎心存顾虑。

“毛？”斯大林的脸沉着，又舒展开来，“他们会相信我们官方公布的事故原因的，由不得他们不信。而且，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个。”斯大林从桌上取来笔，在报告书上签了自己的意见：

“绝密，永久封存。”

然后把报告书推到莫洛托夫的前面，郑重地说：“莫洛托夫同志，我希望你们能找到这个幽灵，并把他带到我面前来。”

“遵命，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心领神会。

2011 年 1 月 7 日

07 时 21 分　中国　北京

关于“胜利号”海难的这个“内幕”，大部分出于我的推测和臆想，有戏剧性，却不真实。“胜利号”事件是个大阴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对话听起来就更像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这很符合“阴谋论”者的口味。

我们对不了解或没有能力了解真相的事情，往往喜欢想象那是因为别人故意掩盖了什么，甚至认为是当局者精心布下的一盘迷棋，乌云障月，雾里看花一般，叫人猜不透，摸不清，却欲罢不能。老话说得没错，未知产生美感，神秘使人着迷。

我就是一个“阴谋论”者，喜欢神秘，所以当李卓无意中透露出“幽灵会”存在的那刻，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这让我本能般地联想到“胜利号”和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代名将，1948 年夏季，冯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唤，准备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建，在途经黑海前往敖德萨港口时，所乘坐的“胜利号”客轮突然爆炸，他和小女儿冯晓达不幸死于火灾中。冯将军在“胜利号”上的遇害成了难解的历史之谜，其后苏联方面的调查含糊其辞，欲说还休，以至弄得整个事情疑点颇多，众议纷纭。有人力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作伎俩；有人说是蒋介石的暗杀行动；也有人认为那只是一起意外的事故。

历史就像一团线，有时候你越整理，就越乱。但李卓提供的另一条信息却让我眼前一亮，仿佛无意间发现了乱麻中的一根关键线头，感到无比震惊——李卓说，“胜利号”遇险时，王星火就在船上。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

“李老，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有点儿怀疑他的话。李卓不置可否，还是神秘地笑着，一如既往，好像在说，话就说到这儿了，信不信由你。我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捕捉好素材的机会，况且，103 的故事已经让我深深着迷，再加上“胜利号”、若虚若实的“幽灵会”和 103 的干将王星火，这些元素对我产生了致命的诱惑，让我不得不刨根问底。

自从《刺刀密令》完成后，我和李卓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但因为职业习惯的原因，有很多事情，他并不愿意说透，而喜欢让我自己去琢磨，去调查，就像一个老顽童似的，故意拿香甜的糖果来诱贪吃的小孩儿，却偏偏不给到你手上，使你如隔靴搔痒，难受得要命。

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这枚“糖果”的背后，竟隐藏着一个比“刺刀密令”更紧张、更惊悚、更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离奇故事，关于 103，关于范哲，关于王星火。

李卓说，103 跟传说中的“幽灵会”曾经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是一次极为特殊隐秘的任务，期间发生了很多奇诡惊险之事。而那次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甚至成了王星火心中的一大隐痛，至今不能让他释怀。

我又一次惊愕了，这到底是一次什么样的任务呢？让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如此牵挂。

虽然我在书里一直把王星火当成主要人物来写，好像他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未能见上他一面，李卓曾好几次帮我约他，但都被他拒绝了，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对李卓说，既然他不愿意赴约，那么，我去找他，您愿不愿意帮我？

李卓看着我，又露出招牌式的神秘微笑。

现在是 2011 年 1 月 7 日，早上 7 点 21 分，我在颐和园寻找王星火。李卓用一种极其隐晦的方式向我透露了王星火的下落，他说，这个老人每天一大早都会去湖边写地书，而且，他极喜欢江南的西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北京西郊的昆明湖，我相信我的猜测是对的。

冬日的颐和园显得颇为萧索，寒风之中放眼望去，山水间早已失了烟笼翠柳的江南风韵。偌大的一个昆明湖，竟被这几天的强冷空气冻得连底结了冰，仿佛一块巨大的寒玉，在初阳下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刺眼红光。

由于来得早，游客和晨练的老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我从东宫门沿着湖畔一直走到排云殿，边走边问，把适合写地书的地方几乎找

了个遍，把遇着的晨练的老人也几乎问了个遍，就是不见王星火的影儿。

难道他知道我要找他，故意躲开不成？

正当我失望之际，忽然发现长廊外有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正擎着一支齐腰高的自制笔在地上挥毫疾书，年纪在七十五岁上下，跟王星火相近，不禁眼前一亮，连忙跑过去询问。但结果又一次失望了，老人姓刘，看样子根本不知道 103 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老刘忽然说："你找的应该是王教授吧？"

王教授？我没听说过王星火当了什么教授。

"公安大学退休的王教授，你说的这个人估计跟他有渊源。"老刘热心地说。

"太好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儿？"虽然我不能肯定这个王教授就是王星火，但总比毫无希望强。

"老王跟别人不同，有点儿怪，写字从来不愿主动展示给游人看，他喜欢独来独往，经常躲在西大墙那边的僻静处，到八点过后游人一多就走了，要找他可真有点儿难。"老刘呵呵笑着说。我一看手表，离八点就差十分钟了。

"多谢！"我甩上背包，连道谢也来不及多说，拔腿便往西区跑。

西区少有人，特别是严冬的早晨，这儿更是人迹罕至。我沿着墙根走，高墙上发黄的攀援植物在风中微微飘荡，皇家园林里高高低低的树木发出奇怪的索索声响，偶尔能听到几声落寞的鸟鸣，反而让这世界更显得静寂了。在这片神秘的园林，寻找一个神秘的老人，心里不禁有些慌慌的。我仿佛走进了另一片陌生的天地，却忽然间有了某种神奇的感应，似乎即将要跟一段隐秘的历史连接了。

王星火就在附近！我有极强烈的预感。

一分钟后，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在靠湖的一片桃树林中，我遇见了一个老人。桃林的中央是一块平石铺的空地，空地间有一座六角玲珑凉亭，他就在亭子边站着，满头银发，身材挺拔，擎着长笔，凝神看着脚下写好的一幅地书，若有所思。

几乎没多想，凭直觉，我认定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我要找的目标——王星火。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故事，王星火的形象早在我心中鲜活着。跟第一次见到范哲的感觉不同，眼前的他完全符合我的想象——精干、健壮，目光中透着机智的锐光，又冷静得像冰一样。

我没有立刻跟他说明我的身份，而是装成普通的游人，上前观赏他的作品。

青石路面上留着一副行楷，水迹尚未干，俊瘦灵动，颇有书法名家启功的笔法。我仔细一看，才知写的是《诗经·邶风·击鼓》中的一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老先生好字！"我脱口赞道。

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朝我点了点头，说："涂鸦而已，算不得字。"

"您太谦虚了，这字虽瘦，但刚柔并济，恰到好处。"我指着地上的字点评开来。

他呵呵地笑了几声，未置可否。

于是，我假装是地书爱好者和他套近乎，自以为这样可以和他拉近关系，打开他的话匣子。不料他听完我的评论，用一种锐利的目光盯着我。这是能穿透灵魂的目光，这种目光我只在范哲的眼中见过，跟锥子似的，令人胆战。

"小伙子，依我看，你不是普通的游人，你是有备而来的。你到底是谁？"王星火问道，虽然没有用责问的语气，却吓得我不敢再胡说下去——他竟然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伪装。

"谁让你来这里找我的？"他见我不答，又追问。

我一时间语塞，因为李卓交代过，万一我真的找到王星火，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我最讨厌不干脆的人。"他轻哼了一声，不再理我，收拾起工具。

"请等等，我就是那个写 103 故事的人。"我连忙"老实交代"。

"什么 103？"他再一次打量着我，然后冷冷地说："你找错人了。"

我自信没有认错人，鼓起勇气说：“你就是王星火！103 副组长。我看过你的相片，不会认错人的。”最后一句是我说的谎，我压根儿没有弄到过王星火的半张照片，说谎只不过逼他承认。他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终于摇头：“肯定又是李卓这个老顽童。”

我没有点头，但也没有否认，心里却暗喜，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王星火，下面的事就有希望了。

“103 在四十多年前就不存在了，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不要瞎编。”他随即正色警告。

“王教授，我找你不是为了 103。”既然他那么直爽，我也没必要绕弯儿，“我听说，1948 年，“胜利号”出事时，您在船上……”

“胜利号？”他的目光闪动了一下，仿佛触到了心灵深处一块尘封的禁地。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否认，只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式把我挡了回去，“就算那时我在船上，也不过是个懵懂的少年，过了那么多年岁，现在更记不大清楚了。所以，要是你想向我打听‘胜利号’的事，恐怕要失望了。”

我并没有失望，因为我真正的“希望”是那次“完成得并不圆满的任务”，而不仅仅在“胜利号”上。也许听多了完美的故事，给我造成了一个错觉，仿佛 103 是一支神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当然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在琢磨，103 真的没有碰到过最强劲的对手吗？还是所有不太出彩的行动记录都被“封锁”甚至“消除”了？答案也许就在眼前。

但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说出“幽灵会”三个字时，便立刻发觉，我离答案越来越远了。因为王星火一听到这三个字，眼中竟闪出一种“凶煞”之光，吓得我后退了一步。我真不该如此草率地触痛他最敏感的神经。

他没有理我，提起整理好的长布袋，单肩背着，走到湖边的一块岩石处，背对着我穿起鞋子。我正想上前向他道歉，就见他双手往岩石上一撑，竟然稳稳当当落在了冰面上，原来踏着冰刀鞋呢，“吱溜”一声，早已滑出了五六米。

“王教授……”我喊道，看得呆了，那比年轻人还矫健的身影似一只轻燕在闪亮的冰湖上飞驰，不到一分钟，就成了对岸的一个小黑点。真不敢相信他是一个已近八旬的老人。

后来，李卓责怪我，你这个傻小子，你这不是在揭王星火的伤疤吗？但再后来发生的事让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最好的开始。关于那次“不圆满的任务”的故事，就在此后的几个月内渐渐显露、成形，还原出它的真相，就像打开了神秘的潘多拉密盒，令人啧啧称奇，又不免毛骨悚然，同时也让我更深地理解了王星火，理解了范哲，理解了103。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过去，回到那段充满冷箭和阴谋、激情和残酷的岁月中去吧。

1965 年 7 月 20 日

03 时 13 分　中国　北京

多云之夜，天地如墨。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中。这是一个适合密谋的夜晚。

北京丰台郊区的一户农家里，悄然拉亮了一盏昏暗的灯泡。窗格上糊了旧报纸，几条参差的人影映在纸上，如鬼影般微微晃动。

灯下的一张木桌边，围聚着五个男子，正在窃窃私语。为首的是个大高个，声音很低，语速很急，似乎在传达不可告人的秘密。

“同志们，据可靠情报，山羊已入圈，将于今日中午左右抵达北京。野狼令我们采取一切必要之行动，务必在其到达之时制裁，以儆效尤。”大高个话音落下，却没有响起意想中的回应，屋子里反而变得出奇的静，静得令人不安，静得连大高个都觉得有点儿可怕。

“怎么做？”终于有人打破沉默。

一张地图在桌上展开了，上面画满了圈圈叉叉，到处用专有标记作了记号。大高个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山羊在首都机场落地后，Z会去接他，据老鹰密报，山羊将在机场大厅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这份声明蛊惑人心，一旦公布，流毒甚广，上头要求我们，必须在其公开讲话前清除。这是机场的平面图。”

“好详细啊！”坐在下首的一个长着娃娃脸的青年盯着地图，啧啧赞道。

“可不是，我们既然能搞到这么详细的机场图，这就说明，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大高个不无得意地说。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却摇了摇头：“老葛，你也不想想，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是十年前，我们还有六七成的把握，可是现在……”

“是啊，这些年北京的安保与共党刚建国时不可同日而语了，层层设防，滴水不漏，而且，当年潜伏的兄弟们也被打得差不多了，我们是硕果仅存，不能冒这样的险啊。”有人附和。

老葛满脸不悦，鼻孔里重重哼了一声：“这是什么话？党国这些年都白给你们好处了？当初要不是党国安排了你们，你们一个个早就喂了共党的枪子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该用的时候了，却都在装孙子扮乌龟没个男人样。”

“话虽如此，可是老蒋年年说反攻大陆，天天喊光复党国，哪年哪月见他们真动作了？只不过在东海边挠挠痒而已……”

“嘘，你们小声点！怕没人听到吗？”娃娃脸做个停止的手势，打了圆场：“各位大哥，依小弟说，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生死同命。党国给了我们这个艰巨的任务，是看得起我们，大伙儿更要团结一心。现在，最紧要的还是眼下的问题。山羊是个重量级的人物，这次回归，举世震惊，共党的欢迎仪式定是大张旗鼓，要员云集，做足功夫。警卫局更会在机场附近布下重重防线。暗杀容易，难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接近他呐。”

老葛嘿嘿干笑了几声：“还是小丁有见识，不愧是军情局的特派员啊。就跟你们说实话吧，这次任务如果没有七八分的把握，我是不会那么自信的。”

“这么说，你是有办法了？”清瘦脸惊奇地伸长了脖子。

就在这时，门外的狗突然叫了几声。屋里的人顿时紧张起来，老葛从腰包里掏出一把“掌心雷”，朝清瘦脸使了个眼色，清瘦脸应声而去。

院门口的那条大黄狗看似普通，却是老葛专门训练的，鼻头灵敏得很，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狂吠不已。大高个认为，自己这个小组之所以“存活”到现在，跟他的机警聪明是分不开的，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傲视群雄。

不一会儿，清瘦脸回来了，笑出了声：“老葛，你那宝贝狗看上了墙头上的一只猫。”

虚惊一场。

“葛大哥，我们机场方面是不是有人？”小丁把话题转了回来。

老葛看着小丁，露出微笑夸道：“你的脑子转得真快。不错，十多年前，我们确实在机场安插了一张王牌，现在到了该亮牌的时候了。”

屋子里顿时激动起来了，除了老葛，其他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心一放，窍一开，思路也灵活了，主意也多了。因为要去执行任务的，必死无疑的不是他们，而是那张倒霉的“王牌”。

可王牌是谁？

老葛笑而不答，从里兜摸出一个小纸包摁在桌上。众问何物。大高个也不回答，只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是请一位同志顺利把这包东西交到他手上。谁去？”

面面相觑，一阵沉默后，小丁终于举起了手：“我去。”

“你去我就放心了。”大高个欣慰地点头。

又商讨了一些例行之事，秘密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就跟开始的时候一样静悄悄的。别人离去后，老葛留住小丁，把与“王牌”接头的方式告诉他，还说，那纸包里的粉末，得小心，是美国中情局发明的最新药物，只需指甲缝里那么一点，就能弄死一头大象，且瞬间融化于水，无色无味，人一碰，十秒内必定见阎王。

“这会让共党丢尽面子了，而且，还可以借此威慑那些想回大陆的老家伙。”老葛说。

小丁恍然大悟：“这真是两全其美之计啊。”

“哈哈，丁老弟，你大哥有的是点子。跟着我，保你有好日子过。”老葛得意地拍了拍小丁的肩膀。

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搞到这么新式的毒药，小丁不得不佩服老葛。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小丁的嘴角浮出了微笑。

“葛大哥，可惜了，可惜这么好的毒药派不上用场啊。”他摇头叹道。

“怎么派不上用场？你放心，以他的身份，绝对有把握接近山羊的，而且，计划很周全，行动更利落，失手的可能性很小。”老葛不解其意。

小丁朝他背后指了指。老葛顿时感觉到不对劲了，光线不对，气氛不对，小丁脸上的表情也不对。他感到——在他的身后，有几道利剑似的目光盯着，他忽然体会到了什么叫“如芒在背”，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毛骨悚然”。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又是如何知道这里的？那条大黄狗为什么连哼都没哼一声？问题太多，老葛来不及多想，慌乱地从怀里掏那支“掌心雷”。

“不许动！不许动！”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抵住了他的脑袋。

“你！你……”老葛睁大了眼睛，惶恐地盯着面前冷笑的小丁，说不出话来。

“全带进来！”站在门口的一个军人目光炯炯，一声令下，几个人像绑着翅的公鸡似的被押了进来，正是刚才开会的特务，一网打尽，无一遗漏。

“原来你是……”老葛这才如梦初醒。

门口站着的军人命令把大小特务们押了出去。

小丁走到那个军人面前，敬了一个有力的军礼，大声说道：“报告王星火同志，袁智强完成任务，请求归组。”

王星火回了个礼，然后重重地拍了下袁智强的手臂：“好大头，这半年真是委屈你了。”

“这不都是你的鬼主意吗？自己抓了个台湾特务，却叫我去冒名顶替。”袁智强懊恼地说。

“你这是在夸我还是骂我？你这次立功可不小啊，我会向组织汇报的，争取给你拿个二等功下来。不过，你现在暂时不能归组。”

“为什么？”

“我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没抽到吗？”

袁智强恍然大悟：“你放心，他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就等着我们去抓他了。智强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他挺胸说道，把老葛刚才给他的纸条塞到王星火的手中。

王星火掩手一看，眉毛微微皱起：“这张王牌不简单啊，十几年来，他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直藏在我们身边。现在，终于到了排除这颗炸弹的时候了。走，范组在等着我们呢。”

“山羊……”袁智强发现自己说惯了嘴，把特务的暗语说出来了，连忙改正：“李宗仁真的从国外回来了？”

王星火点点头：“不错，看来敌特的情报还是很准确的。这个野狼是谁，仍未可知。我们危机重重，任重道远啊。”又叹道，“智强，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具有重大的意义。局里特别交代过，不能出任何差错，一定要把危险的苗头及时掐灭，我们可不能大意。”

天已经微亮了，夜色褪去，隐藏在黑暗里的万物渐渐显现出轮廓，大地在苏醒。

又是紧张的一天……

1965 年 7 月 21 日

17 时 28 分　美国　新泽西州　湖林城

这是郊区，已近黄昏时分，公路两旁黑黑密密的松林遮住了斜阳，只能看到头顶上方那一道狭窄的天空，红色的浮云在缓缓流动，仿佛一条血河似的。

赵诚从车窗里抬头看了看天，鼻头有些发热，他似乎闻到了一种血腥之气，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从莱克坞镇的陈氏农场出来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赵诚的思绪仍然在那幢简陋的平房里盘旋。

“赵诚，云台兄去志已坚吗？”陈立夫搬了把小凳子，坐在鸡棚外，手里握着把米，时不时撒上几粒，逗玩地上的几只小鸡。

赵诚点了点头，说：“昨天，李宗仁一行已在北京首都机场顺利降落，并向全世界发表讲话，中共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叶老师闻之，夜不成寐啊。您也知道，叶先生一直主张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可现在看来，时日尚长，他等不及，异国他乡的飘零生活他已经受够了。李宗仁的讲话和中共的反应，以及周恩来的声明打消了他的顾虑，李宗仁呼吁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回国参与和平大业，现在是回去的最好时机。但回去又谈何容易，所以叶老师特让我来请教先生。”

陈立夫说：“这个消息美联社播了，我听到了。德邻是性情中人，打仗行，可论政治……”陈立夫说到这儿，微微摇头，“赵诚，你回去告诉云台，我早已不问政事了，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山野农夫，给不出什么意见。他想走，那就走吧。”

“先生是叶老师在美国最好的朋友，他本想亲自拜访您的，但是怕老蒋的特务起疑，只好派我来代为问候。您也知道，虽然我们远在美国，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无一日不在‘关照’我们。听说李宗仁回国时，是借去瑞士探亲为名，几经周折，绕了地球大半圈，最后在中共的帮助下，才躲过追杀，安全到达北京的。”

“这不奇怪，的确是老头子的作风。老头子最恨的就是叛他的人，何况李德邻的这个讲话，把许多老国民党人的心都搞乱了。”陈立夫哼哼一笑，“我也不反对云台的选择，人各有志嘛。但他选择现在回国，实为不智啊。”

“哦？愿闻其详。”

“老头子没有截住李德邻，这几天正发着一肚子的闷火呢，但木已成舟，也是无可奈何。你猜猜，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陈立夫把掌中所剩的米粒全抛了出去，小鸡们啾啾地围向他的身边，“德邻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在党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中共大张旗鼓，高调欢迎，以五种语言向全世界同时播报他的归国讲话，是一次很厉害的心理战啊。”

“您是说，老蒋此时最担心的是有人效仿李宗仁？”

陈立夫点点头：“正是。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第二次的。何况，老头子的火没地方发，就盯着哪个胆敢冒出头来。谁现在要是回去，明摆着当出头鸟，出气筒，枪口随时指着呢。老头子是杀鸡儆猴，也好给效仿者做个警告。”

赵诚听了这话，不禁生了一头冷汗：“先生是说，叶老师此行，比李宗仁还要凶险百倍？”

“恐怕没有成功的希望。于公于私，老头子都不会放过他的。”陈立夫叹息说。

“先生，您是中统的元老，也是最了解蒋介石特务体系的人，请您一定要帮帮叶老师。”赵诚急说。

陈立夫摆摆手说：“都是陈年老事了，还提这些做什么。你看看，我以前管人吧，一到台湾就被老蒋踢出去了，现在管鸡吧，去年一场大火，又几乎让我破产。天时人事，是福挡不住，是祸总要来的。云台对道颇有研究，知道‘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的道理。”

“我担心特务开始行动了，叶老师随时都有危险。”赵诚焦虑地说。

陈立夫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解铃还需系铃人哪。”

赵诚低头思索，若有所悟，站起来向陈立夫鞠了一躬：“多谢先生赐教！”

福特车在公路上飞奔，赵诚把思绪拉回来，又加大了油门，虽然夕阳下的湖林城风景如画，但他没有时间和兴趣稍作观赏，他必须尽快赶回纽约。

叶桓艮在等着他。

黑夜像一张铺天盖地的网似的降下来，来得如此迅速，赵诚打亮了车灯。已经进入纽约州了，远处的灯火开始多起来，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闪闪烁烁，煞是好看。

此地虽好，却非故乡啊！

赵诚不禁感叹，自从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作为叶桓艮委员的秘书和学生，他跟随恩师漂洋过海，左右相随，一晃就是 16 个春秋。离

乡愈久，思乡愈切，最近，赵诚几乎每天都会想起自己留在大陆的老母亲，内疚思念之情日盛，常常以泪沾巾。由己及人，他深深地理解恩师叶落归根的心愿，恩师是一个中国情结和故土情怀极重的人，“客死他乡”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

现在，母亲已经张开了温暖的怀抱，呼唤飘零在外的游子归来。这怎不叫人激动？

“娘，儿子不孝，这些年让您受苦了……您放心，儿子马上会回到您老身边的。”赵诚仿佛看到车玻璃上映出老母亲的笑容，眼睛不知不觉间湿润了。

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射来两道刺目的灯光，赵诚定睛看去，只见对面有一辆大货车呼啸着，像一头发狂的猛兽似的径直向他撞来。

“不好！”他惊呼，急忙打转方向盘，福特轿车失去了控制，冲下公路，“轰”的一声撞在路旁的大樟树上。

1965 年 7 月 25 日

09 时 31 分　美国　纽约

叶桓艮不安地从三楼的窗口朝楼下张望，街道上乱成了一团。一批反战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叫嚷之声不绝于耳，充满了火药味。昨天，一枚河内那边飞来的导弹击落了美军的一架 F－4C 鬼怪战斗机，约翰逊总统恼羞成怒，下令向越南大量增兵，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内的反战组织立即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连一向平静的唐人街都乱了。

但叶恒艮的心并非因此而乱，而是因为赵诚。赵诚已经失踪两天了，叶恒艮寝食难安。这个赵诚是他最忠诚的部下，也是最好的学生，为了他能顺利回国之事，四处张罗奔波，实在难得。可自从四日前去了陈立夫那儿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叶桓艮曾打电话询问过陈立夫，可得到的答复让他的焦虑更深了——赵诚 21 日下午便已回纽约。他不可能不先到这儿来汇报的，他去了哪儿？虽然报了警，可警察局这几天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一个失踪的中国人。

赵诚肯定出事了！

叶恒艮想到这儿，心揪了起来，眼前忽然发黑，几乎站立不住，身体晃了一晃，重重扶住窗棂。

“爸爸，你怎么了？”他的背后响起悦耳的声音，女儿叶芊跑过来关切地扶住了他。

叶恒艮摆摆手，说：“芊芊，你赵叔可能出事了，快去通知你哥哥，叫他一切小心。”

叶芊怔了怔，拉住叶恒艮的手臂，说：“爸爸，我们不回去好吗？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我的朋友们都是美国人，我已经习惯美国的生活了，回到那个又穷又陌生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又这么危险。”

“你懂什么？”叶恒艮生气地训斥，“你给我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美国人。”

“我没说自己是美国人呀，美国也有很多华人，也没听说他们哪个一定要回去的。”叶芊仍在辩解。

“看来是美国的学校让你念歪了脑筋，我真不该让你接受太多的西方教育。”叶恒艮气得咳嗽起来。

“好了，爸爸，我不说了好吗？你要保重身体。”叶芊见状，连忙闭了嘴，轻拍父亲的背部。

叶恒艮想了一想，说：“我要立即去你干爹那里一趟，他以前是军中的智多星，相信会有主意。”

干爹名叫张家浩，原是国民革命军入缅新二十九师的中校参谋，二战时期，在缅甸远征军中以智谋闻名。后二十九师兵败，他随部队穿越恐怖幽暗的“野人山”，经九死一生，才退回国内，但从此落下跛腿的残疾。二战结束后即退伍，移居美国。叶恒艮后来也是多亏了他，才在美国定居下来，并在他的帮助下，谋得了纽约大学的副教授职位，所以叶恒艮视张家浩为知己。因张独身无子，叶恒艮便让女儿叶芊拜他做了干女儿。叶芊生得美丽乖巧，深得义父喜爱，张家浩甚至比叶恒艮还宠她，只要是她的心愿，总会想方法满足她。这让叶恒艮很无

可奈何，他觉得叶芊在这个义父的宠爱下，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了。

天是阴的，狭窄的街道上风有些大，游行队伍终于过去了，留下了一地的垃圾，各色的传单仿佛落叶似的在风中飞扬，虽是夏天，却显得特别萧瑟。叶恒艮走向自己停在街边的车子，这辆车是刚刚三个月前买的，还很新，他暗暗庆幸车没在刚才的骚乱中受损，但转念一想，却觉好笑，这里的一切都快不属于他了，何为一辆车担心？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在这异国他乡，可信的人不多，除了赵诚，就是张家浩了。

叶恒艮打开车门坐了上去，当他刚刚扭开车钥匙时，天空中突然降下一个重物，“轰隆”一声砸在他的车前盖上，车前盖顿时像纸板片一样凹了进去。

无异于晴天霹雳！叶恒艮呆坐在座椅上，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看得分明，那是一个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失踪四天的赵诚。

赵诚的脸向着他，眼睛睁得圆圆的，口鼻不断涌出一股股鲜血，身体还在抽搐，嘴唇微微动着，仿佛要跟他说什么话。

1965 年 7 月 29 日

01 时 31 分　中国　北京

王星火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一条船上，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大洋，布满了白茫茫的雾气。他不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

一切都仿佛浮在虚空中，无上无下，无前无后，无始无终。

这是条熟悉又陌生的船，也许来自记忆的深处。船上没有一个人，空空荡荡的，像被乘客们抛弃在了海上。

不，还有人！他听到了船舱里传来一个声音，有点缥缈，似乎是一个少年的轻声呼唤声。

“星火……”他在叫他的名字。谁？王星火警觉起来，掏出手枪，慢慢从甲板上走向船舱。

迷宫似的船舱。走廊连着走廊，房间连着房间。他寻着时断时续的呼唤声，穿越过一道道走廊和一间间船舱，顺着螺旋的舷梯，走向船底。

只有黑暗，没有光，似乎到了地狱。尽管他仔细分辨，但仍然不能确定那男孩的确切位置，他在跟他玩捉迷藏？

“星火——”声音近在咫尺。

“谁？出来！”王星火举起手枪，慢慢朝声音走去。

黑暗里有一道沉重的铁门，王星火腾出一只手，推开门。那房间里到处都是熊熊的烈火，映红了他的身体。在火中，竟然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背对着他。

“你是谁？”王星火问。

“哥哥，你不认识我了吗？”少年反问，语气凄惨。

王星火答不出话，他感到喉咙干涩，头被烈火烤得晕晕的，拿着枪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你走了，却把我丢在这里。”少年怨恨地说。

“你……你回过身来。”王星火终于说。

那少年缓缓转过身，但王星火并没有看到他的脸，因为他被惊醒了，他听到了杜丽的一声惨叫。

王星火腾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才发现杜丽的惨叫声也是梦境。他的全身冷汗淋漓，手脚发麻，就是在真实的战斗中也没如此紧张过。

真是一个噩梦！

桌上，刺耳的电话铃声还在持续响着，原来是铃声在他的梦里幻化成了杜丽的惨叫。

他松了一口气，顺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1 点 33 分，正是子夜时分，心中一凛：“不好，肯定有紧急事件。”连拖鞋都来不及穿，连忙扑过去抓起话筒。

“星火，范组命令我们立即到三号会议室集合。”电话里传来杜丽急促的声音。

“我马上到。”王星火领了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军服。

三号会议室是个机密的小房间，离他的宿舍不远，用不了两分钟，王星火就已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议室里。

组长范哲已经在等着他们了，跟他一起的，还有新调任的处长杨刚，另外有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上下，架着圆边眼镜，皮肤白皙，英俊斯文。

令王星火感到奇怪的是，103 组员并没有全到，除了他自己，只来了杜丽和袁智强。

是杨刚主持会议，会议是围坐在小桌子边开的。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同志们，在前几天的专门行动中，103 的任务完成出色，一举破获台湾 34 号特务组织，揪出了长期潜伏在我机场要害部门的内鬼，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总部指示，发挥特勤部队优良作风的显著成果，是阶级斗争取得的又一次辉煌胜利。部里已经决定，授予 103 小组集体一等功，袁智强同志个人二等功。”杨刚一上来就对 103 大大表扬了一番。

王星火发现范哲露出了不易察觉的欣慰的微笑，自从破获“蜥蜴行动”之后，他几乎没有在范哲的脸上看到这样的笑容。虽然范哲表面上仍是一如既往的坚强，一如既往的平静，但王星火心里明白，那次事件对范组的打击太大了，不到一年，他的头发几乎全花白了。王星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无能为力。

很快，杨刚就转到了正题上：“同志们，现在党和国家有一项十分特殊和机密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这次的任务很重，但很光荣，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总理亲自拟定了方案，对你们寄予厚望啊！”

“处长，是什么任务？我们保证圆满完成。”年轻的袁智强按捺不住激动和好奇，说道。

“智强，别激动，听杨处长把话说完。”范哲说。

杨刚微微一笑："在没有正式执行任务之前，这还是最高机密，所以，现在还不能说，但是，接下去的几天，你们会被派往一个秘密的基地，接受特殊训练。"

特殊训练？王星火他们对望了一眼，猜不出处长的意思，对于103来说，每年除了执行任务，就是训练，还有什么训练要搞得如此神秘？

"从今天开始，李遇白同志就是你们的教员，今后的任务中，他也是你们的战友。希望你们配合默契，为共同圆满完成任务而努力。"杨刚终于介绍了那个年轻人。

王星火在心里打了鼓，他原以为这年轻人是杨处长的机要秘书，却想不到是要来教他们的，这么个文弱书生，能教什么？他看得出来，袁智强也有同感，心里也多少有点儿瞧不上。只有杜丽似乎有些好奇，眼睛不由自主地多看了李遇白几眼，毕竟在军中，多的是黑黝黝的铁汉子，哪有机会见到白嫩的"读书人"。杜丽细微间的表情令王星火颇有些不快。

"专车已在楼下，立即出发。"末了，范哲下了命令。

"范组，不准备行装吗？"杜丽问。

"不需要，你们一样也用不着带。"

1965年7月29日

03时15分　美国　纽约

219号酒吧位于纽约皇后区最贫穷的亚裔聚居区，是一个菲律宾人开的廉价酒吧。每当夜幕降临，这儿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皇后区复杂的人种组成让这里充斥着危险和暴力，弥漫着腐烂的味道。但现在，219号酒吧成了反战组织的临时指挥部，这几天，反而是它最平静的时候。

反战领袖丹尼·杰克逊在这里连续工作了两天，巨大的压力和纷繁的事务压得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他不希望跟政府起冲突，但事态并不由他控制，激动的示威者和警察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去。他很清楚，自己注定会触痛某些人的神经。那些战争贩子，军火寡头，像吸血鬼一样渴望战火蔓延，血流成河，然后大把赚入美金。现在，约翰逊总

统把战争预算又扩大了一倍，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不希望有人捣乱。

丹尼无疑是捣乱者之一，他深知有些政客和商人视之如眼中钉、肉中刺，但他并不畏惧，他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越南战争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不管任何时候，他都这样认为。

这个结论不是他坐在曼哈顿的家里想出来的，实际上，他是最早一批被派往越南的美国大兵之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丹尼一闭上眼，就会看到恐怖的雨林、陷阱、暗枪、毒虫以及残缺的尸体……这些年轻鲜活的美国人不应该惨死在异国他乡，更不应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但他毫无把握，这种抗议的实际效果有多少。今天是抗议示威的最后一天，示威者们需要好好睡一觉。一早游行队伍就要通过百老汇朝纽约市政府前集中，整个活动与华盛顿及全美各大城市的示威组织遥相呼应，希望能给约翰逊政府施压。

“丹尼，你该睡上一觉，再过两个小时天就亮了。”助手加利进来说。加利是丹尼的表弟，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空手道黑带高手，活像一头精力过剩的猎豹。

“我真的有些累了，看来岁月不饶人啊，连我这个老兵骨都不得不低头。加利，给我一罐啤酒。”丹尼看了看时间，点头合上材料，顺手拿过加利递上的一罐蓝带啤酒，跟他交代了一些细节事项，就去了在三楼的临时卧室。

丹尼走入房间，房间没开灯，没开窗，伸手不见五指。丹尼啜了一口啤酒，闷热之中，背后忽然透过一股恶寒，那绝非啤酒的冰爽。多年的特种兵生涯让他一下子警觉起来，恶寒像蛇似的爬过，冷冰冰，黏糊糊的——这是危险的寒气，他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

丹尼镇静地回身，虽然看不清，但他确信门边站着一个陌生人。

“你是谁？”丹尼问。

“你拿了一件不该属于你的东西，现在是时候归还了。”黑暗里传来略显沙哑的女声。丹尼没料到这个不速之客竟是个女人，心里暗暗

庆幸，他从来不把女人放在心上。他那越战特种兵的身手对付十个壮汉都不在话下，何况是个女人。

“宝贝，我不明白你的话。你是不是我以前的哪个妞？还是那些狗娘养的军火商派来刺杀我的？”丹尼轻浮地笑着。自从越战归来后，有一段时期，他不得不把自己埋在花柳丛中以酒色度日，当然也得罪过不少女孩。

“你很健忘，我提醒你一下，去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时 17 分，你拿着这件东西找了华人学者叶恒艮。”那女人说。

丹尼心里一惊，像被人突然沉在了水缸里，浑身湿冷。他当然明白她指的东西是什么，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别人的监控之下，但显然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那件东西实际上是半张神秘的东方地图，是他在越南的雨林里从一个越共手中缴获的。他确信其中藏着玄机，但怎么也参不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精通东方历史地理的叶恒艮，于是带着那半张图秘密拜访了他。

现在看起来，那次秘密拜访根本算不上秘密，自己一直曝光在人家眼皮底下却毫无自知，就像被人剥光了衣服似的，这令一向自诩精明的丹尼有点儿恼羞成怒。

“你想怎样？”丹尼终于沉住了气。

“我想知道，那天叶恒艮跟你说了什么，另外，把东西交给我。”

“如果我不答应呢？”丹尼哼了一声。那天，叶恒艮当着他的面仔细研究了地图，好一会儿才说，这半张地图并不是什么藏宝图，它只是二战时日军的一张手绘作战图而已。这令丹尼相当失望，但凭直觉，他觉得这半张图不那么简单，所以一直藏在身边。

“如果你不答应，明天的报纸上就会多一条新闻，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丹尼嘿嘿地笑了声：“你杀不了我，也离不开这个房间。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一边暗暗做好了格斗的准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已经从这个女杀手身上嗅到了令人心悚的凌厉杀气。但是，他有足够的自信擒住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个娘们而已！

加利和同事们正在楼下的大厅喝酒，听到三楼传来“呼”的一声闷响，众人连忙跑上楼。

“丹尼！丹尼？”加利敲门，没人回应，他立刻意识到可能出了事，一脚踢开倒锁的门闯了进去。

黑暗的房间里，窗户洞开着，在风中吱吱摇摆。“上帝啊！”有人大喊。他们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夜光下，强壮的丹尼倒在地上，被利刃割了喉，伤口如线般齐整，鲜血一股股地往外喷，身体微微抽搐，眼看着快不行了。

加利扑过去，一边用手绢紧捂住丹尼血涌如注的伤口，一边哭喊：“丹尼，是谁害你？”

丹尼处在痛苦的弥留之际，他努力保持清醒的意识，但十分困难。他想说话，却因为喉管被切开，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他用尽力气从裤兜里摸出钱包，可无法打开它。

“你想要什么？”加利明白丹尼的意图，连忙帮他打开，里面只有数百美钞和几张名片。丹尼努力睁大几乎失神的眼睛，颤抖着从名片中抓取了一张，就再也撑不住了，头一歪，气一断，那张名片落叶般飘到了血泊中。

“加利，凶手是跳窗逃跑的。”同伴在窗口边查看。

加利皱紧了眉头，捡起那张被血染红的名片。

“叶恒艮，东方史教授？”加利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在这个敏感时候，丹尼的死变得非同寻常。他很了解丹尼，知道他平日树敌不少，除了那些不同政见者，还包括一串受到伤害的女人。

这个叶恒艮和凶手有何联系？是政治谋杀？还是情杀？是嫁祸于人？还是别有阴谋？看得出来，丹尼是被一刀致命的，根本来不及还手，凶手的身手令人不寒而栗。谁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杀了前特种兵丹尼·杰克逊呢？加利攥着名片，看着丹尼的尸体，心乱如麻。

2011 年 8 月 23 日

15 时 22 分　中国　北京

后来，我听王星火说，那次的密训其实是很痛苦的，不是肉体之痛，而是精神之苦。

他说，那天他们几个连夜起程，坐上了一辆封闭的军用吉普车，一路往东飞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傍晚了。吉普车开进了海军的一个基地，接着，他们被径直送到了一艘轮船上。他清楚地记得登上甲板的那刻，西边一轮红日像颗巨大的燃烧弹似的，烧红了半个海面，血一样的红。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诡异的噩梦，太阳穴微微发疼。这是他的一个隐病，坐不得船，他对船，对海，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感。一踏上微微摇晃的甲板，心就慌慌的，仿佛要失去什么。

“我承认，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不像一个好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特种军人。”王星火转过头，缓缓对我说。

到此时，我们已经聊了好几天，从他终于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开始，随着话题的深入，我似乎渐渐抵达了一个从未到过的神秘领地，能真切地感觉到那张坚强如铁的脸孔后面所深藏的脆弱和痛苦。这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却是极真实的。我想，除了少量必须保密的内容，这种脆弱和痛苦也许是王星火不愿提起往事的关键原因。

他有很多心病，却从没有医治。

这让我有一种挖人旧伤疤的负罪感，但同时，又有一种更强烈的愿望，要尽我所能，还原这些英雄们凶险奇谲的经历，才能对得起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要王星火开口说话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为此，我整整努力了六个月，从白雪皑皑纠缠到夏蝉鸣叫。有时候我甚至想，自己也许算是个讨厌的人吧，就像那些狗仔队，鬼似的在明星们四围游荡，只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儿好奇心和私欲。

好在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手中又得到了一件王星火惦记了几十年的东西，才好不容易撬开了这个沉在时光中的锈迹斑斑的黑匣子。

关于这次密训的内容，同样出乎我的意料。用王星火的话说，在当时看来，这是一次极度疯狂的训练。对 103 来说，任何残酷的军事训练都不在话下，要命在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腐化”。说白了，是学习和适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要极快速的，就像人整个儿被扭转了，倒过来了，分裂了，这在那个红色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疯狂”之外，还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这才是最紧要的。

李遇白就是来教他们这个的。

1965 年 7 月 30 日

10 时 31 分 美国 纽约

张家浩窝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身旁搁着一根锃亮的裹钢拐杖。在他思考的时候，眉心会皱起一道深深的竖纹，仿佛长了第三只眼睛。

叶恒艮坐在他的对面，忧虑地看着一声不吭的老友，希望他能拿个好主意。这个“军中诸葛”能带着一队残兵从日军重重包围的缅山老林里逃出来，肯定也有办法让他成功出走。但问题是，光他一个人走不行，得一家子一起走，这就大大增加了难度。

四天时间，叶恒艮几乎没有睡过觉，睡不着，也不敢睡。一是由于危险和死亡随时会降临，二是由于激动兴奋，他没有想到，中共有那么高的效率和热情。

那天，赵诚像一包沙袋似的从楼顶跌在他的车盖上，却没有立刻死去，他拼尽最后的生命力，在车盖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一串号码。就是这串号码，把叶恒艮带到了一个近乎神秘的地方，接触了一个近乎神秘的人。他到此时方知晓，原来赵诚早就跟中共有过秘密接触，却一直瞒着他。

神秘人听了他的意愿，一言不发，就走了。但仅仅隔了一晚，就又主动联系上他。

“总理让我转告，他和叶先生是老朋友了，在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中对你印象都很深刻。只要你愿意拥护新中国的政策，愿意参加新的国共合作，想回家，我们随时欢迎。”神秘人说。

叶恒艮的眼睛湿润了，得到这个答案，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当然愿意，迫不及待，纽约已非久留之地。可是，该怎么走呢？

这是最大的难题，叶恒艮解不出来。神秘人说，鉴于目前的条件，他们只能提供极有限的援助。得想办法先离开美国，国家才能给予更有效的保护。

“八月六日在新加坡有一个国际性的东方文化史学术研究会议，如果叶先生能拿到一个名额，我们会派人在新加坡接应你，然后绕道香港回国。”神秘人若有所思地说。

叶恒艮当然知道这个会议，实际上，作为纽约的东方史专家，他已经在被邀请的名单内，只是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心思去想这些，现在看来，简直是天赐良机。除了庆幸之外，令他既佩服又心惊的是中共对情报的精准把握程度，竟连这样一个小小的专科学术会议都了如指掌，怪不得当年国军会一败涂地。

“多谢你的指引，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在归国途中，我会为祖国献上一份礼物。”叶恒艮沉思良久，笑着说道。

什么礼物？

叶恒艮取出烟盒子，扯了锡纸，在背面写上几句话递给那神秘人。神秘人接过一看，脸上动容，但随即平静下来：“叶先生，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不能作决定，得再次请示。”说完，把那锡纸撕成碎片，点亮火柴烧了。

袅袅青烟中，夹杂着锡片刺鼻的焦味，叶恒艮的鼻翼动了动，表情有点儿复杂。

张家浩从鼻孔里重重喷出两支白色烟雾，然后狠狠地在烟缸里掐灭了还剩半截的万宝路。这是张家浩的怪癖，想问题时，就成了老烟鬼，可以一连抽个一晚上，问题一解决，烟便立刻变成了烫手的火条儿，一点儿也沾不得了。

叶恒艮眼睛一亮：“家浩兄有主意了？”

“云台兄，特务已经跟牢了你，你到我这儿来，他们肯定也会顺便盯牢了我。但老蒋的特务根系在美国还是不牢靠，捉襟见肘的，没那么多人可派。我们就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你的意思是……”

“他们肯定知道你下周要去新加坡参加那个学术研讨会，你不妨将计就计，对外高调宣称将随团搭机前往，并把这一周的工作和会客安排得满满的，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这是栈道，他们是不会起疑的。而实际上，你们全家偷偷买好去香港的机票，越快越好，最好明后天就走，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飞机一上天，万事大吉。这些特务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好望空兴叹，这就是你的陈仓。”张家浩说。

叶恒艮听了，沉吟片刻，摇摇头：“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直接去香港。”

“为何？”

“我等身份不比代总统李宗仁，两手空空回去，让人家小瞧了咱们，我们手上得有筹码。”叶恒艮苦笑着说，“我已经跟他们说过，要带一份礼物的。这份礼物，价值连城，非我亲自去取不可。”

张家浩表示理解，树典型，立模范，一个就够了。除了老蒋，李宗仁就是最大的牌了，谁大得过他？叶恒艮的忧虑也不无道理。

“你准备去哪儿？”张家浩问。

叶恒艮打开一张世界地图，点了点东方的一处。张家浩会意地笑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好主意！云台兄当年如果去打仗，想必能成为一员智将。”

“我是个文弱书生，哪能打什么仗？这次回国，前途未卜。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家浩兄能否答应？”

“你我是生死兄弟，我又是芊芊的义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云台兄尽管直言，只要我张家浩能帮上忙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叶恒艮诚恳地看着张家浩，“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回国。”

张家浩睁大了眼睛，似乎没有料到叶恒艮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个请求确实有点儿过分，如果论个人喜恶，他可不愿意去那个红色中国，他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

“呃……我已经适应了美国生活，去那边可能会很不适应。而且，我也不知道共产党对我的态度。我是军人出身，以前围剿过红军，也枪毙过他们的干部，万一……”张家浩皱眉说。

叶恒艮哈哈一笑：“家浩，你这个义父当得好，我觉得芊芊真的越来越像你，连说话的口气都差不多了。”随即又正色说，“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我也不强求。只是老蒋生性多忌，万一真让我走脱的话，恐怕他们会找你的麻烦。”

“麻烦就麻烦，我张家浩这辈子的麻烦够多了，也不在乎再多那么一撮两撮的。”张家浩呵呵地笑着。

张家浩的麻烦没来，叶恒艮的大麻烦却又来了。

儿子叶涛打了个急电过来，说妹妹叶芊突然失踪了，准确地说，是被人绑架了，不知所踪。

1965 年 7 月 30 日

11 时 32 分　中国　渤海某海军基地

想起昨晚的“训练”，杜丽心头仍不免小兔儿似的乱撞。虽然她听说以前有一段时间，交际舞曾遍地开花，连伟大的毛主席都极爱跳，可最近几年，这种舞被当做腐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彻底打入了泥淖潭里，摆不上台面，甚至连提一提都瘆得慌了。对于从小在特殊部队里长大的杜丽来说，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这种传说中的双人舞，何况亲自上阵，更何况第一次跟王星火那么近距离地接触。第一次被男人那么着力地搂着腰，牵着手，揽在怀里，心里便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不禁心也跳，耳也热，那硬朗的性格也仿佛柔掉了，不敢直视王星火的眼睛，似乎那是一种罪过。

所有的“训练”都在轮船上，不准下船半步，船叫“东方之星号”，据说是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时的专用轮。这让杜丽他们感觉到一种无上的光荣感，同时也证明这次任务的级别之高。103 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在最短时间里熟悉有关轮船的基本知识，这个对 103 来说并不难，记忆力是他们的必修课之一，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在这个组织里只能算是基本素质。难的是改变习惯，语言举止，甚至精神气质。好在范哲组长挑选的这三人都有外文能力：王星火童年时有过国外生活的经历，杜丽搞密码破译，英文是必懂的语言，袁智强作为优秀标兵，在部队里就接受过专门的培训，虽谈不上精通，但应付一般的日常对话没有问题。再就是要适应万恶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喝洋酒、穿洋装、说洋话、跳洋舞……还要学会高级会所里那些花花绿绿的赌具。

李遇白说，这些都必须会，不会就容易露马脚，露了马脚，对行动将大大的不利。他就会，会很多花样，这些年在国外不是白混的。他可以把一副普通的扑克牌翻来覆去地洗，纸牌在他手中仿佛活了，花蝴蝶似的飞，到最后“唰”地一收，一叠纸牌都能乖乖的，按他的意思从头到尾整齐排起来，比部队里的兵还听话，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这绝活唬得杜丽一愣一愣的，而李遇白也非常喜欢在她面前露这一手。

说起这个李遇白，倒也不是一般人。他父母都是党的高级地下干部，在建国前夕不幸双双牺牲，成为革命烈士，他便成了革命孤儿，真正属于根正苗红的一代。自小聪颖的他很早就加入了组织，一直在香港工作，成绩斐然，前几年被派到美国，念了个博士回来，深得组织青睐。根红人帅，又有才，嘴还甜，懂得哄女孩子开心，这样的男人在那个时代，打着灯笼也难找。不像王星火那样，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什么事都是纪律为王，任务至上，像个冷铁做的人似的，硬硬邦邦的，敲着当当响。但杜丽明白，组织少不了像王星火那样的男人，自己也少不了这个男人。她心想，不管别人有多好，那还是别人，跟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当李遇白越有意接近她时，她就像触了玫瑰枝上的尖刺儿似的，越发躲得远远的。她知道，其实王星火表面上不说，暗里都在关注着，她不想让他误会。

然而，这种表面上平淡似水，内心里却浓得要命的情感，一直困扰着杜丽。她爱王星火，也同样爱着103，热爱这个工作岗位。自从上次从“蜥蜴”手中被解救出来后，杜丽就认定了王星火，他就是她这辈子的归宿。但是，根据纪律规定，103小组成员内部是不准恋爱的，否则其中一人必须调离。杜丽很清楚，王星火是不可能离开视如生命的103的，只有她走，她一走，他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可能了。在王星火看来，103的工作太危险，他不能让女人承担守寡的高风险。他倒是愿意让她走，但她自己也舍不得离开，不想离开。可留着呢，又不能清清白白的，总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似的。虽然范哲组长替他们打了围墙，说他们之间属纯洁的革命情谊，大家伙儿心照不宣，只要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谁也不会挑明。因为103俨然是一个整体，一部精密的机器，缺了谁都看着不顺，做着别扭，但总归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这些仿佛是一个怪圈，一个悖论，又像一个巨大的情感迷宫，杜丽怎么走也走不出去。

“杜丽，为了革命利益，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必须牺牲小我，这是值得的。”王星火曾这样说。道理是懂，可是，做起来难，很难。

午休时间，杜丽站在船尾甲板的围栏边，望着远方，思绪万千。这是阴天，乌云密布，海面翻滚着黑色的波浪，夹杂着一串串白泡沫似的浪花，让人有点儿目眩。

杜丽觉得背后有人走来，回头一看，却是范哲。

“在想什么呢？那么出神。”范哲背着手，走到她身边。

杜丽赶紧收了眉头的愁容，展开笑容掩饰说：“没什么呢，在看海。”

范哲瞪了她一眼，嘿嘿一笑：“你这个小姑娘，有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星火在到处找你呢。”

杜丽羞红了脸，连忙转移话题，问：“范组，什么时候公布我们这次的真正任务呢？”

“半小时后。”

“半小时后？”杜丽本来也就是随便一问，没料到范哲回答得那么干脆，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12 时整，你们到三层小会议室集中，情况很复杂。”范哲补充说。

1965 年 7 月 30 日

11 时 46 分 美国 纽约

叶芊现在的处境有些恐怖，不能说，不能看，不能动，因为嘴被塞着，眼被蒙着，手脚被反捆着，扔在冷冰冰的水泥地板上，像只粽子似的。

她的头还有些懵，仿佛飘在云里雾里，又像做了一个噩梦，搞不清楚现实和虚幻的界限。过了好一会儿，事情的全过程才碎片似的在脑海中拼接起来。其实拼接起来了也没用，还是同样莫名其妙。这是哪儿？他们是谁？要钱？要色？还是要命？她一无所知。唯一可以推测的是，这肯定和她的父亲叶恒艮有关。

谁让她那固执的父亲一定要回那个破国家呢？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肯要了。现在倒好了，她就要死了，他该满意了吧？叶芊不禁有些恼恨，泪水啪啪往外涌，沾湿了黑色蒙眼布。

还有汤姆，你这个混蛋！去吃屎吧！叶芊埋怨了一会儿父亲，又把怒气迁移到她的男友身上。不，应该是前男友，因为她刚刚决定，要跟这个窝囊废彻底分手。说起来，这个汤姆确实是挺窝囊的，叶芊一点儿也没有冤枉他。

汤姆是个大块头，长得阳光帅气，是半年前叶芊在一次同学聚会中认识的。他说最喜欢东方美女，而叶芊就是他心中的东方女神，他要尽一生的力量去守护这个女神。哪个女人不喜欢嘴上抹了蜜似的男人？叶芊也就信以为真，跟他好上了。哪知道一小时前，当他们在一个小旅馆幽会时，这个“守护神”面对突如其来的一把小手枪，竟完全露了底，吓得双腿发抖，全身打战，就差没尿裤裆了。

“小子，给我有多远滚多远！”一个大汉粗着嗓门吼道。

他果然就滚了，滚的时候还不忘摔一个难看得要命的跤，全然不顾拎在两个黑衣人中间像小鸡一样挣扎的叶芊。紧接着，这只“小鸡”

就被蒙了眼，塞了嘴，绑了身子，拎进了一辆车子，最后，被扔到了这片冰冰的硬地板上，对方好像没有一点儿怜香惜玉的意思。

事已至此，当然没时间让叶芊细细地埋怨，她必须考虑现在的处境，这个才是最紧要的。没有声音，一片死寂，他们是不是都走了？她挣扎着在地上打了个几个滚，终于坐了起来，用舌头拼命往外顶那块嘴里的布，希望把它弄开来，唇齿间发出唔唔的声音。

“叶小姐，不必那么吃力，让我来帮你吧。”面前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吓得叶芊差点把舌头给咬了，全身像结了冰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原来，他们根本没有走，只是安静地坐着看她的好戏。

真是变态！叶芊在心里骂道。

嘴巴一松，那块要命的布果然被男人扯掉了。叶芊大吸了几口空气，脱口叫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不干什么，既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色，所以，你大可不必害怕。只要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保证你一根汗毛都掉不了。”那男人慢悠悠地说。

叶芊看不见他，但在她的心中似乎有了这个男人的形象，长得有点儿阴，有点儿狠，这种角色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恐怖电影见得多了，是很变态的那种。他越是客气，她心里就越是发毛，瘆得慌。

“什……什么问题？”她颤声问。

“你认识一个叫丹尼·杰克逊的人吗？”

丹尼·杰克逊？听起来像三流的摇滚乐明星。叶芊摇了摇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名字并不代表着不认识，我们认识的人多着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的，最可靠的方法还是看照片，眼见为实。所以，叶芊的眼罩被拉了上去，光亮刺得她有点儿眼疼，让她有一种从梦中回到现实的感觉。

现实并不美好，可以说很残酷。当眼睛适应了光后，叶芊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是一个旧仓库，到处堆着生了锈的钢铁废料，像是十年没搬过了，这种鬼地方，就算喊破了喉咙都未必有人来。面前一截大铜管上，居高临下坐着刚才讯问她的男人。但她还是

看不清他，因为他的米色牛仔帽压得很低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且背着光，黑沉沉的，更加令人不可捉摸。在他的身边，则分立着两个壮汉，正是抓她的人，这两人如狼似虎地盯着她，仿佛她是案桌上的羔羊肉，让她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在那一刻，叶芊多么希望突然出现一个强壮的英雄来救她，可那只是美丽的空想而已，不可能的。

一张照片伸到了她面前，照片上是个黑人，四十岁左右，看样子很壮实，也很凶狠。

“认识他吗？”

叶芊仔细辨认了一下照片，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回答了等于没回答，“牛仔帽”当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叶小姐，我希望你再想一想，认真地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回答。看你这一身细皮嫩肉的，花骨朵一般，我真舍不得，可是我这两个手下，就难说了。”“牛仔帽”哼哼地一笑，旁边的大汉装腔作势一瞪眼，吓得叶芊差点尖叫起来。

也许恐吓真的有助于记忆力，叶芊果然想起来了——七个月前，这个黑人曾经找过他的父亲，那次还是她开的门。但她不知道这个黑人找父亲有何事，只知道他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给父亲看。

他们在书房里谈了很多话，这个黑人脾气有点儿暴躁，两人似乎在争论着什么，后来，父亲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翻到某页让他读。然后，父亲就找了个机会来到门边，暗示她走近，往她手中塞了一张纸片，并做了一个按快门的动作。那人看书看得入神，似乎要在书中找到重要的证据，毫不知晓纸片已经偷偷转移到她手里了。

随后，父亲又回到那人身边，故意指这说那，吸引那人的注意力。这给了她足够的时间，聪慧的她自然明白父亲的意思，连忙取出相机拍了照，又借着加茶水，偷偷还给了父亲，事情做得很完美。再后来，也不知父亲跟他说了些什么话，那黑人取回纸片，满脸失望地离开了。

那张纸片上有什么？

半张地图，只能是半张。曲曲弯弯的，她一点儿也看不懂。

“地图？”“牛仔帽”揣摩面前的这个女人有没有说谎，最后下了判断，她说的是真话，没有虚假骗人的可疑成分。

是什么地图呢？叶芊真不知道，为难她也没用，看来这世上只有叶恒艮清楚了，得找他。

“不要杀我爸爸！我爸爸不回国了，我们都不回去了！”叶芊急了，哭叫道。

“叶恒艮要回中国？”

“你们……你们不知道？你们到底是谁？”叶芊吃惊地问。她原以为，这件事铁定跟父亲回国有关，跟赵诚之死有关。

这个问题“牛仔帽”当然不会回答，问了也白问，反而是“牛仔帽”提了更多的问题要她回答。

关于叶恒艮，关于那张地图，关于这次回国。

问题渐渐明朗起来，“牛仔帽”的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已经有了主意。

1965 年 7 月 30 日

12 时 02 分　中国　渤海某海军基地

是范哲主持的会议，参加的人连他自己加起来才五个，另外四人是王星火、袁智强、杜丽、李遇白。五人刚好围成一小桌，在会议开始前，范哲还亲自检查过舱房内外，以防窃密。虽然是在自己的基地里，但保密的工作必须做到实处，来不得一点儿马虎。

一张人物照片在与会者手中传递，最后回到范哲的手中。

“这个人名叫叶恒艮，字云台，浙江宁波人，现年 62 岁。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别顾问，蒋介石的高参，曾经参与过几项蒋氏政府的秘密工程。解放后由台湾去了美国，一直担任纽约大学的东方史教授……”范哲介绍叶恒艮的生平。

“他的助理赵诚和我方人员曾经有过数次接触，转达了叶想回国的意愿。据最新的情报，赵诚已被台湾特务杀死，叶恒艮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下，特务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他动手。叶恒艮向我方提出紧急保护请求，希望能平安回国。总理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他说，叶恒艮回

国的意义跟李宗仁是同等的，他不怕特务威胁，响应我党号召和李宗仁的和平宣言，做出表率，至诚至性。只要他能顺利回国，将来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这对台湾蒋帮政权是个极大的心理打击。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叶恒艮安全地从海外归国。”范哲说。

“我们要去美国执行任务？”袁智强问，神情有点儿兴奋，这些年，跟美蒋特务打了不少交道，他倒很想去看看美帝的老巢是怎么样的。

范哲却摇了摇头，说：“不，跑到美国去不现实，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在新加坡接他。下周，他将参加一个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趁这个机会，我们接他经香港回国。”

“就他一个人吗？”王星火一直在静静听着，这时才提出疑问。

范哲看着他，露出赞许的微笑：“当然不止他一个人，是一家人，我们不仅要保护好他，也要保证他家人的生命安全。遇白同志，你是了解他家的情况的，就由你来介绍吧。”

李遇白清了一下喉咙，说：“我在纽约求学期间，跟叶恒艮的儿子叶涛是同学，实际上，赵诚跟我党的秘密接触，就是我有意安排的。”王星火这才恍然大悟，他一直猜不透组织为何派这么一个人加入到103的任务中，原来真是有原因的。

“叶恒艮的夫人李萍已于两年前患骨髓癌去世，在美国的直系亲属只有一双儿女。儿子叶涛，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系，现在华尔街普利达金融管理公司任中级职员，未发现可疑政治举动。女儿叶芊，24岁，刚刚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毕业，还没有参加工作。”李遇白介绍起叶恒艮的家庭状况，如数家珍。但说到这儿，仿佛有什么不能把握的，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在美国，还有一个人跟叶家走得很近，这人名叫张家浩，原国民党新二十九师中校参谋，参加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但抗日战争时入缅打过鬼子，作战英勇多智，右腿曾被毒虫咬伤，导致微跛。此人一直独身，深居简出，少言寡语，不可捉摸，身份比较复杂。但跟叶家来往甚密，叶恒艮有事经常会找他商量，叶芊还拜他做了义父。”

“他知道叶恒艮的回国计划吗？”范哲问。

“我想，他非但知道，叶恒艮还很有可能动员他一起回国。”李遇白说。

范哲抱着手深思了一会儿，说：“这件事得向组织备个案，不管这个张家浩是什么角色，会不会跟叶家一起来，我们都要密切关注，这个人可能不简单。”

“是。”负责联络的杜丽应声。

“范组，上面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王星火问。

“大体的有，具体的没有。同志们，这次任务比较特殊，是我们103第一次执行海外行动。孤军深入，世事难料，形势千变万化，一切都得随机应变。”范哲说着，在桌上铺开一张世界地图，众人都聚了过来。

“八月六日，东方文化史国际学术会议将在新加坡举行，按照我方与叶恒艮商议的原定计划，他会带着家人随美国学者团于八月五日乘飞机到达。为了防止情况有变，我们必须提前一天抵达目的地等候。组织上已为我们安排了掩护身份，两天后我们先飞广州，然后绕道香港直接飞抵新加坡。”范哲用手指在地图上划着线路图，“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台湾特务机关也已侦悉叶恒艮动向，他们可能会设三道防线，第一道是阻止叶恒艮离开美国，第二道就设在新加坡，第三道则会在香港作最后的拦截。”

“看来他们怎样离开美国是关键，解决了这问题，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了。”袁智强禁不住摩拳擦掌。

“智强，千万不可轻敌。毛主席教导我们，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范哲瞪了他一眼，“你们记住，一旦到了海外，你们将没有任何后援，完全要靠自己。”

“突破美国这一关相信不难，台湾特务在美国也是处处受制的，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况且，我们在美国的同志也会帮助他们。只是新加坡……”李遇白说。

新加坡怎么了？

“最近，马来亚联盟的政局不太稳定，反华人的声浪高涨，新加坡很有可能被踢出联盟独立出来，我怕的是乱中生变。”李遇白解释。王星火看了看他，想不到这个书生还真有两下子，没在国外白呆，对国际时局分析独到，想到的问题竟比 103 还多。

“乱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水浑了，我们就来个浑水摸鱼，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把人完整地带回来就是不辱使命。”范哲说，随即又问，“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们在邮轮上训练吗？”

“难道我们要乘邮轮去香港？”杜丽推测。

范哲呵呵一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图纸，慢慢在桌上展开，竟是一艘超级邮轮的结构图，惹得大伙儿不禁发出“噫”的赞叹声。

“东南亚是台湾特务机关渗透比较多的地区，考虑到特务会重点关注新加坡去往香港的常规航班，我们就来个瞒天过海，偏偏不走常规路线。这艘巨轮叫做‘克里特皇后号’，是澳大利亚开往日本的豪华远洋邮轮，途中停靠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等城市。它在新加坡港逗留一天，八月五日十时正，将起航开往菲律宾马尼拉，我们正在做相关安排。”范哲沉稳地说。

“好主意，邮轮乘客众多，结构复杂，更有利于我们保护目标。而且，因为邮轮上的上等舱乘客非富即贵，他们要想破坏船只，也会投鼠忌器，避免 48 年‘胜利号’事件重演。我们只要以游客身份秘密搭船，在香港停靠时偷偷下船……”李遇白频频点头。

“不！”范哲打断了他，“我们先要在马尼拉下船。”

为什么？众人不解。

范哲当然要解释。

四十五年后，当王星火跟我提起这段回忆时，说当时听了范哲的解释，顿时觉得肩膀像挑上了一副重担，沉沉甸甸的，同时又心脉贲张，激动莫名，希望叶恒艮提供的线索是真的。但他当时真的没想到，这次任务后来会变得那样复杂，那样凶险，那样痛心疾首，那样惨无人道……

1965 年 7 月 30 日

13 时 38 分　美国　纽约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像宇宙的魔术，又像上帝的迷宫。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在本书每一节的右上角，都标明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地点是不用多说的，很明确，如果用经纬度标出来，在地球上便是独一无二的点。时间就不同了，它无形无色，无始无终，又是可以变，可以跑的，有前后，似活物，能吞掉一切，神秘得让人害怕。也许此时聪明的你会察觉到一个时间上的错误，作者忘记了一样东西——时差。没错，是时差。

纽约时间和北京时间刚好相差十三小时，也就是说，当 103 在开会商讨“克里特皇后号”的时候，纽约还是前一天晚上的 11 时。这个时候，叶芊还没有被绑架，她活蹦乱跳着呢，在一家俱乐部里跟朋友们玩得正疯，丝毫没有注意到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双阴沉的眼睛在偷偷瞄着她。但为了叙事的方便，我们只好暂时把纽约时间跟北京时间重新排一排，让它看起来不那么混乱。

这个时刻，东方已近黎明了，静静的军港闪烁着星星似的点点微光，“东方之星号”上的 103 组员们还在安稳的睡梦之中，而西方则是热烘烘的午后。

加利刚刚回到 219 号酒吧，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待走近了，才发现自己的直觉是错误的，不是有些不对，而是相当不对——酒吧被封锁了，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所有的人都被赶出去了，人们正围在警戒线后议论纷纷。现在，他连酒吧的门都进不去，两名面无表情的特工在门口拦住了他。

“我是这儿的临时负责人，昨天不是办过案了吗？”加利很是不满。丹尼被杀，第一时间报的案。丹尼不是个小人物，又碰到这么一个特殊档口，敏感得很，警方自然不敢怠慢，一切按程序走得很顺，只是还没锁定嫌疑人。加利对美国警察一向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只懂得用水枪对付民众，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丹尼临终前

透露的信息。让傻瓜警方过过场吧，这件案子还得自己办才稳妥，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不料傻瓜警方可不这样想，他们对丹尼被杀案的热情之盛，办案规格之高出人意料，现场勘察后的第二天，竟连 CIA 特工都出动了。

“临时负责人”加利同样被粗暴地赶到了警戒线外，只能煽动群众，远远举拳头喊口号抗议，指责 CIA 借查案为名破坏反战组织，但特工们不吃这一套，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他们在查抄，不仅查抄 219 酒吧，连远在罗彻斯特的丹尼老家都抄了，抄了个底朝天。只有加利知道，他们在查抄什么东西。也许他们抄到了，也许永远都抄不到。抄不到的话，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抄到他的头上，CIA 是多么神通广大啊，没有东西可以瞒得住他们。

加利的拳头举得不那么有力了，口号喊得也不那么响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悄悄从群情激愤的人堆中退了出去，像一阵风似的消失在街角，无人知晓他去了哪里。

1965 年 7 月 30 日

13 时 59 分　美国　纽约

被绑架像一场梦，被释放同样像一场梦。这两场梦下来，一惊一乍，让从未吃过苦头的叶芊有点儿傻掉了，也不知怎么回的家。反正，梦游一般，摇摇晃晃出现在家门口，一见迎出来的叶恒艮，便扑在老爸的肩头哭得死去活来。

四十分钟前，他们给她重新蒙上眼罩，把车开到一条冷僻的小街上，推她下了车。好在“牛仔帽”实现了他的诺言，虽然不知道叶芊是否真的“一根汗毛都未掉”，但起码没受多少皮肉伤害，仍然花骨朵似的娇丽。

人没事就好。

在了解了绑架事件的全过程后，叶恒艮变得局促不安。怪就怪自己，是自己做错了事在先，骗了丹尼·杰克逊，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那半张地图。以他的秉性，要不是这图关系重大，就是给他百两黄金

也不会那么干的。这事让他对丹尼·杰克逊心存愧疚，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报应终于来了。

这次绑架显然不是台湾特务干的，而且，这伙匪徒又不像是丹尼·杰克逊派出来的，那会是谁呢？连张家浩也想不出所以然来。据他分析，最有可能是丹尼的对头，他们的目的是追查地图的下落，丹尼·杰克逊遇上了麻烦事。可惜他只猜中了一半，没猜中的另一半却差点坏了大事。

因为叶恒艮决定联系丹尼·杰克逊，以便弄清事情的真相。尽管张家浩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但叶恒艮认为，他们已经找了芊芊，要找他的麻烦还不是易如反掌？他不能受制于人，得掌握主动权，况且从道义上说，也不能置丹尼·杰克逊于不顾。

叶恒艮走进书房，找出丹尼留下的名片，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如愿接通了，但对方没有吱声。

“是丹尼·杰克逊吗？”叶恒艮整理好心绪，问。

“是的，我是丹尼。请问你是……？”话筒里终于传来声音。

“叶恒艮，纽约大学的。还记得吗？你以前找过我的。”

“呃，叶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丹尼有礼貌地问。

“有人可能要找你的麻烦，为了那张地图。”

“哦！你怎么知道？”

叶恒艮把绑架案粗粗说了一下，也略了不少东西。

“……狗屎，我早知道这帮杂种会找上门的。”丹尼愤怒地说。

“他们是谁？”

丹尼思忖了一会儿，说：“叶先生，电话里不好说，我们约个地方面谈吧。”

地方约在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家粤式茶点馆里，离叶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明眼人都知道，电话那头当然不是丹尼·杰克逊，而是中情局的特工借尸还魂，在模仿丹尼的口音钓鱼呢。叶恒艮的电话还没

放下，所有关于他的资料已经从档案库里调出来了。而另一边，抓人的网也撒开了，就等鱼儿来钻啦。

“云台兄，一切小心。”在叶恒艮出发前，张家浩不得不再次提醒这位性格敦厚的兄弟。叶恒艮这家伙真是个死脑筋，老实人，一意孤行，这样会害死人的。

张家浩的看法没错，叶恒艮这回就差点被自己害死了。

当叶恒艮慢步走向粤式茶点馆的大门时，隐在四周的中情局特工们就像一群守候猎物进入包围圈的鬣狗，贪婪地盯着他，跃跃欲动，只等着令声一下，便扑上去把他撕倒在地。但常人看不出来，街道上依然是人来人往，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没一点儿异常。

就在叶恒艮要进入“鬣狗”们的行动点时，肩膀上突然被人从后面重重拍了一记，回头看，是个戴着大墨镜的陌生男人。

“快跟我走！”那人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拽住他的胳膊往后疾跑。

到口的肉竟然要飞掉了！“鬣狗”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露出本来面目，从四面八方蹿了过来，街道上顿时乱作一团。

两双脚哪里跑得过十几双脚，加上叶恒艮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没跑过几个街口，前后就全被堵住了，那人只好拉着叶恒艮躲进路边的一幢老公寓。

其实是绝境，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条楼梯通到顶，盘旋上了七层，再往上跑，想要离开，就只有从屋顶跳楼了。

楼梯下已经人影绰绰，脚步纷乱，那些特工们举着枪追了上来。墨镜男子只好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下面开了一枪。有枪就是好，就算是特工，也会有所忌惮。枪声过后，那些人影都像施了定身术，不敢往上冲了。

“你……是谁？”叶恒艮喘着气问墨镜男子。

“我是帮助你的人。”那人平静地回答。

“楼上的人听着，我们是 CIA。这里没有第二条通道，你们已经跑不了啦，立刻放下枪走下来，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下面开始喊话。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你自己快想办法逃吧，不用管我了。”叶恒艮扶着楼梯栏杆，叹了一口气。

还有路可逃吗？公寓已经被包围了，除非能长翅膀飞。

墨镜男子一屁股坐在阶梯上，把手枪放在腿边，苦笑道：“我本想打电话通知你们提前走，张家浩告诉我，你去见丹尼·杰克逊了。你们没看新闻吗？丹尼·杰克逊昨天被人杀死了。”

“死了？！”叶恒艮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几天，他们确实没看报纸，也没听收音机，哪有这门闲心思。没想到一个疏忽，就落入了圈套。一层更加不祥的阴云刹那间笼上叶恒艮的心头，现在连中情局都介入了，离开美国已是难上加难。

“我本想赶来阻止你的，可惜还是慢了一步。这个时候，中情局恐怕已经控制你家人了。”墨镜男子摇摇头说。

叶恒艮不禁后悔莫及，后悔自己不听张家浩的话，非但回国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反而连家人都受到了牵连。

现在怎么办？没办法，等着特工们上来。然后一口咬定，原本想去茶点馆喝茶的，哪想到会有一大群人冲出来，看这阵势不是黑手党，就是 3K 党，不回头跑才怪，其他的一律不松口。

可是，过了好久，不见有人上来。墨镜男子觉察到异常，重新拾起手枪，以机警的姿势向下探查，楼下不知何时变得万分死寂，空空荡荡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又转向窗边朝外看，街道上来来往往晃着几串行人，根本不见什么警察和特工。

这些刚才还剑拔弩张的特工们竟然人间蒸发了，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怎么可能？好比大白天见鬼，平地里出幻觉。

叶恒艮一路忐忑回到家里。事实证明，墨镜男子的猜测完全错误——家里好好的，连只苍蝇都没来打扰过，正常得有些儿不正常。虽如此，叶恒艮的心却放不下来，倒越发悬得高了。

CIA 事件跟叶芊的绑架案一样，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像一场虚幻的梦。

有鬼！这其中一定有鬼！

1965 年 7 月 31 日

22 时 01 分　日本　东京

鬼影憧憧。

这是东京新宿的一家嬉皮士夜总会，光怪陆离，喧嚣浮躁，同时又充满激情。六十年代中期，源自美国的嬉皮风像流行病毒似的传染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大城市的角落里，都聚集着一批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他们醉生梦死，放荡不羁，自认为是“世界和平”的天使，在烟雾和烈酒之间挥霍着热情天真的青春。但在东京，嬉皮士毕竟只是一小撮人，不足以代表日本的未来。

至少“零”是这么看的。

大和民族已经从战后的严冬里复苏，就像一条冻僵的百足之虫，感觉到了春天的地气，慢慢舒展开一条条步足，扭动着肢节，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行。“零”有理由相信，重拾曾经辉煌的“大东亚帝国”荣光来日不长了。

“零”的地方与喧嚣的嬉皮士夜总会仅隔一条街，却恍如隔世，是个清静秘密的所在。从外观上看，它只是一幢相对独立的普通办公小楼，挂的是“东京 NCK 金属勘探株式会社”的牌子。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弹丸岛国，资源奇缺，哪有那么多金属可供勘探，本国没活做，只有去外国找活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远不止如此，它透着神秘与恐怖，来来去去的人都坐着拉上窗帘的轿车，从来没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车一进去，大门就紧闭了，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说出来吓死人的。这家神秘的公司其实不是公司，说白了，是个间谍机构，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间谍机构，是日本人背着美国人设立的。二战战败后，日本虽然还存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可规模和工作范围小得可怜，美国人压根儿看不起，但又处处压制它，不让它长大。日本人就像忍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恢复元气，就开始贪婪地存私房钱，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机构虽小，却有着惊人的力量，因为它秘密网罗了一批当年的“帝国之箭”，有搞情报的，有搞密码的，也有搞行动的，

甚至还有昔日“黑龙会”的精英特工，都是一等的人才。这些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为日本工作。

“零”是社长，也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对外的名字叫小泽俊二，其实这个名字也是个虚假的代号，就跟“零”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夜深了，“零”还留在办公室。这个时候，这幢楼除了门口那几个暗藏致命武器的保安，已经空空如也。

社长专用卫生间的一个水龙头昨天坏了，还没叫人来修，嘀嘀嗒嗒地滴着水，清脆，空灵，又有点儿阴森。

“零”仰头靠在办公椅上，闭着眼睛，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手指配合着水滴的节奏，轻巧地在扶手上敲击，似乎在欣赏有韵律的滴水声，又仿佛沉思某个纠缠难解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他在等一个人，这个人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为了这个情报，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弹指光阴，当年英姿勃发的帝国陆军少佐，如今业已成为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岁月不饶人啊。

楼下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零”的耳郭动了动，但并没有睁开眼睛。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发着低鸣，驶入了院内。又紧接着，一串有力又快速的脚步声由下而上，经过有回声的空走廊，在门外戛然而止。

“社长阁下，‘鬼’有消息了。”门口出现了一个黑衣男子，急促又兴奋地说。

终于有了！

“零”睁开了眼睛，食指放在嘴唇前作了个“嘘”的动作，让他走近说话，咬耳朵说话。

他不想让任何第三人听到，哪怕是在自己戒备森严的地盘，在自己的专用办公室里。“零”对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抱着严重的不信任感，这不是他生来像狐狸似的多疑，而是以前有过血的教训的。

出君之口，入我之耳，搞他们这一行的，心得长八个窍。

1965 年 8 月 1 日

10 时 33 分　美国　纽约

叶恒艮的心没那么多窍，但吃一堑，长一智，多听别人的意见总没坏处。墨镜男子告诉他，这两天就得走，因为台湾特务已经行动了，是他们暗中扰乱了特务的脚步。不过他也没料到，中情局会找上叶恒艮。中情局比老蒋的特务可难对付多了，这里又是美国，如果斗起来，必败无疑。好在过了一天，中情局那边并没有什么动静，虽蹊跷，好歹没有麻烦。

墨镜男子的催促，丹尼·杰克逊的被杀，让叶恒艮有些火烧眉毛，便听从张家浩的建议，在外高调宣传自己随团赴学术会的消息，订了团体的机票，暗地里派儿子叶涛托熟人关系，为一家人办妥即刻离美的航班手续。

儿子叶涛很像叶恒艮，为人正直，性格儒雅，宁愿多做一些学术，也不愿到处交际，与人钩心斗角，相比叛逆的小女儿叶芊，叶恒艮对儿子颇为宽慰。叶涛果然办事牢靠，一上午的时间，就顺利拿到了明天七时飞往新加坡的国际机票，办妥了手续。叶恒艮轻抚着薄薄的机票，仿佛看到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对未来又重新燃起希望。

叶芊今天乖了很多，当叶恒艮把具体的航班告诉她时，她竟没有提任何的反对意见，不知是由于前天受到惊吓的刺激，还是真正意识到大难即将临头。反正，不管她愿意不愿意，美国是真的待不下去了。

“芊芊，收拾行李吧，把你觉得应该带的都带上，明天，这里就不是我们的家了。”叶恒艮怜爱地看着女儿，有些过意不去。说真的，叶芊的想法也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她从小成长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甚至说话方式，与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都是格格不入的，让这样的女孩冒着生命风险挑战未知的前途，未免有点残忍。

叶芊也不回话，赌气式地提起哥哥叶涛给她准备的行李箱，往床上一扔，开始胡乱地塞一些衣物。叶恒艮看着任性的女儿，无奈地摇了摇头，回身带上房门。

“怎么？芊芊还想不通？”张家浩走过来，关切地问。

叶恒艮叹了一口气：“事到如今，她不答应又怎的？不过，你还是去跟她说说吧，让她开心点，她平时最听你的了。”

张家浩呵呵一笑：“芊芊是你的女儿，怎么会最听我的话？只不过平日我都哄着她罢了。说心里话，她跟你回去，我这个义父还真舍不得呢？”

正要进房间，叶恒艮像想起什么，叫住了他。

“家浩兄。”他从怀里摸出一张机票预订单，塞给张家浩，“这是去新加坡的团体预约票，可以改签的。如果你愿意回去，我们在那边等你。”

情真意切，让张家浩大为感动，就领了叶恒艮的心意，去跟叶芊说话了。

叶恒艮踱回自己的卧室，一时间又有点空落落的，好像脚踏不到实地。坐了一会儿，从角落的供桌上取下妻子的骨灰盒，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

“萍，这次，我们真的要回故乡了！明天……明天我就带你和孩子们回去。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叶恒艮喃喃说。

妻子李萍十六岁就嫁给了他，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一直随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她说，不管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她都会跟着。他当官，她就是官太太，他要饭，她当乞丐婆。但是，妻子临死前，却紧紧拉着他的手，攥得他的手指都发疼。她说她好想回家，好想吃娘家的姜汁面条，她不想做飘零异乡的孤魂野鬼。他在她面前发了誓，不管千难万险，一定要带她回去，把她安葬在故土。

现在，妻子就安眠在他怀里这小小的檀香木盒里，盒盖上镶着象牙的雕花相框，相框里装着她的遗像，宛如生前，对他微笑依旧。这个檀木骨灰盒是他最宝贵的财产，值得他用生命去保护。不知不觉间，叶恒艮的泪水打湿了相框。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去惊扰“安睡”的李萍。

“萍，对不起，原谅我！”叶恒艮说着，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密封的骨灰盒。

1965 年 8 月 1 日

19 时 33 分 中国 渤海某海军基地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基地文工团在露天操场举办了大型文艺演出，但 103 并没有享受的份，他们仍得待在船上，不准离船半步。明天就要正式出发了，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呢。

远处舞台上亮嗓的声音断断续续飘到了“东方之星号”上，王星火听得清，那是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段：

“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

为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

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间。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

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

捣匪巢定叫它地覆天翻……”

王星火不由听得热血澎湃，心想现在 103 的同志们不正像当年独闯虎穴的杨子荣一样，“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吗？

在两天之内，他们经历了极高强度的“训练”，袁智强私下里开玩笑说，他的大脑袋都快涨爆了，受罪啊，这样下去，宁愿上战场火拼。

“同志们，你们说，是谁造出这么个庞然怪物？”袁智强翻看着“克里特皇后号”邮轮的资料，撇了撇嘴。李遇白不以为然地从鼻孔中轻哼了一声，仿佛在说，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袁智强倒没什么，却惹得一旁的王星火心里很不痛快。

“这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超大毒瘤！”杜丽抢白说。

“小心你们的嘴巴。”范哲低斥道。

杜丽吐吐舌头，自知失言。按照行动规定，在邮轮上虽然可以说汉语，但像“同志们”这样的称谓是万万不能出现的，更何况一口一句大陆革命用语。他们的身份是华商，华商有华商的语言，不小心是很容易露馅的。

不过“克里特皇后号”邮轮确实大，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西太平洋上的巨无霸了，“东方之星号”跟它比起来只能算是小个子。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越洋飞行的兴起，远洋巨轮风光不再，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就是金钱，谁愿意花上几星期的时间耗在茫茫大海上呢？西方轮船巨头们不会坐着等死，纷纷动起了脑筋，怎么办？有办法。狭窄的飞机再怎么高档，也不可能成为享受人生的天堂，邮轮却可以，因为它大，大就容易做文章，大而奢华，就是有钱人的天堂，于是，一种新型的豪华邮轮诞生了。这一变，果然成了邮轮公司起死回生的妙药，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热捧。

“克里特皇后号”就是这波邮轮热的受益者，它 1960 年建造于意大利，原本打算作为远洋航行巨轮，造成船体后，老板见形势不对，赶紧顺应潮流，改建成了度假和客运两用邮轮。1962 年正式在澳大利亚悉尼投入运营，成为西太平洋寥寥的几艘豪华邮轮之一。

说几个数据吧，“克里特皇后号”船身长达 287 米，宽 49 米，高 56 米，吨位 72335 吨，吃水 8 米，巡航速度 30 节，最高速度 33-36 节，拥有 11 层甲板，18 艘救生艇，936 套客房，可载客 2200 多名，船员近 600 名……

这些数据，王星火他们闭着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了。但没真正踏上它之前，脑子里没什么真实概念，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想象中。

这世界上真有那么大的客船吗？他们还是不敢想象。

但比“克里特皇后号”更让人期待的是“老 V”。103 喜欢把警卫目标称为“老 V”，“老 V”就是“VIP”，即“重要人物”，它是二战后期盟军执行重要护送任务时发明的特殊指称，战争结束后便一直在各国警卫部队沿用下来。

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警卫工作最重要的都是人。人有三种：老 V，图谋者，警卫，这三者构成了互为犄角的三角关系。但这个三角却并不稳定，随着环境和事件的变化，会衍生出千万种可能，每一种危险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阵地被夺，可以夺回来，比赛失利，可以再比一次，警卫失败却是无法逆转

的，败，就败得彻彻底底的，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所以，每一次警卫任务都像在走钢丝，钢丝下不是弹簧床，而是一把把带血的尖刀。

变化无处不在，比如说，刚刚三分钟前，他们收到了最新的情报，老 V 为了摆脱特务的纠缠，将提前秘密抵达新加坡，也就是说，在 103 跟他们会合之前，中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当，这是相当危险的，组织上不得不另外安排人员接应。

在整个过程中，老 V 的配合是很关键的因素。因此，研究“老 V”叶恒艮及其一家的性格、心理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关于叶恒艮一家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根据“熟人”李遇白的描述。103 分析认为，叶恒艮和叶涛配合工作应该不大成问题，但女儿叶芊就难说了，典型的大小姐脾气，又沾染上了美国叛逆青年的一些不良习气，恐怕会做一些出格的事，给警卫工作带来预料不到的麻烦。

“星火，对叶芊的警卫工作要特别安排，杜丽作为叶芊的贴身警卫，具体执行，决不能让她惹麻烦。”范哲吩咐说。

“是。”王星火点头。

范哲组长因为有别的安排，并不参加此次任务，这让副组长王星火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很多。

不过再重的担子也得挑起来。众人又深入分析了特务可能采取的措施，第一种可能，绑架，要活的，绑到台湾去；第二种可能，暗杀，绑架不成，就会从肉体上消灭“老 V”。

虽然这次走的是非常规路线，但不排除邮轮停靠在新加坡港口时，特务们会探知情报混上船。因为“克里特皇后号”是两用邮轮，它还保留着远洋客轮的功能，在每个停靠港口都会有游客上下，这对 103 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设计了几套保护方案，应对几种不同的状况。但是，在孤零零的海上，从来没有执行过任务的地方，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人物，这些方案能像国内那样有效吗？

谁也说不准。

一直探讨到深夜，操场上的文艺演出早已结束，军港熟睡了，特别地宁静，除了港内稀稀点点的舰船指示灯，只有“东方之星号”三层的小会议室还透着亮。在方案确定后，所有的资料当即收回封存。

范哲说，他要连夜赶回北京，明天不能送同志们了，说完严肃地站了起来，向组员们端端正正敬了个军礼。

“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辱使命，圆满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范哲说。

“请组长放心，我们保证人、物平安回国。”王星火带头回了个有力的军礼。

“请祖国放心，103 保证完成任务！”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范哲欣慰地点头，说要在北京预先摆下庆功酒，就等他们回来。说罢便与每个人握手告别，下了船，径直上了等候在码头的军用吉普。

“范组，老 K 已经在等了。”开车的司机一脸冷峻。

范哲关上车门，挥了挥手说：“走，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1965 年 8 月 2 日

06 时 55 分 美国 纽约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国际机场位于纽约皇后区，毗邻牙买加海湾，是为了纪念前年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而命名的。此时，叶恒艮透过舷窗望向渐渐拉远的登机梯，心里仍充满虚幻感：连叱咤风云的肯尼迪总统都不能逃脱被暗杀的宿命，他这个孤独的“弃儿”，命运吉凶更是难料。

就在 20 分钟前，他们一家成功登上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没有任何的麻烦。如此顺利，反而让叶恒艮心里一阵阵发虚，他频频用手帕擦汗，坐立不安，仿佛天空中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等着他这只候鸟撞进去。

“先生，您不舒服吗？”空姐显然发现了叶恒艮的异样，走到他面前关切地问。

坐在身旁的叶涛连忙替他解释："没什么，我爸很少坐飞机，只是有点儿紧张。"

飞行恐惧症并不少见，空姐嫣然一笑："老先生，您放心，我们的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您可以靠在座椅上调整一下呼吸，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怎么放松得下来？只要飞机一刻没离开地面，他们就有可能被中情局无情地揪下来，况且，也不知道机上有没有潜伏的台湾特务。叶恒艮朝空姐点了点头，环视四周的座位，乘客们姿态相同，神情各异，都像特务，又都不像。有几个人和他目光对上，让他很不自在。

"爸爸，万一他们不来接怎么办？"叶芊在后座发问。

叶恒艮心里也咯噔一声，是啊，万一他们不来接呢？他们一家人岂不成了无国之人，无根之萍，世界之大，哪里才能落脚？

"不……不会的，他们肯定会接的，肯定会接的。"叶恒艮不断说服自己，"我相信他们！"

"爸，你看！"叶涛突然紧张地指着舷窗外。

班机靠着航站最外的跑道，跑道边就是钢丝网墙，网墙外疾驰来两辆汽车，嘎的一声在墙脚刹住，"啪啪啪"下来七八个身形精干的华人，朝飞机指手画脚，接着便往航站里飞奔。

是特务！他们还是追来了！叶恒艮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

佛祖保佑！叶恒艮手心紧紧捏着一枚玉制弥勒佛挂坠祈祷，这枚玉坠是 1949 年 1 月，他随下野的蒋介石寄居奉化溪口，策划国共和谈时，夫人李萍在雪窦山为他求的护身符。这么多年，物是人非，玉坠却一直贴身带着，从不离片刻。

这几分钟如此漫长，他们只能坐着，等着，煎熬着，别无他法。

好在飞机终于启动了，在跑道上滑行片刻后，身体一重，便轰然腾空。

在气流的作用下，机身微微颤抖，耳膜隐隐发胀。很快，繁华的纽约城就遮藏在云雾下面，再也看不见了。

“萍，谢谢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叶恒艮紧紧靠在座椅上，轻抚着被手汗浸湿的玉坠，心也仿佛空了，他闭上眼睛，两行老泪禁不住无声地流下来。

张家浩拄着拐杖，目送飞机越飞越高，最后变成天际的小黑点，才神情复杂地回身，赫然看到后面立着七八条虎狼似的陌生壮汉，正气喘吁吁地盯着他。他明白怎么回事，哼哼冷笑：“你们迟了，他们已经走了。”

“他们走了，你在！”为首的人气急败坏地嚷道。

1965 年 8 月 2 日

09 时 32 分 美国 纽约

殴打一个老人是最不人道的事，何况是一个残疾老人，理应人神共愤。但在这个黑室里，人和神都看不到，听不见。

张家浩的腹部受了一记闷拳，顿时蜷在了地上，五脏六腑像沸腾了似的，口里一片腥甜。但他却一声不吭，嘴角淌着血，挣扎着摸回倒在一边的拐杖，努力撑起身体，试图站起来。可是，特务头子粗暴地踢掉了他的拐杖，让他又一次跪倒在地。

说！他跟共党有什么交易？

说！他们逃跑的路线。

说！共党是怎么安排他的？

一连串的问题，连珠炮似的连着响亮的耳光打在张家浩脸上。他却只是摇头，说自己不知道，不清楚。

“老家伙，嘴真硬，亏你还是党国的人，你这叫什么？这叫叛党叛国！我随时可以枪毙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特务头子拔出枪指着张家浩的头。

“党国？”张家浩露出冷笑，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别人跟他讲这个词了，“我们在丛林里陷入绝境时，党国在哪儿？我们跟日本人血拼，需要支援时，党国在哪儿？”

往事不堪回首，那是恐怖的人间炼狱。在那个炼狱里，没有人性，没有良心，没有思考，灵与肉同时承受着地火烈焰般的炙烤，一种比

死亡更可怕的极端考验，血肉横飞，撕心惨叫，毛骨悚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人，是鬼，甚至比鬼还不如，希望从此灰飞烟灭，一了百了。但他还是从无间炼狱里走出来了，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支部队是上峰故意派去当炮灰的，目的是为了另一支部队的大捷。从那以后，他便心灰意冷，战争一结束，就退役跑到了美国。

他已经死过一次，不怕再死一次。

“你们杀了我吧，枪毙我，现在就枪毙我！”张家浩突然吼道，抓了面前的枪管顶向自己的心脏，怒目暴红，吓了特务头子一跳。

“放开手，老家伙，发什么疯？”特务头子大怒，一脚踢开张家浩，用枪柄重重敲在他的太阳穴上。

张家浩眼前一黑，火星乱溅，扑倒在地上。

但他没死，求死不得，不过，特务头子也再没有机会杀他。在张家浩的意识逐渐朦胧时，门“哗”的被踢开了，屋子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混乱的叫喊声，混乱的人影，混乱的枪声……

2011 年 4 月 04 日

08 时 15 分 中国 北京

时间往前推四个月，那个时候，我正在为怎样消融王星火对我冰锥似的冷漠而犯愁，而北京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风一阵暖比一阵，昆明湖边已是绿柳婆娑，繁花如云了。

但这几天，王星火并没有去写地书。我在昆明湖西岸守了好一阵子，都没见他来。

他生病了吗？一个孤独的老人生了病，会愈发孤独，这种孤独可能会演变为一场灾难。我不禁万分担心起来，虽然他不理我，我却不能不管他。于是，我根据早前探听的他的住址，找到了他家。

是个高层小区，据说是三年前拆迁改建的，很新。他住十二楼，但我按了好一会儿门铃，都没人开门，倒是对门的胖阿姨开了门。

“你找老王啊？他一早提着瓶酒出去了。”这阿姨见我心急的模样，便说。

“哦，他去哪儿了？”我问。

“不知道。老王的脾气怪，他不说，我们都是不敢问的。”阿姨笑着说。

我相信王星火在邻居间的人缘并不好，他不是那种很有亲和力的人。也许搞他们这一行的，有太多的秘密，所以不敢与人太亲近，生怕说漏了嘴去。

“他平时都做什么？”我忽然间来了好奇。

阿姨想了想，说：“还能做什么？他一个人，也不和人来往，过得挺孤苦。但精神不错，每天上下楼都不进电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天天徒步爬十二层，乖乖，这身体劲头，年轻人都比不了，也不知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呵呵笑了，如果她知道王星火以前的职业，估计会吓掉下巴吧。

寻人不见，我只有下楼。好歹知道他没出事，心里放宽了很多，但疑问绕在心头：他一大早提着瓶酒出去做什么？难道是找人喝酒？找李卓？不像，李卓从不喝酒。那就是找其他的好友？可有谁呢？想不到新的线索，便回去了。

次日，周一，正值 2011 年的清明节。我忽然想起了范哲，想起前年这个时候，柳絮飞街，我到他病房与他会面的情景，颇有些伤感。应该去看看他了，怕去晚了人多，便起了个大早，买了一束白菊，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间尚早，果然人少，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清烟缭绕，一片肃穆，我寻到范哲的墓前，却出乎意料，有人比我还早。只见墓碑前盘坐着一个银发老人，背影孤单，我走近一看，竟然是王星火，便不敢打扰他，捧着花退在一边。

范哲的墓碑前摆了一只斟满白酒的小酒盅，围着几碟下酒的小菜。王星火给自己倒了酒，有力地碰了碰墓前的酒盅。

“范组，你说过，每年清明要我陪你喝三天的酒，我来了。今天带了你家乡的糟烧，这酒有劲，我们多喝几杯。”王星火说完，一口便闷干了杯里的烈酒，然后把范哲那杯洒在墓前。

我看着他，看着他一杯接一杯的与假想的范哲喝酒，说话。忽然间有一种幻觉，仿佛看到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坐在一起喝庆功酒的场景。

“战友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了，但这把老骨头就是不坏，让你们在下面等我久了……我也没办法。”王星火喃喃地说，说到伤心处，竟哽咽了。

我在一旁看着，也是不忍，心想这铁打的汉子，内心里定是孤独到了极致，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直到那瓶酒喝完，话也讲完了，他收拾完碗筷的时候，我才敢上前，把那束白菊轻轻地放在范哲墓碑前，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星火看了看我，没说话，但是，却破天荒地朝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眼神也柔和了很多，提着袋子，回身走了。

我从墓园出来，径直去了李卓家，把我的遭遇告诉他。

“你做得好，对范哲的尊重就是对星火的尊重，就是对 103 的尊重。103 虽然很早前就不存在了，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永远是一个整体。”李卓说，“不过，你要真正接触他，必须要为他找一个人。”

“谁？”

“一个女人。”

李卓见我一头雾水，就取了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递给我。

“叶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1965 年 8 月 3 日

23 时 32 分　新加坡

叶芊从未像现在这样烦闷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简直不叫坐飞机，叫空中囚笼，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时，父亲叶恒艮又不许她走动半步，连透气的机会都找不到，再这样下去，用不着特务来杀他们，闷都闷死了。

好在终于到了，这遥远的东方。

办完手续，调整好手表的时差，叶恒艮带着一双儿女，提着行李，疑神疑鬼地走出新加坡巴耶利峇国际机场的出口，根据与神秘人的约定，他们将在出口处等候接应人。

已是午夜时分，一批新到站的旅客很快散去，出口处更显寂静寥落，不远处影影绰绰晃动着三三两两的人，看不大分明，让三人倍觉紧张，仿佛有人在某处盯着他们。仅是直觉而已，尽管他们睁大了眼睛观察，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

但直觉往往是对的，黑暗里确实有人在盯着他们，而且不止一个，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中。

焦急地等了几分钟，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从黑暗里驶来，在他们跟前停下，副驾驶室跳下一个年轻人，急促地问："是纽约来的叶先生吗？我们是来接你的。"

谢天谢地！共产党果然没有失约。

还没等叶恒艮说一句感谢的话，年轻人一把提过他们的行李塞进后备箱，一边催促他们快上车。

"你们已经被人盯上了。"他低声说。

这么一说，叶恒艮一家更觉毛骨悚然，仿佛看到四周布满了饿狼似的眼睛，后背发紧，连忙听话地钻进车内。车子在城内七绕八弯，终于进了一座院子，迎接他们的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男人叫桑同志。

"叶先生，你辛苦了。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办事处的，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欢迎你回家。"一个有力的握手，让叶恒艮心里热乎乎的，连称自己"罪人罪人"。

进去说话，是个客厅，宾主各坐一边沙发，安排了几个年轻人在窗口和门外警戒，手枪都上了膛的。叶恒艮很感动，想，有他们如此认真的保护，大事可成，就如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

“你们还没吃饭吧？”桑同志问。

“在飞机上吃了一点儿。”

“飞机上的东西怎么能吃好呢，你们肯定饿了，我特地准备了你家乡的面条。”桑同志手一挥，立刻，三碗热气腾腾的三鲜煮面端了上来。

叶恒艮一见面条，感动得热泪盈眶，眼圈就红了：“你们……你们想得真周到。”捧起碗就对叶涛和叶芊说，“吃，吃，你们尝尝家乡的面条，你妈生前最爱吃的。”

“爸爸……”叶涛按了按叶恒艮的腿，心里似乎有所顾虑。

“放心，没毒的。”桑同志呵呵地看向叶涛。

叶恒艮用责备的眼神看了一眼叶涛，批评他的这种不信任。事情到了这步，只有以诚相见，开诚布公，才能化解以前的恩怨，赢得主动。

“桑叔叔，‘克里特皇后’号到港了吗？我们什么时候登船？”吃完面条，叶芊问，也没看到叶涛在向她递眼色。

“不着急，船还没到呢。你们先在这儿住两天，我们会安排的。”桑同志又笑了，“这里很安全，比船上安全多了。”

聊了一会儿，扯了些在美国的惊险经历，唏嘘一番，桑同志笑眯眯地说：“你们也累了，好好睡一觉，这几天可要奔波劳累呢。”说完让几个年轻人把人带到里屋去。

三个客房，每人一间，设施齐全，温暖舒适，安排得极为周到。

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叶恒艮躺在软绵绵的床上，连日的紧张和担心让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做了很多梦，杂乱却缤纷，一会儿梦到小时候在故乡的青山秀水间玩耍；一会儿梦到日军轰炸重庆时死于非命的老母亲；一会儿梦到满脸怒容的蒋介石；一会儿梦到李萍走到

他身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最后，梦到自己逃跑，竟被特务们包围了，抓住吊在梁上，几个特务恶狠狠地拿着黑蛇似的皮鞭抽他。

迷迷蒙蒙，恍恍惚惚间，叶恒艮睁开了沉重的眼皮，全身酸痛，视线由模糊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但这人却不是桑同志，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三十岁左右，皮肤黝黑，留着平头，目光锐利，显得很精干。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圆头圆脸的年轻人，正冲自己憨厚地笑。

这一吓，叶恒艮完全清醒了，弹身坐起来，竟发现这个房间不是昨晚那舒服豪华的卧室，而是简陋的平房，床也是普通的棕绷床。

面目全非了。

怎么回事？是噩梦成真？还是仍在梦中？难道自己真的落入特务的魔爪了？叶恒艮万分恐怖，仿佛被人抽走了记忆。

“你是谁？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儿女呢？桑同志呢？”叶恒艮大声责问。

“老先生，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怎么解释？那人说，桑同志并非同志，而是台湾特务头目。特务们制造了一场车祸，让真正接应人的车子误了点，随后假冒身份去接的他们。那三碗面里都下了迷药的，目的是把人劫到台湾去。幸亏行动组及时赶到，救出他们，才没有酿成大祸。

那人还说，他叫王星火，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旁边这位叫袁智强，是保护他的组员。

话虽如此，可凭什么相信你们？叶恒艮将信将疑，忐忑不安，他没想到一下飞机，就弄出这许多复杂的事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一时间竟糊涂了。

“你是不是感到有点儿头晕？”王星火问

是有点儿头晕，甚至有点儿发疼。叶恒艮点了点头。

“药性刚过，正常现象。”王星火笑了笑，倒了杯水递给他。

“涛儿和芊芊呢？我的行李呢？”叶恒艮问。

“他们都平安，在隔壁呢，这会儿大概醒了。只是，行李被特务们搜查过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

行李箱就放在床边，叶恒艮放下杯子，背对王星火，打开箱子翻看了一会儿，才如释重负，回身戒备地看着王星火，不知如何是好。

“我要见我的孩子。”叶恒艮还是提出了要求。

用不着他去见，那边人一醒来，早带到这边来了。

“爸爸！”叶芊一见叶恒艮，便扑入他怀里，嘤嘤哭泣，“这太可怕了！”有点才出虎穴，又入狼口的味道。

叶恒艮只得连声安慰她。

“老伯您放心，叶小姐没什么大碍。”叶芊后面跟着一个精神气十足的女青年，剪着一头清丽的短发。

“爸，昨晚我们上当了，他们才是真的。遇白都跟我说清楚了。”叶涛也出现在门口，旁边跟着他的同学李遇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王星火见叶恒艮仍有顾虑，对女青年说：“杜丽，你去把总理的亲笔信拿来。”

叶恒艮犹豫地接了杜丽递过来的信，带上老花镜，打开认真读起来。

是他的，真的是他的笔迹！这字叶恒艮有印象，在重庆谈判时，他曾亲自阅过周恩来的文书。想不到，总理竟然给他写了亲笔信，其辞恳恳，其情切切，胜似旧友。

他的手颤抖起来，忍不住鼻中酸楚，几滴热泪打湿了信纸。

1965 年 8 月 4 日

11 时 28 分　新加坡

新加坡的夏天闷热异常，但热带植物却昂然生长，展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高高低低，形形色色，浓绿浅黄的占了街道间一片又一片的空地，让整个城市显得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小贩们便在这些绿地间盖了星星点点的露天凉亭，贩卖当地时兴的饮料和肉干。不过这几天，他们的心情就跟不远处的青色海面一样起伏不定。马来亚联邦已经铁了心，要把不听话的新加坡赶出这个大

家庭。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地，一无资源，二无产业，就像一个没有自立能力的叛逆少年，突然跟父母断了关系，生计都成问题了，前途更是渺茫。一时间，举城上下，人心惶惶。

把几枚零钱赏给一个路过的乞丐后，“海狐”的心情变得更焦躁不安，倒不是为了新加坡的未来或自己的生计担心，而是为了等一个人。他这一辈子等过无数人，上司，下属，男人，女人，死敌，朋友，接头的线人，“制裁”的目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里没底过。按理说，搞他们这一行的，哪怕额头上顶枪口，脖子上架刀，也不会眨一下眼皮。可不知为何，今天心里就是有点儿发憷。

也许是昨晚任务的失败，打击了他一向膨胀的自信心。其实，当“桑同志”把叶恒艮一家引进客厅时，他一直躲在隔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切。这是他一手策划的好戏，“桑同志”只是他的影子，一个执行者而已。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认为这是很愚蠢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都要留一手，藏一点，万一失了手，也有回本的机会。昨晚之事又一次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对方只有两三个人，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些“精兵强将”在这几个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眼睛一眨，就统统变成了烂蒜泥，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眼睁睁看着到手的肥鹅被人夺走，简直是丢人现眼。在这伙突击者发现这个隔间之前，他不动声色地溜了，正如他刚才不动声色地窥视。

差距太大了！他不得不承认，二号计划彻底失败，但是，还有三号计划。三号计划的执行者就不是他们了，他们轮不上。他要等的这个接头人，才是三号计划的主人，这人如此神秘，他只在传说中听过，有人说，他们也许根本不是人，是鬼，是幽灵。

他的任务，是把上锋的一封密信交给那人。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幽灵”还没来，他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他最讨厌别人失信。

也许，所有的传闻都是夸大其辞，他们根本就是一伙胆小鬼，不敢接这单“生意”。他在心里骂道。

但他也听说，他们接的“生意”从来没有失手过，近三个世纪的许多重大历史疑案背后，只要深究下去，或多或少，都能发现这个古老组织的“鬼影”。他们是有能力操控死亡和历史的人，要谁死，谁就得死，这太可怕了。他不禁咽了一口唾沫，为刚才心里的责骂感到后怕，仿佛有人会读心术，探知他的所思所想。

这个地方选得特别静，是靠近海边的一个小亭子，好像十年都没人来过。也许因为太安静了，才会让他产生这种心怵的感觉。

“先生，您还要不要饮料？”女小贩走过来问，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果汁早已喝得底朝天了。

“好的，请再来一杯。”他挤出一丝笑容。

就在这时，透过几棵榕树的间隙，他看到青蓝色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物，以一种雍容的姿态缓缓移动。他的目光不自觉得被它吸引过去了，这种视觉的震撼让他暂时忘掉了焦躁。

它太伟大了！简直是一座飘浮的白色城堡，一座海上的豪华宫殿。“克里特皇后号”，西太平洋的明珠，终于进港了。它将在新加坡港待上一天，明日又将游弋在蓝色海洋之上。

按照最高密令，他也会登上这艘巨轮，任务只有一个，秘密监视三号计划，静观其变。

“先生，先生！”女小贩拿了杯新的果汁递给他，把他从惊叹中拉了回来。

“有一个人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让转告你，不必等了。”女小贩说。

“海狐”心中一凛：“为什么？”

“他说你看看口袋里的东西就明白了。”

上衣口袋里只有那封密信，密信里有一张支票和三号计划的任务说明，他贴身带的。“海狐”从口袋里摸出东西，刹那间，像撞见了鬼，脸色变得煞白，额上爆出汗珠子来。

怎么会？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了！

这封密信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定金已收，幽灵必出。”

他像被人打了个响亮的巴掌，半晌说不出话。

一定是他！是那个乞丐！“海狐”不愧是“海狐”，震惊过后，大脑的理性机器很快发动起来了：这个偏僻的鬼地方，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乞丐怎么看得上眼？这么简单的道理，刚才为什么没想到？他甚至连那个乞丐长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了。

一天之内，两次被辱。他不禁又羞又恼，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奶奶的，亏老子还是吃这碗饭的，如果被同僚知道，以后还怎么混？真是丢脸丢到家了。转念又想：要是刚才那个鬼乞丐放进来的不是纸条，而是微型炸弹……

这样一想，不由惊出一头冷汗。

1965 年 8 月 4 日

17 时 32 分　新加坡

王星火意识到有人跟踪时，刚准备从码头往回走。

去码头的目的是为了勘察路线，从叶恒艮的临时安置处到邮轮停靠的码头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虽然不远，却同样充满危险。特务可能在路上设置障碍，制造车祸，或者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狙击暗杀。警卫者对地形的不熟悉可能会造成致命的错误，所以必须亲自先走一次实地。

已经出过一次差错，再也不能重演第二次。在王星火看来，昨晚的险情本来可以避免的，是个低级错误，因为联络处派去接应的人缺少经验，才让敌特得手。

103 前天早晨从北京出发，马不停蹄，直飞南方，但这是一次突击性的海外行动，需要在短时间内办妥一切合法的身份和出国手续，尽管一路绿灯，在香港还是耽搁了一点时间。子夜时刚刚到达新加坡联络处，脚还没站稳，就听到这个坏消息，特务在路上撞坏了联络处派出的车子，叶恒艮人被接走了。103 连洗把脸的时间都没有，立刻投入到救援人质的行动中。幸亏一切顺利，那些特务做梦也没想过，

对手会那么快查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以为到口的肉还能飞了，都放松着呢。这给 103 的突击行动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不声不响，翻墙潜行，各个击破，等到进入客厅制服“桑同志”，这个老牌特务还恍如梦中呢。

但王星火深知，昨晚只是第一次交手而已，特务们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他在码头观察了好一会儿，看路，看人，看船。

“克里特皇后号”像巨人似的停靠在不远处的三号码头，在夕阳下反射着金色的光芒，让岸上和水上来往的一切车船都显得渺小卑微。对于这艘巨轮，王星火不知在脑海里构建了多少次，但真正见到它时，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焦虑。他很想上去看看，但是，船票只有到明天才发生效力，登船处婉言拒绝了他。

在他不远的地方，有一群流浪儿童吵吵闹闹，向来往的路人讨钱。其中几个孩子上来围住了王星火，为了避免麻烦，他赶紧掏出几块零钱给他们，然后沿着码头往回走。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他被人盯上了。有能力从那么多来来往往的旅客里面发现他的人，肯定不简单。这几乎是一种天赋，特工的天赋，能够嗅出对方的气味。

反跟踪是对智力的考验，是跟踪者与被跟踪者之间无声的博弈。

王星火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往回走，专拣行人少的小街小巷走。他的目的不是摆脱跟踪者，而是抓住他。

几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比如在小贩摊买包烟，在某家商店的橱窗前驻足四五秒，就足以让他判定跟踪者的基本情况。

跟踪者是个瘦小的青年，穿着白衬衫，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看样子像个文弱的学生。但王星火敢肯定，他绝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有时候，外表是很容易为迷惑人的，越是弱的，越危险，就像草堆里的小青蛇。

绕过几条小街，跟踪者发现跟丢了王星火，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不是跟丢了，而是落入了对方的陷阱。只听见头顶“呼”的一声，落下一个黑影，他本能举臂向上格挡，却不料这是对方的一个假动作，胸

口早挨了一脚，摔倒在地。那人猛虎扑食般骑了上来，牢牢控制住他的身体，正是王星火。

原来刚才王星火趁街道转角时，迅速爬上小巷二楼，埋伏好了，等着鱼上钩呢。

“说，你是谁派来的？”

青年不说，当然，说不说都无所谓，因为王星火明白，答案除了台湾特务，还有谁呢？他的目的是给对方一个警告。

王星火摘掉青年的眼镜，在地上一磕，镜片哗然粉碎，又把空镜架重新架到他的鼻梁上，冷冷地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子，对叶先生打歪主意是没什么好结果的。”

“八嘎！”那青年嘟哝一声，虽然声音很低，却听得分明，这是日本语里骂人的话，意思是混蛋。

“你是日本人？”王星火吃了一惊，他想不到跟踪者竟是一个日本人。

那青年又嘟哝了几句，王星火听不大清楚，只有俯首去听。那青年把嘴巴突然撅成一个“O”状，嗞的一声，从中喷射出一团白色水雾。

“不好！”王星火连忙滚到一边，青年抓住机会，猴子似的从地上翻爬起来，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果然是条阴狠的小蛇！王星火站起来拍掉衣服上的尘土。好在刚才他反应快，要不然真会着了这小子的道，也不知他嘴里喷出来的是毒液还是唾沫，好怪异的防身术。

日本人？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这家伙真是日本特务，那他的目的何在？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行踪的？他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谁？

看来，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965 年 8 月 4 日

19 时 19 分　新加坡

李遇白很久没有这样快乐过了，一来碰到了老同学，二来气氛难得这样轻松。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生活本该如此。回到国内后，反而相当不适应，到处束手束脚，放不开。

酒逢知己千杯少，酒遇故人格外香。

酒是蓝色德堡雷司令，这种德国干白葡萄酒以醇香闻名，此刻，它在玻璃杯中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不能暴饮，却可小酌。李遇白说，这是他的最爱，但已经两年没有沾过它了，在国内，根本搞不到这种酒。于是，叶涛问了很多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他十五六岁时就随父亲离开大陆，对故乡相当陌生了，充满好奇和疑问。

在美国的报章上，红色中国被丑化成一条红色巨龙，张牙舞爪，不可一世。李遇白说，那都是捏造，其实大陆人纯朴得很，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昂的斗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各自心怀鬼胎，自私自利。

“这是美帝诬蔑我们中国人，叶涛，你千万不能相信。”在一旁的袁智强激动地说。他前面也摆了一杯酒，但一滴也没喝。

“像我这样的人，回国后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听说大陆没有证券交易所。”叶涛不无忧虑。

“你放心，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你们回来，就是对祖国的贡献，当然，我相信，你的专业也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的。”袁智强说。

叶涛笑了笑，又对李遇白说：“遇白兄，你隐藏得可够深的，我当时还以为你是国民党的人。”

李遇白哈哈一笑：“叶涛同学，你看我像吗？”

“像，怎么不像？你的额头上又没写着共产党三个字。”叶涛调侃道。

“你这玩笑开得大了，为你这句话，我得罚你三杯。”

“你们少喝一点，现在还不到喝个痛快的时候。”袁智强阻止他们。

在没有出发之前，范哲组长就交代过，酒这东西，少喝为宜，多喝误事。103 虽然酒量个个顶呱呱，但执行任务时，却能够控制到恰到好处。该喝的时候喝，不该喝的时候滴酒不沾。这是纪律，也是智慧。

王星火此刻没有像李遇白那样轻松。当然，那都是李遇白的工作，在计划中，李遇白的主要任务除了保护叶涛，还肩负着安抚工作，让叶恒艮一家人在心理上放松下来，不要过度紧张惊恐。因为人是活的，是有情绪的，普通人在灾难和死亡的威胁之下，情绪很容易失控，情绪一旦失控，发了疯，就是活菩萨也难保。所以，陪着他们喝喝酒，聊聊天，甚至玩乐，都是分内的事。

王星火正在另一个房间跟叶恒艮商量旅程的安排。

“克里特皇后号”于 7 月 20 日从澳大利亚悉尼港出发，途经雅加达等城市，已经在海上航行了 15 天，今天刚刚到达新加坡进行补给，明日上午离港，三天后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马尼拉也有一天的停留时间，重新出发后，44 小时便可抵达香港，然后绕台湾岛外沿北上日本。

“叶先生，我们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来得及吗？”王星火问。

叶恒艮说：“我不知道那里的现状，它以前是个无人居住的荒岛，据说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船队还在上面汲过水，那里环境险恶，并不适合人居住……不管怎么样，我们到了马尼拉后，得赶紧找艘快船，时间上紧迫点，但来去足够。”

“恐怕我们要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组织上再三交代，如果没条件去取，先让人回来。”

“不！”叶恒艮有点儿激动地说，“去，一定要去，宁愿误了轮船，也不能放弃。星火老弟，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比我一个叶恒艮重要多了。如果我们不尽早取回，别人就会去取。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后悔莫及啊。”

“老先生拳拳爱国之心，星火万分敬佩。”王星火不禁肃然起敬。

“恒艮老矣，百无一用，只希望死前做点事情。”叶恒艮笑笑说。

“叶先生，这件事除了我们，还有第三方知道吗？”王星火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

“第三方？”叶恒艮皱了皱眉头。

“比如说，日本人的势力。”

叶恒艮摇了摇头，说没有接触过任何日本人。王星火并没有把下午被人跟踪的事告诉他，以免引起叶的恐慌，现在，叶恒艮的回答加深了他的忧虑。

“我在美国的时候，确实遇到比较奇怪的事。”叶恒艮便把叶芊遇袭、丹尼被杀的事和中情局对他的行动都告诉了王星火。

王星火把这几件事的要素提炼了一下，在纸上画了分析图，却无法从中推理出完整的因果关系。难道那个日本人是中情局的？叶芊的绑架者是谁？丹尼又是被谁杀死的？中情局为什么放叶家走？思来想去，所有的要素最后只围绕在两个字上：地图。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中情局的人已经在新加坡了，而且明天也将登上邮轮。”王星火说。

“什么？”叶恒艮睁大了眼睛，“他们原来，原来是……”

“放长线，钓大鱼。”

“那怎么办？”

“以不变应万变。起码，在海上，他们也失去了本土优势，大家终于有个机会公平比一比。”王星火轻呵了一声。

“菲律宾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后花园，中情局的势力虽不如本土，但同样拥有很多便利，希望我们能逢凶化吉。”叶恒艮叹气说。

“我想跟叶芊小姐谈一下，多了解那起绑架案的情况。”王星火说。

说曹操，曹操到。叶芊不请自来，不过是气嘟嘟地闯入房间。

“芊芊，怎么回事？”叶恒艮问。

“爸爸，他们给我找的这个保镖，太古板，太不近人情了，我很不满意。”叶芊直言不讳地说。

1965 年 8 月 4 日

20 时 35 分　新加坡

夜是滋生阴谋的温床，黑暗里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只老猫尖叫着跳过房檐，似乎是屋里的动静吓到了它。

“八嘎！”“零”恼怒地扇了青年一记耳光。青年却一动也不敢动，像根蜡烛似的立在原地，反而把身体挺得更直了，仿佛准备挨第二记耳光。

但“零”没有赏他第二记耳光，他似乎觉察到刚才自己失控了，肩膀沉了一沉，又漫不经心地坐回位置上。

“说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恢复了平静，像在谈一件无关的事。

“三十岁左右，机警敏捷，身手很好，具有极强的反制能力和应变能力。我敢保证，他是中国特工中的精英。不过，他有个弱点……”青年说。

“零”闭着眼睛听到这里，又睁开眼睛：“什么弱点？”

“他好像对海和船有恐惧感，据我观察，他去邮轮上的登船口询问时，脚步有些迟疑，神色间显露出极细微的厌恶，而且在岸上时，他的目光很少接触海面，说明他心理有问题。”

“一个怕海的人？”“零”的嘴角浮现出冷笑。这是一起海上任务，波里来，浪中去，选一个对海充满恐惧感的人？中共用人不当啊。

“鬼冢，你的观察能力有长进。这是很有用的情报，这件事，功过相抵，就算了，下不为例。”

“嗨，老师。”鬼冢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零”感到欣慰，鬼冢是他一手栽培的学生，也是养子，虽然年轻，但潜质极强。这次跟踪露馅也不能全怪他，毕竟对方是个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手，鬼冢要是再磨炼上几年，翻江捣海，谁弱谁强，也未可知。

“你已经暴露身份了，这次行动就不必参加了吧。”“零”叹息说。

“老师，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请务必让我参加，我保证再不出差错。况且，我跟踪他时易了容，他认不出我。二十年前，我父亲

死在中国特工手上，我发过誓，要以同样的身份赢回光荣，请让我上船吧！”鬼冢跪地伏身恳求。

“你的汉语学得怎么样？”“零”问。

“我相信，跟中国人交谈绝对不会被听出来。”鬼冢用汉语说。

“好，你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零”同样用汉语说，“这次我们以华人身份为掩护，你就要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你的语言，动作，习惯，还有相貌，都要像一个中国人。”

“是，老师教我的化装术出神入化，我不会被他认出来的。”鬼冢自信地说。

“零”终于默许了，鬼冢一脸兴奋，连声道谢。

“‘鬼’到了吗？”“零”问。

“他在旅馆等你的指令。”

“把这个交给他。”“零”从包里取出一封密信递给鬼冢。

鬼冢应声而去，“零”走到窗边，掀开帘子的一角，偷偷觑着青年的身影消失在黑夜里，心生感叹。

造化太弄人了，命运太残忍了，但世界总是充满了奇迹，在绝望中给人希望。

他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中国，第一次看见鬼冢的情景。战火仍在纷飞，硝烟仍然弥漫，皇军却走向末路，垂死挣扎。那时，鬼冢才是一个襁褓里的娃娃，眼神特别纯净，像清泉似的，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邪恶的世界。

1965 年 8 月 4 日

22 时 19 分　新加坡

“我真伺候不了她那资产阶级大小姐的脾气。”杜丽跟王星火倒苦水。

王星火怎么不知道她的难处，对这个叶芊早已有心理准备，娇生惯养的花朵，对她软也不是，硬也不是，软了就趾高气扬，硬了就离经叛道。刚才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而已，在未来的几天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事。

这事的起因很简单，叶芊想打个电话给美国的朋友报平安，但杜丽不许，两个人便起了争执。叶芊跑到叶恒艮那里，说杜丽软禁她，不料反被叶恒艮骂了她一顿，于是哭着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哥哥叶涛好说歹说就是不开门。叶恒艮气得发抖，让所有人都不要理她。

不理也好，等她冷静下来，自然云开雾散，感性的女人就这样，情绪像雷雨云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杜丽，这是件政治任务，不管她怎么样，我们都要忍。再大的困难都克服了，难道还怕她一个任性的小姑娘？毕竟，她是在美国长大的，沾染了资本主义不好的习气，我们应该原谅她。毛主席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有耐心，慢慢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认识到错误，把她引导到好的方向上来。”王星火劝道。

“好了，我听你的。”杜丽看着王星火一脸认真的样子，笑了。

杜丽就爱王星火这股认真劲，虽然有时候少了点幽默感，却让人感觉很可靠，很安全。这种安全感曾是她四处寻找的，找了二十多年，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只有努力让自己强点，再强点，为自己打造一个坚硬的壳，其实谁也不了解她内心的脆弱。

杜丽的父母亲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国民政府的心脏南京潜伏。她依稀记得，小时候家里有雕花的家具，墙上有会唱歌的挂钟，但她却记不清父母的模样，模糊的印象中，父母亲都是军官，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她，她的父母都在保密局工作，为党传递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她一无所知，甚至连父母亲的名字

都不知道。但她永远记得那个烦闷的午后，她趴在窗口等爸爸妈妈回家，却迟迟等不到。最后，等来了一个叔叔，那个叔叔告诉她，她必须马上跟他走，也不管她如何哭闹，硬是把她塞进了一辆车子。

“叔叔，你放我走吧，我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她哭泣着求他。

“娃，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他们……他们都是好同志。”叔叔说着，眼圈就红了，话就哽咽了，却把车子开得更快了，“叔叔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你爸爸妈妈向往的地方。”

她到了陕北延安，一个跟南京有天壤之别的地方，红旗猎猎，黄沙漫天。一切重新开始，她有了自己的新家，有了新的爸爸妈妈，但是，再也找不回那种安全感。

李遇白总在她跟前说，他和她应该同病相怜，这倒没错，他们都是革命孤儿，而且都是地下党家庭的子女。但她和他不同，他的生活远比她丰富精彩得多。

八岁的时候，她随部队到了北京。有一天，她被送到了一个秘密的大院，房间里有很多像她那么大的孩子。大人们发下一张又一张的测试题让他们比赛，都是刁钻的算术和复杂的迷宫，还让他们从放音机里一堆嘈杂的声音中听出完整的话来。

“这女娃子有天赋，跟她妈妈很像，录用吧。”她记得有个带眼镜的伯伯看了她的答卷，跟旁边的人这样说。后来，这位伯伯成了她的老师，从此，她就开始了这段特别又单调的生涯。

命运不可捉摸，四年前的一天下午，老师突然告诉她，说组织上有人想见她，这个人来自一支光荣的秘密部队。就在这个下午，她第一次与部队最高首长握手，第一次听到了 103 这个编号，也第一次见到了范哲组长。范哲说，她是他亲自从 133 名情报分析员中挑选的，从现在开始，她，杜丽，就是 103 的组员。

103，从今往后，她的人生注定要与这个数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03 不单单是一个编号，也不仅仅是情报单位。这是一个特殊的机构，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他们执行最机密的任务，他们粉碎最凶险的阴谋，他们保护最伟大的人物。

“杜丽同志，欢迎加入103！”这是王星火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她记得，他握她的手时，那么有力，那么温热。看他第一眼，杜丽的心就有了异样的跳动。他们一起训练，一起执行任务，虽然艰苦，虽然危险，但她却比任何时候都快乐，都安心。

两年前，有一次在贵州山区追捕几个特务，他们双双跌落了“天坑”，在恐怖的地下溶洞里待了两天两夜，那是杜丽一生中最漫长的两天两夜。尽管杜丽是名军人，而且是特种军人，但在这幽冥般的地下，她的脆弱表露无遗。女人是最怕水和黑暗的，何况溶洞的深处还不时发出可怕的异响。是王星火给了她坚持下去的意志，让她重新燃起生的勇气。

“杜丽，不要怕，我们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永远是大无畏，不怕死的。”王星火认真地说，但杜丽不想听这些，这些是空话，谁都会说。

就在这个时候，杜丽感觉到脚边有滑滑湿湿的东西爬过，吓得大叫，竟是一条白色巨蟒。王星火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巨蟒缠住了他，一起滚落地下河里。

“星火！”在那一刻，她就像要窒息了，用军用手电在地下河面上疯狂搜寻。河水如墨，漩涡点点，哗哗作响，不见人影。

“星火……”她绝望地大喊。

过了好几分钟，王星火才从十米开外露出头，蹒跚地爬上岩岸，他竟然在冰冷的地河下徒手杀死了巨蟒。杜丽喜极，跑过去紧紧拥抱着他。

“只要我活着，你就不会受伤害。”王星火喘着气说。

杜丽哭了，她相信，这才是他的真心话，她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港湾。他们紧紧依偎着过了一夜，只是依偎着，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不再寒冷，不再害怕，不再孤独，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第二天，王星火带着她，几经曲折，找到了溶洞的另一个出口。

“你不许把我的表现说出去，也不许提昨晚的事。”阳光下，杜丽看着王星火明亮的脸廓，红着脸说。

“好，我宣誓，永远保守杜丽同志的秘密。”王星火举起拳头发誓，那认真的样子看得杜丽咯咯直笑。

“杜丽，你笑什么？”王星火不明所以地看向杜丽。

“没什么。”杜丽有些尴尬地收敛了笑容，从记忆中回到现实。

“这次任务可能比我们想的要复杂。”王星火向杜丽转述了叶恒艮离开美国前的经历。

“中情局不会绕这个大弯，他们没这个必要。台湾特务如果抓了叶芊的话，是不会轻易放走她的。他们的目的是阻止叶恒艮回国，并不知道地图的事。”杜丽分析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那伙绑架叶芊的歹徒是丹尼·杰克逊一边的。丹尼死了，他们急于解开地图之谜，又不敢对叶恒艮直接动手，只有先找容易下手的叶芊试探试探。”

分析得有道理，情报分析员不愧是情报分析员，一下子就看出了关键所在。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身边的敌人除了台湾特务和中情局，还有丹尼·杰克逊的组织？”

“是的，他们或许也跟到新加坡了。”

“看来，‘克里特皇后号’上要更热闹了。”

1965 年 8 月 4 日

23 时 20 分　新加坡

杜丽的猜想有一部分是对的，丹尼·杰克逊组织里确实有人跟过来了，不过不是组织派过来的，而是完全出于私人的动机。

这个人就是加利。

那天中情局封锁 219 号酒吧，他偷偷溜走后，就跟上了叶家。叶恒艮的女儿把他们家逃出美国的计划全供出来了，加利相信，他们先去东南亚是有目的的，与那张神秘的地图有关，因为丹尼·杰克逊曾到过那里，在那里服过役。

杀害丹尼的凶手也在追踪那张地图，这是唯一的线索，他要把他找出来，亲手扭断他的脖子，为表哥丹尼报仇。丹尼是加利一生中最

崇拜的人，是他把他从中部贫穷的农村带到了纽约这个大都市，又让他成为组织的二号人物，此恩不报非君子。

加利是个混血儿，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天生就带了一身古铜色的皮肤，显得健美壮实。他可不是华而不实的绣花枕头，从小就喜欢格斗术，柔道、空手道、泰拳、中国功夫……只要打架派得上用场的，他都痴迷成狂。有一段时间，甚至跟纽约的甘比诺家族干上了，黑手党的一个大头目下了追杀令，也没成功把他做了，最后丹尼帮他摆平了这事，甘比诺家族只好不了了之。

加利对叶芊记忆犹新，叶芊却不识加利的真面目，因此，从纽约乘同一架飞机到新加坡，他就坐在她的后座，离她只有三十公分的距离，叶家却茫然不知。

但他没想到，一到新加坡，就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情，先是一伙人把叶家带到了一个小院里，接着又有一伙人把他们抢了过去。他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远远跟着，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深信，只要不跟丢叶恒艮，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或明或暗的各路鬼神，都会显现出来。其中一路，必定是杀人凶手。

加利装作流浪汉，慢慢走过 103 落脚的楼房外，偷偷观察。楼上窗门紧闭，都拉上了厚厚的帘子，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加利踱到街角，点燃一根烟，狠狠吸了几口，远远望着小楼。

这些人是谁？会不会是杀害丹尼的凶手？他们跟叶恒艮之间有不可告人的交易？还是他们劫持了叶家？加利假想了很多种可能。

一想到楼里的人有可能就是杀死表哥的凶手，加利不由怒火中烧，真想冲进去弄个水落石出。但他还有理智，他清楚这伙人的厉害，他们出手老练狠辣，来去如风，行动如火，绝非等闲之辈。

必须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他想不到，自己正在被人监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一举一动，纤毫毕现，都在单筒军用望远镜的十字视野里，

这是一个幽灵似的人，他看得见你，你看不见他。

1965 年 8 月 5 日

04 时 15 分　新加坡

这是一个幽灵出没的地方，青烟袅袅，薄雾蒙蒙。没有夜，没有昼。

他不止一次来过这个地方，每一次都会迷路。这里简直是一个大迷宫，你走过一层又一层，绕了一弯又一弯，总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迷宫”在微微摇摆着，透过圆形的窗户看出去，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海，大海没有一丁点儿颜色，这种苍白，就像死人失去血色的脸。你看不到岸，分不清天，无边无际，让人绝望。

他终于记起来，他是在一艘船上，迷宫就是一艘大船。

这艘船从哪里驶来，又去向何方？他记不起来。但有时候，他会看到许多幽灵似的人物，好像都是老熟人，又像是陌生人。他们在船上说话，看书，跳舞，栩栩如生。有时候，又一个人都没有，空空荡荡的，悄无声息，像艘死船。

不管是活船还是死船，他似乎都在寻找一个人，这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穿过一条条走廊和一间间舱房，在迷宫里穿行。

“哥哥，别丢下我！”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回荡。

“弟弟，你在哪里？”任凭他如何努力，都不能分辨出声音的方向。

“你答应过我，要带我回中国的。”

“你快出来，我不会抛下你的。弟弟，我们永远在一起。”他拼命地在船上寻找，但每一次，都会回到起点。

这时，船上开始布满翻滚的浓烟，黑烟从门缝下，从管道口箭似的射进来，很快就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浓烟里传来无数恐怖的鬼叫声，形似炼狱。大船剧烈地摇晃，似乎在慢慢倾倒。

“弟弟！弟弟！”他大声喊。

浓烟里猛然伸出一只烧焦的小孩的手，紧紧攥住他的臂。

每当这个时候，王星火总是会从梦中惊醒。有时候，梦的内容会有一点点改变，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梦中人的脸。

他竟然忘记了弟弟长什么模样，甚至在梦里不认识弟弟了，为什么会这样？

王星火从床上起来，到洗手间冲了把脸，好像脸上仍留有烟火的熏灰，鼻里仍残存着烟火的焦油，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清醒了一下，他回到了现实，巡视了一下各个房间，一切正常，便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看。

天已经微亮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09 时 37 分　新加坡

“克里特皇后号”真是一个超大迷宫。

这是王星火登船后的第一个真实感受，也使他内心深处的焦虑放大了，不由自主想起那个噩梦。虽然巨轮停在海面上纹丝不动，比地面还平稳，但王星火仍觉得脚下有种浮动感，仿佛船底潜着巨大的活物。

他知道，这很危险，他必须克服心中之鬼。

早上登船一路顺利，103 做了充足的准备，也没见特务来骚扰。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松下来，一切的规格都是一级警卫标准，按照中央首长来的，分为前后左右四个方位，把“老 V”围在中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对付可能来自四周的袭击。但又不能紧张兮兮，要轻松，要旁观者看不出来，以为他们只是一个大家庭组织出游呢。

没有多少行李，叶恒艮坚持随身带着，所以，每个人都提了一个旅行箱。邮轮的安检非常严格，因为大邮轮在海上不惧风浪，最怕的就是一样东西：火。老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轮船着火，连近水都救不了，这片汪洋大海有的是水，却毫无用处，只会在最后吞噬轮船，由小火灾变成大海难。当然，除了易燃物，武器更是不可能带上船了，包括刀和枪，不过船上的保安队倒配有少量枪支，目的是防备劫船者和海盗。这些规则 103 心里有数，也入乡随俗，早早把枪都留在“东方之星号”上了。

他们现在是赤手空拳。但谁也不能保证敌人也那么守规则，不在行李中暗携武器，毕竟轮船的安保不如飞机那么严格。

在登船口检查了行李，办妥了手续，经过邮轮中央大厅的时候，袁智强在一面大落地镜前看到了自己，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穿西服扎领带的样子，感觉有点别扭和滑稽。杜丽开玩笑说他穿这一身特有精神，看上去像旧上海的会道门分子。

“我有那么难看吗？”袁智强整了整西服下摆，很是郁闷。

中央大厅非常宽阔，就像一个小广场，人来人往。半圆形的服务台位于大厅中间，后面有一个小花坛，栽了几棵矮小的棕榈树，树间安一柱小喷泉，绿意昂然。一群新旅客围在台前咨询各种问题，忙得两个服务员团团转。

叶芊是个喜欢热闹的人，第一次乘坐豪华远洋邮轮，兴奋得不了得，早把心中的积郁抛到爪哇国了，东看看，西瞧瞧。王星火只有让杜丽牢牢跟着她，以防意外。

人多眼杂，103 必须时刻注意来往之人。警卫工作不同于司法，司法是无罪推论，你要证明别人有罪，得拿出人家犯罪的证据，属于事后推理；警卫则相反，它是预防性的，前提假设是“老 V”会受到攻击，但在真正的攻击发生之前，根本不知道谁是图谋者，你必须假定周围的任何一人都有袭击“老 V”的可能，才能做到百密无疏，防患于未然。有效的警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警卫人员的个人素质。它需要有鹰的眼睛，蛇的迅捷，豹的凶猛。有时候，人群中一点细微的表情，一种特别的眼神，或者一个可疑的动作，都能让优秀的警卫识别出来，从而阻止一场血腥的谋杀。

103 很清楚，从登船的那一刻开始，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潜伏的敌人，虎狼之辈，但也可能不是，只是普通的旅客，善良如羊。总而言之，他们像披了画皮的鬼，就躲在这么多人里面，看你这个道士的本事，能不能一个一个地分辨、筛选、排除出来。

此刻，王星火就发现角落里有个人眼神不对，他立刻挡在了叶恒艮和那人之间，不料那人兴奋地大喊：“云台兄！”

叶恒艮应声看去，喜不自禁，那拄着一副钢拐，高举手臂喊他的老人，不正是他一直动员回国而未成的老兄弟张家浩吗？。

“家浩，你怎来了？”叶恒艮顾不得王星火的阻止，激动地跑过去，和张家浩紧紧拥抱在一起。

真是太意外了！让人喜极而泣。

“干爹，我说您怎么舍得下我们呢？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了，真是太好了！”叶芊一见张家浩，便拉着他的手撒娇。

“这是？”王星火问。

“他是我爸爸的生死至交，芊芊的义父张家浩。我们能成功离开美国，张叔叔功不可没啊！”一旁的叶涛代为介绍了。

“张先生，听叶老一直提起您，幸会。”王星火与他握了握手。

互相介绍完毕，叶恒艮便询问起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来话长，那天我刚送你们上飞机，国民党的特务就赶来了，把我抓到一个黑房子里好一顿审问。”

“兄弟，让你受苦了。”叶恒艮不禁动容，紧紧握住张家浩的手。

张家浩看向王星火，接着说，“幸亏你们的同志及时赶到救了我……我是不走也得走啊……”

王星火见登船口有一个头戴牛头怪面具的小丑看向他们，低咳了一声，打断张家浩的话。

“张先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房间里再说吧。”

1965 年 8 月 5 日

10 时 00 分 新加坡

十点正，一声长笛响彻云霄，“克里特皇后号”终于缓缓离港。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们，熙熙攘攘，五彩缤纷，都挥舞着手臂，与甲板上的亲友告别，喧哗声、尖叫声、欢呼声、哭泣声如同海潮涌动，好生热闹。

场面再热闹，再感人，对于 103 和叶恒艮一家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此地并非故乡，更无故人，他们只不过是匆匆过客罢了。所以，登船后，他们平静地待在舱房内，没有去拥挤的露天甲板。

但王星火很清楚，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神鬼皆已上船，只是尚未兴风作浪罢了。他带着 103 组员，迅速检查了一遍舱房，看是否有窃听设备或其他可疑物品。

他们的房间在第六层甲板，6103、6104、6105、6106，两两相对，属于中等客舱，都是内舱，没有窗户，闷是闷了点，却相对安全。每间只有两张铺位，因此，按照原定计划，王星火和叶恒艮住 6103，李遇白和叶涛住 6104，杜丽和叶芊住 6105，还剩一个袁智强，则独立一间，以作策应。现在意外来了张家浩，叶恒艮又想和他做伴，张家浩原本买的舱位是在四层，于是王星火只有把他安排在袁智强的 6106，一来满足了叶恒艮的愿望，二来可以随时监控，因为他总觉得这个人成分有点儿复杂，但张家浩是叶恒艮的至交，他若要害他，早就害了。

“克里特皇后号”的客房作“回”字形布置，以中轴为线，左右各有三排房间，除了最外侧是海景房外，另两排都是背靠背的内舱。因此，也就有三条长走廊，横向又设了四条短廊，互相连通，就变得如迷宫般复杂了。这样的迷宫共有八层，分别由六架厢式电梯，五个楼梯通道相连，加上分布在其余楼层中的剧院、酒吧、餐厅、图书馆、露天甲板等休闲设施，还有医务室、警务室、库房、船员区等管理区域，俨然一个精缩版的立体小城镇。

“迷宫，这艘巨轮就是以迷宫做主题的。”安顿下来后，叶恒艮对王星火说。

“哦？”王星火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包括整个 103。他们原先认为，“克里特皇后”只是一个西方人比较喜欢的命名方式而已，没有考虑过它的内涵。

“克里特是希腊的一个岛，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克里特王后帕西准疯狂地爱上了一头公牛。”

“公牛？”王星火觉得不可思议，他想起了在登船口见到的那个牛头怪小丑，想来这是船方刻意安排的，在演绎“克里特皇后号”邮轮的这个主题。

“不错，是公牛。当然，这中间是有阴谋的，涉及人和神复杂的关系。帕西准后来生下一头半人半牛的怪物，叫弥诺陶洛斯，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于是下令，在岛上建造了一个复杂的迷宫，迷宫道路纵横交错，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国王把怪物关在里面，这怪物以童男童女为食，为祸人间。后来英雄忒修斯以线为记，成功进入迷宫最深处杀死了怪物。”

叶恒艮讲的故事让王星火又记起那个噩梦，不管在梦中还是梦外，他是不是都处在迷宫里了？而“怪物”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

“后来，真的有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发现了迷宫，但那是一系列豪华的宫室群，就像中国故宫里的东西二宫，你进去，是不是也有一种置身迷宫的感觉？”

“迷幻的宫殿？原来‘克里特皇后号’的渊源在这儿。”王星火点头，叶恒艮这样一解释，这艘邮轮倒真有那么点双重意思，可见建造者的用心。

这时候，门敲响了。

“是他们吧？”叶恒艮正要起身开门。

王星火立即制止了他，侧身走到门后，用两根手指轻轻夹起门上圆形窗的小挂帘，见门外确实是个邮轮服务员打扮的年轻人，提着一小篮水果。

他开了门。

“先生，我是客房服务生，来送今天的水果。”服务生对他职业性的微笑，递过篮子，“新鲜的热带水果！是我们送给新旅客的礼物。”

王星火接了水果，说了声谢谢，正欲关门，叶恒艮叫住了他。

“等一下，小伙子。”叶恒艮从钱包里取出一小张钱塞给服务生。王星火这才记起，邮轮上有付小费的规矩，这点李遇白曾跟他们说过。当时心想，这是个什么破规矩？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服务员为人民服务，本是分内的事，凭啥还要另外付钱？就把这一细节给忘了。

关上门，王星火把篮子放在桌上。

“很新鲜的芒果，王老弟，你一路辛苦了，尝一个吧。”叶恒艮从小篮子中挑了一个大芒果递给王星火。

王星火接着芒果，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不对，其中有蹊跷！如果水果是邮轮统一赠送的，服务生不可能只提一个篮子过来。这样想，便感到事态严重，待追出门看时，走廊上早已没了服务生的身影，只有几个经过的旅客好奇地对他张望。

“怎么了？”叶恒艮问。

“我们的房间暂时不能待了，你先到叶涛房里。”王星火敲开叶涛的房门，让叶恒艮进去，交代袁智强和李遇白保护好他们，便独自关在房间里研究起那篮水果。

他记起去年在台州侦破“刺刀密令”时，曾经碰到过水果炸弹，难道敌人会故技重施？那几个诱人的水果此刻似乎变得阴森异常。王星火侧耳在水果篮边仔细倾听，并没有听到定时器的微嘀声。

如果没有藏炸弹，那么最有可能就是注毒了，用针筒往水果里注射毒液，除了一两个极其细小的孔洞，肉眼在外表上几乎是分辨不出来的。王星火从随身带的小工具包内取出一枚放大镜，一丝不苟，观察那几个水果表皮上是否有动过手脚的痕迹。

果然让他发现了，但不是针孔，而是刀痕，在一只香蕉的根部。这痕迹比针孔大多了，好发现多了，倒像是敌人故意做出来让他看的。

王星火用小刀从痕迹处轻轻剔开香蕉皮，没见爆炸装置，也不见因毒药变质的果肉，嫩黄的香蕉肉里只嵌着一张白色的小纸条。他用镊子把纸条轻轻夹出来，摊在桌面上，只见上面写着一行蝇头小字：

“各位，死神的游戏开始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10 时 18 分　新加坡外海

就在王星火取出神秘纸条的同时，“克里特皇后号”的另一舱房内，有人做了同样的事情。

“好狂的口气！”鬼冢看着纸片说。

“不，他们不是狂妄……”“零”的神色却如阴云般凝重。

“他们是谁？中共特工？台湾特工？还是中情局？”鬼冢问。

“零”摇了摇头：“不，他们的历史更早，据说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关于他们，更多的是传说，但想不到这个传说是真的，他们真的出现了。”

“三百多年的组织？”鬼冢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看到了一具中世纪的僵尸。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组织，也没有看过老师如此焦虑。

“这个组织叫幽灵会，又称死人会。死了，却有心愿未了，便游荡在人世间作祟，在我们日本，称为厉鬼。”

“我还是不明白。”

“你知道 1649 年英国发生的事吗？”

鬼冢想了想，说：“那一年，克伦威尔的议会军战胜了查理一世的王党军。”

“不错。”“零”对徒弟的记性表示赞许，搞特情工作的，除了专业本事，天文地理，历史风物，都应涉猎，广识博记，才能游刃有余。“国王查理一世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下了脑袋。这是英国，也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但这和幽灵会有什么关系？”

“查理死后，他的一批皇家侍卫神秘失踪了。有人说他们躲进了苏格兰的荒原和黑森林里，密谋复辟。不过，后来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了。”

“你是说这批侍卫建立了幽灵会？”

“这是传说，也是开始。随后，资产阶级革命席卷全球，那些强大起来的国家又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战争此起彼伏，这世界

从未太平过，幽灵会在此间也若隐若现。据传，他们专门吸收世界各国的末路精英，包括我国德川幕府倒台后的一些流亡忍者，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秘密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性质慢慢发生了变化，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谋取财富，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接受暗杀雇佣和情报交易。它们的成员自称幽灵，在每一次任务开始前，都会向目标发出一个死神的游戏邀请。”

“就是这个？”鬼冢看向桌上的小纸条。

“是的，我还不能确定这是否真是幽灵会所为，也可能有人冒充。但是，这世上知道幽灵会的人少，知道死神游戏的更少，有能力准确掌握我们情报的人，少之又少。”

“可是，这毕竟都是传闻，没有实证……”

“怎么没有？1930 年 11 月，滨口雄幸首相被刺案就和幽灵会有关。在暗杀发生前的几天，滨口首相就收到死神的邀请书，但他根本不信，只当成秘密社团对他的威胁，结果在东京车站遭到了佐乡屋留雄的刺杀，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却于十个月后因病情恶化痛苦地死去。其实凶手佐乡屋留雄只不过是幽灵会的一枚小棋子，给首相一个警告，幕后指使者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后来我在查阅战前绝密案卷时，才发现世上竟有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其能量令人吃惊。我现在怀疑，滨口的病情突然恶化也可能与幽灵会有关，他们在医院的药品上动了手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佐乡屋留雄在 1940 年就出狱了，一个杀死日本首相的凶手能那么快获释，如果背后没有强大的势力，是不可想象的。”

鬼冢静静地听着，神情肃穆，又有点儿紧张。

“零”呵呵地笑了：“不过滨口也算不得好首相，他对满洲的态度太软弱了，还企图裁军，我想当年一定有陆军部的人参与跟幽灵会的交易。滨口死了后，大日本帝国才真正开始走向辉煌，天皇拓荒八极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零”思忖了一下，说，“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无啊。他们很可能受台湾特务机关所雇，阻止叶恒艮一行回国。鬼冢，放轻松点，他们只是传说，不是神话。既然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游戏，那么我们就好好玩上一玩，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告诉‘三’，我们又多了新朋友。”

“零”冷笑着，把小纸条撕成碎片，又揉成一个球，扔进了垃圾篓内。

2011 年 5 月 10 日

9 时 25 分　中国　上海

虽然下着小雨，南京东路上仍是人潮汹涌，五颜六色的雨伞像极了绽放的花儿，一朵朵挤在一起，漂流在步行街上。

我在上海站下了“和谐号”动车，就急急赶到南京路，按照李卓写给我的地址，寻找一个叫“芊婷”的服装外贸公司。我要找的人叫马婷，是叶芊的女儿，也是这家公司的女老板。

李卓说，叶芊回国后，曾多次辗转通过他寻找王星火，可是都无功而返。王星火并不愿意见她，反而像避瘟神似的躲她，这让她痛苦万分。不久，“文革”开始了，她也受到了冲击，就更不可能联系上他了。改革开放后，有海外关系的叶芊到上海办起了这家外贸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美国、日本和欧洲都设立了分公司。五年前，她正式退休，把公司交给女儿马婷打理，从此淡出了商界，不知道近况如何了。

在信息社会，找一家公司并不难，何况是家小有名气的公司。在一家办公大楼的六层，我找到了“芊婷”的总部。当我向秘书说明来因，马婷却给我吃了个闭门羹。

“对不起，董事长说，她不愿意有人打扰老人的生活。”秘书回话说。

我有点儿急了，说：“我并不是想打扰她，而是给她带来了故人的消息，难道马董事长愿意看到老人家抱憾终生？”

“你这人怎么这样？”见我大声嚷嚷，秘书为难地说，“人家都说不愿意见你了！”

“你告诉她，作为女儿，她没有替母亲作决定的权力！”我生气地说。

正在僵持之际，里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少妇，高挑的身材，皮肤白皙，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显得很知性。

“小肖，让他进来吧。”她打量了一下我，说。

马婷比我想象的要漂亮得多，看上去不像女商人，倒像个小学女老师，很容易想到她的母亲叶芊肯定也是个美人胚子，但跟我后来了解到的“克里特皇后号”上的叶芊气质截然不同。

在董事长办公室宽大的沙发坐定，刚才还拦着我的小肖就给我泡了杯茶水。看来，马婷对员工的管理是有一套。

马婷读完李卓写给叶芊的信，沉默了片刻，对我说：“李先生，你想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什么？”

“我不想得到什么，我只想听老太太讲讲以前的故事。”我说。

“可是，这是她痛苦的回忆，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想她不愿意再勾起这段回忆，而且，现在讲这些往事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为那些已经牺牲的和还活着的英雄，都有意义。李卓告诉我，当年，你妈妈曾经说，有一件宝贵的东西要亲手交给王星火，可惜他一直避而不见。现在我有了王老先生的确切下落，我觉得能够帮助你妈妈实现这个未了的心愿。”我说。

马婷站了起来，我以为她要逐客了，但她只是走向窗边，望着远处高耸的环球金融中心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可惜，你来晚了。我妈妈已经踏上去往新加坡的邮轮，她准备到东南亚疗养，半年之内不会回来。”

“什么？”我吃了一惊，不由自主也站起来，问，“现在我去见她还来得及吗？”

马婷抬腕看了看表，说：“邮轮泊在北外滩码头，还有一小时就要封闭了，你现在去的话，如果一切顺利，还可以赶上半小时的时间。”

“我这就去。”我急急往门外走。

“等一下。”马婷叫住了我，笑道，“你怎么找她？我送你去吧！我妈的脾气很怪，她坚持不让我送她，现在正好有个理由。而且，没有我，你根本不可能登上邮轮。”

1965 年 8 月 5 日

10 时 36 分　新加坡外海

“喂，我现在可不可以出去透透气呢？”叶芊问王星火，刚才，她又跟杜丽闹了一番。王星火又好气又好笑，原本以为杜丽和叶芊都是女人，应该会相处得很好，想不到两个人碰着就像冤家似的，怎么也合不了拍。

“难道你们就让我一直待在这个闷罐房间里？”叶芊见王星火不回答她，又追问，“那干脆闷死我算了。”

还好王星火刚才跟叶恒艮说了没什么事，此刻老人正在 6106 房间里跟张家浩叙旧，要不然又要骂她了。

“叶芊小姐，这里很危险，请你遵守规则，我们必须集体行动。”王星火说。

“危险？这里是邮轮，在海上呢，他们要是对我们动手，自己也逃不掉的。而且，我也没看到什么危险，反而是你们弄得一惊一乍的，这吓唬人呢！”叶芊哼道。

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天真姑娘！她还没见过特务的本事呢。

“你那么聪明，那在新加坡又怎么落入特务魔爪的？”杜丽忍不住反讽。

“他们也没对我们怎么样哪，好吃好说的。再说了，还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魔爪呢。”

“你……”杜丽气得朝她翻了个白眼。她从军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如此刁蛮不讲道理的保护对象，但又不能发作出来，对性格直爽的她来说，简直是活受罪。

“好了，叶芊小姐，再过 10 分钟，我们一起去参观邮轮。你放心，你是绝对不会闷死的，这里的生活很丰富多彩。唯一的要求，你不能擅自活动。”王星火说。

倒不是王星火退了一步，而是原本的方案，因为老待在客房内，其实并不安全。对于图谋者来说，客房目标精确，活动空间窄小，邮轮走廊里人又稀少，反而是搞谋杀暗算的理想场所。

听王星火这么说，叶芊自以为得势，心满意足地回房间了。王星火向杜丽递了个眼色，让她到自己的房间，把香蕉里的那张纸条给她看。

“这是什么意思？特务的挑战书？”了解纸条的来历后，杜丽也颇为不解。

“不，不会，这不是台湾特务的杰作，他们没那么自信。而且，这不像他们的风格。死神是西方的用语，我们中国人很少用这个词。”

“对，中国人叫阎王，或者黑白无常，勾魂鬼什么的。对了，会不会是日本人的组织？”杜丽说。

“很难说，在码头上，他们既然偷偷摸摸做贼似的跟踪我，此刻就没必要摆出这种姿态。你看这口气，好像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而且，他用上了各位，似乎不仅仅针对我们说的。”

“也许只是故弄玄虚罢了，我讨厌这些迷信的说法。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死神？还自称死神，也不怕被人笑话。”杜丽不以为然地说。

“死神，活神，这些都不是关键。”王星火说，“关键是，这伙人为什么可以那么快知道我们住哪个房间。我们刚把行李放好，他后脚就来了，好像在我们背后安了一只眼似的。”

杜丽也皱了眉，王星火说得有道理，他们的房间号从未透露过，而且上电梯，找房间时，也特别注意有无可疑之人跟踪，当时确定是安全的。

“那只有一个可能，我们之中有内奸。”杜丽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不太可能，进房间前，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没有谁离开过，就算是最值得怀疑的张家浩，我当时特别注意了，也没有可疑的动作向外传递情报。”王星火摇了摇头。

“装神弄鬼，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杜丽也想不出所以然。

王星火说：“不管是人是鬼，我们暂时先不要声张。我还记得那个服务生的相貌，等会儿去查一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找出幕后指使者。”

1965 年 8 月 5 日

10 时 50 分　新加坡外海

每一层的船尾都是一个开放式的休闲平台，半圆形结构，围着白色栏杆，视野开阔，从这儿可以眺望蓝色的大海，也可以观看下面露天甲板上的景象。平台上摆着十来张浅蓝色咖啡桌，桌边围了一圈圈旅客，有的谈天说地，有的若有所思，有的晕晕欲睡。也有一些年轻人靠在栏杆边，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兴奋莫名。

轮船离岸将近一小时了，新加坡的地平线早已不见，四周都是蓝茫茫的海水，偶尔能看到远方岛屿的青色轮廓。邮船驶过的浪迹在海面上像是开了一道白色拉链，数十只海鸥跟着翻滚的浪花飞翔，咿呀叫唤，时远时近，时高时低，似乎在和船尾上的人们追逐嬉戏。

邮轮在新加坡停靠后，新上船的华人和日本人占了旅客的很大一部分，因此船上到处可见黄皮肤、黑眼睛的东亚面孔。邮轮管理者也因地制宜，换上了很多华人和菲律宾船员。

“这儿真美！”叶芊跑到栏杆边，张开双臂，凝神望着闪亮的大海，大口呼吸起海上新鲜的空气。海风吹起她卷曲的长发，显得格外妩媚。一只海鸥竟飞过来，绕着她的手打转，惹得她咯咯大笑。

“看，芊芊难得这样高兴啊。”张家浩笑着对叶恒艮说。

“这丫头，什么时候能变得成熟起来呢。”叶恒艮轻叹了口气，摇头。

杜丽站在叶芊的身后，迅速环视了一下平台上的人们，没发现可疑人物。见叶涛和李遇白已经找了个位置坐下，袁智强则靠在栏杆上，悠闲地打量着来往的人。王星火走到袁智强身边，跟他耳语了几句，让他陪着叶恒艮和张家浩，自己则回了客舱。

“杜丽，你以前有没有出过海？”叶芊竟破天荒地主动问杜丽。

“有。”杜丽回答。

“能说说那次的经历吗？好玩吗？”

“不能说，不好玩。”杜丽想起去年曾被潜伏在身边的特务“蜥蜴”绑上黑船去台湾的恐怖经历，仍心有余悸。要不是王星火他们收到信号及时赶到，自己肯定会跳海一死了之。

“你这人真是的，什么也不说，真是没劲死了。”叶芊说。

“叶芊小姐，我跟你的人生不一样。你很纯真，不知道这世间有多险恶。”杜丽说。

“这些我明白。”叶芊说，“那些人为难我爸爸，为难我们一家人，还杀死了赵诚叔叔，甚至绑架过我，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我们也不能整天苦大仇深、胆战心惊的样子，总得给自己找乐子，这样才对得起生活。你说是吗？”

杜丽扑哧一笑：“想不到你是个这么热爱生活的人。”

“你知道就行了，所以，我最讨厌别人拘束我了，人就要活得自由自在的，要不然和囚徒有什么不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议，我感谢你保护我，也理解你这么做，你可以跟着我，但不要束缚我的自由。本姑娘宣布，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杜丽，没有一丁点儿责任。”

“你绕这么一个大弯，原来就是要求我这个！”杜丽哭笑不得，“现在我也正式宣布，你的要求不能满足。”

“哼！”叶芊赌气离开栏杆，坐到叶涛桌边，不再理杜丽了。

“妹妹，你又怎么了？”叶涛皱起眉头。

“哥，你有遇白哥哥陪你聊天，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真可怜。”叶芊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妹妹不把我当个人看呢，嫌我又死板又土气。”杜丽呵呵一笑，在一边说道。

“杜丽，芊芊是小姑娘，你就由着她点吧。”李遇白说，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说，“趁闲着，我给大家表演个魔术吧，轻松轻松。”

把那枚硬币在咖啡杯边一磕，哐啷一声脆响，眼皮一眨，硬币竟不见了。李遇白张开十指，向大家展示自己并没有把硬币偷偷夹在手指缝里。

“到哪儿去了？难道在杯子里？”叶芊睁大了眼睛。

“在杯子里的话，这咖啡还能喝吗？浪费是很可耻的。”杜丽说。

李遇白故作神秘，笑而不答。

“我猜在杯底。”叶涛说。

“如果我没看错眼的话，这枚硬币就压在咖啡盘的底下。”一个声音在隔壁桌响起。大家寻声望去，是个中年男人，一头中分油发，留着两撇小胡子，正微笑地盯着李遇白的咖啡杯。

李遇白看着他，不置可否。那人走过来，说：“先生不介意吧？”轻轻移开咖啡盘，果然露出了那枚硬币。李遇白心中恼怒，有点下不来台。

“都是同好嘛，可以交流一下。我叫钱江。”那中年人把手伸了过来，李遇白只好跟他握了握手，互通了姓名。钱江便拖了把椅子坐了过来。

“老弟手法很好，可惜假动作做得稍微生硬了点，容易让人看出破绽。”钱江说。

“魔术只是逗逗乐，小技巧，也没啥稀奇的。”李遇白说，把那枚硬币收回了口袋里。

“呵呵，说得不错，走江湖卖艺的活儿，入不了眼的。你们是中国人吧？是乘船探亲呢？还是结伴旅游？”钱江问。

“请问钱先生是哪里人？新加坡人？还是香港人？”李遇白没有回答他，反而把球踢还给他了。

“我是马来亚人，跟你们一样，也是华人，我的祖父从中国的福建迁到了这里，我身上同样留着炎黄的血。”钱江说。

“哦，幸会了。”

“其实，从你们登船的那一刻起，我就注意到了你们。”钱江说。

这话立即引起了杜丽和和李遇白的警觉，他们在登船处四面观察过，对这个钱江并没有什么印象，看来，这邮轮上真的藏龙卧虎。

但是，他为什么又主动接近他们？

“我们只是商人，有什么特别的？”叶涛也说话了。

“不，你们绝不是普通的商人，你们中有几个人，眼神中有一种锐利，很不一般，只有那些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才会有。”

杜丽和李遇白不禁对望了一眼，103 已经尽量收了军人的气质，想不到还是被人看穿了。

“呵呵，不瞒你说，我们在没经商之前，确实在军队里呆过，而且是侦察连。不过，现在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商人了。”李遇白以退为进，笑着说。

“哦，原来如此，那就难怪了。”钱江也笑了。

“我觉得老兄你也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是不会关注别人的眼神的。”李遇白说。

“我是个职业魔术师，你知道一个好的魔术师最大的本领在哪儿吗？不是手法，也不是道具，是观察力，看人，看眼神。”钱江说。

“光说不练，有什么用？”叶芊在旁边说。

“这位姑娘真是直言快语，刚才说了，走江湖卖艺的活儿，入不得眼的，只能用来博得大家一乐而已。”钱江看着叶芊说。

“钱先生的理论我还第一次听说。看来，你是魔术界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了。”李遇白说。

钱江摆摆手：“大师？谈不上，谈不上，只是心得体会罢了。李先生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也明白的。”

“明白什么？”

钱江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从观众的眼神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是入了套。”

似乎话中有话，一语双关。

“你到底是谁？”李遇白瞪着他。

“我说了，我是一个魔术师，如假包换。”钱江笑呵呵地说，“我们还要同船好多天，有的是机会交流。”

说着也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学李遇白的动作，在他的咖啡杯边嗑了一下，硬币就消失了。

“各位，我先回房了，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魔术的秘密，请告诉我。我住 7607 号房。”说着，便起身告辞了。

硬币到哪去了？不在咖啡杯底，也不在咖啡盘底，怎么也找不到，说没就没了，仿佛一只幽灵。

光光硬币消失，没啥稀奇，稀奇的是，随后发现，这枚硬币不声不响跑到了叶涛的杯底下了。

“太厉害了！”叶芊惊道。

不过，这也不是最稀奇的，优秀的职业魔术师都做得到，刚才说话时，钱江早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了。最稀奇的是，李遇白发现，这枚硬币竟是他刚才放回口袋里的那枚，不知不觉竟被钱江偷了。

但他没说，有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感觉，说出来多丢人啊，心里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仿佛刚才和鬼进行了一场对话，额头上不禁渗出冷汗。

1965 年 8 月 5 日

11 时 16 分　新加坡外海

在李遇白遭遇钱江的同时，王星火遇到了一件更为诡异的事。

十分钟之前，他找到了“克里特皇后号”邮轮的客房部经理奥斯丁。奥斯丁是澳大利亚人，唇上一抹金黄的大胡子，圆圆胖胖的，看上去像一个脱了工作装的大厨。

当奥斯丁听完王星火的叙述，连连摇头说不可能。

“你的意思，这个服务员是有人冒充的？我想请你们彻底查一下，如果有人冒充船员在船上行骗，邮轮的麻烦就大了。”王星火说。

奥斯丁又摇了摇头，说：“先生，你还没弄懂我的意思，根据你的描述，我确信这个年轻人是我们的船员。”

什么？王星火没料到奥斯丁会说出肯定的答案。

“那他在哪儿？我能不能找他当面问一下？”

“你找不到他，他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就在昨天，他在新加坡上岸后，在一家酒吧内与人争执斗殴，被人杀死了。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我的副经理现在还留在那儿处理善后事宜呢。”奥斯丁皱着眉，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这不可能，我相信早上见到的是个活人。”王星火说。

奥斯丁回身，在身后的柜子里找到一张照片，递给王星火，“你见到的是不是他？”

一个年轻东亚人，留着平头，最明显的特征，右嘴角边有一道 1 厘米左右的伤疤，让他看上去总像笑着。这点王星火注意到了，没错，是他。

“此人名叫黄天成，是台湾人。我们刚刚在半个月前录用他的，想不到一上船就出事，真是够倒霉的。”奥斯丁懊恼地说。

“谢谢。”王星火递还了照片，“不过，船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我希望你们还是谨慎一点。”

如果真像奥斯丁所说，黄天成是个死人，那早上那个送来水果，并带来“死神纸条”的人又是谁？难道真是鬼使？王星火不信邪，他确信自己看到的就是黄天成，或者，是刻意冒充黄天成的人。

一定是特务的阴谋！

“好的，我会转达保安室，让他们排查一下，很感谢你的意见。我们不能排除有人混上邮船的可能，冒充船员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奥斯丁有礼貌地朝王星火点头。

“如果有什么消息，请告知我。因为我觉得有人可能想对我们不利。”

王星火从位于七层的客房部出来，径直又去了六层船尾的平台，他不能离开“老 V”太长的时间。尽管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航行在海上的邮轮是个封闭环境，特务是不会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动手的，

他们没那么傻，所以人越多的地方，反而越安全。不过，动手有忌惮，动手脚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的。

邮轮的上下主通道是厢式电梯，有两层自动收缩的铁栅栏，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王星火进入电梯时，刚好和上来的钱江擦肩而过。

王星火站到电梯里，看着钱江的背影，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特别是他的眼神。

回到观光平台，找了个安全的角落，杜丽立即向他汇报了钱江的事，王星火有点责备李遇白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卖弄这些花招，这是警卫工作的大忌。但李遇白不太服气，说该来的，不管你怎么藏，他都会来，况且钱江也不一定就是心怀不轨。

“如果他真是特务，为什么主动暴露给我们？”李遇白说。

“在这条战线上，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真假假，人鬼交杂，我们不能被他们的表面给骗了。”王星火说。

李遇白没再辩驳，闷闷不乐地回到咖啡桌前，盯着青蓝色的大海不说话。

1965 年 8 月 5 日

11 时 46 分　新加坡外海

午餐是在七层甲板的一个叫“唐”的餐厅吃的，“唐”是典型的中国式餐厅，主供粤菜和一些地方小吃。布置也带着浓郁的中国风，中间九张可供十六人围坐的大圆桌，以红木雕花屏风相隔，屏风上刻了中国的山水古画与“海上生明月”之类的诗句。顶上垂下十余串大红糊纸花灯，都写着“福”“寿”等吉祥字，女服务生也是一身绣金旗袍打扮，喜气洋洋的，倒有几分大过年的感觉。

“这里让我想起了唐人街的醉仙楼。”张家浩说。

“不，老弟，你不觉得它更像南京的紫云楼？”叶恒艮笑着说。

“二十多年了，它还在那儿吗？”张家浩摇了摇头。

“还在那儿，不过，它现在已经改成我们的人民政府招待所了。”王星火说。

“人民政府招待所？听说大陆没收了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归国有，可有此事？”张家浩问。

“你误会了，我们没收的是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不是没收，是合营，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王星火答。

张家浩呵呵一笑：“我老了，搞不清楚这些复杂的事情。”

见有外人来，王星火便转移了话题，话题转到了叶芊身上。叶恒艮说，他这女儿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行为未免有些张狂，不服管束，让他们多担待一下。这话立即引起了叶芊的抗议，说她已经不是小女孩了，知道轻重缓急，请爸爸不要老在众人面前让她出丑。

“王大哥，你结婚了吧？”叶芊问王星火。经过一天的相处，叶芊和他们之间的冰层也开始慢慢融化了，一熟悉起来，更是口无遮拦。

王星火摇了摇头。

“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叶芊又问。

王星火看了杜丽一眼，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没有。”

“芊芊，你怎么问起王大哥的私事了？”叶恒艮说。

“这有什么？都是成年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啥不好意思的？王大哥要是有喜欢的人，就要轰轰烈烈去爱哦。”叶芊掩着嘴呵呵笑。

“感情的事，应该要谨慎，怎能随便的？”杜丽在一旁说。

“杜丽姐，你该不是喜欢王大哥吧？”叶芊故意调侃她。

“瞎说！”杜丽瞪了她一点。

“芊芊，你的教训还不够吗？当初你和那个汤姆，还不是爱得惊天动地？结果碰到危难时刻，他拍拍屁股就跑了。”叶涛说。

“哥，你又在挖我伤疤！”叶芊嗔道。

来的外人陆陆续续便把桌子坐满了，除了他们这七个，还有八个人，五男三女。

老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现在又是同桌吃饭，都是有缘人中的有缘人，不是偶然的。王星火相信，这些“有缘人”之中，肯定隐藏着恶狼，隐藏着狐狸，也隐藏着毒蛇，他就有意留心这八个人。这八个

人其实是四组人。一组是一对新婚夫妻，王星火曾在平台上见过他们，男的叫伯恩，女的叫凯瑟琳，都是金发碧眼，称自己是美国人，到澳大利亚度蜜月，然后乘邮轮探索神秘的东方；一组是两个年轻人，自称为一对兄妹，妹妹很会说话，叫广末洋子，她有个中文名，就叫杨子，哥哥叫广末宏介，中文名叫杨宏，因为他们是二战时日军在新加坡遗留的孤儿，由一户姓杨的华人家庭收养，这次要去日本寻亲的，跟他们的身世差不多；还有一组，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带着十岁左右的男孩，新加坡人，他们要去香港寻找抛妻弃子的孩子父亲；最后一对是印尼华人父子，经营橡胶，去台湾谈生意，叫郭耀宗，他的儿子郭浩则像得了抑郁症，不说话，也不大愿与人交流。

看上去都像普通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各有身世，各怀目的，共同踏上这艘船。敌在暗，我在明，鬼影憧憧。

王星火很想再见到钱江，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但钱江并没有在“唐”出现。

对于 103 的这次任务来说，不单单在“守”，更重要的是“攻”，以“攻”代“守”，“攻”“守”结合，尽快找出潜伏的“图谋者”，牵制甚至控制住他们，才能占据主动权。

一回生，两回熟，饭不过一刻，气氛就活跃了起来，有说有笑的。叶芊和凯瑟琳话语投机，交谈甚欢，都聊些杂七杂八的女人事儿。那个十岁的小男孩陶淘则十分喜欢长着娃娃脸，喜欢逗小孩的袁智强，缠着他饭后一定要跟他玩游戏。

杨子拿出随身带来的一张小报纸，这是邮轮专办的官方小报，叫《克里特皇后报》，介绍当天的行程和节目安排，以及轮船上的一些特别信息。

“午饭后甲板上有个救生演练，你们去不去？”杨子问他们。在那个时候，救生演练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必须人人参加，但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大部分新旅客都会参与。

“去，我们当然要去的。”王星火回答。这是一个全面了解船上旅客的好机会，虽然时间短，但也许从中可以辨别出一些可疑人物。

“是啊，如果不去，万一遇到沉船灾难，岂不后悔莫及？”印尼华商郭耀宗呵呵一笑。

“这位郭先生，祖籍哪里呢？”叶恒艮问。

“我祖上是广东人。”

“广东是个好地方，我在二十年代曾在广州呆过几年，正好是青春年华，想不到一下子就变成了垂垂老者。”叶恒艮叹息。

“听郭先生的口音，好像没有一点广东腔啊，倒有中国北方的味儿。”王星火笑着说。

“王先生真是好耳力，我的中文确实不是家传的，从我祖父这一代，我们家族就没有回去中国过了，父亲只讲印尼语和英语。我这点中文还是跟邻居学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郭耀宗解释说。

“不过，你的中文讲得很标准，很流利，真难得！”王星火说。

“多谢！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船上有不干净的东西？”郭耀宗神秘兮兮地说。

众人都不解。

“听说这船闹鬼，藏着一群鬼，邮轮管理方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过你们可不要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会被当成造谣滋事者赶下船的。”郭耀宗说。

“那你为什么还是上来了？不怕鬼吗？”袁智强反问。

“我也是上来才听说的。”

“郭先生，你不要乱说，吓了小孩子。”那个携子寻夫的少妇丁若兰不悦。

“我们不怕鬼，如果真有鬼的话，倒可以捉上一捉。”王星火说。

“难道王先生还学过茅山之术？”郭耀宗大有兴趣。

“对于鬼来说，我们还真是道士。”王星火看着郭耀宗。

“喂，你们别谈什么鬼不鬼了，让人瘆得慌。”叶芊和杨子都提了意见。

“好，不谈了，不谈了，都怪我，扫大家的兴。”郭耀宗打了个哈哈。

美国人伯恩一直没听他们谈话，他向杨子借了《克里特皇后报》，正津津有味地阅览。这时，见大家都没说话了，就放下报纸说："下午两点船上的赌场开放，那儿是个好去处，谁有兴趣一道玩玩？"

见没人回应，伯恩就转向李遇白："李，我见过你在观光平台上的魔术表演，很精彩，会魔术的人，也会赌术，我们结伴，一起去怎么样？"

"你错了，会魔术的人，不一定会赌术，我就不会，让你失望了。"李遇白呵呵一笑。

"下午三层有个讲演会，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听。"洋子说。

饭后，杜丽曾对王星火说，这个郭耀宗有些不简单。

"不，不止是郭耀宗，这张桌子上所有的人都不简单。"王星火说。

1965 年 8 月 5 日

11 时 55 分　新加坡外海

客舱这时候很安静，没几个人走动，因为正是午餐时间。而且，坐大船的，如果没什么大恙，谁愿意花钱待在狭小枯燥的客舱内？船上的节目精彩得很，应该好好享受人生。

但这只能对邮轮上普通的旅客而言，对于身负重任的少数人来说，紧张和危险才刚刚开始。

加利的身影出现在了 6 层客舱走廊的拐角，他机警地观察各条通道，确定没有来往之人，便轻身快步来到 6103 号房门口，取出自制的特殊工具开门锁。

开锁这种小把戏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少年时在乡下的时候，他就跟一帮狐朋狗友们学会了这技术，幸亏后来有丹尼的引导，要不他现在肯定是纽约偷盗集团的一个人物了。

早上，他装扮成搬运行李的码头工人，后来利用管理漏洞，把自己装进了一只大箱子，偷偷混上船，一直躲在轮船下层的行李舱内，直到午餐时间才出来。紧接着，加利在船员舱里偷了一套制服，打扮成船上工作人员，大模大样地在问讯处得到了叶恒艮一行的房间号。

他相信，叶恒艮肯定带着有关他表哥生死的那张地图。

房间很小，东西很少，根本不用费力，但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它会藏在哪儿？会不会叶恒艮贴身携带？还是交给了那几个保护人？

就在这时，传了来两下敲门声，加利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是他们回来了！这样的小客舱，逃无可逃，藏无可藏。加利只有硬着头皮，从怀里摸出一把雪亮的军刀，蹿到门后，准备放手一搏。

但没人开门进来。

是自己太紧张，听错了？但加利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不至于紧张到产生幻听的地步。他一手横执军刀，一手慢慢拉开门。

可是，门外连鬼影子都没有，走廊上空空荡荡的。

他踩到了一件东西，是个白色的小信封，丢在门外。加利狐疑地捡起信封，检查了一下，很普通的信封，里面放着一张纸条。

“加利，欢迎加入死神的游戏！”

纸条上只有这几个字，但加利却感到背后似乎有只毛茸茸的东西在爬，浑身不自在。他是偷偷从美国来的，又偷偷上了“克里特皇后号”，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从来没想过会那么快被人发现，而且对方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太诡异了！加利匆匆收了纸条，拉上门，消失在走廊转角。

1965 年 8 月 5 日

12 时 35 分　新加坡外海

“果然有客人来过了！”王星火扫视了一眼房间，对叶恒艮说。叶恒艮顿时紧张起来，但房间里箱子还是箱子，枕头还是枕头，他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在我们进来前，这瓣橘皮已经被推到这个位置了。”王星火指着门后的一瓣橘皮说。叶恒艮恍然大悟，原来离开时，王星火就设了个机关，把一瓣橘皮放在门后，只要有人进来，开门时就会让橘皮移位。

“我们的箱子也都被人打开过了。”

箱子的拉链和扣子都不是随便弄的，位置、角度，都是预先精确设计的，对方只要动一动，除非有非常强的警觉性和观察力，能恢复到一模一样，否则就会露出马脚。而一般窃贼或情报人员，在紧张的状态下，很难顾及到方方面面。

还好没有丢失重要的东西。叶恒艮确认了后，松了一口气。

重要的东西是没那么好找的。

“是台湾特务干的？”叶恒艮皱起眉头。

“不，在新加坡，台湾特务已经搜查过你的行李，没什么所得，他们不会做同样的事。”王星火说。

“那么，唯一的可能是中情局。”

“中情局更不会，我想在纽约机场安检时，他们早已暗中把你的行李检查得透透彻彻了，不会傻到上了船才做贼。”王星火托着双臂，沉思了一会儿，“叶老，这艘邮轮有点儿复杂，肯定藏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势力，一切要小心。”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 103 原先的计划，王星火把 103 的队员集中在一起，通报了情况。

要点有九：

1. 那个在码头上盯梢的日本人是属于哪个组织？这个组织有没有上船？

2. 送来死神纸条的服务生肯定不是已经死亡的黄天成，其中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人假扮黄天成；二是客房部经理奥斯丁在撒谎。

3. 死神便条的幕后指使者是谁？有何目的？

4. 钱江很可疑，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5. 跟他们一同午餐的那四组人中，必定隐藏着图谋者。

6. 入室搜查者是谁？是不是日本人？

7. 中情局的人肯定也在船上，他们的掩护身份是什么？

8. 张家浩此人蹊跷，是否真如他所说，是被逼回国？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船上？但尚未发现此人有任何可疑行动。

9. 从现有情况分析，这些人当下目标不是刺杀，而是劫持叶家和窃取地图。

组员们在纸上画了几个圈，圈里是可能潜伏的图谋者。

1. 台湾特务、2. 中情局、3. 日本组织、4. 神秘的死神。

又把所有涉及人的名字写在空白处，加注上他们出现的精确时间，通过连线和推论，就可以分析各种要素，从而找出潜在的关系。

现在看来，船上起码有四股势力，而钱江肯定是这四股势力里的人，那么，跟他们同桌吃饭的那些人，又有几个应该划归到该去的阵营？

王星火认为，叶家人目前尚无性命之虞，那么 103 就该趁此机会迅速主动出击，探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揭开他们的画皮，打乱他们的节奏，把阴谋扼杀在美梦之中。

最方便的入手，就是钱江。他自己说了，住 7607 房。

王星火准备单刀直入，会一会这个魔术师。

1965 年 8 月 5 日

12 时 52 分　新加坡外海

7607 号房是不存在的，钱江撒了谎。

王星火在七层找了一圈，才知道，这一层房间最大的编号是 7309，根本没有什么 7607。

他是谁？撒谎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主动透露这个子虚乌有的房间号？难道有什么暗示？

王星火跟组员们说了调查的结果，李遇白坚持说这是敌人的故弄玄虚，目的是调虎离山，袁智强则认为钱江肯定另有目的，反正，各有各的看法。

“鬼！是鬼！”杜丽像想到什么，脱口而出。

什么？大家不解地看着她。

“7607，在汉字译电码里是鬼的意思。”杜丽解释说。

“鬼？”袁智强皱起了眉，“那么说，他跟死神游戏有关？”

“遇白说得有道理，不能排除他在混淆我们的视线，想把我们从老 V 身边引开，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被吓住，一定要双管齐下，打他们措手不及。”王星火沉思了一下说。

“既然 7607 不存在，那么，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存在的房间？”杜丽说。

什么是存在的房间？

“把编码倒过来排，是密码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7607，倒过来就是 7067，也许这个钱江在故意测试我们的能力。”

“7067？”王星火的眼前一亮。

于是去看了，7067 房果然有人，但不是钱江，竟是伯恩夫妇，这大大出乎王星火的预料。

“王？找我们有事吗？”伯恩也仿佛吃了一惊。

“我刚好经过这里，听说你们住在这房间，就进来看看你们。”王星火随机应变，找了个理由。

“哦，欢迎欢迎。”伯恩把他让了进去。

这是间海景房，外面有露台的，光线明亮，比王星火他们的条件要好上不少，属于上等客舱。

“要不要来杯果汁？”凯瑟琳问。

“不用了，我坐一会儿就走。”

王星火环视了一下房间，高级海景客房果然不一样。一套华丽的欧式家具，精雕细琢，地中海风格的布置，皮质沙发上方是仿古希腊的浮雕，柱上挂着一面哥特式老钟，处处透着豪华与精致。小露台外就是蓝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真是个私人休闲的好地方。

“这浮雕好像讲的是克里特迷宫的故事。”王星火注意到墙上的白色浮雕，是一个古希腊英雄正在和一头公牛搏斗的画面，就想起了叶恒艮讲的故事。

“不错，我们也很喜欢蓝色的爱琴海，那是神的海洋。”凯瑟琳露出微笑。

“那为什么选择来东方度蜜月？爱琴海多浪漫啊！”王星火呵呵问道。

“因为我喜欢东方。”伯恩接着他的提问，“东方很神秘，就像遥远的世界尽头，让人神往。”

“哦，伯恩先生是第一次来东方吗？”

“不错，我们考虑了很久，最后才决定把蜜月地点定在澳洲和亚洲，这趟旅行，就几乎可以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地方了，很划算。”伯恩说。

王星火看到桌上有一盘水果，心里一动，问：“这水果是船上赠送的吗？”

“是我们刚刚特意让服务生送过来的，王先生要不要尝尝？”凯瑟琳从盘中拿了一只芒果递给王星火。

“不，谢谢，我不太喜欢吃这种水果。”王星火有礼貌地谢绝了，又说，“听说这船上送的水果有些不太干净。”

“是吗？那我们得注意一下。”伯恩吃了一惊，回答说。

其实王星火是借这句突然的话来观察伯恩夫妇面部表情的微妙反应，他猜如果他们不是死神，那可能也是死神游戏的邀请对象。虽然伯恩夫妇眼神中的慌乱稍纵即逝，但王星火仍然捕捉到了，这对夫妇没那么简单。

这时候，船上的广播开始播送马上要举行模拟逃生的消息，要旅客做好准备。王星火就向伯恩夫妇告辞，当他问起伯恩要不要去时，他们说已经参加过一次，不想再去了。

模拟逃生是邮轮上的例行活动。再大的船，也有沉没的可能，像1912年在北大西洋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当时如果进行过模拟逃生演练，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救生艇的严重短缺。所以从那次海难开始，模拟逃生成了大型邮轮上必备的项目。模拟一次，遇到真灾难就可以各就各位，既有效率又不慌张，可以挽救很多条生命。

“克里特皇后号”上的演练并不是强制参加的，但新旅客必须参加，说明都写在每个房间的指导书上。当警铃响起，汽笛鸣叫七短一长时，

演练的旅客必须马上穿上房间里备用的救生衣，沿规定路线到指定甲板上集中，等待分配救生艇。

流程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王星火回到六层，看到长长的走廊里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了，人们穿着橙色救生衣，一个个鼓得像包子，几个穿着制服的船员来回快步跑着，大声嚷嚷，分别用英、中、日等语言维持秩序，大伙儿都在等着汽笛声响呢。

“王大哥，你去哪儿了？演练快开始了！”叶芊见王星火刚来，就问。

“你跟着我们走，人多杂乱，千万不要脱离队伍。”王星火跑进房间穿上救生衣。

正说时，警报响了，人群发出喧哗，但都知道是演练，大伙儿听从指挥，流水般从安全通道鱼贯而下，聚集在露天甲板上。甲板上已是黑压压、红橙橙一片，每区的事务长开始报名分组。

“如果船真的沉了，我们会跑得了吗？”叶芊问杜丽。

“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不绝望，不放弃，生存的机会就比别人多得多。”杜丽回答。

“杜丽姐，难道你就没害怕过？”叶芊听了杜丽的话，若有所思，又笑着问。

这让杜丽又想起了那次落入地下溶洞时的恐怖经历，不禁一笑：“害怕过，是人都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不是神仙，当然也会害怕。”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超级英雄来护着我们，做女人的那该多幸福。”叶芊说，“可是，现实中这样的超级英雄打着灯笼也难找，那些男人，一个个都是熊包。”

“现实中哪有这样的超级英雄？只是你们小姑娘的幻想罢了。”杜丽抿嘴笑道，一边却不经意地看了看王星火。

王星火根本没在听她们讨论，他隐在较高处的人群中，鹰似的观察甲板上的每一个人。

这是个好机会，船上的大多数人都聚在一起，就像在你面前排好了队，等着你去分辨。那些神神鬼鬼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也会利用这次机会来熟悉船上人员构成。

根据《克里特皇后报》的统计数据，这次从新加坡登船的有822人，加上原先就留在船上的，总共1467名旅客，比核定的2200名载客量少了很多，也就是说，船上有不少房间是空着的，没人入住。因为确定叶恒艮回国计划是在近几天，所以图谋者肯定藏在新上船的822人之内。

从演练现场看，新旅客中东南亚华人和日本人占了很大的比例，男人比女人多得多，而女人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或少妇，就像凯瑟琳那样的。因为邮轮虽然设施舒适，但远洋航海毕竟要承受风浪，充满未知的危险，有时候甚至要考验体力，大海毕竟是属于男人的。

各组的水手长在报乘客编号，然后指定救生船号码，叶恒艮他们被分到了19号，出乎103意料的是，王星火和李遇白被分到了20号。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错误，如果按照这样的安排，万一发生弃船事故，他们将不能和叶家待在一起，真是糟糕透顶。王星火决定，等演练一结束，就找主管分船的大副雷鸣斯要求重新分配。

王星火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角落阴影里的一个白发老者身上，心中一凛，此人的身形有点儿眼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他不禁想起在电梯里碰到的钱江，当时也有这样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确定，这人肯定不是钱江，这人比钱江老得多，身材也远比钱江魁梧。

他是谁？

王星火正从人群的间隙挤过去，四周突然暴发出海浪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演练顺利结束了，这热情劲倒仿佛真的劫后余生似的。欢乐的乘客挡住了他的视线，只一晃，那人就已不在位置上了，代替他的是一个金发小姑娘，冲着他挤眉弄眼。

1965 年 8 月 5 日

13 时 31 分　新加坡外海

“他们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凯瑟琳不安地问。

伯恩露出一丝微笑，回答说：“你说得没错，看来中国人的嗅觉很灵，这么快就找上门了，我们得启动 B 方案，通知黑皇后，让他们做好准备。”

“那我们俩接下去该做什么？就在这儿等着？”

“嗨，凯瑟琳，放轻松点。他们只是怀疑，怀疑而已，我们仍然可以执行 A 计划。我们直接从最薄弱处下手，叶涛或者叶芊都可以，掌握了这两个人，就等于抓住了叶恒艮的小辫子。”

凯瑟琳皱了眉头：“总部为什么不在国内抓住这条小辫子？在那里易如反掌，非要让我们跑到这该死的东方来。”

“东方并不该死，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它就充满了神奇。你知道，总部要的是黑箱，黑箱在东方，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借他们的手带回黑箱。而那张加了密的地图只有叶恒艮能破译，如果在美国抓了他，说不定他连人带地图都自毁了。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老家伙骨头硬得很，不怕死的。”

“想不到黑箱秘闻竟然是真的，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凯瑟琳说，“在叶家身边的那几个中国特工是个大麻烦，必须先解决他们。”

伯恩摇头：“那几个中国特工交给黑皇后去解决。我倒不担心这些中国特工，他们充其量只是保镖，守永远比攻要难，保镖工作牵制了他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制造很多机会。船上最大的麻烦恐怕另有其人。”

“你是指送来死神游戏纸条的那些人？”

伯恩看着凯瑟琳，默认了。

“他们到底是谁？看来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凯瑟琳说。

“我不知道。”伯恩摇了摇头，“不过，我把这个信息通过船上的电报室发回了总部，相信很快就会有回音了。”

“伯恩，你不觉得这船上热闹了点吗？”凯瑟琳耸耸肩说

“这样我们就不寂寞了，你说是吗？”

“我总觉得那个中国特工不可能那么快就识破我们，一定有人暗中指引他。我们可能落入了一个圈套中，这跟以往的任务不同，有点不寻常。”

伯恩哈哈一笑：“我们的工作本来就不寻常，这样才好玩，还没到万圣节，大家都已经在乔装打扮，连死神都出动了，急着开假面舞会了，有趣呐。”

凯瑟琳白了他一眼：“你这臭毛病还是改不了，做你搭档，迟早要被你害死。”

伯恩倒了两杯红酒，递了一杯给凯瑟琳，慢不经心地说：“亲爱的，现在我们可是夫妻，生死同命。放心，这场舞会上，我们一定会有精彩的表演。”

凯瑟琳一脸无奈，看向阳台外一望无际的青色海面，沉思了一会儿，与伯恩碰了杯，一饮而尽。

1965 年 8 月 5 日

13 时 45 分　新加坡外海

游泳池里的水跟大海一样蓝，一样清，发散着潋滟的波光，仿佛镶在白色甲板上的一颗巨大的方形蓝宝石。事实上，它就是海的一部分，通过滤网和管道跟外面的大海连在一起的，所以永远是活水。

海狐喜欢这池咸咸的活海水，干净，清澈，充满生命的动感，又略带阳光的温暖。他仰浮在水面上，轻轻摆动自己的手脚，随心所欲地游动，看样子很悠闲。

午后时分，泳池内没几个人，三三两两的，都是些八九岁十多岁的小屁孩。“海狐”并不喜欢他们，但他更讨厌人多，他喜欢清静。到了傍晚，太阳不太强烈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挤满了人，游泳就变成了泡澡。

这会让人受不了的。

海狐其实只是看上去悠闲，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他游了一会儿，就没了兴致，爬上岸，找了一张躺椅坐着。

游泳不是他的目的，他还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幽灵的使者，负责在船上跟他联络，海狐毕竟是他们这次生意的主顾。但是，除了这个使者，他根本不会知道船上其他幽灵的身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他只能等结果。

这回他学乖了，眼观六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上次在新加坡海边，被他们狠狠耍了一把，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但当他见到使者时，有一种更强烈的被耍的感觉。幽灵的行动确实出人意料，连他这样的谍报老手都感觉匪夷所思。

跟他接头的人竟是个孩子！在半小时前，这个孩子就已经在他身边游来游去，还让他帮忙捡过水上皮球，而他一直像傻子一样不为所知。

真混蛋！海狐不禁在心里骂娘。

“你们难道是在开玩笑？”海狐怒不可遏地说。

“嘘，小声点。”孩子收了笑容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成熟、老成，“我们从不开玩笑的。”

“你们主动给中共特务送东西是怎么回事？”海狐看着身旁的这个孩子。这小孩身上似乎有种邪气，眼神中透着超出同龄人的狡黠。

“你知道什么叫做心理战吗？”孩子在他耳边说，“心理战就是捣乱，捣得越乱越好，让敌人的心智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就会乖乖上钩。叶恒艮这块唐僧肉，很多人都惦记着呢。不过你放心，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谁也跑不了的。海狐先生，你只需在船上游游泳，晒晒太阳，其他的事情什么都用不着管，时间到了，就可以去向你的上司交差了。”

“你到底多大了？”海狐惊愕地问。现在他感觉到这小孩的身上不仅仅有邪气，还有一种鬼气，仿佛一个老人的灵魂装进了少年的身体，让人全身发毛。

“年龄那么重要吗？以年龄来判断人，会犯致命的错误的。”孩子笑着说，“你别忘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1948 年那次，没有让

你们失望吧？我们永远不会让主顾失望的。你继续游泳吧，有事情我会主动找你的。”

看着孩子远去的后背，海狐半晌儿没回过神来，就像看了一个幻影。

不过想想也对，如果没有十成的把握，他们敢那么嚣张吗？幽灵不是单打独斗的冷血杀手，他们每次出动都是一个组合，会做一个很大的圈套，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作用不同，却配合默契，像一架精密的杀人机器，不需要每个零件都要装着刀的。这比雇佣一般的杀手保险系数高多了，他们能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是“幽灵会”那么多年几乎没有失过手的原因所在。

这样想着，海狐胸中不免又信心十足。是啊，操什么鸟心啊？在一旁看大戏就好了。

海狐苦笑着，站起来做了个扩胸动作，深呼吸一口气，双腿一跃，“哗”的一声倒栽入池中，钻入水底，鱼似的潜游。

1965 年 8 月 5 日

13 时 58 分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的天气说变就变，刚刚十分钟前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风起云涌，天空布满了层层的铅云。白色的“克里特皇后号”在青冥海面上缓缓向北航行，三支巨大的暗红色椭圆状的烟囱不时冒出滚滚白烟，就像鼻孔里喷着热气的愤怒公牛，推开一切阻碍它前进的东西。实际上，如果从云端向下看去，这艘巨无霸跟汪洋大海比起来，还是小得可怜，就像一只纸做的模型，随着海浪摇摆起伏。

RF－101 超音速侦察机的阴影掠过“克里特皇后号”的露天甲板，王星火在舷梯边看到了它。他认得这种型号的飞机，沿海解放军官兵习惯把它称作“妖中妖”，是“幺洞幺”的谐音。因为它太快，太灵活，而且常常贴近海面飞行，雷达监测不到它，就像鬼魅一样。

王星火恼恨地盯着这架“妖中妖”飞越邮轮上空，呼啸着消失在西边的海平线。他猜想，这家伙肯定要去越南或者中国沿海侦察军情，

如果现在有军用通讯设备，自己就可以把情报传递给沿海的部队，让它来个有去无回。

可惜没有。

尽管身在远洋的豪华邮轮上，但王星火深知，战争其实就在身边，从来没有远离。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船上到处潜伏着狐狸般狡猾的敌人，他得跟他们周旋，扫清障碍。

王星火走下舷梯，他要去仓储区寻找大副雷鸣斯，他得让雷鸣斯重新安排救生船的分配名单，以防万一。刚才船桥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雷鸣斯去仓库检查安全去了。王星火当然知道仓储区在哪儿，整条船的地图他一清二楚。

但船桥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不准确，雷鸣斯不在仓储区。仓储主管李德告诉他，雷鸣斯压根儿没来过这里。偌大的船，要找到一个人确实挺难的，王星火又不想动用船上的广播系统，以免被敌人掌握动向，于是只好返回客舱再作打算。

就在王星火从仓储区上来，经过左舷通道时，他意外遇上了雷鸣斯。但此刻的雷鸣斯已经不能跟他说话了，这个高大的澳洲老水手靠在船舷扶手上，痛苦地蜷成一团，口鼻间布满黏稠的血，仿佛刚刚啃了一个人的血肉，显得狰狞恐怖，但这满脸的血是他自己的，还在不断往外流淌。

“你怎么了？”王星火跑过去扶起他。

雷鸣斯的脸抽搐着，抬手指向前方，说：“快，快通知保安室……有一个人冒充船员，被我认出来了……不能让他逃掉。”

“他长什么样子？”

“是个棕种人，卷头发，二十五六岁左右，穿着水手长的制服。”雷鸣斯说。

王星火刚想朝前追，被雷鸣斯拉住裤腿，问：“你，你又是谁？”

“一个普通的乘客，我正找你有事呢，不过现在来不及细说，如果你还想逮住那个人的话。”王星火回答。

雷鸣斯看了他一眼，放开了手："这家伙很厉害，你小心点，最好叫上帮手。"

王星火点点头，快步追过左舷通道，进入一个中庭。中庭后是一个新西兰风格的酒廊，用各式各样的木材装饰，幽暗神秘，布置得很有点原始的味道。

酒廊里倒没有多少人，吧台前坐了几个大高个的西方人，正在品着红色果酒，不时跟女调酒师说几句，女调酒师旁边的糕点师则低着头专心装点一盘帕洛娃蛋糕，似乎在精雕一件艺术品，对外界的事充耳不闻。

一切都很正常，波澜不惊。

王星火并不是一个喜欢狗拿耗子的人，直觉告诉他，此人的出现肯定跟叶恒艮有关，虽然不能确定这个冒牌水手长是不是图谋者之一，但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威胁"老 V"的人。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穿水手长制服的人经过这里？"王星火问那几个人。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王星火立刻觉察到他们表情上细微的变化，他们的动作生硬而做作。情况不对！他向其中一个西方男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的眼珠子便恐惧地向糕点师觑去。王星火发现，那个糕点师一直不敢抬头，看上去很专心致志，实际上双手发着抖，额头流着汗。

糕点师不是"水手长"，他只是人质之一，而且，从紧张的神态看，他受到的威胁最大。

毋庸置疑，这几个人明显受到了胁迫，而能让几个大汉同时乖乖听话的武器，除了枪，别无他物。枪，不管在何种情形下，永远是王牌。形势严峻，不容乐观，王星火心里迅速推断着，盘算采取何种行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水手长"肯定躲在吧台下，近在咫尺，用枪抵着糕点师的腰部，王星火仿佛透过吧台，看到了龟缩在台后的杀手，听到了他的呼吸声，感受到他凌厉的杀气，酒吧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

“谢谢！看来我找错地方了，我去别的地方找找。”王星火有礼貌地向他们道谢。刚离开几步，忽然回身一跳，左手在台面撑着，右手顺势操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黑猫一般轻灵地跃过吧台，以迅雷之势扑向台后。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水手长”还在暗中庆幸追击者上了当，却猛不防受到突然袭击，连忙举枪，不料一只酒瓶子又猛又准地砸过来，正中手腕，剧痛之下，枪就飞了。不过他并非等闲之辈，一个斜飞腿挡住了王星火跟来的一脚，借机往后一滚，拔腿就逃。

“水手长”撞开酒廊后方一扇锁着的小门，立刻就消失在门后面了。小门后面是船员生活区，船员生活区当然比不得豪华干净的客房，甚至可以用凌乱来形容，每一个房间也比上面几层小得多，狭窄幽暗，

“站住！”王星火大喝一声，紧追了过去。

平静的生活区被彻底打乱了，“水手长”撞倒走廊里的两个船员，左冲右突，一边跑，一边想尽方法扔东西推人，阻慢王星火的脚步。这招还真管用，等王星火追到船尾处的船员餐厅时，就不见了人。

不到开饭时间，餐厅里空无一人。王星火小心翼翼地从一排桌子间走过去，他怀疑“水手长”躲在桌子下面。但搜了一周，竟然没有，这个人凭空消失了。

正思索间，雷鸣斯捂着流血不止的口鼻，带着五六个荷枪实弹的随船保安闯了进来。

“他去哪儿了？”雷鸣斯气急败坏地问。

“这儿有没有其他通道？”王星火反问。

“没有。这个餐厅只通向船员厨房，但是，厨房是从后面锁着的，这边进不去。”保安队长桑托斯替雷鸣斯回答了。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是菲律宾人，瘦直身材，活像一支烧焦的炭棍。他走到一扇小门边检查了一下，说：“瞧，门没被破坏，他不可能从这里逃走的。”

他总不会变成蒸汽了！王星火不信这个邪，蹲下来仔细寻找着，果然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他走到角落里的一处方形格栅前，用手扣住栅栏，用力一拉，格栅应手而落，竟露出一个黑乎乎的通道。

“该死！他从通风管道逃了！”雷鸣斯诅咒道。

通风管道在船层上像蛛网似的连通着各个房间，仅容一人出入，比船上的回廊舱房更像一个迷宫。

“给我手电。”王星火向桑托斯要来一支手电，钻进了通风管道。

管道内黑暗无光，王星火忽然有一种幻觉，仿佛黑漆漆的管道突然蠕动了起来，让他觉得像被吞入了某条巨大海蛇的腹内。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他镇定了下精神，朝里边爬去。

因为长年无人进出，管道内沾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在手电的照射下，“水手长”爬过的痕迹历历在目。

虽然管道纵横交错，但逃是逃不掉的！没爬多少距离，王星火就觉察到目标就在前面不远了，但对手灵活的身手令他吃惊，这家伙活像一只地鼠，在管道内快速穿行。照这样的速度，他未必能追得上，王星火便当机立断，根据他对船体管道的了解，选择了一条包抄的捷径。

结果两人便在一处转弯相遇了，碰了个面对面。两人之间相距两米，顿时都僵持不动。

“你的身手不错！钻这样的管道是不是有点儿太狼狈了？”王星火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但对方面无表情，王星火这才想起来，对方可能不懂华语，就用英语重述了一遍。

对方终于回话了：“你的身手也不错，干吗钻这样的管道纠缠我？”

“你为谁工作？”

“为我自己。”那人直着眼，盯着王星火。

“你不说实话，看来，我只好把你交给保安处了。”

“那就试试，我还没跟真正的中国功夫交过手，听说中国人很会花拳绣腿。”那人哈哈一笑，说完，就向王星火猛踢出一脚。

通风管道只有一肩多宽，两人在这样的黑暗窄洞中贴身格斗起来，根本无法施展开招数，谁能占上风，就看肢体柔韧性和短距离的瞬间爆发力。在狭小的空间里，能量是会迅速积聚的，不一会儿，管道便

激烈地震动起来，隆隆作响。“水手长”不敌王星火，虚晃一脚，掉头向后爬去，逃不过四五米，又被王星火抓住小腿，双方再次扭斗在一起。

通风管道哪里承受得了如此剧烈的搏击，“轰”的一声巨响，竟爆裂开来，两个人同时跌进了一个小舱房。这是个船员房间，一对男女员工正在床上幽会偷情呢，哪晓得舱顶突然破裂，掉下两个灰熊似的男人。这对情人像见了鬼似的，吓得魂不守舍，尖叫连连，赤身裸体就蹿出了门。

“你跑不了！”王星火一个左勾拳重重打在“水手长”的下巴，然后用擒拿手死死扣住他的右臂，把他压在圆形的窗口。

“水手长”挣扎了一下，发现反抗是徒劳的，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除了妥协，别无他法，只得说：“你放了我，我们做一个交易。”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做交易，先得老实告诉我，你是谁？”王星火加重了力度，疼得“水手长”龇牙咧嘴。

“加利，我叫亚当斯·加利，美国人。我没受雇于任何组织。”“水手长”急促地说。

“你为什么冒充船员？”王星火喝问。

“我本想跟踪叶恒艮，找出杀死表哥丹尼·杰克逊的凶手，所以才偷偷上了这艘船。”加利突然苦笑起来：“中国人，这船远比你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你们现在自身难保，不如我们联手，共同对付这些鬼。”

“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

“现在不是说原因的时候，他们就要来了，如果你不放我，会后悔的。”加利喊道。

“我没有理由相信你的话。”王星火说。

“该死！”加利咒道，“那就等着落入死神的圈套吧。”

王星火心念转动，明白了加利的意思，也许现在就是“死神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在圈套中了，眼前的这个人并不完全在撒谎，不由手微微一松。

可惜迟了一步，雷鸣斯带着保安拥了进来，几把枪同时对准了加利的脑袋，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亮锃锃的手铐，几个保安就要推走他。

“非常感谢你的协助，我会向船长建议，在晚上的船长晚宴上向全体乘客表彰你这位英雄。”雷鸣斯向王星火伸手以示谢意。他的嘴唇虽然止住了血，但肿得很大，活像只大猩猩，看样子加利的这一记重拳真不赖。

“我不希望张扬，这不是件好事情，只会让乘客们对船上的安全管理产生怀疑。”王星火说。

“你说得对，这是我们的疏漏，我郑重向你道歉。”雷鸣斯有礼貌地微微鞠躬。

“你们会怎样对待他？”王星火看向一脸怨气的加利。

“我们得弄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和目的，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糟糕了。”保安队长桑托斯回答。

“请不要太为难他。”王星火忽然想为这个人求情。

“我们有分寸的。”桑托斯瞪了一眼王星火，跟雷鸣斯比起来，他并不太友好，仿佛抱怨这个乘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抢了他的风头。

倔强的加利在众多保安押解下走过王星火的身边，突然狠狠撞了过来，丢了一句话：“中国人，你们完蛋了！”

王星火看着加利被带走的背影，下意识地用左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心里突然没底起来，隐隐间竟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在他们头上慢慢张开。这种不祥之兆他少年时也有过，那是在另外一艘船上。

但他不能被任何感觉左右，他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不过，他必须加倍冷静，加倍小心，然后重新确立对策。

他紧紧攥紧了右手心里的一把钥匙，那是刚才加利在跟他一撞的瞬间塞给他的。

1965 年 8 月 5 日

14 时 33 分　南中国海

叶芊尝到了苦头。

邮轮在进入南中国海不久，天就变了，风浪一阵紧似一阵。虽然甲板还平稳得很，茶杯放在桌上也纹丝不动，但有些人的体质对于平衡的微弱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叶芊。

仅仅五分钟，叶芊已经吐了两次，她从来没有坐过远洋船，没尝过晕船的难受，此刻，对大邮轮的新奇尚未消退，就被突如其来的晕头反胃弄得兴致索然。

杜丽守在洗手间门外，为叶芊的纤纤弱质头疼不已。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真大，对她来说，这点儿风浪是小菜小碟，毫无感觉，对另一个女人来说却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看来，舱房是待不下去了，得带着叶芊到空旷处透透气，转移一下注意力，清醒清醒头脑。

但下午的官方活动并不多，除了两点钟位于邮轮一层的皇家赌场按时开放外。剩下的，就是位于第三层小厅里的一个讲演会。

杜丽对这个讲演会倒是充满了好奇，听说只要是和平讲演，谁都可以上去说几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对于杜丽来说，这里的一切几乎不可想象，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都是奇特的，仿佛从一个世界一脚跨进了另一个世界，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无法完全适应。她的内心甚至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因为这邮轮上的所见所闻，完全区别于她以前对资本主义万恶的糟糕印象，这里的船员和乘客，大部分彬彬有礼，面带笑容，似乎对生活充满热情。

她告诉自己，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这些人都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或者是寄生虫，不代表他们国家的下层人民，那些劳苦大众根本坐不起这样的邮轮，他们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等着被解放，等着红旗插遍全世界。比如美国，现在不正在借侵略越南之机，奴役着其他国家吗？但同时她又很迷惑，希望听听这些人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坐船了。”叶芊青着脸走到洗手台边，说。

杜丽一笑："话可不能说得太早。芊芊，你得多锻炼锻炼，回国后，你这样的体质怎么参加祖国建设？"

叶芊瞪了她一眼："别拿回国来唬我，谁稀罕了，我还不愿意去呢。但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一边对着镜子，用一方绢帕擦了嘴角，又取了一支唇膏仔仔细细地补上口红。

杜丽看她打扮，不禁皱了皱眉头。

"你没见过女人化妆吗？"叶芊在镜子里见了杜丽的表情，好奇地问。

"我们不涂脂抹粉，这是旧社会女人和唱戏的才做的事。"杜丽说。

叶芊吃惊地看着杜丽，像见到了一只奇异的动物，直摇头说："上帝啊，救救我吧。"

杜丽笑了："女人的魅力不是靠打扮化妆就能有的，以前女人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妇女解放了，不再受压迫，我们和男人是平等的。毛主席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家也能做。"

叶芊把口红放回小包里，朝杜丽扮了个鬼脸："我才不爱武装呢！我就爱红装，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像你这样的。"

杜丽也不愿跟她争论，两人出了舱房，去隔壁看叶涛和李遇白，刚巧他们也准备出去逛逛，于是四人和叶恒艮、袁智强他们打了招呼，结伴去三层举办演讲会的小厅。

刚走进电梯，就碰上了伯恩夫妇。

"嗨，你们去哪儿？"伯恩热情地打招呼。

"随便去三层逛逛。"李遇白说，反问，"你们又去哪儿？"

"皇家赌场，去试一把运气。对了，据说那里来了一位赌术高手，正好顺便开开眼界。李先生也是行家里手，不如一起去如何？"伯恩邀请道。

赌场乃是非之地，王星火交代过，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要去赌场。

"谢了，想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李遇白婉拒了邀请。

凯瑟琳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船上抓住了一个冒充船员的人？"

"是吗？想不到大邮轮也这么不安全。"杜丽回应说。

"得当心，说不定我们中间也有人是冒牌货。"伯恩笑着说，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打量着叶芊，看得她有点儿发毛，偷偷躲到杜丽的身后。

这时候，电梯到了三层，杜丽他们要出去了。

"看来，我们都得当心。"李遇白回头对伯恩夫妇说。

伯恩哈哈一笑："李先生，我更愿意在赌场里见到你的身影，记着有空来玩一把。"

演讲厅的布置有点儿像小教堂，简约但又不失神圣的学术气氛，设计者肯定是个深谙心理的高手，知道怎样用环境让听众迅速投入到聆听的状态中。

他们迟到了，第一个演讲者已经开讲，题目叫做《越南战争的真相》，这是个热点时事话题，吸引了不少男性乘客参加。演讲者是个五十开外的金发老头，看上去像个大学教授，对政治颇有研究，把越战的前因后果解析得头头是道。

大家听着老头的讲课，似乎闻到了几百里外硝烟的味道，很有点儿惴惴不安起来。"克里特皇后号"，这个仿佛歌舞升平的小世界，离前线其实很近，为保安全，它不得不贴着菲律宾近海航行，而且船上也加强了武装保安的力量。

叶芊却对这个话题丝毫不感兴趣，开始东张西望，竟发现了一个"熟人"——中午一起吃饭的洋子，她坐在前排右侧，刚好也回头看见叶芊，两人相视一笑。

令叶芊吃惊的是，接着老头上台的正是洋子。洋子讲的题目有些偏，是关于东亚的刺青文化的。这个话题大大出乎了听众的意料，因为洋子看起来像个文静的乡下姑娘，穿着一袭青花连衣裙，两条黑亮的麻花辫子漫不经心地搭在白皙光洁的脖边，浑身透出恬静的气质。而刺青文化则更像跟黑道粘边，由一个女孩子讲这样的题目，让人觉得很不合适。

但洋子一说起话来就非同凡响，口吐莲花，把刺青这冷门知识从头道来，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还夹带着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特别是讲到秘密社团独特的刺青时，更是如数家珍。杜丽听到这里，兴趣大增，因为在她经手的案子中，有许多特务就是建国前夕潜伏的会道门分子，他们身上的刺青往往代表着背后一个隐秘的组织，刺青很有可能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

从洋子的演讲中得知，她的这些知识得自于祖传的手艺，她的养父在新加坡就是干这行的，干了几十年，曾经为很多秘密团体的成员文过身。

讲得如此专业，让杜丽几乎排除了对洋子的怀疑，排除了对洋子的怀疑，也就排除了广末宏介，也就是说，他们没说假话，真是要去日本寻找亲人。但这只是杜丽一时的想法，过后转念又想，任何可能性都存在，敌人也许在故意迷惑他们。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到最后，怎能水落石出？

杜丽低头看了看手表，这只瑞士表是上级为这次任务特别配备给他们的，国内的上海牌当然不可能带出来。已经快到三点半了，王星火还没来找他们，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杜丽想起凯瑟琳说起的那个假冒船员者，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

按照计划，她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叶芊，李遇白保护叶涛，王星火和袁智强则保证叶恒艮的安全，但王星火还有个重要的秘密工作，就是要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这是 103 的长项，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光守是守不住的，得走动，才能及时掌握敌情，才能活。王星火没在的时候，就由袁智强单独担负起保卫叶恒艮的重任。分工虽如此，但说好了随时保持联系，她已经用内线电话在邮轮服务台留了言，王星火办完事情，应该会来这儿。

他没来，说明有事儿。一想到这儿，杜丽就无心听讲，等洋子演讲一结束，就拉着叶芊的手匆匆退场。

“两位等一下。”洋子赶了上来，“谢谢你们来捧我的场，我真是太高兴了。”

“洋子，想不到你讲得那么好，听得我都入了迷。”叶芊拉着她的手说。

杜丽微笑问：“洋子小姐，中午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有这个节目，我们差点儿就错过了。”

洋子羞涩地摸着长长的辫梢，红着脸说：“我哪敢主动跟你们说呢？多不好意思啊。”

“洋子，你在台上台下完全是两个人。”李遇白和叶涛也出来了，李遇白对洋子说。

洋子一惊，睁着大眼睛，不解其意。

“不过，两个洋子都很可爱。”李遇白呵呵笑道，倒不全是恭维，老实的叶涛嘴上虽没说，心里也有同感。

“谢谢你们。”洋子舒了一口气。

“对了，你哥哥呢？怎么没见他？”李遇白问。

“他呀，有了赌场，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杜丽皱了皱眉头：“怎么这船上的男人都好这个？”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恶习，应该彻底杜绝的。

“邮轮上最不缺的就是赌棍。”李遇白说，“你想想，船虽大，但走来走去也就这么几个地方，茫茫大海，也没啥景致可看的，日子又过得慢，心又不踏实，都是借着赌消磨时间哪。”

杜丽就差没骂出“万恶腐朽的资产阶级”了。她忍了，把李遇白拉到一边，跟他说了王星火的事，哪知李遇白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说星火能耐大着呢，况且敌人这一时半会儿也不会下狠手，不必担心的。

不会下狠手，不代表不会下手，敌人一直在暗中活动着，这点杜丽心里很清楚，他们都在等待机会，创造机会下狠手。

杜丽正想反驳李遇白，却看到有一个服务生走了过来，连忙闭了口。

“请问，您是李遇白先生吗？”服务生有礼貌地问李遇白。

1965 年 8 月 5 日

15 时 15 分　南中国海

“克里特皇后号”以每小时 20 节的速度向北航行。

在邮轮最高层 11 层的尾部，有一个安静的小图书馆，这儿四周都镶嵌着玻璃，明亮透净，是读书的好去处。图书馆虽不大，但配备了英、日、华文等各语种的精装图书，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叶恒艮和张家浩在书柜上各挑了一本书，要了两杯清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边读边聊。袁智强暗查了一圈，确定这个角落暂时安全，除了门口一个无精打采的管理员，以及另一边窗口的三四个读书的乘客，就没有其他人了。

他不在乎叶恒艮读什么书，只在乎他身边有什么人。

但袁智强惊奇地发现，叶恒艮手里的竟是一本 1960 年中国国内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完全想不到，在这里竟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这让他似乎一下子对这艘邮轮添了几分亲切感，不再感到那么陌生和别扭，甚至心里有股暖流在涌动。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读读毛主席的著作！

“小袁，来，过来坐。”叶恒艮见袁智强盯着他手上的书，和蔼地招呼他。

袁智强过去坐了。

“我在美国，其实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建设，共产党能把一个烂摊子收拾成现在这样，真是了不起啊。”叶恒艮感叹道。

“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法宝。”袁智强憨厚地回答。

叶恒艮点了点头，叹息说：“毛泽东真乃奇人啊，如果当年我们能认认真真地精读他的这些文章，就不会一败涂地了。”

“小伙子，知道国共战争时，为什么我们国民党的军队败得那样快吗？”张家浩问袁智强。

袁智强看向他，这个问题他倒真没好好想过。

“不是因为共产党打仗厉害，不怕死，也不是毛泽东用兵如神，因为我们的军队不想打，其实国民党的兵和共产党一样，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共产党打着为穷人翻身的旗号，穷人不打穷人，弄得我们军无斗志，焉能不败？蒋介石其实是败在了自己的手里，谁叫他脱离民众，看不起穷人呢。”张家浩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呐。”叶恒艮点头叹道。

“你们说得对，但也不完全对。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那是实诚的，绝不是什么战术。”袁智强说，“你们回国后就可以亲身感受到，穷人们如今真的翻了身，再也不用做牛做马，受地主老财们剥削了，大家都是主人，新中国的主人。”

“这我信，新中国的成就大伙儿有目共睹的。虽然西方一直在丑化新中国，但去年那颗原子弹，就让我们的腰杆儿挺直了很多。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共产党这一点精神让我佩服，美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同样能造。”叶恒艮满怀期待。

张家浩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显然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压低声音说：“云台兄，你说这次回国，要给中共送一份大礼，我知道你为这份礼准备了很多年。但是，你就真的那么相信那个传说？”

“信，传说都是有底子的。况且，这不是传说，是事实。”叶恒艮信心十足地说。

“这么多年，你却没有跟我说起真相，看来，老哥还是信外人，不信我啊。”张家浩叹气说。

袁智强很有点儿不快，他明白张家浩所指的外人，无非是他们中共的代表，叶恒艮在上邮轮后，已把真相偷偷告诉了王星火。

叶恒艮见四下里无可疑人物，就说：“家浩，我可以瞒别人，难道会瞒你？你是我的恩人，又是芊芊的义父，我叶恒艮到老了，没几个推心置腹的兄弟，你是唯一在我身边的老友。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这东西实在太危险，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我不想连累你。”

叶恒艮看着张家浩，又说："家浩兄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打它的主意呢。你在纽约机场被绑架，不就是我连累的你？现在这船上，看上去风平浪静，实际上暗藏风云，你我都很清楚，要不是袁同志他们护着我们，那些人早就下手了。"

张家浩点头说："这倒不错，但，是你，不是我们，你是他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出不得半点差错的。"

袁智强插话了："张老先生，你理解错了。我们王组长交代过，只要你张老先生真心诚意回国，那就跟叶老师一样，同样是我们的保护对象。我们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不敢，张某真是受宠若惊了，只要你们不死盯着我就行了。哦，对了，要不是你们的人在纽约救我，我这条老命恐怕早就丢在异国他乡了，还没感谢你们哪。"张家浩呵呵说。

"好说。"袁智强说。

从窗户看过去，海天如铅，积云密布，船尾的万国旗随风猛烈飘动，又有几架美式战机像秃鹰似的从低空掠过，钻入远方的云层中。

"家浩，我这么多年隐姓埋名，小心做人，就是为了等待机会，破解黑箱谜团。"叶恒艮终于说。

"黑箱？"张家浩皱起了眉头，"那个传说中没有黑箱啊？"

"你只知道二战时日本的金百合计划，却未必知道黑箱。"叶恒艮说。

"什么是金百合计划？"袁智强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好奇地问。

叶恒艮抬头望向远处云端中忽隐忽现的军用侦察机，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缓缓说："金百合计划是当年日军掠夺被侵略国家财富的机密计划，由日本天皇亲自拟定，他们在东京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金百合，由日本皇室、军部、财团、黑龙会以及历史、考古、文物、建筑、珠宝等各方面鉴定专家组成，日军在各地掠得的所有珍宝，都必须由这个组织鉴定，然后分门别类，藏入天皇的秘密处所。对于没有收藏价值的金银首饰，则一律溶成金条银条，收进日本的国库。早在1937年南京沦陷时，金百合计划就开始实施了，日军烧杀抢掠，上

至政府馆藏，下至平民古董，被金百合组织夺去的财富无法用数字估算，他们甚至连我们老祖宗的坟墓都不放过，把尸体上的金牙都给敲走了。”

“简直是畜生！疯狂之极。”袁智强愤怒地说。

“这个组织拥有至高的权力，直接对天皇负责。它的间谍耳目像蛛网似的遍布各地，疯狂探宝寻宝，一旦日军攻陷该地，首要任务就是夺宝。而且，日军的各支部队都安插着他们的眼线，如果发现哪支日本军队私藏财宝，指挥官就会受到极严厉的处罚，轻者剖腹谢罪，重者就地正法。”

“那么黑箱是怎么回事？”张家浩问。

“1945 年春夏之交，日本已经闻到了他们即将灭亡的味道，为了防止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寻获这些宝藏，天皇下令，把这些宝藏分批运往各地，主要是无人居处的荒岛或丛林掩埋，并建筑秘密工程，以便将来能重新发掘。”叶恒艮接着说，“任务完成后，他们杀死了所有的劳工，而参与屠杀的军队却不知道工程内的秘密，不久，少数知情人也被永久封口。日本投降后，金百合组织随之解散，当年的机密档案也失散焚毁，从此，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宝藏的确切下落。不过有人传言，日本在这二十年内，其实已经伙同美国秘密挖出了多批当年的藏宝，并偷偷兑换成巨额财富，用于国内建设。这很讽刺，日本虽然战败了，但竟然完整保有了曾经的战利品。”

说到这，叶恒艮掩口猛烈咳嗽了几声，袁智强递过茶水给他。

“在这些宝藏中，有一批宝藏是秘中之秘，它很特殊，因为这批宝藏并没有报送天皇，而是被金百合组织的二号人物藤原正一私自截留了。藤原是个中国文物通，他亲自在众多掠夺来的中国国宝中精挑了八件最有价值的稀世珍宝，封在一个黑檀木箱内，并征了山下奉文的一支军队，把宝藏秘密埋入了菲律宾的一个荒岛丛林里。这就是传说中价值连城的黑箱。”

“日本天皇难道不追究他吗？”张家浩问。

“那时日本天皇自身难保，树倒猢狲散，那些将领们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谁还能顾得上宝藏的事。藤原正一在战后也被盟军抓获，关在东京巢鸭监狱里。离奇的是，1948 年 11 月，东京大审判的前夕，藤原正一竟在监室内吃硬面包哽死。有人说，是因为他截留了宝藏，被天皇派人秘密处决了，其实这不大可靠，天皇不可能选择这个时候去杀他的，那时比宝藏重要的事多得去了。藤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是一个谜。不过，藤原一死，黑箱的秘密更无人知晓了。”

张家浩点头：“云台兄，这么说来，你得到的那张地图就是黑箱的藏宝图？”

叶恒艮一笑：“是，但不全是，光凭这张地图是找不到黑箱的，因为藤原很狡猾，他在地图上加了密，这是种图形密码，你看到的地图其实已经转换了位置，变得面目全非了。就算得到了地图，如果解不了密，就会上了藤原的圈套，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最后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真是大大的狡猾！”袁智强学着抗日电影里鬼子的口气，骂道。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地图的？”张家浩直问道。

“说来话长。1949 年 12 月，我离开台湾，转道日本，其实是为老蒋办最后一件事，寻求驻日美军的后援。在神奈川县横须贺的一家小酒馆，我遇到了刚刚被美军从巢鸭监狱释放的 B 级战犯井上隆。这个井上隆是我年轻时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也算是老相识了，只是后来他成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情报官，冈村宁次的心腹。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时的井上隆已是妻离子散，贫病交加，而且对侵略战争也表露出忏悔之心。在这个小酒馆里，我们聊了很多，最后，他取出那半张地图交给我。原来在巢鸭监狱，他跟藤原住一个监室，藤原临死前交给他两张地图。”

“两张地图？”袁智强不解。

叶恒艮解释说：“准确地说，是两个半张。老奸巨猾的藤原把一份地图拆成了两张，并告诉井上黑箱的秘密。也许藤原已经预知自己要完了，所以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井上。藤原死后，美军看守立即对井

上进行严厉的审问，结果搜走了半张地图。另半张，情报工作经验丰富的井上把它缝在了内裤缝里，并成功带出了监狱。”

“这么说来，这个井上还有点儿赎罪之心，把地图交还给中国人。”袁智强说。

“这是其一。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井上已病入膏肓，离死不远了，况且，他自己破译不出地图的秘密，因为藤原告诉他，地图是用中国的易数加密的，他对这个一窍不通。井上隆知道我对易学有研究，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我。加上另半张地图在美国人手上，要想在半张地图里得到宝藏的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它给我，日后也好得些回报。于是，我取下身上的一块瑞士怀表给他作为报酬，拿到了那半张地图。这地图也算是不祥之物，我离开日本后的第三天，就听说井上隆从楼梯上摔下来，当场毙命。”

“藏宝也要讲福分的，自古无福之人藏宝下场都不好。”张家浩摇头说。

“也算是机缘巧合，不久，我就受家浩兄之邀离开台湾，渡洋来到纽约，开始了新的生活。十几年来，我一直暗中研究那半张地图，期待有一天破解黑箱之谜，寻回国宝。虽然不能确定藏宝地，但好歹找到了藤原加密的方法，他竟然按八卦易数把经纬方位都转成数字，然后采用复杂的变爻相动，得到加密后的数字，根据数字又重新制成地图，并在地图上暗藏了奇门符号作为线索，真是个聪明的混蛋。但如果两张地图不能合璧，黑箱之门就永远无法开启。

“直到有一天，丹尼·杰克逊找到了我，你们知道吗？当我看到那半张地图时，心跳都要停止了。真是上天眷顾我中华，让这个美国人送来地图！后来，我探知，当年那个巢鸭监狱的美军看守官叫里克，秘密审讯井上隆后，他私吞了地图，此后也一直在研究它，但他弄错了，上了藤原的当，以为藏宝地是在越南，而此时他已经是美国陆军中校。越战开始后，里克主动请缨前往南越，实际上是想借机私挖宝藏，可惜有一次他们的基地遭到越共的突袭，里克虽然侥幸逃脱，却

把地图给丢了，这半张地图落在了越共手中，后来又辗转到了在越南参战的特种兵丹尼手里。”

“原来是这样。”张家浩恍然悟道。

“我猜美国中情局已经掌握了有关黑箱的情报，所以会对我采取行动，在新回坡，王星火就给我分析过，说中情局肯定会追到邮轮上，他们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叶恒艮紧皱起眉头，一脸忧虑。

张家浩说：“云台兄，你放心，他们现在不敢对你怎么样，而且，老蒋的特务想杀你，他们还不肯呢。中情局只在乎黑箱，不关心老蒋的私仇，他们肯定也知道了，光有地图不行，得破译，解密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之一，他们不会傻到自己又去研究个十几年。黑箱对你来说，就是一只成熟的瓜，他们只要紧紧攥住你这条藤，这只瓜又能跑到哪儿去呢？你现在是他们的宝贝。”

叶恒艮叹息道：“老弟，你别再取笑我了。这些人无非想放长线，钓大鱼。”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这海多深哪，不是他们美国的钓鱼塘，也许钓上来的是条吃他们的大鲨鱼。”袁智强说。

叶恒艮和张家浩一听，乐了，哈哈笑起来。

正开心时，袁智强看到有个男孩气喘吁吁地跑进图书室，这男孩他认识，是中午一起吃饭的陶淘。

“陶淘，你怎么了？”袁智强见他一脸着急委屈的模样，便问。

陶淘见了袁智强，就哭起来，擦着红通通的眼睛说：“袁叔叔，可找到你了！我妈……我妈不见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15 时 37 分　南中国海

那种曾经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像午夜的梦，像阴森的风，像海底的暗流，像不可捉摸的幻觉，萦绕着死亡的气息，无法逃离，让人心悸。

王星火慢步穿过下等船员的宿舍区，这里跟客舱层的华丽高贵完全不同，混乱，阴暗，充满特殊的味道，墙上贴着形形色色的画报，嬉皮风格十足，充满金属感，就像城市里的贫民区。

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阶级的界限永远是那样分明啊，在大邮轮上同样如此。

王星火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少年时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曾经是个流浪少年，在那条跨洋的船上，他也走过这样的船廊，他和弟弟经常在船廊里追逐打闹，仿佛历历在目。但一切又都似在梦中，不能把握，他甚至记不起来弟弟的相貌了。

他只记得他的名字：周如生。在他模糊的印象里，如生是个瘦弱清秀的男孩，但充满灵气。他虽不是亲弟弟，却比亲弟弟还亲，因为他们是生死之交，在异国他乡，在炮火纷飞的日子里，曾经相依为命。从莫斯科的冰天雪地，到德国法西斯恐怖的集中营，再到炎热的美国加州，这对难兄难弟相携相伴走过了大半个地球，无人能够替代他们之间的情谊。

“哥哥！”

他似乎听到如生清脆的叫声，忍不住寻找，却发现这只是幻觉。

王星火的呼吸有点儿急促，脚上有点儿发虚，他甚至感到微微的头晕和窒息，禁不住扶住舱壁。

这是晕船的迹象，他竟然晕船了。他掩住嘴巴，想退出这个让人不安的地方，但终于没有退缩，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前走去。

半小时前，他抓住了加利，把他交给船方后，跟雷鸣斯提出重新分配救生艇的请求，这当然没任何问题，小事一桩，他现在是船方的英雄呢。

虽如此，王星火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甚至更为忧虑，他无法忘记加利跟他说的话，“中国人，这船远比你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你们现在自身难保，不如我们联手，共同对付这些鬼。”这个美国人不像在唬他。除了潜伏的中情局和台湾特工，这邮轮到底还有何古怪？那个送来“死神纸条”的黄天成是真死？是假死？钱江是谁？为什么把他引到伯恩夫妇的客房？在救生演练时一晃而过的熟悉身影又是谁？王星火越来越觉得，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股巨大的神秘力量。

当他向雷鸣斯提出能不能再跟加利说几句时，雷鸣斯婉拒了他，说一切交由保安处来处理，用不着他费心。在他们看来，不管贼是不是他抓的，他都只是个局外人，审问的工作是轮不到的，这是惯例，也是常情，船方的态度无可厚非，他理解。

但王星火不可能不费心，他分析，加利出现在船员区附近，一定想寻找什么，不料被雷鸣斯撞到，认出是假冒的船员。这个加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跟定叶恒艮，找出杀害他表哥丹尼的凶手。王星火断定，加利发现的秘密肯定跟叶恒艮有关，既然跟叶恒艮有关，他就更不能不理了。加利塞给他的那把钥匙可能就是开启秘密的金钥匙。

王星火端详着这把钥匙，钥匙铜制，本身很普通，除了一个镂刻的“GR”两个字母，没有其他任何特殊标记，也不知道是开哪扇门的，这邮轮上有一千多扇门，就算把钥匙拧断几次也不一定试出来。他只有努力回忆加利跟他说的每一句话，希望找到暗示，但想了好久，一无所得。

思来想去，这钥匙最有可能还是船员区某个房间的，因为客房的钥匙都标着房号呢。这样一来，范围又缩回到船员区，王星火鼓起了信心，这个房间里肯定藏着什么，不管是鬼是怪，他都要去看一看，也许所有的谜团都可以解开。他假装回上层客舱，等到雷鸣斯他们走掉后，又偷偷潜回了船员区。

现在是工作时间，船员除了少部分轮休的，大多在邮轮各层各司其职，船员住宿区大部分关着门，狭窄的走廊更显幽暗。令王星火吃

惊的是，这里平静得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静悄悄的，一片死寂，看来邮轮管理者的保密和善后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王星火小心地走过狭长的走廊，一边观察每一扇门，看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标记。标记很多，千变万化，西方人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贴画的，写字的，挂徽章的，各式各样的照片，摇滚帅哥、性感美女、耶稣、象头神、妈祖、甚至还有佛菩萨……东方和西方似乎在这里融成了一体，俨然成了一种风气。大约这些服务人员在工作时拘谨了，在自己的地盘里就放开性子，各色的人种，各色的国家，信仰和喜好都不同，管理方也听之任之，反正这里一般的乘客是不许进的，大门有人看着呢，王星火能进来，是因为发现了秘密通道——新西兰酒廊后的小门。

王星火见左右无人，就去敲一些他认为有跟“GR”相关的奇怪标志的门，没人开门，便试着用钥匙开门，但都落空了，配不上。

船员区虽然没有一千扇门，但少说也有一两百个房间，这样下去并不是个办法，恐怕等到船在菲律宾马尼拉靠岸了，还找不到那间房。王星火转念一想，有了新的方向，既然藏着秘密，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房间，不大可能跟一般船员的舱房混在一块儿。他立刻想到，这可能是高级船员的房间钥匙。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

王星火知道高级船员的住处，他的脑海里已经调出了“克里特皇后号”的结构图，范哲组长让他们熟记这张图，看来关键时刻，真能派上大用场。

高级船员区跟普通船员区是连通的，是中层以上邮轮官员的寝室，在普通区的上一层。

“嘿，你是谁？在那儿干什么？”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王星火无奈地转身，背后站着一个光着膀子的男青年，王星火有印象，这家伙就是他和加利从通风管摔到舱房时而惊扰了的那对鸳鸯之一。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打扰了你们的幽会。”王星火微笑着道歉。

男青年红了红脸，明白了王星火的身份，脸却更沉了。他好不容易泡上邮轮剧院的一个舞娘，正在浓情蜜意的关键时刻，天花板上突然掉下两个大男人，砸碎了他的好梦不算，恐怕都要留下心理阴影，事后又被命令清理房间，气正打不到一处来。

“你在这儿做什么？”他没好气地责问。

王星火回答：“刚才在搏斗时，我丢了把朋友房间的钥匙，就回来找一找。对了，可能在你的房间，要不帮我找找？”

男青年说：“我刚才整理过房间，没见过什么钥匙。”

“你叫什么名字？”

“阿里拉。”

“阿里拉，既然这样，我只有去别处找了，可能还要爬一次通风管，真是倒霉！雷鸣斯先生说，我来找钥匙时，如果有船员不配合，让我告诉他。”王星火摊摊手。

“等等，我还没有扫地呢，也许钥匙在那堆垃圾里。”阿里拉改口说。

竟然被他说中了，钥匙还真的在那堆垃圾里，当然，是王星火偷偷放进去的，又由阿里拉找出来。

“谢谢，我一定在雷鸣斯先生面前多夸你的。”王星火从他手中接过钥匙。

阿里拉并不知道他和雷鸣斯之间的真正关系，反正感觉两人关系不一般，见王星火这么说，不由又喜了。但在他把钥匙交到王星火手中的瞬间，又收了回去。

“等一会儿，这不是你的钥匙。”

“哦？”

“我是总务部的。客人的钥匙不是这样的，这是经理住房的钥匙，他们的钥匙都是以字母作为标记的。”阿里拉指着钥匙上的镂字说。

“GR，Guestroom？客房部！奥斯丁！”王星火在心里飞快转了一圈，有了底。但表面上波澜不惊，说：“你说对了，这把钥匙确实不

是我的，是客房部经理奥斯丁的，但确是我丢的。我跟奥斯丁先生是老朋友了，他让我到他寝室帮他取一件东西。”

阿里拉抬头盯着他，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你不想想，我没事跑船员区做什么？就来帮你们捉贼吗？雷鸣斯说，等会儿船长还要接见我呢，我得赶紧完成朋友的差事了。我可不愿意跟船长大人说，迟到是因为你们的船员故意刁难我。”王星火严肃地说。

“不好意思，先生。”阿里拉把钥匙还给了王星火，“不过你走错道了，奥斯丁的寝室在上层转角最后第二间。”

“谢谢你给我指路，这船太大了，活像座立体迷宫。”王星火微笑着点头，他的推理方向是正确的。

“嗨！你别忘了，这里可是‘克里特皇后号’。不过你得当心，在迷宫的最深处，也许潜藏着一只恐怖的牛头怪物。”阿里拉哈哈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本性活泼的热带青年。

王星火上楼了，在他的身影消失后，阿里拉的背后踱来了一个人。

“我都按您的吩咐做了，先生。”阿里拉有些惊慌地汇报。

1965 年 8 月 5 日

15 时 51 分　南中国海

“零”躺在邮轮前甲板左侧的一排躺椅上，这里刚好可以避开海风，因此座无虚席，“零”夹在中间很不起眼。一份商业杂志遮住了他那张已经布了皱纹的国字脸，只能看到杂志下方半个略显坚毅的下巴，松松垮垮的黑色西服敞开着，白衬衫未打领带，肚皮没像同龄的中年人那样胀大，很结实，这是他引以为豪的地方，他认为，这让自己区别于那些无能的政客，仍保持着优秀的军人本色。

但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商人，可能生意也不会红火到哪里去，甚至有点儿失意。

“零”的注意力当然没在商业杂志上，他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个位置真是好，出来是露天甲板，进去是邮轮大厅，来来往往，从

客房到娱乐区，很多乘客都要经过这儿，相当于邮轮上的一个小广场，交通枢纽。

两个多小时，他看到了王星火独自一个人上上下下，看到了叶恒艮的一对儿女和他们的保镖从面前经过，这会儿，又看到了叶恒艮一伙三人，不过，他们的身边竟跟了个小孩。

他知道这小孩叫陶淘，他和他的单亲妈妈住在他隔壁呢，这小屁孩搞什么花样？

“零”不禁心里打鼓，他的完美计划可不要被这个小屁孩给坏了。

但“零”沉得住气，他要看看里面有什么戏。可是结果令他失望，但同时又放下了心。那个娃娃脸的中国特工带着孩子去了大厅的广播台，不一会儿，广播里开始播放寻人启事，寻的是他的妈妈丁若兰。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丁若兰就急匆匆赶来了，抱着陶淘又骂又疼的，是个母亲的样子，不像装的。

接着，他看到大厅里的牛头怪小丑过来哄那个小孩子玩，给了他一个小玩具。

真是虚惊一场！“零”想，万一丁若兰不是普通人，是特工，那么有她住在隔壁真是太危险了，幸亏她不是。

这里就像个舞台，演员上台下台，花脸、青衣、小旦……这舞台上的演员不止一拨两拨，都戴着面具。“零”观察着，分析着，想象着面具下面那些真实的脸，他像个观众，又像个导演，不，他也是演员，他心里很明白，在他看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可能在看他。他得削尖了脑袋，睁大了眼睛，努力占据主动。

他看到了“三”，“三”是他这次行动带出来的另一个下属，跟他多年了，经验丰富。这次任务艰巨，他不敢马虎，带了一个小队出来。“三”出了大厅，经过他旁边，朝右舷走去，右舷吃风，没几个人走动。“零”知道“三”向他汇报来了，便收起杂志，整理了一下西装，若无其事地远远跟着他，他可不想让人看出他们之间有关系。他们一前一后走到船中间一个吃风的平台，这地方少有人来。

见左右无人，“三”停下了脚步。

“先生，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没有发觉。”“三”说。

“好，地图肯定在叶恒艮的身上，我们只要引开那个胖小子，就可以对叶恒艮下手了，药准备好了吗？”“零”说。

“随时候着呢，可是这小子像个影子似的，寸步不离。而且用不了多久，姓王的还会回来的，到时就棘手了。”

“姓王的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有人传言，船上抓住了一个假冒船员者，我怀疑跟他有关。”

“姓王的假冒船员？”

“不，听说有个乘客协助抓住了假冒者，那段时间王星火刚好去了船员区。我估计那个乘客就是王。”

“零”点了点头，抬表计算了一下他看见王星火上下的时间，对得上，可以印证“三”的推测。

“那个假冒者是什么人？”

“还不清楚，好像是美国人，他被关在保安室里，保安队长桑托斯正在审他。”

“美国人，难道是中情局的人？”“零”皱了眉头，又问：“查过那个送水果的服务生吗？”

“此人叫黄天成，台湾高山族人，是邮轮新招收的侍者。据说昨晚在新加坡酗酒与人斗殴而死……”

“不可能！”“零”打断了他的话，“死人怎么会送水果？”

“三”低声说：“这件事还有待调查，但幽灵会有备而来，他们擅长装神弄鬼，故意吓唬我们，是心理战术。”

“零”期许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又说：“我们一上船就被他们看穿了，你不觉得古怪吗？”

“你是说我们的情报泄露？”“三”吃了一惊。

“零”没有回答他的话，一脸阴沉，问：“鬼冢在干什么？”

“三”说：“他按您的吩咐，在皇家赌场呢。”

“好，让他好好发挥。我稍后也会去那儿。”“零”说，“一定得让他牵制住叶恒艮的儿女，牵制了他们，也就牵制了另两名中国特工，不能让他们再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分而歼之。告诉鬼，一旦时机成熟，立即下手，不可迟疑。这块唐僧肉很多人等着下口呢。”

“是。”“三”点头应道，“不过……”

“不过什么？”

“赌场里有一个人，赌术非常厉害，看起来很可疑，好像是为了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鬼冢已经被他牵制住了。”

“哦？”

“了解过这个人的身份吗？”

“无从了解，但我注意到，这个人曾跟中国人有接触。”

“幽灵会的游戏开始了。”“零”冷笑着点了点头，说：“快回去吧，千万小心。记住，最棘手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幽灵会，只要他们一分钟在船上，我们的计划随时都有可能失败。我们除了对付中国人和中情局，还得让讨厌的幽灵们魂飞魄散。”“零”说。

“明白。”

“三”正要退去，“零”像想起什么，又叫住了他。

“叫人跟跟那个带小孩的丁若兰。”他交代说。

“是，我叫五去跟她。”

变数实在太多了！“零”看着“三”远去的背影，转而望向大海。海不再蓝，早变了颜色，甚至有点儿恐怖，阴森森，黑糊糊的，脚下白浪翻滚，天上风起云涌。“克里特皇后号”提前亮起了各处的灯光，在阴海暗天的背景下，整条船玲珑剔透，金碧辉煌，仿佛海上发光的金殿。

海风吹乱了“零”的头发，吹来了冰凉的几滴水，打在他的额头上。“零”伸手擦了擦，不是浪花，是雨水。

要下大雨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16 时 01 分　南中国海

如果这把钥匙真是奥斯丁的，那么说明奥斯丁有鬼，奥斯丁说的关于黄天成的情况是假话，黄天成根本没死，他还在船上，他是人，不是鬼。而在这个过程中，加利又发现了什么？

王星火行走在高级船员区的猩红地毯上，一边看两边的门。果然，这里的门牌并不是以数字编码，而是用简写英文，估计是为了有紧急事务时，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找到各部门的管理者，或者是“克里特皇后号”的惯例。

这里又是一个天地，跟普通船员区截然不同，整洁干净，豪华气派，比得上一等客房。

这就是资本主义，人和人之间永远没有平等可言。王星火感叹了一下，在高级船员区来回走了几圈，没发现有人，最后停留在标有“GR”的门前。

就是这里了！阿里拉没有撒谎，果然是转角最后第二间。

王星火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里面的动静，确定房间里没人后，就取出钥匙开锁。锁应声而开，他慢慢推开门，闪进了房间。

房间不大，静悄悄的，摆设简单却高档，两张牛皮单人沙发，旁边是写字台，对面就是一张席梦思大床。大床上盖着薄被，被子里躺着一个人。

没错，他没看错，是一个人！白色的薄被完整地显露出人形的轮廓。这人一动不动，蜷着身子，不知是死是活，是男是女。

王星火顿时紧张起来，这房间里也瞬间充满诡异的气氛。他是谁？王星火顺手操起写字桌上的一只裸女铜像，蹑手蹑脚走近床边。洁白的被子勾勒出的人形看上去就像缠着绷带的木乃伊，让王星火闻到了梦魇的味道。

他慢慢伸出手去，想揭开被子。

就在这时，他听到外面有响动。有人上来了！王星火机警地缩回手，把铜像放回原位，迅速退出房间，关上门。

当机立断，该放手时就放手，真相可以再查，房间可以再进，被发现的话一切就麻烦了。

王星火猫一般的身形朝反方向转过走廊，背靠墙壁，便听到一伙人咋咋呼呼来到了“GR”的门外。

“他一定还在，大家仔细搜！”

王星火听出来，这是保安队长桑托斯的声音，但他们并没进“GR”的门，而是往他这边走。

糟糕！王星火暗自焦急，打量四周，这是个死走廊，除了对面的两个房间，别无他门了。他迅速蹲下把钥匙塞入地毯的下面，心里已想好了被发现后的托词。只要他坚决不承认进入过奥斯丁的卧室，他们至多把他逐出船员区，而不能以更大的罪名拘捕他。

硬着头皮也要扛一扛。

正准备主动出来，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女郎正准备出门，跟王星火打了个面照面，一下子呆住了。王星火心念一转，把她推回门内，轻巧地带上了门。

“你……”女郎惊恐地看着她。

“别说话！”王星火把她逼到门后，按住她的嘴，一边从衣兜里偷偷取出钢笔，抵着女郎的腰，让她误以为是小型手枪。

门外传来嘈杂声，桑托斯带着人到这边了。

“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这边有什么异响？”桑托斯问手下。

有说有的，有说没有的。

“他肯定跑到这边来了，这个房间是谁住的？”

王星火想起来，这两个房间并没有标识，有可能是给船方备用的公务房。他可以想象得到桑托斯瞪着眼睛，往门上瞧的表情，只隔着一层木板呢。

“是美蝶小姐住着。”有人回答。

随即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桑托斯在门外喊：“美蝶小姐，美蝶小姐！”

王星火松开手，隐到旁边，却把钢笔顶得更紧了，向女郎递了个眼色，让她开门，美蝶盯着王星火的眼睛，迟疑了一下，深呼吸了几口气，迅速拉下自己的裙肩带，露出诱人的乳沟，看上去就像穿了件性感的睡衣，然后按着胸口，打开了一道门缝。桑托斯正想用脚踹门，看到女郎，脚就先软了，硬硬地收了回去。

“美……美蝶小姐，你在呀？”声音也软了下来。

“你没看见我在么？我这一大活人的。”美蝶轻盈盈地说道，那声音甜得让人骨头发酥。

“刚才有个可疑的外人跑到这里了，请问美蝶小姐有没有看见？方便不方便让我们进去看看？”桑托斯咽了一口唾沫，视线苍蝇似的落在女郎肉肉的胸脯上，

“不方便，我正准备洗澡呢。桑托斯，我可没见有什么人，你们还是去别处找找吧。”

桑托斯向里张望，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于是说：“那你小心点，这趟邮轮可能有坏人混进来了。”

“有你桑托斯队长的保护，我还怕什么坏人哟？在船上一直受你照顾，没机会答谢，有空儿我们喝一杯。”美蝶暧昧地说。

男人最听不得女人的软话，桑托斯喜笑眉开，好不容易收回飞到半空的魂，便对手下说，那人没在这儿，一定从别处跑了。于是，一帮子人很快退走了，像潮水似的。

“他们已经走了，你还不把枪拿开？”美蝶瞪了王星火一眼。

“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王星火放开她，收回钢笔。美蝶一看刚才抵在腰间的是一支笔，不禁恼火，但又不敢发作，把肩带整理好，径自走回床边，点了根烟为自己压惊，因为紧张，烟都在微微发抖。

王星火这才有机会看清女郎的容貌。她柔软乌黑的卷发明显经过了精心的打理，妩媚地搭在雪白的肩头，穿着一身紫红色的丝绒吊带长裙，腰间扎着宽宽的金丝带，低胸的 V 字领口衬着若隐若现的丰满胸部，颈间一圈闪闪发亮的钻石流苏项链，配上精致又略显俏皮的

脸蛋儿和性感的红唇，仿佛一个长着东方面孔的古希腊女神，又像一朵午夜里的红玫瑰，热情又不失高贵。

“你到底是什么人？”她镇静下来后，看着王星火，问。

“一个迷路的乘客。”王星火回答。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陌生女郎的明眸后面，似乎有什么奇妙的东西触动了王星火内心深处敏感的神经，让他不敢直视她，只好尴尬地避开她的目光。

女郎露出嘲讽的笑容：“假话！你如果不对我说实话，我随时都可以呼救，把他们叫回来的。”

“你不怕我杀人灭口？”王星火说。

女郎站了起来，以一种优雅的姿势绕着王星火打量了一圈，说：“你不像是坏人，坏人不长这个样。”

“人不可貌相。”王星火呵呵一笑。

“不对，相由心生，怎么样的心，就长怎么样的相。”

王星火不置可否，只是淡淡一笑，女人靠得很近，炫人的香气扑鼻而来。王星火从小到大，第一次跟如此艳丽的女人离得那么近，不由心旌微微一摇，但随即定下神来。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应保持理智。

“你叫什么名字？”女郎问。

“王星火，星星之火的星火。”

“星火——多好的名字啊！我叫吴美蝶，你就叫我美蝶吧。”

王星火从刚才她与桑托斯的对话中就知道了她的名字，他开始打量起她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张已故明星玛丽莲·梦露的性感海报，王星火对这个好莱坞明星并不大熟悉，只知道这个异国的电影演员有些儿不一般。

“梦露是我的偶像，她真是女人中的女人，纯真如雪，却又热情似火。”美蝶见王星火盯着海报看，解释说。

看得出来，吴美蝶和梦露的气质有几分相像，都是让人一见就怦然心动的性感女人。

王星火的视线下移，落在梳妆台边的书桌上，桌上摆着四五个精致的金边相框，都嵌着吴美蝶自己的照片，拍得很艺术，也很妩媚动人，春意盎然。他拿起其中一个相框端详，黑白相片上的吴美蝶还是少女时代，穿了一件白色泳衣在海边嬉戏，但已初露成熟的女性形体，曲线玲珑，纤毫毕现，仿佛晨雾中极将怒放的花骨朵儿，娇艳欲滴。王星火脸上微微发热，内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朦胧的亲密感，像触了禁忌似的，连忙放了回去。

“你是船上的职员？”他转头问吴美蝶。

“不，我是他们的客人。”吴美蝶说。

“客人？”王星火不解地看着她。

吴美蝶嫣然笑道：“你不告诉我你的实情，我凭什么告诉你我的实情？”

王星火无奈地一笑：“不管怎么样，都要感谢你帮助了我。”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他不能离开叶恒艮他们太长的时间，于是向吴美蝶告辞，就要出门。

“我先帮你出去看看吧，他们可能埋伏着呢。”吴美蝶挡住了他。

“我现在可没拿枪逼着你，你为什么帮我？”王星火问。

吴美蝶伸出纤纤玉手，用尖尖的红指甲暧昧地划过王星火的西服领口，柔声说：“我说过，你是好人相，我相信我的直觉。”

直到王星火平安地踏进邮轮大厅，他还有一种恍若梦中的感觉，鼻间仍残留着女人的淡淡香气，他揉了揉鼻子，回到了现实中。

奥斯丁房间里古怪的被中人是谁？是不是跟窥觑黑箱的团伙有关？虽然因为没有揭开被子一睹真相而遗憾，但好歹知道得到了些线索。这邮轮的水太深，奥斯丁是客房部经理，掌握着许多便利，如果他图谋不轨，或是被哪一个势力收买，那己方这些人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他得赶紧跟杜丽和袁智强他们会合，通报这个新情况。

王星火走到大厅服务台，拿出客房凭证，询问 6104 有没有留言。

有，最新的有两条。

“我们去泳池了，人多热闹，金先生也在那儿。杜。15 点 47 分。”

“我们去五层茶室，那里很安静，感觉很好。袁。16 点 03 分。”

王星火看了看服务台后面的大挂钟，正好 16 时 35 分，留言是半个小时以前的，他略略放下心，半小时并不长，想必大家相安无事。

泳池和茶室不真是泳池和茶室，而是 103 在国内就约定好的代号体系，他们打乱了邮轮各地点，比如“泳池”代表赌场，“茶室”代表图书馆等等，“人多热闹”表示有新情况，“感觉很好”表示一切正常。如此一来，敌人即使得到了留言，也只会南辕北辙，徒劳无功。服务台则成了他们的联系中心，不管谁到哪儿，在邮轮大厅一查留言，就可以轻松会合。

叶恒艮这组没事，杜丽这边倒有新情况，他们去了赌场，当然不是去赌博消遣，而是有新情况。金先生是谁？王星火在脑海中迅速搜了一遍，金钱，金钱，这金先生不是别人，定是钱江无疑。

这个魔术师终于又出现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16 时 05 分　南中国海

时钟拨回到半小时以前，这个时候，王星火刚刚踏上高级船员区的猩红地毯，杜丽他们则刚刚跨入皇家赌场的大门，其实两个人的直线距离上下相差不过十余米。但就像深处在迷宫里，你的同伴或者敌人也许只与你一墙之隔，要跟他相见，却得绕过不知几个弯头。

杜丽之所以同意去皇家赌场，是因为在三层讲演厅的门外，李遇白接到了一封信。信是赌场的伙计送来的，言简意赅，只不过写着四个中国成语：“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人心叵测，暗箭难防。”落款人却让大伙儿都吃了一惊，分明一个草体签名：钱江。

这钱江到底是什么人？看信的内容，好像是善意的提醒。他提醒的是什么呢？为这封信，杜丽和李遇白又发生了短暂的分歧，杜丽说，要等王星火回来再作处置。李遇白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既然钱江在赌场，就应该去那儿看住他，拖着他，等着王星火赶到赌场。杜丽说，这有可能是敌人的诱饵，应该小心。李遇白说，不可能，如果

是敌人，为啥主动暴露给他们？可能他是知情人，但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星火在，肯定会去，如果现在不去，他又消失了怎么办？

最后李遇白说服了杜丽，赌场虽然人杂，人杂有人杂的好处，对敌人来说，人杂也是件棘手的事情，大庭广众，不会贸然下手。而且，这船上哪一处都谈不上绝对安全，哪一处都有潜藏的危险。

把去向跟叶芊叶涛他们一说，洋子也在怂恿着去。于是他们在服务台更新了留言，就去了赌场。

赌场很大很豪华，黄色大理石的地面，贴金的墙壁，四面布置着一排古希腊风格的仿真火炬壁灯，炬杯内燃烧着熊熊圣火。壁灯下方都立有一尊真人大小的希腊诸神雕像，站在高高的台柱上，姿态各异，俯视着大厅。富丽堂皇的天花板悬下几盏巨大的水晶吊灯，把整个赌场照得通体透亮，甚至有点儿炫目。赌场里一片热闹的景象，因为外面天气不好，人特别多，每一张赌桌四周都围满了人，堆着高高低低的彩色筹码，自动轮盘的噼啪声，赌桌上荷官的发牌说话声，赌徒的押宝声、掷骰子声、赢的大笑、输的诅咒……花样繁多的赌具，肤色各异的人种，天南地北的语言，都混杂在一起，让空气里震荡着喧哗与骚动，充满着欲望与刺激。杜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合，有点儿目不暇接的感觉，虽然在“东方之星号”上学习过一点儿关于赌场的知识，但到了实地，都对不上号，叫不清那些千奇百怪的赌具名称。说实话，她很不喜欢这种场合，这里与她的观念格格不入，她总认为这里是资本主义罪恶的集中表现，是一个疯狂而萎靡的世界。

没走几步，刚才送信的侍者早迎了上来，把他们引导到靠里一张最热闹的赌桌前。

侍者分开人群，他们一眼就看到坐在中心位置的钱江，他梳着油光黑亮的四六分西发头，留着两撇干净微翘的八字细胡，穿一尘不染的白衬衫，外面套着咖啡色的派力司马甲，正冲着他们露出神秘的微笑。

“李遇白先生，你终于过来了。”钱江开口说。

“你的那封信是什么意思？”李遇白直言问。

“人生就像这场赌局，你们敢参与，就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当然，也可能输得只剩一条裤衩。”钱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微笑着说。

杜丽在一旁看了一圈赌客，七个人之中，除了钱江，还有两个人是认识的，分别是伯恩和郭耀宗的儿子郭浩。凯瑟琳站在伯恩的后面，见到杜丽和叶芊他们，朝他们点头微笑。

“李先生，我们期待着你加入呢。”伯恩抬起头来看着李遇白，而郭浩则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侍者拉开了最后一张空位子。

钱江做了个请的动作：“这个位置是特意为你留的。”

围观者几乎等不及了，都在旁边起哄，催促李遇白入座，杜丽则暗中按住了他的手，轻轻摇了摇头。

钱江看向杜丽，慢悠悠地说：“这位小姐，你的冷静和犹豫会让你失去很多机会。这是游戏的一部分，我们都已在游戏中，逃不了。”又看向女荷官，“请把我的筹码借十万给这位李先生。”

这女荷官颇有几分姿色，长着一对丰满的大胸，李遇白的视线情不自禁地落到她身上。女荷官把钱江面前叠得高高的筹码中分了十万，用平铲推到李遇白面前。

“赢了是你们的，我只要百分之三十的提成，输了算我的，怎么样？”钱江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李遇白问。

“因为我看好你，对你有信心。”钱江呵呵一笑。

众目睽睽，骑虎难下。李遇白略一思忖，与杜丽耳语了一句，终于坐了下去。

杜丽也知道，这个钱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从他的话影子里可以听出，他似乎与死神游戏有关，却摸不清他的真实意图，现在看来，应战也不失为探听虚实的办法。

“各位，本轮最低投注额 1 万元。”女荷官用职业性的平静语调说。

杜丽看了下牌桌，他们在玩一种扑克牌游戏，她知道这种玩法，这种纸牌游戏既古老又新潮，中文名叫“百家乐”，西方称“巴卡拉”，六十年代初刚刚传到东方，深受华人喜爱。在“东方之星号”上，李遇白曾向他们讲解过目前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几种赌法，印象最深的就是“百家乐”。

规则很简单，取八副去掉大小王后的扑克牌，荷官洗牌后置于发牌箱，在发牌之前，赌客需在牌桌上的“庄”、“闲”、“平”三处任选一处投注。荷官向庄家和闲家轮流派发两张牌，花牌和 10 牌均算作 0 点，A 牌算 1 点，其余按牌面计算，每手牌均以点数相加的个位作为得分，比如 6 点和 8 点，那只能算 4 点，也可以根据规则再要牌，开牌后，总点数是 9 点或最接近 9 点者为赢家。如双方点数相同，则押“平”者赢。

看起来很简单，输赢只在一念之间，干脆利落，不需要其他棋牌游戏绞尽脑汁的思考，但实际上比的是心态，是大策略，需要更多的耐心、冷静、直觉和果断。

“五万。”钱江率先压出了自己的筹码到“庄”的位置，伯恩跟进，压了两万，郭浩则在闲家压了两万，坐在 4 号位的一个戴墨镜的大胡子跟着他压了一万。杜丽一个个看过去，坐在 5 号位的是个中年胖女人，满身珠光宝气，在闲家押了四万；6 号位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男子，长一张马脸，在大吊灯的映衬下，高高的额头灯泡般发亮，一束头发在颈后抓着，他跟着大胡子压了一万；7 号位则是个年轻的白种女子，棕色的长发盘成高高的髻子，气质高雅，在庄家跟了两万。

“该你了，李先生。”钱江说。

李遇白却不急，向荷官要来了记录表，细细看了开牌的记录，才在庄家跟了一万。

“李先生果然是个行家，你早该过来了。”伯恩笑着说。

荷官开始发牌，庄闲两边各派发了两张牌，然后用铲子推到两家投注最多的钱江和中年妇女面前。按照规则，两家投注最高者有权开牌。开牌似乎是一个神圣又神秘的时刻，人心所系，充满悬念。

钱江手指一捻，轻轻挤开牌，露出会心的一笑，把那两张牌翻开扔到桌面，观者哗然。“三六点，天生赢家。”荷官唱牌道。

中年妇女脸上微微变色，把牌一扔，拿上身边的女包就离席而去。她这一下午手气不顺，才两个小时，已经输掉四十万了。

“本轮庄家赢。”荷官说着，把筹码分配给赢家。

最大的赢家当然是钱江，他面前的筹码越来越高。但是，杜丽他们心知肚明，在这张牌桌上，有一些人的目的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寻刺激，而是别有所图。在赌桌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发现对手的优点和弱点，因为人性在此暴露无遗。

李遇白初战告捷，底气不免更足了，第二轮下注增了一倍，第四轮又高了两倍，七八轮下来，他的筹码由十万变成了二十多万。杜丽也不免对他刮目相看，看来李遇白并非华而不实之辈，手上的确也有两下子。他已把十万还给了钱江，本息两清。

“你们知道这游戏的起源吗？”趁空闲，钱江问。

“它源自法国吧？法国佬最喜欢玩巴卡拉。”那个大胡子名叫胡佛，粗着嗓门说。

“不，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钱江摇了摇头，“在雅典，如果有女孩想当神庙的祭司，她必须通过神的考验。神会给她两粒骰子，如果她掷出了八点或九点，那么她就有资格担当这个神圣的职位；如果掷出四点至七点，她只能回到城里去，且一辈子不能进神庙；如果掷出了三点以下，她必须走入大海，献身于海神波塞冬。”

“这未免太残酷了！”留头髻的棕发女孩爱丽丝叹道。

“命运同样残酷，不是吗？”钱江反问。

伯恩说：“这也许是神的游戏。不过，人和神之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有时候，人会杀死神，就像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你别忘了，阿喀琉斯是有致命弱点的，他虽然强大，但倒霉的脚后跟仍然可以置他于死地。”钱江嘿嘿一笑。

李遇白取了侍者端过来的威士忌，朝大家微微举杯，咂了一口，说：“谁进神庙？谁回城里？谁入大海？现在谁也说不准呢。”

沉默的郭浩终于说了一句话："你们还玩不玩牌？"

局内人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局外人听得糊里糊涂，云里雾里，赌局上的硝烟渐渐浓了起来。

杜丽很快明白过来钱江摆这个赌局的意图，他只不过想做一次测验，故意把各方都暴露在赌桌上，像做实验似的，了解他们对事情变化的反应。而且，他不想让这些人都暗中算计，而是要让他们明着相争，从而更容易渔翁得利。但她想不通钱江为什么会对潜伏的各方了解得那么清楚，103 就不用说了，叶恒艮是众矢之的，是唐僧，他们这些人都是孙猴子，不管用什么身份掩护，内行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但中情局呢？还有这些不知是何来历的各方势力，难道钱江都有内线？他又是何方神圣呢？难道他就是死神游戏的作俑者？杜丽隐隐感到恐怖，仿佛趟进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

在刚才的过程中，杜丽大致了解了其余赌客的身份，那个大胡子胡佛是个建筑工程师；马脸日本人叫佐腾须，身份不明，但从他的打扮和上身若隐若现的龙形刺青看，应该是黑道上的人；爱丽丝则是一个澳洲资本家的贵小姐，听说家族是做黄金生意的；离场而去的那个中年妇女的身份就无从知晓了。钱江的赌局已经明确地透露出信息，这牌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算计他们的杀手，果然如他信中所言："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人心叵测，暗箭难防。"

杜丽紧张起来，她想到了洋子，敌人是善于伪装的，自己差点儿就信任她了。洋子还站在身边，与叶芊兴奋地说着什么，杜丽借口拉过叶芊，把她们俩隔开了。

"请李先生说话。"女荷官看向李遇白。赌桌上风生水起，赌注越来越高，胃口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热，那个大胡子胡佛已推牌走人。这一轮，李遇白在闲家压了七万，成为开牌人。

"要牌。"李遇白说。荷官从发牌箱里滑出一张牌，推到李遇白跟前，李遇白用熟练的手法挤了挤牌，眼瞳中闪出微妙的光芒。

1965 年 8 月 5 日

16 时 22 分　南中国海

那边赌战方酣，这边却平静似水。但平静只是表象，看似平静的水中有漩涡，有暗流，其实充满危机。

海狐一直坐在图书馆的另一角，手捧一本英文小说，有心无意地翻看着，《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这是部间谍小说，作者叫伊恩·弗莱明，于去年逝世，据说这本书是他的最后遗作，刚刚出版的。

海狐有点儿被书中惊险的故事吸引住了，他确信作者具有一段当特工的真实经历，但书中的大部分情节还是瞎编乱造，这个代号“007”的英国特工太花哨了，这样引人注目的人很不适合干这一行，如果在现实中，恐怕被干掉不知多少次了。而且，真正的特工哪有这么潇洒，名车美女，天南地北，弄得好像富公子度假似的。

现实的特工并不这样，就像坐在另一个角落的那个大陆仔，胖嘟嘟的脸蛋，整天挂着乐呵呵的笑容，像个傻小子，一点儿也不像特工。

海狐偷偷看着对面角落里的袁智强和叶恒艮他们，心里想。

但人不可貌相，他在新加坡那座房子里见识过这小子的厉害，下起手来可真狠，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看得他不寒而栗，这才是真正的特工。

并不是他有意跟踪叶恒艮，而是碰上了。有时候，你越不想参与，事情越会撞上来。他很听话，幽灵让他别管，他就真的不管了。其实他心里也打着小算盘，不管比管好，他得把自己留到最后。付了钱的，犯不着把自己先搭进去，吃力不讨好。

哪知他刚进了最安静的图书馆，叶恒艮后脚也跟来了，也许人上了点年纪，想法都差不多，这邮轮上没几处清净的地方。于是，他又不得不被叶恒艮吸引住了，这是他这次任务唯一的目标，他不可能视而不见。

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幽灵会，把叶恒艮活着带回台湾受审，如果不成，那就杀掉他，总之，不管是死是活，都不能让他回大陆。

虽然他有些看不懂幽灵会的行动，但他还是愿意相信他们，相信他们的能力，事情会办好的。

于是，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读着小说，偶尔偷偷窥一下叶恒艮一行。先看见他们压着嗓子说话，又窃窃私语，手中比划，然后看见他们跟一个哭鼻子小孩出去了，之后又回来。不过，他现在的心安稳得很，一点儿也不急。

茶喝多了，心不急，尿急。海狐上完厕所回来，发现同桌新坐了一个老头，白发银须，身材虽魁梧，却微驼着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下巴长有一粒红痣，正探头朝他放在桌上的书看。

“这书好看吗？”见海狐防贼似的拿回书，老头笑着问，露出满口烟渍的黄牙。

“好看，讲一个间谍的故事，不过不真实。”海狐回答，他自从上了船，除了来接头的那个幽灵，几乎没有跟人说过话。

“间谍？听起来怪吓人的，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间谍啊。”老头子摇头说，“这位老弟，你又不是间谍，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

海狐一时语塞，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头，觉得他不像是刻意反问，便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间谍？间谍两个字又不会刻在人额头上的。”

老头子哈哈大笑，两人便开始聊上了，海狐正闷得慌，在再三套话后，确定这个老头只是个普通乘客，便放下心来，东拉西扯的，好歹可以打发这无所事事的时间。

老头姓赵，叫赵海天，是个孤身旅客，刚刚看望了嫁到新加坡的女儿，坐邮轮回香港。海狐也跟他说了身份，当然是假身份。他说自己姓丁名顺，是个鳏夫，住在台北，前些日子去马来亚旅游散心，回来时正好搭上了这艘邮轮。

两人聊着，聊到了老家，竟然是浙江老乡，家只不过隔了数十里地。想不到，真想不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有缘人，话就投机起来。感叹人生，感叹故土。

聊了会儿天，海狐向叶恒艮那边看去，不知何时，他们已不在位置上，座位上空空的，但茶水还没移走。

海狐心中忽然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就像这些空椅子似的。

1965 年 8 月 5 日

16 时 30 分　南中国海

“杜姐，我上厕所你不用总跟着吧？”叶芊郁郁地说。她最受不了杜丽影子一样跟在身边，好像自己是个犯人。

“你如果觉得难受，就把我当成隐形人好了，不用看我。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不会干涉你的自由。”杜丽一笑。

“这船上安全得很，我有洋子陪着，没事的。”叶芊拉着洋子的手，说。

“是啊，杜丽姐，我会照看叶芊妹妹的。”洋子在一旁也说。

杜丽皱了眉头，跟谁在一起，也不能跟这个可疑的女人一起，小姑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又不好明说。

“这样吧，你先进去，我和洋子有几句话说。”杜丽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

这是在赌场洗手间的门口，人来人往的，争执起来夺人眼球，不好看。

“哼！连交个朋友都像防贼一样！神经质。”叶芊不满地嘟哝，就进去了，杜丽把洋子拉到角落，严肃地责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洋子啊，怎么了？杜丽姐。”洋子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警告你，都别打叶家的主意。”杜丽在手上微微使了力，疼得洋子要哭出来。

“杜丽姐，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好凶啊！”洋子眼泪汪汪地说，一脸恐惧。

杜丽松了手，她不忍心对这个丁香花一样的姑娘使硬手段，又柔声说：“洋子，为了你和叶芊都好，请离我们远一点。”

她实在搞不清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如果把在这船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成潜在的敌人，那压力实在太大了，除非待在客舱里一步也不

出，什么人也不见。可是，待在客舱又是最不安全的，敌人只消一颗手雷，或者喷入几支毒气，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打包解决，逃都逃不掉。

等了一会儿，不见叶芊出来，杜丽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跑进洗手间，洗手间里只有一个女人在盥洗台前补妆，却不是叶芊。

“叶芊！叶芊？”杜丽在一排紧闭着的便池门外叫叶芊的名字，可是不见叶芊答应，急忙一扇扇拉开格门查看。有空的，有人的，就是不见叶芊。有人的叫喊责骂，杜丽也顾不得说对不起了，因为叶芊真的不见了。

杜丽冲出洗手间，看到洋子还站在原地，便问有没有看到叶芊。

“真的不是我……”洋子害怕地说。

“我没说是你做的，我问你有没有看见叶芊！”杜丽急问。

洋子摇了摇头。杜丽环视四周，赌场内同样热闹，人多得像野草丛间的蚱蜢，可是根本不见叶芊的影，才眨眼的工夫，她上哪儿去了呢？是自己逃了？还是被人劫持？

杜丽回到赌桌边跟叶涛一说，两人都急了，在赌场里四处寻找，可是一无所获。正着焦急时，肩上被人从后面一拍，杜丽本能地反应，往后就是一反掌，却被人抓住了手腕，定睛一看，却是王星火。

“出什么事了？”王星火见杜丽额头渗汗，脸色焦虑，问道。

“叶芊不见了！”杜丽说。

“你怎么搞的？！”王星火恼怒地责问，吓了杜丽一跳，王星火素以冷静著称，很少在杜丽面前发脾气。话一出口，王星火也自觉失态，不知道为什么，从吴美蝶的房间里出来后，内心深处一直烦躁不安。他想也许是因为在船员区阴暗环境里产生的晕船反应还没有完全恢复，才导致情绪有点儿失控。他紧接着冷静下来，缓声说，“别急，别急，你跟我说说情况。”

把情况说了，王星火又去了洗手间门口实地查看。叶涛找不到妹妹，也赶过来一起。洗手间出入口只有一个，如果是特务绑架，肯定会有动静，有动静，势必会引起门外角落里正在说话的杜丽和洋子的注意，所以，最有可能是叶芊自己偷偷跑出了洗手间。

可是她为什么要逃呢？

“是不是我管她太紧了？”杜丽猜测。

“这丫头太任性，太不懂事了，老觉得你们在软禁她，要押她回大陆。”叶涛叹气说。

“她一个人非常危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立即找回她。”王星火说，见李遇白没在，又问他去了哪里。

“他在 7 号赌桌上牵制钱江呢。”杜丽回答。

王星火寻到 7 号赌桌，却已局终人散，空空如也，不要说钱江，连李遇白都没了。正踌躇间，便看到李遇白满脸春风得意，从筹码交换处回来了，见到王星火便取出一张金卡递给他：“星火，下午我的手气可旺了，为我们赢了十多万美元，都在这卡里呢，可以去香港花旗银行兑换的。这是笔巨款呐，我上交组织，可不可以算一件功劳？”

王星火顿时沉下脸，压声责问：“李遇白，组织叫你是来赌博的？叶芊不见了！”

“什么？”李遇白的笑容僵住了，“杜丽不是看着她吗？”

没时间跟他解释，得赶紧找人。

王星火又想起什么，问：“那个钱江呢？”

李遇白从赢钱的兴奋与恍惚中清醒过来，才发现钱江不知何时消失了，嗫嚅地说：“刚才他还在……”

“你真糊涂！”王星火忍不住又骂道。

这个神秘的钱江好像故意躲着自己，不愿和自己见面，这其中又有什么鬼？

“嗨！王先生。”伯恩看见了王星火，热情地过来打招呼，他在下午的赌局中不输不赢，刚好捞回了本钱。

不是说话的时候，可是伯恩偏偏很多嘴，缠住王星火，把李遇白的赌技夸得天花乱坠，这些话对王星火来说却很不中听。

“你夫人凯瑟琳呢？”王星火见他孤身一人，便转移话题，问道。

“她去办点事情，马上就回来。”伯恩答。

“对不起，我也要办点事情。”王星火不愿和他多聊，找了个借口脱身。

叶芊没在赌场里，自然在外面。可出乎意料，一出赌场的大门，就看到她了！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叶芊没在灯火阑珊处，反而四周黑灯瞎火的。她独自靠在舱檐的落地窗边，痴痴地望着大海。海上下了大雨，起了大风，能见度很差，船舷外，黑黑暗暗的浪翻着，层层叠叠的云滚着，仿佛海和天都搅在一块了，邮轮虽大，但现在也能感觉到明显的左右摇摆，室内还可忍受，室外尤为明显。

“芊芊，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叶涛冲了过去，把妹妹拉回来。

1965 年 8 月 5 日

16 时 48 分　南中国海

加利眼前一片模糊的血红，他的眉骨被一个保安重重击了一拳，鲜血直迸，染到了眼睛。在刚才的审讯中，他可没少吃苦头，整个人被拆了筋骨似的，几度昏厥。

“说，你看见了什么？”

“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混上船？”

“说，你有没有同党？你的目的何在？”

“不说，别怪我们不客气！”

“不说？把你扔到海里喂鲨鱼去。”

邮轮上除了温文尔雅的侍者，也有凶神恶煞般的打手。加利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还把此行寻找杀人凶手的动机说了，但他们不信，他们认为他有所隐瞒。

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加利的确有所隐瞒。他无意中侦得了邮轮的秘密，他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如果他说出真相，这伙人可能真的把他扔到海里去喂鲨鱼了。在这茫茫大海上，要做到这点易如反掌，特别像他这种偷偷上船的人，生命简直比浪尖上的泡沫还卑微。

他得自保，无论如何都装作不知道，这样才有可能活命。不打，不知道；打，不知道；打死也不知道，反正什么都不知道。

也许是打手们打累了，也许他们相信了他真的不知道，也许是到了吃饭的时间，桑托斯不在，不愿再卖力去审人。他们叽里咕噜说着他听不懂的东方话，扔了皮鞭，只留下一个瘦子看守，就全出去了。

加利努力撑开被血液粘住的眼皮，看清了房间里的状况。这是间破旧的船舱，四周是封闭的钢板，没有半扇窗，堆放着缆绳和杂物。因为来的时候被蒙了头，所以不知道这是哪儿，他猜想是在邮轮主船体内的某个角落，甚至是沉在水下的那部分，也许靠近货物舱或燃油室。

加利的双手被反铐在一只铁制桌脚上，他暗暗使劲挣了一下，哪里能挣得出来，看来，只有另想办法了。他的眼珠子开始滴溜溜转动，那个瘦保安却一点儿了也没有察觉，跷着二郎腿坐在一张椅子上看《花花公子》。加利的眼前一亮，他看到了地上的一枚细钉子。感谢上帝！感谢以前那段偷鸡摸狗的杂碎生活！他忍不住在心里画了个十字架。

他慢慢挨过身子，小心地伸脚去勾那枚细钉子，一旦保安的视线瞄向他，便装着痛苦的样子。人痛苦的时候是会痉挛的，脚部伸来缩去很正常，那瘦保安果然麻痹了。用不了三分钟，他就把那枚细钉子勾到了臀边，再稍稍移动身体的角度，很轻松便把钉子拿在了手中。剩下的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技艺，在一分钟内打开保险箱都没问题，何况是区区手铐。

手铐是开了，他还是不敢大意，便装作意识不清的样子，口中喃喃说着什么。瘦保安上当了，放下杂志走了过来。

“你，刚才说什么？”他问。

加利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一个秘密……”

声音说得轻，当然听不清，瘦保安蹲下身，凑过耳朵。可是，他再也听不见这个秘密了，因为加利粗壮的手臂早已扣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朝钢板墙狠狠撞去。只一下，瘦保安早就被撞得七荤八素，不知生死了，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

加利迅速除下挂在另一只手腕上的铐子，不料门外进来另一个保安，见状大惊，忙拔腰间的手枪。加利一个箭步，紧紧攥住他拔枪的手臂，接着一拳揍在他的下腹部，又顺势一个侧摔，将他摔在铁桌子上。

这不是一般的疼，想必早断了几根骨头了，那保安同样晕死过去。加利刚想走，又转念从保安的腰间取了手枪，重重踢了几脚，好像为报复刚才他们的下手之狠，然后把枪上了镗，闪在门后，见外面没人再来，才匆匆逃离了囚室。

1965 年 8 月 5 日

17 时 21 分　南中国海

众人都回到了客房。

叶芊解释说，赌场里太闷，洗手间又让她不舒服，她只是想一个人出去透透气，所以就偷偷跑出来了。这理由很牵强，王星火知道她说的是假话。在厕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做出这种出格的举动？叶芊怎么也不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又没出事，急什么急！弄得紧张兮兮的，我的命我做主，用不着你们管！到最后，叶芊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叶恒艮听了，要扇叶芊耳光，被众人拉住了，他生气地连连抱怨，说怎么生了这么一个不济事的丫头。

直到后来，王星火才知道，叶芊当时果然在骗他们，她在厕所里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竟是伯恩的太太凯瑟琳。这是一个小插曲，是敌人的小伎俩，但四个小时后，却几乎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大祸。

在这条战线上，任何细微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结局的大变化，这种现象后来被人们称作“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引发周围空气动流的改变，从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引发了一场风暴。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实际上却很有道理，就像中国的两句俗语：“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步错，步步错”。

在这条船上，叶家是中心，是唐僧肉，是猎物，是那只能引发风暴的蝴蝶，那些或明或暗的人都盯着他们呢，叶家人的一举一动，都

会影响到这些人的谋划和行动。但王星火也很清楚，现在，特务们盯的不全是叶家，实际上，他们103才是敌人要对付的重点，眼中钉，肉中刺。没有了孙猴子的保护，唐僧下锅是早晚的事。

不知道他们又会耍什么阴谋诡计？

时间又暂时拉回四十五分钟前。那个时候，叶芊和杜丽拌了嘴，进了洗手间。在盥洗台前洗手时，心中那股郁闷不平之气仍没消除，把手儿搓得重重的，水花飞溅。

“怎么了？是他们盯你过紧了？”身旁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叶芊吓了一跳，抬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身边站着个戴蛤蟆墨镜的女人，那女人摘掉墨镜，竟是凯瑟琳！凯瑟琳冲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你……你是……”叶芊花容失色，想大声呼救。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该闭口。”凯瑟琳阻止了她，说得又严肃又坚决，一下子唬住了叶芊，她闭口了。

“你们落进了狼口，还以为找了保护神，真是可笑！”凯瑟琳叹息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说？”叶芊问。

凯瑟琳从包里取出一张文件，递给叶芊，叶芊匆匆一看文件，从头到脚都像被冰水浇了一遍，直打哆嗦。

这是台湾军情局的机密文件，上面说，要派一组特工假扮中共的保镖，把叶恒艮一家骗到台湾受审。这文件有编号，有签名，有公章，不像是假的，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件后面附着行动小组成员名单和照片，带头的赫然就是王星火。

“你们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处境很危险。”凯瑟琳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叶芊还是不敢接受，但明显开始动摇了。

“我是中情局的。”凯瑟琳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你想想李遇白，中共一向禁止赌博，他们的特工哪有这么会赌术的？其实他在美国时，我们就已经关注他了，这是台湾军情局第二处的外派特务。他很久前就接近你哥哥，是有预谋的。”

“那我该怎么办？”叶芊双腿发抖，没了主见。在她的心底里，美国的中情局似乎比刚刚相处一天的“中国特工”更有可信度，她在潜意识中仍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转不过弯来。

凯瑟琳从包里取出一顶金色假发和一条披巾，放在盥洗台上：“你们想活命，就必须照我的话做。那女的还在外面盯着你，你穿上这些出去，注意避开她，再到赌场外找我，我会教你怎么做。”说罢戴回墨镜就出去了。

叶芊犹豫了一下，照着凯瑟琳的话做了。化装术是门讲技巧的学问，一个人形象的改变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假发和披巾就足够让叶芊化身为金发女郎，只要不是面对面，没人会认出她。叶芊躲过在门外角落讲话的杜丽和洋子，跟着凯瑟琳出了赌场。

来到赌场外船廊一个种有棕榈树盆景的角落，凯瑟琳跟她说，中情局早就在关注这件事了，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在美国，为什么到关键时候，中情局就收手了？那是想给叶家一个提醒和警告，要不早把他们抓起来了，能那么容易出国吗？美国是待他们叶家不薄，他们要回中国也不干涉，来去自由嘛，但叶恒艮掌握的黑箱秘密却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不得不管。

软的，硬的，连哄带骗。一个小姑娘懂什么，顿时方寸大乱。

“他们一旦拿到了黑箱,就有可能代表台湾当局将你们就地正法!”凯瑟琳吓唬道。

“那怎么办？我这就去告诉爸爸和哥哥。”叶芊惊慌地说。

“不，不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的爸爸和哥哥，他们都受骗太深，一下子醒悟不过来的，万一被特务发觉，打草惊蛇，麻烦就大了。你现在必须装作没事情，反而要亲近他们，麻痹他们。找机会把黑箱地图取出来交给我们，地图在我们手上，特务们才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我不知道爸爸把地图藏在哪儿了。”叶芊说。

“你是他女儿，总有办法的。我们还知道，你爸爸已经破解了黑箱地图的奥秘，如果你跟我们合作，获取破译的方法，我保证，回到美国后，你可以选择全美最好的大学深造，毕业后将进入最好的公司

或政府部门，而且还会获得一笔巨额的奖金，足够你们叶家下半辈子过上体面的生活。”

条件不可谓不优越。专科刚毕业的她本想继续攻读，可心仪的哈佛大学却把她拒之门外，这让她耿耿于怀，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进哈佛的大门。但踏上“克里特皇后号”后，以前一切的理想都成梦幻泡影了。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摆在眼前，怎能不让她怦然心动？

“我试试吧，但你必须保证我们全家人的安全。”叶芊终于点头。

“你放心，凭中情局的能力，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不能够办到的。”凯瑟琳满意地笑道，把一支烟似的小东西塞到叶芊的手上。“这是特殊的迷药，往对手脸部一喷，三秒钟之内必倒。关键时刻，你可以使用它摆脱他们的控制。”

叶芊接过迷药，一脸恐惧和困惑，直到凯瑟琳走后也没有反应过来，她心神恍惚地走出角落，差点儿被一个奔跑的孩子绊倒。

不远处的牛头小丑跑过来扶住了她。

“你没事吧，小姐。”小丑说，牛头摇晃着。那牛头面具做得很卡通，迪斯尼的风格，看上去总像笑着。邮轮安排这些牛头小丑们四处走动，随时逗孩子们和乘客们开心，有点儿吉祥物的意思。

叶芊摇了摇头，小丑见她没事，吐吐舌头，又去逗船廊里的几个小孩玩了。叶芊心绪纷乱，便倚靠在斜斜的落地玻璃窗边，失神地望着风雨中的大海，直到王星火他们找到了她。

让我们回到客房里。王星火刚刚向组员们通报了自己的侦查结果，大家都觉得这艘邮轮的管理方有问题。但是，他们的种种反常举动是跟叶恒艮有关呢，还是孤立的事件？如果无关，103 就不必赶这趟浑水，核心任务之外的事，知道越多，麻烦越多。不过，王星火认为，那个被保安带走的加利既然是丹尼·杰克逊的表弟，那肯定与黑箱地图有关。他现在既然被邮轮保安带走了，那说明和邮轮方脱不了干系了。加利究竟在邮轮上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警告王星火这些话？还有钱江，这个人摆下赌局，千方百计把几方人马拢在一起，到底想搞什么鬼？是否这就是死神游戏的一部分？王星火还觉得，钱江似乎

在故意躲着自己，他一来，他就走，像捉迷藏似的，让他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

说曹操，曹操到。但到的不是钱江本人，而是他的礼物。

礼物是由客房服务生送来的，是一副游戏棋，木板制成一个小盒，里面布有大小长短不一的方块，分别画着各式的脸谱。这游戏王星火小时候玩过，叫做“华容道”，是根据《三国演义》里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演绎的。代表曹操的大方块在最上方，四周包围着大大小小方块的蜀国五虎上将和兵士，玩家必须左腾右移这些蜀国兵将，让曹操逃至下方出口，就算过关。

木盒子内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华容道上，精彩纷呈；曹关瑜亮，何去何从？”署名“钱江”。

什么意思？服务生露出温驯的微笑，回答，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客人寄在服务台的，说让客房部送到 6103 室。

给了小费，关上门，李遇白就皱眉说：“这个钱江到底是敌是友？”

袁智强哼了一声：“这家伙是把我们当成败逃的曹操，把‘克里特皇后号’当成华容道，他以为自己是诸葛孔明吗？简直欺人太甚！”

王星火没说话，拿着“华容道”，顺手推了几下，心里隐隐有什么东西触动，就像海底泥尘中钻出的黏滑的怪物触手，翻卷了一会儿，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1965 年 8 月 5 日

17 时 41 分　南中国海

按惯例，这晚的六时，邮轮上要举行盛大的船长晚宴，这是豪华邮轮上的传统，也是乘客们十分喜爱的集体社交活动。邮轮跟飞机和火车不一样，它除了是庞大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乐趣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船上会认识哪些人，遇到哪些事，天南地北，三教九流，十年修得同船渡，充满神秘感和可能性，很罗曼蒂克，这就是邮轮的魅力。

雷鸣斯来找王星火了，鼻梁处贴了一小片伤膏，看起来有些儿滑稽，却是满脸喜气，邀请他在邮轮晚宴上与船长同桌。在邮轮上，与

船长共进晚餐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可以让人刮目相看。王星火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原以为保安队长桑托斯发现了私闯船员区的人是他，必然会报告邮轮方，那就会带来很多麻烦，现在看来，桑托斯要么真不确定闯入者的身份，要么刻意隐瞒了这件事。

王星火感谢了雷鸣斯的邀请，103 组员在随后的分析中，认为有必要会一会“克里特皇后号”的国王——船长大卫·李斯特。大卫是荷兰人，荷兰盛产航海家，同时也盛产海盗，大卫也许继承了荷兰人光荣的航海传统。据《克里特皇后报》上的介绍，他从 10 岁起就跟着父亲出海，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在海上度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二战时曾在荷兰海军情报部任职，精通多国语言，经历过数次海上大灾难，在国际邮轮航海界有着相当高的名声，是个传奇人物。但《克里特皇后报》上并没有登他的照片，也许是邮轮管理方特意想保持一些神秘感。神秘感是个好东西，它会像磁石一样吸引人，所有的传奇人物都深谙此道。

大卫是“克里特皇后号”的灵魂人物，不管是好是坏，从他的身上，也许能找出一些船上怪事的答案。

船长晚宴是邮轮上最大的盛会，盛会当然要盛装出席，这是传统，也是礼貌。好在 103 早有准备，男组员是西服领结，杜丽则穿上组织特意为她定购的晚宴服。这是条旗袍式的紫红长裙，其实相当保守，但杜丽仍感觉特别别扭，像脱光了衣服似的，浑身不自在，惹得叶芊又轻笑了她一番。好说歹说，又在叶芊的指导下，杜丽化了个淡妆，却让她更无地自容。在她的观念里，只有坏女人才这么打扮。

“我还是不要穿这怪衣服了！”杜丽见到王星火，脸更红了。

王星火第一次见杜丽这身打扮，不禁眼前一亮。看惯了杜丽的军服形象，眼前的杜丽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虽有点儿局促和忸怩，却在硬朗英姿之中平添了女性的柔媚，仿佛一朵风中的蔷薇，比起那些脂粉女人来，别有几分脱俗的韵味。

杜丽见王星火看着她不回答，就问：“我是不是特难看？”

“不。”王星火回过神来，说，“你，你特漂亮！”

“去！你什么时候也变得油嘴滑舌了？”杜丽白了他一眼。

王星火一笑：“我说的是实话，范组在，肯定也这么说。”

提起范哲，两人都有一种感叹，如果范组主持这次任务，心就踏实多了。这会儿，他肯定在祖国大陆盼着他们的消息吧？

船长晚宴的地点设在“克里特皇后号”船体建筑二层最大最豪华的波塞冬大厅。在大厅的门口，王星火一眼就看到了保安队长桑托斯，这样的大活动怎么少得了他？

桑托斯看见王星火，就走了过来。

“嗨！大英雄。”桑托斯跟王星火打招呼。

“你好，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乘客。”王星火礼貌地致以问候。

桑托斯靠近他，笑着说：“我看，你不太普通吧？”

王星火看着他，反问：“何以见得？”

“听阿里拉说，你后来又去了船员区。”桑托斯说。

王星火记起那个青年船员阿里拉，便一笑承认：“去过，去过，我是去找丢失的客房钥匙。找到了就回来了，怎么？有问题吗？”

桑托斯听了王星火的解释，将信将疑。王星火猜测阿里拉没将奥斯丁房间钥匙这一节告诉桑托斯，也许这年轻人对他和船上高管的关系信以为真了。

“可惜啊，下次告诉我们，我们帮你一起找。”桑托斯皮笑肉不笑。

“这些小事情，就不麻烦队长了。”王星火从桑托斯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对方的怀疑和嫉妒。他发现四周除了穿制服的保安人员，各角落里还分布着一些便衣保安。这些身着西服，看起来像乘客的保安别人看不出来，可是对他们 103 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一瞥就穿。这些人的神情都挺紧张，来来回回，仿佛在暗中搜寻着某人。

这时候，负责迎宾工作的雷鸣斯看见了王星火，便快步迎了出来，王星火把叶恒艮他们一一介绍给雷鸣斯，当然都是预先设定的身份，雷鸣斯客套地表示欢迎，便把他们一行人引了进去。

大厅里热闹非凡，乘客们身穿各式各样的华丽礼服，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彬彬有礼地步入晚宴大厅。两层的大厅被装饰得富丽堂

皇，天花板上飘荡着五彩缤纷的彩带和气球，充满节日的喜庆氛围。近百张餐桌在红地毯两边围成花样图案，如众星拱月，簇拥着最里面的半圆形空中舞台，舞台上有一支小型海上乐队正在演奏舒扬的管弦乐《友谊地久天长》。乘客们热情高涨，大厅里融洽和谐的气氛早已冲淡了邮轮外面风雨交加、大浪翻滚的恐怖，仿佛是另一个极乐的天地。

“雷鸣斯，船上又出什么事了吗？”在走向大厅时，王星火问。

雷鸣斯无奈地耸耸肩，小声说：“王先生，对你我就不隐瞒了。你抓的那个美国人加利又逃走了！现在桑托斯正派人在船上紧急搜捕。为了乘客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提高了安保应急层次。”

“逃了？”这倒出乎王星火的意料，看来这加利还真有两下子。

“逃了，这家伙竟然用一根铁钉子开了手铐，打晕了我们两个保安。这件事情你得替我们保密，万一在船上引发恐慌的话，无异于一场灾难。”雷鸣斯说。

王星火明白，这事件对其他乘客意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加利的性情，谁也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杀人？会不会劫持人质？会不会对邮轮实施破坏？豪华邮轮看似庞大的海上城堡，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全身遍布着致命的弱点，一枚被偷偷撬开的螺丝都有可能引发不可预计的后果，彪悍的加利无异于一颗老鼠般四处乱窜的炸弹，这船上千余条生命似乎一下子悬了。但雷鸣斯说得对，从官方来说，又不能公布这个消息，因为如果有人趁机发动骚乱，那将更糟糕，心一乱，人就乱，人一乱，船就乱，很可能酿成真正的大灾难。

“你放心，我会保密。”王星火答应。

“我们会很快抓回这只老鼠的，他跑不了。”雷鸣斯感激地点头，把其他人安排在靠近舞台的贵宾餐桌，然后带着王星火从旁边走上螺旋大阶梯，到了二楼最上面的船长桌。

王星火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中间位置的“克里特皇后号”船长大卫·李斯特，大卫·李斯特船长穿着一身笔挺的白色船长制服，面带笑容看向他。在王星火的印象里，北欧的船长都有着一副浓密的花白大

胡子，身材魁梧高大，脸上布满岁月风雨的沧桑，眼睛则如大海一般深邃。这也许跟他童年时的想象有关，那个时候，跟如生在苏联生活时，国际儿童院的一位大胡子老师总喜欢以老船长的口吻，给孩子们讲关于海盗宝藏的故事，听得他们都入了迷，以至于把那个老师的形象结合故事中的描述，当成了西方船长的典型形象。

大卫·李斯特打破了王星火对西方船长的固有印象，甚至让他感到一丝丝失望。大卫没有梳理整齐的大胡子，他根本就没留胡子，下巴光滑得像洗干净的海蜇，皮肤白皙，脸上也没有多少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小得多，只有鹰似的鼻子以及从深眼眶中散发出的锐利光芒才让王星火找到一些感觉。

“欢迎你，王星火先生。”大卫站起来主动跟王星火握了手，“我代表‘克里特皇后号’感谢你的英勇行为。”

说了几句客套话，大卫请王星火坐了靠近二层栏杆的席位，王星火朝下面看去，大厅的状况一览无余，杜丽他们坐在最靠近舞台的餐桌。他们的目光相遇，互相抬手打了个招呼。王星火做了个秘密手语，让杜丽他们留意食物和周围的人。

晚宴吃的是西餐，王星火点了份澳洲牛排套餐，服务生为他们每人倒了半杯红酒。船长介绍了同桌的“贵宾”，都是些达贵或富商，只有一个是知名的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色永远不会改变。王星火也被大卫船长介绍为香港商人，这是他在邮轮上公开的身份，当然，船长也隐瞒了他受邀的真正原因。

随着客人的陆续入座，大厅的灯光暗下来了，一束白色光柱打在舞台上，仿佛夜海里一轮初升的圆月，主持晚宴的邮轮总监方泽出现在“月亮”中间。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踏上神奇的东方海上之旅！‘克里特皇后号’——本世纪最伟大的邮轮之一，将成为你终生难忘的记忆……”方泽激情四射地开场，四周掌声雷动。

“失陪一下，我得去为大家讲几句。”船长对同桌嘉宾说。

船长消失在黑暗里，王星火隐隐看到，他的身边多了两个人影，船长的步伐有点儿不自然。

“下面，我们欢迎‘克里特皇后号’的领导者，邮轮界的传奇人物——大卫——李斯特船长！”方泽富有磁力的嗓音在黑暗里激荡。

随着乐队奏出豪迈的出场乐曲，大卫·李斯特出现在“明月”里面，一身帅气的船长制服，脸上露出体面的微笑，朝乘客们挥手致意，全场乘客起立，为这次航行的“灵魂人物”鼓掌欢呼。

大卫开始发表船长致词：“地球上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海洋，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的母亲，但有时候，她更像一个情人，神秘，温柔，热情，却又捉摸不定，说跟你翻脸就翻脸，毫无来由，让人一头雾水，我想在座的男士都深有体会。”

台下发出会意的笑声。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被海洋的魅力吸引，从来没有间断过征服她的努力，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辛巴达到郑和，人类的航海先驱为我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没有航海，就没有世界文明……”

台下爆发出掌声，船长的发言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听得人热血澎湃，仿佛这次海上旅程也带了点崇高的味道。

发言完毕，大卫船长又请上邮轮上的五六位高管，一字排开：大副雷鸣斯、二副山口靖太、餐饮总监安道平、新上任的客房经理奥斯丁、邮轮娱乐总监方泽……大卫向乘客们一一介绍了他们，并感谢全体海乘的努力，为乘客们提供了一趟安全、舒适、快乐的豪华邮轮之旅。

王星火特别注意到奥斯丁，这个胖子站在台上，腆着肚子，露出一副大厨似的招牌微笑，看上去似乎没有一丝儿不妥，完全正常。但人不可貌相，这个家伙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想起奥斯丁房间里那个躺在被子下的人，心头不禁微微一颤，如果那是个死人，真是太可怕了！再如果，这个死人与针对叶恒艮的行动有关，那更是匪夷所

思。那人是谁？一艘邮轮的高管是怎么参与到这次秘密行动中来的呢？王星火百思不得其解。

高管们在聚光灯下亮相完毕，大厅灯光重新亮起，一暗一明间，刺得人的眼睛不舒服，有一种眩幻感。大卫船长率众高管举起高脚酒杯，宣布晚宴开始，并送上了邮轮管理方的祝福。“嘭嘭嘭”的几声响，数卷彩带与闪光纸片从舞台两侧喷出，绚丽如彩虹繁星，乐团奏起欢快的旋律，一时间，欢呼声、鼓掌声、清脆的碰杯声波浪似的混成一片，波塞冬大厅的气氛似乎到了第一个高潮。高潮过后的节目，就是传统的歌舞表演。

王星火没心思看节目，他在看观众，高处就是高处，一览众山小，是有利地形，可以从容地观察，把握大局。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伯恩夫妇，他们的餐桌与叶恒艮他们只斜隔了一张，若即若离，能够很好地监视。他相信伯恩夫妇坐这个位置不是偶然的，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他们就是特工，但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还是有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大家都是明眼人，只要有所行动，就等于向对方表明了身份，除非你在船上什么也不干，跟对方一点儿也不接触。假身份只能用来骗骗普通人，活动方便而已。

伯恩夫妇还有没有同伙？王星火又仔细观察了他们的同桌、旁桌，暂时还看不出来。

视线再放远点，他还注意到洋子一行人，兄妹俩坐一块儿，也没有异常的举动。杜丽向他汇报了洋子的情况，王星火认为，如果洋子兄妹是特工，那么船上肯定还有一条隐形的大鳄，因为这两个人都很年轻，一个组织不大可能只派两个年轻人去执行重要任务的，他们的背后有人在指挥。还有郭耀宗父子……这些在船上认识的人，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王星火谁也不敢大意。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他都努力去发现，去审视，看看是否有异样，是否有人心怀叵测，暗施诡计。就像一张棋盘似的，将帅相仕，兵炮车马，纵横交错，暗藏杀机。

西餐陆陆续续上桌了，热腾腾香喷喷的牛排勾起了王星火的食欲，他在船员区经历了一次半晕船的不快体验，这会儿胃口大开。用餐刀

切下一块牛排，用叉子放入嘴中嚼，好久没用刀叉了，这让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在国外的日子。

“这位王先生，请问你做哪行生意？”同桌有一个富商问。

“小生意，不值一提。”王星火敷衍着说，他实在提不起兴趣与富商聊天。

那富商又问了几句，得到不痛不痒的回答，自觉没趣，就转而跟其他人聊了。此时，大卫船长回到座位上，在一瞬间，王星火察觉他的脸色有点儿不太好看，与舞台上那个自信坚毅的形象判若两人，但一坐下，又恢复了精神。这稍纵即逝的神情被王星火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有点儿困惑，大卫到底在担心什么？

“王先生除了是生意上的好手，更有一身好功夫，真是让人佩服。”大卫说，“我喜欢东方的功夫！”

“船长夸奖了！”王星火谦虚地回应。

“王先生师从何门？”一个胖乎乎的华人富商好奇地问。

“家传的，家父原本是少林俗家一派，后改为行医。我这点儿武术底子，也就是健健身罢了。”王星火笑道，像想起什么，对大卫船长说：“对了，我听奥斯丁说，有名船员在新加坡出了事，不知道现在处理得怎么样？”

于是又聊起船上的一些事情，趁这个机会，王星火便有意无意地试探大卫。他很快发现，船长对一些事情是刻意回避的，比如谈到关于奥斯丁的一些话题，他的目光透着不自然，甚至有丝丝恐惧。这更证实了王星火心中的猜测，这个奥斯丁有问题，但为什么大卫船长会帮他掩盖？

王星火看向奥斯丁所在的餐桌，却发现奥斯丁没在座位上。

舞台上的表演越来越精彩，热情性感的康康舞、精彩刺激的飞刀、亦真亦幻的魔术……好节目一个接一个登台，看得人眼花缭乱。

“各位，现在我们欢迎‘克里特皇后号’的公主——美丽的吴美蝶小姐，为大家献上一曲最具东方情调的——《夜来香》！”主持人激动地做了个有请的手势。

是她？

王星火朝舞台看去，舞台上却空空如也，只闻旋律不见其人，一会儿，才见一个身着无袖苏绣旗袍的女郎款款走上舞台，在中间的直立话筒前站定，顾盼有情，婀娜生姿。“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红唇轻启，甜美的歌声似清泉般流出，一下子征服了场上的观众，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是她！没错。原来吴美蝶是一个歌唱演员，她的嗓子那么好听，金嗓子。

1965 年 8 月 5 日

18 时 36 分　南中国海

这边是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那边却是紧张的搜捕，残酷的追猎。

邮轮外面已经是黑天瞎海，暴雨如注，连舷廊间的灯光都似乎被大雨打暗了，能见度极低。不时有闪电划过天际，照亮这个恐怖的世界。所幸风还不是很大，巨型邮轮仍然努力保持着平衡，所以在船体建筑内还感觉不到特别的摇晃。

十数支强力电筒的白色光柱在雨中的露天甲板上摇晃，仿佛织成一张光网。

“他就在附近，给我搜！彻底搜！这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大家不要手软！”桑托斯身披雨衣，举着把手枪，大声命令。

桑托斯不信邪，有迹象表明，加利已经逃到了这一区域，虽然这家伙像老鼠一样灵活，到处乱钻，但邮轮露天甲板也就那么大，没多少可以藏身的地方。

四处搜，不放过任何角落。数十号人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时而散开，时而聚拢，可就是没搜到。

豪华邮轮表面上看起来高雅大气，不过，船上既有绅士，又有莽夫，保安队的那些保安，基本上都可以归为莽夫。长年漂泊在海上，会遇到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大到天灾海难，中有海盗劫匪，小至醉

汉流氓、邮轮故障，都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这些水手都是典型的肌肉男，能够在邮轮有事的时候摆平一切。

“他在这儿！”有人喊。

桑托斯的精神为之一振，一声招呼，所有的人呼啦一下像狼群似的全围拢过去。

这个角落是雨天收纳露天甲板移动设施的专门区，盖了一大片的防水帆布，雨水打在帆布上，发出巨大的沙沙声响。

“看，他在那里！”一名保安指着不远处说，桑托斯定睛看去，果然有什么东西在帆布下若有若无地动着。

“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桑托斯用枪瞄准那躁动的地方，大喝道。大伙儿都不吭声了，紧张得连呼吸也不顺畅了。

但加利并没有出来，而是待在了原地。

“妈的，这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桑托斯诅咒一声，持枪小心翼翼地靠近他。帆布下面确实躲着个人，但奇怪的是，帆布在微微发抖，他作好开枪的准备，伸出另一只手，慢慢掀开帆布。

一道闪电甩过，桑托斯看清了躲藏在帆布下的人。

不是加利，是个孩子！十岁左右的孩子。

桑托斯呆住了，睁大了眼睛。见鬼！这个孩子从哪儿冒出来？他躲在这里做什么？不光是他，所有的保安都实实在在吃了一惊，如临大敌般对付的这个人，竟然只是一个因为寒冷和害怕而瑟瑟发抖的小屁孩。

在他们身后十余米外，甲板泳池里，有一个人头慢慢钻了上来，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沉了下去。

邮轮泳池里的水与海水相通，是通过靠近底部的一个管道抽压上来的，这支管道直通大海，如果遇到不良天气，这里首先就会关闭。加利在池里找到了一条通路，仅够一人进出，只要水性够好，体力够强，打开水下管道的滤网，就可以从这里一直潜游到室内游泳池。如果再强点，也许还可以进入抽水机室，不过他不敢贸然尝试去抽水机

室，因为命只有一条，他可不想游到半路换不上气，活活溺死在狭窄的管道内，这可不是好玩的。

搜吧！就让这帮笨蛋在甲板上搜吧！加利在水下打开圆形滤网，海鳗似的钻入深不可测的管道里。

1965 年 8 月 5 日

18 时 36 分　南中国海

“美蝶小姐是‘克里特皇后号’的演员？”王星火问大卫船长。

大卫摇摇头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她是邮轮总监方泽请来的贵宾，跟我们没有合同关系，听说她在东南亚一带挺有名的，还是个电影明星，红艺人。”

原来如此，难怪吴美蝶说她是邮轮方请的客人，看来她说的是真话。

王星火抿了一口红酒，看向台上的吴美蝶，现在是她主唱的第二首歌，叫《My rose》，准确地说，是歌伴舞，艳丽的舞蹈，靡靡之音，充满肉欲。王星火不敢久看，把目光收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给他一种特殊的感觉，谜一样的感觉。

“王先生对船上的服务还满意吗？”大卫问他。

“如果能打分的话，我打一百一十分。”王星火肯定道。

“那我就放心了，为乘客们提供百分之百的尊贵服务，是‘克里特皇后号’的宗旨。”大卫举起酒杯，致意大家。

邮轮上的一顿晚宴很考究，有前餐、正餐和餐后点心。正餐吃完，晚会还要继续，餐桌上撤去餐具，送上来的是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和零食。

其中有一大盘水淋淋的苹果，在灯光的映照下，鲜艳欲滴。

“这是我们荷兰的黄金小苹果，我家乡的新型水果，大家请尝一尝！”大卫船长热情地招呼，站起来为每个人分水果，极尽地主之谊。

小苹果果然小，只有乒乓球那么大，看起来像黄枣。船长的热情让宾客们受宠若惊，纷纷报以感谢。当大卫船长分到王星火时，给了他三个苹果，接着重重跟他握了下手，又分给他三个苹果。

“王先生，请细细品尝一下，这苹果味道好得很。”大卫笑着说。

王星火点头，发现船长的眼睛里透露着一种期待的目光，不禁心下更困惑了，船长的举动有点儿反常。不对！直觉告诉他，这其中有名堂。但究竟是什么名堂，他一时也想不出来，更不好直接问船长，因为大卫既然不明说，肯定有自己的难处。

这个时候，二副山口靖太匆匆跑来跟船长耳语了几句，大卫脸上微微变色，对贵宾们抱歉说：“对不起，今晚雨急浪大，我得回船桥指挥，各位请慢慢享用，失陪了。”说罢便急急跟山口离席而去。

大卫船长想告诉他什么？难道作为一船之长、“克里特皇后号”的国王，也有什么难言之隐？“克里特皇后号”到底藏着什么阴谋？

船长一走，王星火与那些贵宾没话说，便踱到二层的一个角落里，手指间夹着半杯加了冰的红酒，轻轻晃动，表面上漫不经心，斜靠在雕花栏杆上，向楼下斜觑。

暂时一切正常，自己人的那一桌很平静。叶恒艮父子和张家浩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节目，不时耳语几句，轻笑几声；叶芊也安分守己，静静地盯着舞台，像有什么心事；103 的同志们各司其职，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暗中防备身边来去的人。这让王星火感到欣慰，103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掉职责，保护“老 V”是他们的使命。从他们进入 103 的第一天起，就对着党旗和军旗宣过誓，为了保卫首长，保卫重要人物，他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无怨无悔。

王星火的视线又在敏捷地移动，伯恩夫妇和洋子兄妹的那几桌也很平静，还有坐在最后边的郭耀宗父子，都平静似水，看不到一丝儿的波澜，与人聊着天，看着戏，尝着点心，整个大厅歌舞升平，其乐融融，唯独缺了丁若兰母子，这并不奇怪，有很多人不喜欢太热闹的场合，完全可以待在舱里，让服务生送餐。丁若兰寻夫心切，哪有心思来这儿寻消遣。理虽如此，王星火还是有点儿不安，他感到有事情在这平静的背后发生着，仿佛处在黎明前的那段时间，在喧嚣即将开始之前，总会有一段可怕的死寂。

“王先生！”背后忽然响起一个有磁力的女声，“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不用回头，王星火也知道说话者是谁。他回头了，果然看到了吴美蝶，她身穿黑色晚礼服，笑盈盈地向他款款走来，仿佛一只翩翩的黑蝴蝶。

1965 年 8 月 5 日

18 时 52 分　南中国海

陶淘已经哭不出来了，恐惧和寒冷像两只食人怪兽似的把他给吓蒙了，他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嘴里喃喃说着有鬼有鬼，显然受了极大的刺激。

桑托斯认为孩子看到的肯定就是逃走的加利，左问右问，可孩子受了惊吓，哪里问得出什么名堂。一查乘客登记表，才知道这孩子的妈妈叫丁若兰，但丁若兰又上哪儿去了呢？

“她不是我妈妈……”陶淘突然说。

“什么？”桑托斯又大吃一惊，今天的怪事可真多，“小孩，你说说，怎么回事？”

陶淘这才吞吞吐吐说，他是个流浪的孤儿，在码头被那个叫丁若兰的女人看中，要带他去香港做干儿子，做干儿子再怎么着总比挨饿好，于是他换上她买的新衣服，稀里糊涂就跟着上船了。

那个时候，新加坡乱糟糟的，码头上也确实终日游荡着一群流浪儿，有些没有子女的有钱人看中了哪个机灵俊帅的话，可能就会带走当儿子养，这现象很常见。陶淘的话不能证明丁若兰是好人，也不能证明她是坏人，但不管怎么样，乘客在“克里特皇后号”上失踪了，这可是件糟糕的大事。

桑托斯只好把陶淘暂时安置在保安室，分出一部分人手去找丁若兰。

“我要找胖叔叔。”陶淘却请求。

胖叔叔？哪个胖叔叔？

很快，胖叔叔的身份就弄清楚了，原来是跟王星火他们一伙的袁智强。下午，他还帮迷路的陶淘找过妈妈，在服务台有登记的。

桑托斯只好答应他找袁智强过来，又让人给他擦了身子，换了身干衣服，陶淘这才控制住情绪，说了他见到的鬼。

他说，这鬼很可怕，在地上像蜈蚣似的爬着，满头血淋淋的，面目狰狞，它抓住了丁若兰，把她带到海里去了。他很害怕，就沿着船舷，从船尾一直跑到了船头，躲了起来。

桑托斯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大概推测出了鬼的真面目，一个满头是血的男子和丁若兰扭打起来，结果两个人都掉到海中去了。

这还了得！都出人命了！

桑托斯让孩子带路去事件发生的地方，可孩子死活不愿意，没办法，只有根据他说的地点搜了。

事件发生的地点是靠近船尾甲板的医务室边上，时间是 30 分钟之前，现在去查，那些血啊什么的早就被大雨冲得一干二净了，但也并非没有一点儿痕迹。听陶淘描述，他有点儿晕船，丁若兰就带他到医务室要了一点止晕药，又去船尾甲板大门边透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鬼”来了。

起码，值班医生马丁证实了陶淘的话，丁若兰确实带着孩子来要过两片止晕药，但马丁说并没有听到扭打的声音，也没听到有人呼救。这不奇怪，雨下那么大，极可能掩盖了声音。在船尾甲板门口边上，桑托斯还找到了十余滴鲜血，似乎印证了孩子的话。

这个满头是血的男人是加利吗？桑托斯还原着事情的真相。加利不知通过什么神通，从前甲板逃到了后甲板，头部还受了伤，流了血。他与正在门口的丁若兰不期而遇，为了杀人灭口，他想把丁若兰推到海中，不料失手连自己也一同栽了下去。

推理似乎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在这种恶劣天气掉入海中，哪怕水性好得赛过鱼，也必死无疑。如此想来，危险的加利已经去见海龙王了，只可惜了那个少妇丁若兰，白白陪了一条性命。不过，这事万一被捅出去，对“克里特皇后号”的声誉可是一大打击。

桑托斯下了封口令，把这件事往上汇报。

这孩子怎么办？桑托斯本想把他留在保安室，找人看着，可陶淘哭着嚷着，打着滚，一定要去找袁智强。桑托斯无法，边上的队长助理曾义跟他说，不能被这烦人的小家伙拖累，陶淘是个孤儿，有人要，谁带都一样。

桑托斯听着有理，吓唬孩子，不准把丁若兰被鬼拖下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只准说自己是流浪儿的真实经历，还教他编谎说丁若兰在船上碰到了相好，又不要他了，他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要是他跟人说了鬼的事，鬼就要回来拖他下海。

谎虽然不太圆，但好歹可以糊弄一下那个小胖子，船那么大，人那么多，就算袁智强有心要帮孩子找回丁若兰，等他有线索时，船早就靠岸了。

桑托斯让人送走陶淘，虽然觉得加利的威胁不在了，心却只放下了一小半，还有一大半，仍悬着。

1965 年 8 月 5 日

19 时 07 分　南中国海

舞台上有个小提琴手在演奏悠扬的《月光曲》，大厅里的灯光暗了下来，仿佛进入了梦幻的深处。

“王先生好像有心事？”吴美蝶看着王星火的眼睛问。

王星火轻笑一声：“我能有什么心事？在这船上吃得好，玩得好的。”

“不，你又说假话。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有心事。”吴美蝶坚定地说。

“哦？好像你很会看相。”王星火揶揄地说。

“你说对了，我从小就喜欢看相，我说过，相由心生嘛，你有什么样的心，就长什么样的相。”

“你很喜欢猜测人心？”

“因为我是个演员，演员都喜欢琢磨人心。很多时候，我得进入别人的心灵，甚至成为那个人。”

“那你现在是真实的自己？还是在演戏？”

吴美蝶像被问住了，又嫣然一笑：“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琢磨人心。”王星火摇头说。

吴美蝶看向舞台，小提琴手正陶醉在旋律中，闭着眼睛，拉着琴弦，身体微微摇摆。她若有所思，眼神哀怨，叹了一口气说：“是啊，人心隔肚皮，又怎么能那么容易看透？有时候我真傻，以为自己能看清一个人。”

“你好像也有心事。”王星火说。

“是的，我有。”吴美蝶爽快地承认了，见王星火想问，又妩媚地一笑，转而说，“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

王星火看着幽暗之中的女人，点头说：“我理解，有些心事，可以跟朋友分享，有些则需要一辈子埋在心底。”

“你以前坐过这样的船吗？”吴美蝶问。

“坐过，不过比‘克里特皇后号’小得多。”

“我讨厌坐船。”

“我也不喜欢。”

“看来我们同病相怜了，为这个我们要干一杯。”吴美蝶从最近的桌上倒来小半杯红酒，与王星火碰了碰，一饮而尽。

因为风浪加剧，大厅天花板上的吊灯微微左右摇晃，但如果不注意看，是不会觉察到的。王星火和吴美蝶都觉察到了，他们不约而同看向吊灯。

“船特别让人不安宁，想象一下，我们的四周和脚下到处都是水，一望无际，没依没靠的，就像风雨中的小浮萍，生命变得那么脆弱，心里就慌得紧。”吴美蝶抱着手臂，似乎有点儿紧张。

“那你为什么还要上船？”

“因为老朋友的邀请，盛情难却。”

“方泽？”

吴美蝶点了点头，说：“另外，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治一治这讨厌的恐船症。”

“恐船症？”王星火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不禁觉得有趣，他从来没想过这也算一种病。如果是病的话，他这恐船症就是老毛病了，从少年时就落下了。

两人开始打开话题，谈笑风生，其实王星火虽然跟吴美蝶聊天，看似轻松自在，但注意力一直没离开“老 V”四周，一心二用，和杜丽他们形成了双重监控，互为照应，远和近，细节和全局，都不会疏漏。当然，这一切不能给吴美蝶看出来。

“但是，我上船后，才发现最恐怖的不是船，而是人。”吴美蝶说。

“此话怎讲？”

“你知道在房间里，我为什么没有把你交给桑托斯吗？”

王星火看着她，等她说下去。他知道答案不是因为他拿钢笔当枪逼着她，也不是因为自己真有一副“好人相”。

“因为我根本不信任他们。”吴美蝶见左右没人，低声说。

王星火来了兴趣，吴美蝶的话似乎触到了谜题的本质，便认真地问：“为什么？方泽不是你的朋友吗？”

“我告诉你，我无意中发现了这船上最大的秘密。”吴美蝶靠近王星火的耳朵，窃窃私语，“这些高级船员们其实在偷偷当水客。”

水客？王星火不知道什么叫水客，但他还是装作懂的样子，因为他不想让吴美蝶对他的香港商人身份产生怀疑。他很快就从她嘴里套出“水客”的涵义，原来是他们利用邮轮的便利搞走私，甚至有毒品和军火，而且是集体犯罪，有不少中高层船员参与，包括桑托斯、奥斯丁和方泽。

这真是天大的秘密，足以震惊邮轮界，但跟叶恒艮无关。王星火并不想过问，以免自找麻烦。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王星火反问。

吴美蝶眼瞳里闪过惊恐的神色：“如果他们知道我得知了真相，一定会杀我灭口的，我得找个人帮我。”

“我帮不了你。”王星火冷静地说。

“你是这船上唯一能帮我的人，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抓住假冒船员凶犯的英雄。”吴美蝶恳求说，“像你这样的男人，不会对一个女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吧？”

又一计激将法，软硬兼施，叫人无法拒绝。

“如果你遇到危险，我肯定会出手相助，但是现在，你没有，很安全。”王星火冷冷地说。

“你还是那么无情！我也不稀罕你的出手相助。王先生，就当我没说过这些话。”吴美蝶幽怨地嘲笑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地上的男人一个样，都是说得美，做得少。”

说罢，便转身离去。

不欢而散。

王星火看着吴美蝶远去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这样对她，是不是太残忍了？太不近人情了？毕竟她曾冒着危险帮助过他。但是，一切行动都得围绕任务，他绝对不能因为邮轮上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分了心。

吴美蝶的话倒透露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信息，既然邮轮有人参与走私，那么会不会加利所指的秘密，以及奥斯丁房间里的神秘人都跟走私活动有关？如果是这样，自己大可不必顺着这条线追查下去。

但他又觉得，这些事情隐隐跟叶恒艮有着某种联系，没那么简单。

正思考间，王星火看到一个保安牵着一个小孩的手走入大厅，似乎在寻找某个人。他看清楚了，这小孩正是丁若兰的儿子陶淘。

他在找妈妈？王星火的视线锁定了孩子，他想知道丁若兰在干什么，可是不对，他们最后去的竟是“老 V”的那桌。

1965 年 8 月 5 日

19 时 37 分　南中国海

杜丽看到了王星火和吴美蝶在一起，他们靠着二层角落的栏杆，在聊着什么，看样子还十分融洽，甚至有点儿亲密，心里不禁有些儿酸酸的。

这种情感很难控制，她知道不对，但收不住。

她想着，王星火跟她在一起时，好像也没有那么亲密过，两人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仿佛中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怎么跨也跨不过去。难道他们之间真的也就是“革命情谊”？

不，他跟这个女人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这是他工作的需要。为了任务，有时候他们必须比演员还要会演戏，而且不能演砸了，这是用自己和“老 V”的生命演的戏，自己为什么不信任他？杜丽暗暗安慰自己，不愿也不想去看他们，但眼角总是不自觉地望向那个角落。

“杜丽姐，你在看什么？”叶芊发现了她的心神不宁。

“没，没什么！”杜丽赶紧收回目光。

“女人的心思我懂，你是……”叶芊掩嘴笑道，但被杜丽打断了。

“别胡说，你知道什么。”杜丽白了她一眼，等她不经意再望向那里时，两人都已不在了。

他们去哪儿了？

正疑惑时，看到陶淘被一个保安领着朝这边走来了。

“陶淘，你怎么了？”特别喜欢小孩的袁智强见到了，连忙拉过他问道。

保安把桑托斯教的话说了一遍，问陶淘，也是这么说。保安说，让他们代为带一段时间，等船靠岸了，就送他去孤儿院。

“联系过丁若兰没有？”杜丽问。

“联系过了，可这个女人反悔了，说自己神经有问题，不记得带上来这个小孩。”

“怎么会有这种事？她也太不负责任了。”叶涛愤怒地说。

“这孩子命真苦。”叶芊同情地摸着陶淘的头，“好不容易找了个妈，没想到是个神经病。”

“叔叔，我想跟你一起。”陶淘乖巧地拉住袁智强的手，哀求说。

怎么办？袁智强为难了，这事不能擅自决定，得集体商量。

“不行，这孩子肯定要邮轮方来处置，我们没有义务带这个孩子。”有人说。

杜丽回头一看，正是王星火！原来他看到陶淘往他们这边走，就赶下来了。关于陶淘的去留，各有各的意见，统一不下，只有李遇白不发表意见，静观一切。闹出的动静惹得旁桌的人也来凑热闹，七嘴八舌，都劝说孩子既然那么信任你们，带一下又有何妨，不要有钱没善心，还有人提出来你不带我带。连叶恒艮和叶涛也劝王星火，就这么短的时间，这孩子机灵乖巧，也不是什么坏人，就当做件善事。

王星火只好暂时答应，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想他们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他们得低调，最好无声无息。但他发现，似乎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甚至有点儿失控的感觉，这让他很不安。

一场小小的风波掀不起多少波澜，晚会在继续，节目很精彩，现在进入了互动的游戏环节，高潮迭起，牛头小丑们滑着旱冰鞋四处穿梭，为每个人发一个号码牌，场上有点儿小乱。这个时候，王星火发现，伯恩夫妇和洋子一行人都忽然不见了，像是趁着混乱悄悄走了。

陶淘还算乖，守在最喜欢他的叶恒艮和袁智强之间，孩子毕竟是孩子，此时似乎已从余悸中完全恢复过来，不断地往嘴里塞零食，还不时露出天真的笑容。看样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麻烦。

王星火也发到一块数字牌，他把牌底一翻，脸上微微变色，又把牌面向下压在桌上。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王星火连忙扭身寻找发给他牌的牛头小丑，可是，总共有六七个小丑，都长一个模样，他们交错地发着牌，已经分不清谁是刚才那个了。

牌上有字，不仅仅是数字，诡异的是，绕着数字“103”写有三个名词：幽灵会、中情局、日本 NCK。不用解释，王星火也知道这三个

词指的是什么——这是潜伏在邮轮上争夺叶恒艮的三方势力，小丑向他传递了一个极其有用的情报。

小丑是谁？

王星火想到了一个人——钱江，钱江送给他的“礼物”就是关于三国的游戏“华容道”，难道他早就在暗示这三个势力？

可是，钱江似乎一直避着他，除了电梯上的一次偶遇，两人从没有面对面，小丑、钱江，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他到底是敌？是友？

王星火快速思考了一番，也考虑过小丑会不会给他假情报，目的是混淆 103 的思路。但小丑似乎很清楚他们的组织代号“103”，这让他无比震惊，就像有人在他心里投了一颗重磅炸弹。因为这个代号对叶恒艮都是保密的，邮轮上更不会有人知道，这太诡异，太可怕了！

所以，小丑的情报十有八九是真的。

王星火知道肯定有中情局的人尾随叶恒艮而来，也清楚船上肯定有台湾特务，但不知道幽灵会和日本人。现在看来，那张死神纸条是出自幽灵会之手，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呢？日本 NCK，他倒在国内接触过这方面的情报，知道这是日本的一个秘密间谍机构，NCK 出现在邮轮上，又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日本人对叶恒艮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是“黑箱”。也许，他们都是为了黑箱，对他们来说，黑箱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叶恒艮。

奇怪的是，牌上并没有写台湾特务，追截叶恒艮的主角本应该是他们。

主角缺席，这戏到底是咋唱的？

王星火用手指摩了摩牌子，上面的字迹模糊了。

1965 年 8 月 5 日

19 时 59 分　南中国海

7067 号客房。

伯恩的神情有点儿不太好看，一脸阴霾，就像舱外黑漆漆的天海。

“那个小鬼说的是谎话，黑皇后一定出事了。”凯瑟琳看向伯恩，皱着眉说，“按照我们放的暗号，她本该会有回应。”

伯恩一言不发，窝在真皮沙发上，手指扣着下巴，陷入了深思中。不一会儿，才缓缓说：“这是幽灵会死神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在玩我们。”

通过越洋电报，他们已经从总部获取了关于幽灵会的一些信息，这个神秘组织不好惹，总部要求他们务必小心。

“你是说，幽灵会杀了她？”凯瑟琳脸上掠过惊惧。丁若兰只是中情局这次行动第二方案的后援，代号“黑皇后”。为了行动，他们还特别在码头的流浪儿中物色了一个听话机灵的孩子作为掩护，以便更自然地接近叶家和中共的保镖，寻找漏洞。可是才刚刚开始行动，黑皇后就神秘失踪了，彻底打乱了计划步骤。这不得不让伯恩和凯瑟琳大伤脑筋。

伯恩和凯瑟琳是中情局东亚分部的资深特工，也是黄金搭档，经常假扮夫妻执行任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棘手的事情。以前的感觉，他们就像一双猎猫，是抓鼠的能手，游刃有余，无往不利，可现在还真不好说，谁是猫，谁是鼠。

“那小孩是保安送过来的，保安队长桑托斯肯定知道情况，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拿到那张地图，以及从叶恒艮口中套出黑箱的秘密，我们不能再找麻烦了。”伯恩说。

“伯恩，你觉得幽灵会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黑箱吗？”凯瑟琳说。

“幽灵会是个唯利是图的组织，利益就是他们最大的游戏，你要知道，黑箱可是无价之宝啊。如果黑箱的秘密再泄漏出去，在这船上的恐怕还不止是幽灵会。”伯恩苦笑。

“如果黑皇后殉职了，就说明有人对我们的动向非常清楚，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得抢在他们之前探知黑箱秘密。现在叶芊已经入了套，但她还不坚定，将信将疑，我们得让她坚信不疑，才有可能从叶恒艮那里得到东西。”

“怎么做？”

“先得解除麻烦的保镖，他们跟叶家形影不离，机警性很强，只要叶恒艮身边有他们，我们就没法下手。就我的观察，在这几个保镖中，最容易突破的就是那个李遇白，打蛇要打七寸，只要控制了这个人，这张网就破了。”

凯瑟琳刚想说什么，伯恩“腾”的一声从软软的沙发上跳起来，随手掏出手枪，拉开海景阳台的落地窗，四处瞄准警戒。

一道闪电划过，他看到大雨中有一条黑影，竟在邮轮陡峭的外壁上像壁虎似的灵活腾挪，一连跳过几个阳台，身形奇快。刚一举枪，黑影便翻过一道栏杆消失了。

“是谁？！”凯瑟琳追出来问。

伯恩满身湿漉漉的回到房间内，摇了摇头。

“这家伙在外面窃听我们谈话。如果不是幽灵会的探子，就是另外一个组织的。”伯恩走进浴室，拿起一条大毛巾，狠狠地搓头发。

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一亮，说：“也许他们不是敌人，是伙伴。”

“哦？”凯瑟琳不解。

1965 年 8 月 5 日

20 时 17 分　南中国海

游戏在进行中。

游戏是根据中国的三国故事《华容道》改编的，像是故意做给 103 看。规则很简单，请报到数的乘客九人，一人扮演曹操，八人扮演刘备一方的将军，扮演曹操的那位被八人围在中间，不管用何方法，只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突围就算胜出。

号码是随机抽的，李遇白被抽中了号码，巧的是，竟然扮的是曹操。

“他们是做戏给我们看。”王星火低声对李遇白说。

“那我上还是不上？”李遇白问。

“上，不上反而露怯了。”王星火朝他点了点头。

于是就上了。

方泽请了吴美蝶作为评判嘉宾，八个乘客各就各位，把李遇白围在中间。王星火交代过，在台上要低调，不能显出身手，要装成普通人。所以游戏开始，李遇白左冲右突，可是被八人紧紧围在里面，怎么也突围不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场上则爆发出热烈的加油声。

王星火仔细观察了台上游戏的八个人，没见什么异常，都是些普通乘客。但他想到钱江送的《华容道》游戏，跟晚会上的这个游戏恐怕不仅仅是巧合，他们煞费苦心不断提醒 103，这其中又有何深意？

其实李遇白要从人群中钻出来简直易如反掌，见气氛营造的差不多了，开始倒计时了，便做了几个假动作，“吱溜”一声，泥鳅般从两个人的臂膀间滑了出来，那八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弄不清这铁壁似的的人墙，“曹操”是怎么跑出来的。

“李先生，恭喜你过关！”吴美蝶笑盈盈地捧出一份小礼品。

吴美蝶甜美的笑容让李遇白眼前一亮，心里像一阵春风拂过似的，暖洋洋的，其实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但吴美蝶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让他竟有点儿把持不住自己。

“侥幸，侥幸。”李遇白客气地说，声音有些发软。

“我欣赏你！你是个高手，却深藏不露。”吴美蝶递上那份礼品，在他耳边轻轻说，又给了他一个轻吻。李遇白感到脸上的唇印热辣辣的，有点儿眩晕。如果不是任务在身，他肯定会趁机主动约她喝一杯。

可该死的任务，不允许他这样做。

台下的王星火看在眼里，微微皱眉：这个吴美蝶见自己不愿帮忙，该不会瞄上李遇白了吧？还是故意借机会气他？女人的心思，都像天上云，海底针，倘如是，那她也太小瞧他王星火了。虽然现在还不清楚吴美蝶说的是否都是真话，但她总归是个危险的女人，一朵生刺的玫瑰，少碰为妙。

“星火，我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杜丽在他身旁说。

“哦？为什么？”王星火看她。

杜丽轻咳了一声，说；“不为什么，凭直觉，女人的直觉，我觉得她很妖，像妖精。”

王星火哑然失笑：“杜丽，也许因为我们很少见到这种女人，少见多怪了。”

叶芊也在一旁附和，说西方自由世界，这种女人很正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就是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叶涛说，“资本主义看不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看不惯资本主义，其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家都通融通融，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袁智强反对说：“叶涛，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问题，黑是黑，白是白，怎么可以通融呢？这会犯严重的修正主义错误的……”

“好了，这是在‘克里特皇后号’上。”王星火见袁智强年轻气盛，一遇到原则问题，就会忘了身处何处，赶紧提醒他。

袁智强这才发觉自己失言，连忙住了口。

李遇白拿着小礼物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上，拆开包装，是只“克里特皇后号”的缩微船模，他看到陶淘眼馋，就把礼物送给了孩子。陶淘捧着船模，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玩，别提有多开心。

小孩开心，大人也跟着开心。

但王星火开心不起来，他看着船模在陶淘的手中倒过来翻过去，心中隐隐有一种刺痛，太阳穴一阵眩晕，终于想到了什么。

他的额角开始冒汗，心跳加速，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模糊了，他在心里挣扎：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星火，你不要紧吧？你的脸色很难看。”杜丽首先发现了他的不妥。

“华容道……钱江……死神游戏……周如生……”王星火没有回应她，手指紧按在眉心，喃喃地说了几个词。他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没有联系，他不能被敌人搞乱了心智。

1965 年 8 月 5 日

20 时 29 分　南中国海

鬼冢向“零”汇报刚才探听伯恩夫妇的情况。果然不出“零”所料，伯恩夫妇是美国中情局的人，那个丁若兰也是，但现在，不仅丁若兰失踪了，连跟踪她的“五”也没了影。

凶多吉少啊。

“那个伯恩身手很好，如果我慢半拍，可能就成为他的枪下之鬼了。”鬼冢说。

“零”点了点头，说：“意料之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敢打黑箱主意的人都不简单。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三，那个设赌局的钱江你有进一步的情报吗？”

“三”在一旁回答：“老师，我们偷偷查阅了乘客登记本，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和任何资料。”

“没有登记？”“零”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用了化名；二是，他不是乘客，而是邮轮的人。”

“邮轮的人？”鬼冢和“三”都吃了一惊。

“根据我的观察，这艘邮轮有问题啊，深藏阴谋，我们从一开始，包括叶恒艮和他的保镖，还有中情局，可能都上了贼船。”

“您的意思是……”

“幽灵会，死神的游戏，他们是游戏的制造者，我们只是在迷宫里到处乱钻的小白鼠。”

“您是说，幽灵会掌控了整艘邮轮？”鬼冢倒吸了一口气。

“我还不能确定，但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也只有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零”叹了一口气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三”失望地问。

“零”看了看手下，走到落地窗前，抱起双臂，凝望着外面黑漆漆的大海，暴雨打到窗上，雨水蚯蚓般弯弯曲曲垂流而下，映出室内灯光下他那张扭曲的脸。

过了良久，他才转过身，眼中闪着决断的光，说：“不，我们绝不放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大和民族的精英是永远不会认输的。通知所有人，做好恶斗的准备。”接着，转念一想，又阴沉地笑着对两个手下说：“也许，这并不是件坏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很多人忽略了接下来的一句——弹丸其下。我们不做螳螂，也不做黄雀，我们可以做弹丸嘛。”

“是！”鬼冢和“三”听了“零”的一席话，茅塞顿开，精神百倍，向他立正鞠躬。

1965 年 8 月 5 日

20 时 47 分　南中国海

酒逢知己千杯少。

海狐与那银须老者赵海天干了几杯白兰地，已有些微熏了。他从戒备森严的心理围墙中一点一点走出来，开始敞开心扉，与赵海天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谈什么？

谈故乡，谈旧事，说也说不完，感叹良多。

他们坐在波塞冬大厅最偏僻的角落里，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小酌慢饮。海狐从来没有这样畅快过，搞他这种职业的，很多话都憋在肚子里，来到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后，更是郁郁寡欢，整天把自己都搞

得阴沉沉的，跟暗夜里的鬼似的。现在来到海上，倒没了约束，就像放出笼子的鸟，说不出的轻松自在。

当然，跟所有暗藏的特工一样，他的眼睛也时不时地往场上瞄上一瞄，看看动向，猜猜进展。以他丰富的经验推断，这船上打叶恒艮主意的并非他一家，明明暗暗，若隐若现，还有几支人马。他搞不清楚这些人所为何来，但似乎藏着不为他所知的阴谋。

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丁老弟，你在看什么？”赵海天摸着胡子，笑眯眯地看着他。

“随便看看，这大邮轮就是热闹，千奇百怪的人，千奇百怪的事啊，让人眼花缭乱的。”海狐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回答。

赵海天点点头：“也许我们都跟不上时代喽！不过你还年轻，不像我这一大把年纪的，骨头都松了，想跑也跑不动了。”

海狐摆摆手，说：“我也是要退休的人了，哪里谈得上年轻。你看，那才是年轻人的天下。”他指着舞台上一群奔放的舞者，叹息道。

晚会已进入尾声，但人们的热情依旧高涨，似乎要为不良的天气作一些补偿。

敏感的职业嗅觉让海狐闻到了特别的气味，他觉得，幽灵会有东西在瞒着他，他们做的一切，并不是全是为了他们之间的约定，而是另存目的。

他没那么傻，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海狐坐不住了，他要问清楚原因。他站起来跟赵海天告辞，说自己的头有点儿晕，需要回房休息一下。

他没有说谎，他的头确实有点儿晕，脚步有点儿蹒跚。但他没失去理智，还清楚于幽灵会联系的暗号。

在他的背后，赵海天递了个眼色，一个牛头小丑漫不经心地转了一圈，然后远远地尾随他而去。

1965 年 8 月 5 日

21 时 03 分　南中国海

在邮轮的最高位置，船首楼的下面，是往两侧伸展的长桥楼，有点儿类似猫胡子。邮轮进不进得了港，除了深度外，桥楼是横向的测量标志。这里更是整艘邮轮的神经中枢，是邮轮的大脑，分布着很多重要的功能区。布满各种天线、雷达和信号灯架的罗经甲板下，操舵室、海图室、通讯报务室和引航室等组成了整个驾驶舱，所有的操作指令都从先进的驾驶舱里发出。

事实上，船长、大副、二副等技术高管并不住在下面的高级船员区，他们必须跟神经中枢在一起，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状况，在驾驶舱的后方才是他们的起居室。

雨太大，噼呖啪啦打在驾驶舱的玻璃上，模糊了探照灯射出的光芒，前方几乎一片黑暗。

“降低航速至 13 节……”

“左舵 20 度，保持平衡。”

大卫船长聚精会神地盯着驾驶台上各式各样的仪表，向操舵手下命令。这次的风暴来得很突然，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克里特皇后号”虽然不用担心会被即将到来的大浪掀翻，但也会产生很大的摇晃颠簸，这对于船员和乘客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在黑天暗海里，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可能跟偏离航线的小型轮船相撞，后果都是致命的，马虎不得。

“有问题吗？船长大人。”在大卫的背后冒出一张脸，这张脸很熟悉，正是神出鬼没的钱江。

大卫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问身边的雷鸣斯：“我们还有几分钟接近风暴区？”

“大约二十分钟。”

“晚会结束了吗？”

雷鸣斯抬腕看了下手表，回答：“就要结束了。”

“好，结束后立刻向全船发出黄色警报。全体船员各就各位，立即做好加固工作。”大卫命令。幸亏收到了及时的风暴预报，得以有一点点时间做准备，在很多时候，邮轮可能突然遭到大浪袭击，让人防不胜防。邮轮虽大，但跟浩瀚多变的大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按照船上的规定，黄色警报一响，乘客们就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舱房，不准擅自出门，这是邮轮即将遭遇大风浪时的信号。

“大卫船长，我希望你不要耍小聪明。”钱江在大卫的耳后说。

大卫用一种充满怒火但又无可奈何的眼光盯着钱江，他别无选择，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拿全船几千人的生命开玩笑。

“我没有什么小聪明，也不知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只知道风暴就要来了，我必须保证每一个乘客的安全。”大卫对钱江说。

“那就好。”钱江呵呵地笑着说。

“我们都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你们还想怎么样？”雷鸣斯生气地说。

钱江一笑：“到目前为止，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说话算话，只要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保证邮轮不会受到损失。但如果你们不配合，到时候，损失的恐怕不单单是邮轮了。”

大卫知道他这句话背后的利害，他们的软肋都在他的手里捏着呢，毫无办法。

2011 年 5 月 10 日

10 时 43 分　中国　上海

当我第一眼看到“希腊公主号”豪华邮轮时，心情肯定跟当年 103 组员们看到“克里特皇后号”时一样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豪华邮轮，它的庞大与奢华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后来，我了解到，“希腊公主号”竟然跟四十五年前的“克里特皇后号”同出一脉，虽然外形作了一点儿改变，技术设备上提升了几个层次，但结构布局是用同一图纸设计的。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像妈妈和女儿。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叶芊会选择这艘邮轮。这么多年，其

实她心里根本没法忘记“克里特皇后号”，它仍像幽灵似的让她魂牵梦绕，正如当年王星火对“胜利号”的感情。

在马婷的带领下，我顺利登上了“希腊公主号”。在 6103 号房，我们找到了叶芊，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

叶芊的打扮很洋气，也很得体，抹着淡淡的口红，看上去就像一个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可以想见年轻时的美丽。但即使这样，也掩盖不了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沧桑痕迹。

当我向她说明来意后，她几乎怔住了，似乎没有预料到有人会为四十五年前的事找她。好久，她才平复心情，开始正常思考。

叶芊的思路很清晰敏捷，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多聊。

“小李，他真的还健在？”叶芊关切地问。

我点了点头：“千真万确，我已经见过他几次。”

叶芊嘴唇微颤着，连说了几个好字，又喃喃说：“我以为他不在人世了。他过得好吗？妻子和子女呢？”

“他一直没结婚。”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叶芊。

叶芊的眼眶湿润了，马婷见状，连忙扶着母亲，生怕她激动。

“他还是那么犟……孩子，你知道他为什么不结婚吗？”叶芊问。

我摇了摇头。

“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妻子，再也没有可以容纳别的女人的位置。”叶芊叹息说，“我以为时间会让他改变，可是我错了，我低估了他。”

“我很想听听他和你们当年的故事，可惜你马上就要走了。”我说。

叶芊一笑：“那么多年前的故事，还有人听吗？”

“有人听，听的人可多呢。他们不应该被人们，被时间忘记。”我说。

叶芊没有说话了，若有所思，只是看着桌上的一个老立式相框，相框上的照片是七十年代初，她跟已病故的丈夫的结婚照。我感觉她丈夫的外貌和气质倒跟王星火有点儿像，高大，英俊，又有点儿冷酷。

感情的事真是微妙。

“阿姨，听说当年你有一件东西要交给王老先生，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转交给他。”我说。

叶芊看向我，沉默了。客房里的气氛有点儿沉重，我担心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或是犯了她的禁忌，心里忐忑不安。一会儿，叶芊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走到行李箱边，从箱子的保险隔层里取出一个档案袋，又从档案袋里取出一个旧信封，打开旧信封，才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小张白纸，仿佛捧着一件稀世珍宝，生怕摔到地上去。

白纸已经泛黄了，上面什么字也没有，只有几排小小的针眼，密密麻麻戳了半张。

“这是什么？”我感到好奇。马婷也凑了过来，她从来没见过母亲珍藏的这份东西。

1965 年 8 月 5 日

21 时 12 分　南中国海

在人体的内耳里，有一个被称为前庭器的平衡感觉器官，人脑通过这个器官控制身体的平衡感。但感官有时候会骗人，当你的前庭器和眼睛接受的信息不一致时，大脑不知相信哪一边好，植物性神经反应便会紊乱，从而产生眩晕。简而言之，就是晕船。

叶芊晕船那是不足为奇，晕船是像她这样的弱质女子的专利，不晕才怪。将近晚会结束时，大厅里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摇晃了，叶芊又开始说难受，脸色发白。但令杜丽不敢相信的是，王星火的额角也微微冒汗，眉头紧皱，脸比叶芊还青，显得心事重重。这让杜丽非常担心，星火到底是怎么了？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邮轮之夜，让‘克里特皇后号’成为你心中永远的海上梦幻宫殿吧！”方泽激情四射地宣布了晚会的结束。所有的人都站立鼓掌，发出欢呼，根本不知道一场大风暴正向邮轮靠近。

接着，大厅里的保安和海乘人员加紧疏导人流，不让乘客留在大厅里，劝说他们直接回房休息。邮轮在这个时候还不敢公布黄色警报，

因为万一有乘客们不明所以，发生不必要的骚动，很容易酿成悲惨的踩踏事故。

王星火看这阵势，知道邮轮要遇上麻烦了，赶紧带着一行人回房间。

果不其然，刚一出六层的电梯，邮轮内的广播就说将要迎来一场风暴，要所有的乘客都必须立即回房，但同时让乘客们放心，风暴不会对邮轮产生破坏性影响。紧接着，邮轮发布了黄色警报，通道上的人们开始慌张起来，都纷纷往自己的客房挤。

“乘客们，风浪可能带来较强烈的摇晃和颠簸，请注意房内物品摆放，不要把重物放在高处，以免掉落受伤……”内部广播的女播音员急促地说明注意事项。

“王大哥，这船会不会沉了？”叶芊害怕地拉住王星火。

“你想到哪儿去了？这是超大邮轮，连海啸都摧毁不了它，何况是小风暴。”王星火忍住不适，笑道。

叶芊一定要跟父亲叶恒艮在一起，没办法，王星火只好让她和杜丽都待在 6103 号房里。陶淘则跟了袁智强，跟张家浩住在 6106。

内舱虽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却开始感受到船的摇晃，桌上的物品像受了牵引力似的左右微微移位。狭小的空间里，此刻异常闷热，似乎通风系统都不起作用了。

叶芊已经吐得不行，吃了几片晕船药，晕晕欲睡，叶恒艮只得安排她躺在自己的床上，守在她身边。

王星火有点儿累，坐在沙发上玩钱江送来的“华容道”，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玩过这游戏了，此刻沉静下心来，似乎找回了感觉，手指在木块上飞快地拨动，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任务，让曹操脱身而出。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游戏中的秘密——翻转印有曹操画像的木块，背面赫然写着一个红字：义。

王星火捏着木块的手禁不住颤抖了一下，差点儿掉落，杜丽在一旁不解地看着他。

“钱江在这里写个义字是什么意思？”杜丽拿过木块翻看了一下。

答案只有王星火知道，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上了船之后，那段曾经努力遗忘的可怕往事又像野草似的从冻土里苏醒过来，渐渐鲜明丰满起来，这是他的永远的痛，永远的伤，仿佛生有利牙的虫子似的蚕食着他的灵魂。

他一直拒绝接受那个推断，但事实似乎一步步向他无情地逼来，退无可退，必须面对。

“杜丽，有一段往事，我一直瞒着组织，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现在，这件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任务。”王星火终于鼓起勇气，跟杜丽说。

杜丽睁大了眼睛，似乎听不懂王星火的话。

王星火解释说，十七年前，他曾经玩过这游戏，不过是在另一条轮船，跟另一个人。那是九月的一天，黑海上日朗天晴，波光粼粼，“胜利号”上的乘客们虽都归心似箭，但又很平静，上等舱和下等舱的人们各有各的活动，根本没有预感到即将发生的灾难。

王星火简单讲述了他和周如生在国外的曲折故事。关于王星火的国外经历，杜丽有所耳闻，知道他的父母是党的干部，但并不清楚具体的事情。想不到王星火有着比她还悲惨的童年，除了恐怖的集中营生活，有一段时间甚至流落在异国的街头，靠救济和做童工生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听着不觉眼圈也微微发红。

好不容易盼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党的努力寻找下，他和义弟周如生终于以学生的身份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们赶上了“胜利号”，住在下等舱，那是十几人的通铺。他们住的那个房间，大部分是因战争失散在国外的苏联孩子。他们很快与这些孩子打成一片，虽然条件很差，但却不亦乐乎，阴暗的下等客舱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在那个时候，客轮等级是严格分明的，下等舱的乘客不许进入上等舱，上等舱的乘客也不能进入下等舱，虽然是在同一条船上，但似乎分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

“所以，那时，我和如生对上等舱的世界非常好奇，用了各种各样办法想混到上头去。”王星火说着，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仿佛回到了那个天真的少年时代。

“你们上去了吗？”

“上去了，我们设了一个计谋，让如生装作肚子疼，趁送他去医务室的时候，偷了一个船员的钥匙，又编谎话骗过查问的船员，终于如愿来到了上等舱。”王星火说。

“想不到你那时也够坏的。”杜丽取笑他。

王星火却叹了一口气：“想不到，我们走向的却是鬼门关。”他继续说，他们到了上等舱，在游步甲板上转悠，碰到了几个中国人，那几个中国人听说他们也要转道苏联回国，便十分高兴。其中一个胖胖的伯伯还送给兄弟俩一种木质玩具，说只有聪明的孩子才能解开谜团，如果谁第一个解开，他将给他一个奖励。后来王星火才得知，那位慈祥的老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

“那个玩具，就是华容道。”王星火一说出口，杜丽着实吃了一惊，隐隐像是猜着了什么，但又不敢说出来。

“那几个中国人回房了，我和如生拿着这个有趣的智力玩具，就坐在舷栏边玩起来，玩了很久，怎么走也走不出来。最后，如生首先解了出来，这小子比我要聪明。他成功破解后，欣喜若狂，我们就去找那个伯伯，向他要奖励。可就在我们走到船廊上时，爆炸发生了。”

杜丽听得入了迷，连叶恒艮也坐了过来。

“在一瞬间，原本干净整洁的上等舱一下子变成了人间炼狱，到处都是浓烟和烈火，夹杂着人们凄惨的哭喊声。”王星火的脸不禁抽搐了一下，“我拉着如生就往回跑，可是，到处都是烟，我们很快迷了路。如生的身体素质差，被烟呛得奄奄一息，我只有背着他，冒着黑烟摸索前行。可是，我被脚下的一具死尸绊倒了……我听到浓烟里如生喊着哥哥，哥哥，我知道他就在旁边，可是怎么摸也摸不到……”

王星火说到这里，悲从中来，不禁哽咽。

“哥哥，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你说过要带着我回中国的！”

王星火似乎又听到了黑烟里周如生绝望的叫声，可那个时候，他自己由于吸入太多烟尘，就快要昏迷了，根本没有能力去救他。迷蒙中，他被人拖了过去。

“不……我不能……抛下弟弟……求你救救他……”王星火想对那个救他的人说，可是，喉咙像被火烤焦了，疼痛难忍，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发不出声音。

当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救生艇上了。

后来，有人告诉他，他的弟弟周如生不幸罹难了，连尸体都没找回。

在他破碎的衣兜里，还保留着被火烧了一个角的“华容道”，这是如生在逃生途中塞到他兜里的。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如生，没有遵守诺言，让他死在了异国，于是，他把这个残损的玩具带回了中国，埋在祖国的土地上，也算是了他的心愿。

王星火从腰间取出一小块烧焦的木片，说：“这是我留下的一片，一直带在身边，不忍丢弃，有了它，仿佛如生还在跟随我。”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想，如生会不会怨我没有尽力，他当时就在我身边，我听得到他的叫声，如果能再坚持一会儿，是可以救他的。”王星火从回忆里走出来，抬起头，问杜丽。

杜丽第一次看见王星火脆弱的一面，心里很是不忍，便按着他的手说：“星火，这不是你的错，他没有理由怪你的。”

“可是，在这船上，我觉得如生又回来了。”王星火说。

叶恒艮安慰他：“王老弟，不要多虑了，也许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罢了，因为‘克里特皇后号’让你又想起了‘胜利号’。”

“不，这不是偶然的。”王星火对他说，“我原先也是这么想，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周如生他当初没死，现在就在这艘船上。”

王星火拿起杜丽放回桌上的那块写有“义”字的木板，说：“关云长释曹操，讲的就是义字，我跟周如生情同手足，他认为关键时刻，我出于自私抛弃了他，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才送来‘华容道’，并在曹操像后面写字来提醒我——他还活着。”

“星火，这可能是敌人的奸计，我们不能着了他们的道。”杜丽说。

王星火摇头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组织。所以，能做出这些动作的只有一个人——周如生。”

“你的意思是，钱江就是周如生！”杜丽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王星火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老是躲着我，就是怕我认出他。他还不想让我这么早就认出他。”

“但是，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种行动，让你知道船上有他呢？”叶恒艮不解地问。

“他这是要让我难受，让我内疚，让我心神不宁，让我疑神疑鬼。”王星火说，“你们放心，我不会上他当的。如果钱江真的是如生，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一次了断。”

“但是，这个钱江到底是敌是友，我们还不知道。”杜丽说，“他送来纸条，摆下赌局，似乎都在暗示提醒我们。”

王星火同意杜丽的想法，也许潜意识里，他还真不愿意钱江是敌人，万一钱江真的就是周如生，而他们之间必须敌对的话，他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

“杜丽，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有问题。”王星火说。

什么事？

大卫船长的事，王星火便把在船长晚宴上，大卫的举动告诉了杜丽。

杜丽在心里默想了一会儿，惊道：“星火，‘克里特皇后号’可能被人劫持了。”

“为什么？”

“船长先给你三个苹果，再握一下手，再给你三个，如果换成摩尔斯码，就是国际通用的求救号码——SOS！”

SOS！是救命的信号啊！

这时，船开始剧烈摇晃起来，舱房仿佛左右摆动的笼子，又像地球的引力发生了混乱，脚下打滑发虚，他们不得不扶住固定的桌椅，稳住身体——“克里特皇后号”已经进入了风暴圈。

1965 年 8 月 5 日

21 时 31 分　南中国海

加利跟踪奥斯丁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从室内游泳池的管道里钻出来，摆脱了桑托斯的搜查，在黑暗的泳池边待了一段时间，恢复些体力后，就想悄悄潜入客房区，因为有许多客房是空着的，这些空着的房间都是他现成的藏身之所，又舒服又安全。

就在他想走出游泳厅时，意外听到厅外有人在说话，赶紧躲入隐蔽处偷听。

说话的人是奥斯丁，那个大厨似的客房部经理，听他说话的人加利不认识，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国人。

奥斯丁问："海狐先生，你放紧急暗号找我们，有什么事？"

海狐先生一脸吃惊的神情："怎么，你也是……"

"幽灵会无孔不入，一人千面。我不能跟你说太长的话，有事你赶紧说吧。"奥斯丁说。

"应该是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海狐说。

奥斯丁盯着他，说："我们之间是生意关系，你们的目的是把叶恒艮带回台湾，我们保证你满意，其余的事，你就用不着管了吧？"

"不，我必须监督你们的行动。如果有闪失，我怎么向上峰交代？"海狐不依不饶。

奥斯丁似乎听得不耐烦了，说："别以为你们付了钱就是王，你既然不相信我们，那自己去把中共的保镖搞定。幽灵会从来不做没有诚意的生意。"又说，"如果你没在新加坡败得那么狼狈，也就用不到我们了。"

这话刺痛了海狐，但他强忍住怒气，吞回了想说的话，毕竟他的前途掌握在幽灵会的成败上。

加利听得清楚，其实他早就发现邮轮有鬼，而这个奥斯丁尤其有鬼，他曾偷偷进过他的房间，竟意外发现，他的床上竟然躺着一具尸体。他拿走了房间的后备钥匙，却不料出来时遇到了雷鸣斯，又倒霉地被那个武功高强的中国保镖抓住。

他想起自己在叶恒艮的房间外捡到的关于死神游戏的信，现在看来，整个邮轮都在幽灵会的眼皮底下，他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幽灵会有这样的底气来玩他。可现在情况变了，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只要小心一点儿，这些幽灵们也拿他没办法。

“马上就要起大风暴了，如果你没有别的话要讲，请马上回房间！要是被大浪吞了，可跟我们无关。”奥斯丁说。

外面的风果然加大了，海浪开始汹涌，拍在船壁上，浪花四溅，发出恐怖的嘶吼声，邮轮跟着摇晃起来。

从刚才的谈话中，加利大概猜出了一二分，这个幽灵会很可能是一个雇佣杀手组织，这种组织他在美国也有所耳闻，比得上黑手党，但比黑手党更阴暗，更神秘。他马上联想到表哥丹尼的死，丹尼肯定死在职业杀手的手里，而跟随叶恒艮的幽灵会便是最大的嫌疑。这样想时，不由怒火心中烧，恶向胆边生。

等海狐一走，加利就从隐藏处闪出来，用那把从保安身上抢来的手枪顶住了奥斯丁的后脑勺。

“你是谁？”奥斯丁没料到在这种地方，竟有人一直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倒要问你，你是谁？别告诉我你是客房经理奥斯丁，真正的奥斯丁已经被你们变成一具尸体躺在自己的床上呢。”加利嘴上虽然反讽，但手中不敢松懈半点，因为他知道，幽灵会的人肯定不好对付。

“他没死，我们从不滥杀无辜。”奥斯丁说，“他不肯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暂时让他昏睡几天。”

“别他妈装好人，丹尼·杰克逊难道是死有余辜？”

“你是加利。”奥斯丁竟然说出了他的名字。

“对，我是加利。既然你知道，那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丹尼·杰克逊是不是你们杀的？”加利愤怒地问。

“我的回答毫无意义，如果我说不是，你相信吗？”奥斯丁苦笑说。

加利生气地叫道：“你少耍滑头，别逼我动手！”

奥斯丁泰然回应："幽灵会的人从来不怕死，因为他们都死过一次了。你用死来逼我们，简直是太滑稽了。我只是幽灵会的一个小角色，死不足惜。但是，你一开枪，桑托斯马上就会带人赶过来的，你就跑不掉了。"

一波强浪袭来，邮轮向左倾斜了20度左右，两人均站立不稳，奥斯丁趁这个机会，闪电般回身，抓住加利的手腕狠狠敲在护栏上，敲飞了他的手枪，两人就在护栏边扭打起来。

别看"奥斯丁"矮矮胖胖，像只冬瓜似的，一打起架来，身手还是相当灵活的，而且力大如牛，看得出受过极专业的杀手训练，加利竟然被他打趴在地上好几次。

但毕竟加利年轻力壮，加上他是流氓出身，没什么条条框框，不管用什么下三滥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脑瓜子灵活得很。奥斯丁扣住了他的脖子，他竟然用牙活生生地咬下对手的两根手指。

"奥斯丁"一声惨叫，却没有松手，反而死死掐着加利的脖子，加利感到自己快不行了，正在性命攸关之际，"奥斯丁"忽然像受了打击，双手一松，加利反败为胜，借势踢倒对方，爬过去抢来地上的枪，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子弹射穿了"奥斯丁"的眼窝，这胖子一命呜呼。加利这才发现，"奥斯丁"并不是因为枪击致死，他的脖颈后插着一把拇指粗的小飞刀。是谁出的手？加利四处张望，却没见到人。他没时间多想，也没有工夫休息，把沉重的尸体拖到栏杆上，推入了地狱似的大海。

虽然枪声夹在风雨和巨浪声中，听不大出来，但此地不可久留。与奥斯丁的殊死搏斗让加利浑身伤痕累累，满嘴是血，他强忍住疼痛，顺着倾斜摇晃的舷廊朝船尾飞逃。

他并没注意到，在他跑过的一处角落里，一个牛头小丑现出了身影，然后又消隐在黑暗中。

1965 年 8 月 5 日

21 时 49 分　南中国海

“伯恩，你听到枪声了吗？”凯瑟琳走到落地窗边，侧耳倾听。可是，外面只有风声、雨声和浪声。

伯恩坐在床上，用一方干净的手帕精心擦拭手枪，还不时用嘴吹吹。对于枪支，他从不马虎，在关键时候，它可以决定你的生死，就像上帝一样。完成了，才把枪收回腋下的枪套，站起来说：“真正的好戏开始上演了，凯瑟琳！”

“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凯瑟琳见伯恩斗志昂扬，便微笑着说。

因为船体的摇摆，伯恩靠在写字桌边，棱角分明的脸在晃动的小吊灯下散发着忽明忽暗的光，看上去就像一尊倾斜的雕像。

“我去找日本人。”

“日本人？”凯瑟琳不解。

“刚才偷听我们谈话的那个家伙，他攀爬船壁的功夫是日本古老的伊贺流忍术，这种功夫现在几乎失传了。从所用的技术和身形判断，他肯定是个日本人。”伯恩说。作为东亚区的特派员，他曾经花了很多精力研究亚洲各国的技击术，除了能够从容对敌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功用，就是用来识别对手的真实身份，拳脚也会透露很多信息的。

“这船上有很多日本人，怎么找？”

“你别忘了下午的那场赌局，这场赌局不简单，有人想让我们这些秘密角逐者暴露给对方，进而自相残杀，鱼蚌相争，借别人的手除掉绊脚石，他好从中渔利。但是，他忘了，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团结起来对付他们。”

凯瑟琳连连点头：“不错，他太低估我们的肚量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幽灵会自以为掌控了我们的身份，就掌控了一切，狂傲将会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幽灵。”

伯恩信心满满地设问：“你想想，在那张赌桌上，日本人都有谁？”

“只有佐腾须。”凯瑟琳回忆说，她迅速从包里取出一份名单，这是黑皇后丁若兰暗中搞到的部分乘客住房登记清单。下午三时，丁若

兰设了一个套：一方面，唆使陶淘谎称自己丢了妈妈，有意接近叶恒艮，以便为下一步计划作铺垫；另一方面，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客房部窃取乘客房间清单，真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除了他，还有一个人。”

“谁？”

“郭浩。”

“郭浩？”

“我在东亚这么多年，曾经深入研究过各国人种的习惯动作，郭浩的中文虽然讲得不错，但他的膝盖有日本人的特征，是长期跪坐形成的。”

“佐腾须住在 5054 号房，单身一人，郭浩则住在 5039，与他同住的是他的父亲郭耀宗。都在同层，相隔不远。”凯瑟琳轻划手指，找到了两人的房间号，又像想起什么，说，“5039？和黑皇后的房间在隔壁。”

“真是巧，但我得先拜访佐腾须，在赌桌上时，他的眼神锐利，充满戒备，郭浩也许从小在日本生活过也说不定，他只是个弱小子，看不出来有什么本事。”伯恩说。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郭浩更有问题，还有那个洋子，她一直在接近叶芊。”凯瑟琳提出不同的意见。

“有时候，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反而没问题。我们打个赌怎么样？亲爱的。”伯恩暧昧地说。

凯瑟琳没理他，这个搭档时不时会轻薄一下，早已习惯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凯瑟琳问。

“现在。”伯恩答。

“可现在邮轮正在风暴区……”凯瑟琳担忧地说，人都站不稳，怎么行动？

伯恩打断了她的话：“现在所有的人都待在房间里，外面又没人，我们去找他们，正好可以避开幽灵会的眼线，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天赐良机。”

“这次打赌，你输定了！”凯瑟琳同意了伯恩的计划，去浴室换了一身便利的行动装，接着从包里熟练地取出一支精巧的手枪，“咔嚓”一声上了膛。

1965 年 8 月 5 日

22 时 08 分　南中国海

内舱里听不见枪声，甚至连狂风巨浪都悄无声息，只有不断晃悠的四壁和地板才提醒人们，这是在船上。

这样的风浪时间长了，哪怕你是海里来浪里去的老渔民，也难免会有点头晕反胃的症状。所以大伙儿都很安静，都在闭目养神。

叶芊依偎在父亲的身边，脸色发青，发誓说再也不出海了，打死她也不坐船。叶恒艮知道她又说孩子话，只得好言相慰。

“爸爸，那张地图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叶芊见王星火和杜丽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便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

叶恒艮看着她，吃惊地问：“芊芊，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我只是有点儿担心，那地图是无价之宝，万一有坏人从我们这儿骗走了……”叶芊有意识地看了看王星火。

“胡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回国都是靠他们。不许你再胡说！”叶恒艮生气地训斥女儿，又不敢让王星火他们听见，把声音压得很低。

“回国？我们还不知道回哪个国呢。”叶芊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芊欲说还止，又笑了笑：“他们像押犯人似的紧紧跟着我们，寸步不离的，你不觉得有鬼吗？”

“他们这是为我们好。”

“这船上哪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危险？我看最危险的人是他们。总之，我们一家人还是小心点儿好。”

叶恒艮被女儿的话说得糊里糊涂的，也懒得和她辩，只有点头。

“爸爸，你把地图的秘密告诉我吧，让女儿也出一份力。万一……”叶芊说。

叶恒艮知道她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万一他有什么不测，也有个人继续保全黑箱的秘密，在那一瞬间，他感觉这个调皮女儿长大了，懂得为父亲分担责任，颇感欣慰。

“芊芊，它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它跟你妈妈在一起。”叶恒艮抚着女儿的额发说。

“妈妈？”叶芊还没有听懂意思。

就在这时，门忽然被敲响了，打断了父女谈话。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王星火“唰”地睁开眼睛，猫似的蹿近门边，一边示意杜丽保护叶恒艮父女。

“谁？”他低声问。

“我是加利。”外面的人用英文说。

加利？王星火和杜丽对望了一眼，他不是被追捕吗？来这儿做什么？

“请打开门，我有要事跟你们说。”加利催促道。

王星火朝杜丽点了一下头，打开门，加利闪了进来，满身的血污，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饿鬼似的，吓了众人一跳。王星火朝门外查探，见没人跟踪，便关紧了房门。

加利心魂未定，看到桌上有吃的糕点，便不客气地塞进嘴里大嚼起来，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加上一连串的事件，体力已经被消耗到极限，站都站不稳。

杜丽见加利狼吞虎咽，几次差点儿噎住，便主动递上一杯水。

“谢谢！”喝了水后，加利才还过魂来。

“加利先生，你有事可以说了。”王星火平静地说。

加利却没有说，而是蹲下去，在地毯上摸着什么，摸到角落里，掀开红地毯的一角，抽起一个小东西。

王星火看清那东西，像被人抽了一巴掌，半晌儿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枚窃听器！该死的。他刚进房间的时候，已经把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了，地毯上也摸过，可为什么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真是见鬼了。

他过去一看，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有人竟然在地板上钻了一个小洞，窃听器是从下面的房间装在小洞里的，刚好与地毯相平，摸是摸不出来的。敌人一直在楼下的 5103 号窃听他们在房间里的谈话，这种有线窃听器比起无线窃听器，灵敏度和清晰度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他们在这个房间内说的所有的话，早被人全偷走了。

这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

“你不必着急去楼下，刚才我已经替你解决掉他了。”加利有些得意地说，“这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

地板其实是很厚的钢甲板，在这个地方安装窃听器，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功夫能完成的，需要大型钻孔工具。王星火很快想到，杜丽关于船长求救信号的猜测没错，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在他们没上船之前，邮轮就被幽灵会控制了。

正应了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进去过奥斯丁的房间吗？”加利问。

“去过，房间里有一个人，不知是死人还是活人。”王星火答。

“他是奥斯丁。”加利说。

“奥斯丁？”

“是真的奥斯丁，那个出现在客房部的胖子是假的，这窃听器什么的都是他搞的鬼，他一直在监视你们。”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已经杀了他。”加利便把在室内游泳厅外发生的事告诉了王星火。

王星火相信加利说的话，事情比他想的要复杂，这好比在别人的家里捉迷藏，你怎么躲得过人家？但好歹终于明了，幽灵会也渐渐浮出水面。

“这邮轮就是地狱，到处是幽灵会的人。我们根本分不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他们把我们当成游戏的棋子，想摆哪儿就摆哪儿。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才逃脱了他们的掌控。”加利鼓动王星火，“我们只有互相合作，才能跟他们对抗。”

“怎么个合作法？”王星火看着他。

加利正想说，不料叶芊忽然从床上挣起来，指着他惊恐地大叫起来。

“是他，就是他！他就是绑架我的坏蛋！！”

她虽然没看清加利的面貌，却听出了他的声音。

1965 年 8 月 5 日

22 时 29 分　南中国海

伯恩输了，这回看走了眼。

那个佐藤须根本不是什么日本特工，而是日本新兴的黑帮组织山口组的毒贩，押着一批货，准备从马来亚运到东京。

伯恩夫妇去找他的时候，他还以为来了穿便衣的警察，找他麻烦的，没等他们开口，就猝然亮出一把锋利的短刀刺过来，差点儿划伤了伯恩的肩膀，幸亏伯恩的反应能力奇快，避过这一刀，一脚踢倒佐藤，把枪逼在了他的脑袋上。

在枪口的威逼下，佐藤乖乖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伯恩见他满身的刺青，确实符合山口组的作风，不禁又恼又怒，用枪托打晕了他，把他的 T 恤撕成条，塞了他的嘴巴，反绑在桌脚上。他可不想这家伙立刻向船上的保安队报警，徒增麻烦。

“伯恩，你搞砸了事情。”凯瑟琳皱着眉头，埋怨说。

伯恩耸耸肩，自我解嘲说：“这有什么，上帝也有犯错的时候。”

“你会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代价的。”凯瑟琳说。

正说时，他们赫然看到门口站着个蒙面黑衣人，一副忍者打扮。

“嘿！”伯恩喊道，那“忍者”身形一晃，就从门口消失了，伯恩赶紧持枪追了出去。

邮轮似乎正经过风暴中心，两侧摇晃得更厉害。那忍者跳跃几下，竟直接踩上了墙壁，在墙上飞跑过一小段路，又随着船的晃动跃到了另一边墙上，来回腾挪。人在动，地在动，墙在动，加上自己也是斜着身子跑，就算伯恩举枪，也根本无法瞄准，伯恩并没有举枪，他只想追上他。

但伯恩的身法远没有“忍者”灵活，追上他根本不可能。

“嗨！等一下，我有话说。”伯恩只好喊，那“忍者”却转过了弯，消失了。

伯恩追过拐弯，竟发现有个房间开着门。这很奇怪，普通乘客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打开门的。他在里面？伯恩做好射击的准备，一手扶住墙壁，慢慢走了进去。

房内的地板上趴着一个人，却不是“忍者”，伯恩扳过他，这是个年轻东亚人，他见过这张脸，竟是送水果的服务员黄天成，此人的脖子被人扭断了，已经死亡。

他发觉不妙，不禁倒退了一步。

果然不妙，想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外面闯进来很多人，都穿着邮轮保安的制服，为首的那人正是保安队长桑托斯，伯恩认得他。

“扔掉枪！举起手来！”桑托斯厉声说，举枪瞄准了他。

七八支枪口同时对着你，不听也得听。伯恩把枪扔在了地上，双手放在后脑勺。

“人不是我杀的……”他说。

“跪下！”桑托斯不由他分说，叫道。有人用步枪的枪柄猛击在他的腘窝上，让他不由自主跪在地上。

真混，竟然上了“忍者”的圈套了！伯恩暗暗自骂。

1965 年 8 月 5 日

22 时 47 分　南中国海

叶芊的惊呼被杜丽及时阻止了，幸亏房间的隔音效果还好，要不早就把无关人等引来了。

加利爽快地承认自己绑架过叶芊小姐，向她郑重道了歉，并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叶恒艮原谅了加利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为黑箱被杀的丹尼·杰克逊在先，那半张地图本是丹尼找来的。

谈到合作，王星火觉得并无不可。他们和叶恒艮是幽灵会以及其他特务组织关注的中心，而 103 为了保护叶家，不可能自由行动，乃至处处受制。如果有一个盟友从外围行动，将大大有利。

“那么，你的要求是什么？”王星火问加利。

“帮我找出杀死我表哥的真正凶手。”加利说，“我知道，他肯定在这船上。”

“凶手有什么特征？”

“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凶手使用的是一把薄如蝉翼的软刀，会这种特殊武器的人在这世上没几个。”

王星火想了想，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楼下的人怎么样了？”王星火问。

“我扭断了他的脖子。”加利说。

王星火皱起了眉头，说：“你不该杀他，出了命案，邮轮就有充足的理由控制我们。你快走吧，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他们很快就会来了。”

加利根本没想过会给王星火他们带来麻烦，一听这话，也觉有理，便匆匆离去。

果然，加利前脚刚走，桑托斯带着人后脚就进来了。

“王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桑托斯一脸严肃。

“桑托斯队长，风大浪高，你还坚持巡逻，真是辛苦啊！”王星火和他打哈哈。

桑托斯进了房，四处看了看，突然问：“你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我哪儿都没去，警报响后，就一直待在房间里，他们都可以作证。”王星火笑道。

“是的，我们没有离开房间半步。”杜丽也说。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作什么证？”桑托斯哼了一声，“我告诉你，楼下有人被杀了。”

王星火装作吃惊的样子，问：“出命案了？怎么回事？”

“这我得问你，我们在楼下发现了窃听设备和通往这个房间的小洞。是不是你们发现有人窃听而杀人灭口？”桑托斯问。

“窃听？”王星火正色道：“桑托斯队长，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倒要追究邮轮的责任。为什么有人会在楼下安装窃听器？为什么直到被杀才发现？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这可是你保安队长的职责。”

桑托斯盯着王星火，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商人，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不是商人，跟邮轮无关吧？只要我们不破坏不闹事，是什么人都可以，邮轮是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王星火针锋相对。

叶恒艮也生气地抗议：“桑托斯队长，你们不去查真正的杀人凶手，反而怀疑受害者，我完全可以请律师来告你们。”

桑托斯没有证据，本也就是想唬一唬他们，看能不能唬出什么，却自讨没趣，一无所获。

“不管你们是谁，我希望你们不要给邮轮惹麻烦。”桑托斯抛下一句话，就带着人气呼呼走了。

王星火刚关上门，又有人敲门了，一看，是李遇白和袁智强，原来他们听到有响动，就跑过来看看。王星火便把刚才的事，以及晚会上神秘的小丑和数字牌上的三角关系，都一一跟他们说了。

大家觉得，这个桑托斯倒不像被幽灵会收买或威胁。按理说，保安队长虽说职位不高，但却是邮轮上有实权的人，特别是在这样的动荡年代，武力很重要，很关键。幽灵会是不是故意留下这颗棋子，借

以迷惑他们的对手；抑或，桑托斯就是幽灵会的人，他只是在演戏给他们看，误导他们？

真真假假，雾里看花。除了桑托斯自己，谁也确定不了。

话刚说完，门又敲响了，桑托斯竟然又返了回来。他一看满房间挤满了人，不禁脸色微变。

“桑托斯队长，出这么大的事，我的同伴们都很担心这趟旅程的安全。”王星火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

“我想请你辨认一下死者，看是不是认识。”桑托斯说。

1965 年 8 月 5 日

23 时 00 分　南中国海

“老师，你真是料事如神！伯恩果然来了，我把他引到那个房间，现在恐怕已经被桑托斯带走了。”鬼冢说。

“有人替中国人除暗鬼，美国人却成了冤大头，这世界真的很奇妙。”“零”感叹道，又对鬼冢赞许地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好，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吗？”

鬼冢猜测：“是不是他在暗中调查我们？可是搞错了对象，找到佐藤须那里去了。”

“零”老谋深算似的笑笑：“你只说对了一半，他不是调查我们，他是来找我们合作的。”

“合作？”

“美国人也不是处处都吃得开，这次他们低估了对手，低估了我们、幽灵会，甚至那几个中国保镖的能力。鬼冢，你要记住，人往往喜欢自以为是，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人，这是他们共同的弱点。”“零”说，“他们的丁若兰和我们的‘五’可能都已经死在幽灵会手上，所以，他们不得不寻求我们合作，共同对付强敌。”

“可是，你为什么又要诱他入套？”鬼冢不解地问。

“想跟我们谈合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得给他一个下马威，再让他来和我们谈条件。”

“原来如此。”鬼冢恍然大悟。

“但不管合作也好，对抗也好，黑箱迟早是我们的。”“零”满怀信心地说。

“志在必得！”鬼冢应和。

“你要随时和‘鬼’保持联系，这套秘密联络系统是我几十年研究的结晶，你可要好好利用。”“零”交代鬼冢。

“是，老师真不愧是谍报大师，我们之间的联络畅通无比。”鬼冢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5 年 8 月 5 日

23 时 39 分　南中国海

隔着一张大桌子，两个人面对面而坐，保安室里的气氛有些凝重。伯恩靠在一张椅子上，依然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他的背后则站在两个彪形大汉，对他虎视眈眈，好像他马上要作出攻击似的。

桑托斯翻看着伯恩的证件，似乎在鉴定是不是造假。

“你真的是中情局的探员？”桑托斯盯着伯恩的眼睛，问。

“如假包换。”

桑托斯想了一会儿，把证件推回到伯恩的面前。

“你们在查什么？”他盘问。

“这是我们的机密。”

桑托斯站了起来，趴过身子盯着伯恩说：“可是邮轮上连续发生了几起案件，你的机密就不再是机密了，因为它跟我有关。”

“别着急，也许我可以帮你，我们中情局……”伯恩说。

桑托斯有些儿抓狂，他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刚刚在新加坡被聘为大邮轮的保安队长，这次航程是他第一次上任执勤，谁知道就像天上扣下一只只屎盆子，事情一件连一件地出，真是倒大霉了。

“别拿中情局唬我，这里是我的地盘，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是什么局，一切都得听老子的。”桑托斯叫道。

“好吧，那你过来，我告诉你真相。”伯恩终于妥协了。

桑托斯过去了，伯恩跟他咬耳朵，说邮轮混上了几个国际杀手，在美国犯有重案，他们中情局正在追捕。如果桑托斯队长能够协助的话，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桑托斯有些将信将疑，但他宁愿相信伯恩的话，因为船上发生的恶性事件难以交代，国际杀手这个理由听起来还不错，加上有中情局作证，起码不会让邮轮和自己受到公众太大的指责。他们保安只是平常人，国际杀手，怪吓人的，他们哪有能力对付？

这样一想，桑托斯对伯恩客气了很多。毕竟，美国佬在二战后成了世界的老大，谁也不敢得罪。

当然，关头话还是要说的，桑托斯告诫伯恩，不要伤及无辜，要不然谁都不好交代，又把证件和手枪都还给了伯恩。

“桑托斯队长真是聪明人。”伯恩收回东西，整理好被保安们抓乱的衣服，满意地笑了。凯瑟琳在外面等着他，她可想不到，自己能那么顺利就摆平了这件事。

伯恩走后，桑托斯派人查了那个死者，果然没有登记在册，5103号房间无人入住，是间空房，又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家伙！但是，他是被谁杀死的呢？可疑的杀手加利早落海死了，最大的嫌疑人，是跟这个房间有关的人，是伯恩？是王星火？还是另有其人？

桑托斯让保安们都去各层执勤，不准任何乘客擅自离开房间，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保安队长室，抓着脑门冥思苦想。

国际杀手？到底谁是国际杀手？该怎么向船长汇报？桑托斯的头皮发麻，不知如何应付。

他看着桌上的一只水杯随着船的晃动，像被神秘的吸引力吸走一般，从面前慢慢滑向桌沿，“哐啷”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却没有伸手去抓住它。

1965 年 8 月 5 日

23 时 55 分　南中国海

夜很黑，风很大，雨很急，巨浪滔天。邮轮在浪峰波谷间跟大自然的狂怒搏斗着，一袭接一袭的浪头像怪物长长的湿舌，贪婪地舔着整个船身，恣意地卷上甲板，像要把邮轮整个儿吞掉，但“克里特皇后号”在船长大卫·李斯特的指挥下，从容地迎浪而上，冲破了海神的一轮轮阻击，按照预定的航线稳健地向北航行。

对邮轮里的乘客来说，可不那么乐观了，他们大部分人根本没经历过如此可怕的场面，感觉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走近了地狱的边缘，吓得浑身发抖，在房间里互相抱在一起，为未知的命运祈祷。

陶淘紧紧拉着袁智强的衣服，依偎在他身边，身体微微颤抖，仿佛一只受伤的小狗。

“别害怕，陶淘。大邮轮不怕这点儿风暴。”袁智强安慰小孩子，“叔叔给你讲故事好不好？你喜欢听什么故事？”

“我喜欢听寻宝的故事。”陶淘说。

一提起寻宝，袁智强自然就想起黑箱了。从古至今，为了宝藏，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爆发过多少次战争呢！尽管没来之前，范哲就教育过他们，国宝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中央首长非常关心，在船上也听了叶恒艮讲述的黑箱的来历，可行伍出身的袁智强仍然似懂非懂，这东西真有那么重要吗？比生命还要重要？但他心里也明白，只要有必要，自己会为它付出生命。这是他的使命，军人的使命，无法逃避。

他想起了从小带他的外婆，想起了外婆给他讲的一个关于寻宝的故事。

“从前有兄弟三人，他们的父亲快要去世了，于是叫来三兄弟到床前，对他们说，家里后山的梨林里埋有祖传的宝藏，来年开春后，你们就可以翻土开挖。”

“他们挖了吗？”陶淘问。

“挖了，挖了好长时间，把梨林翻了个遍，没有放过一寸土地，可是，就是找不到任何宝藏。他们都很失望，觉得父亲一定是骗了他们。”

“父亲为什么要骗他们呢？”

“父亲没有骗他们，到了七月，这片梨林结果了，今年的梨特别大、特别多，又特别好吃，三兄弟因此发了大财。”

陶淘眼珠子一转：“哦，我知道了。他们的父亲是怕儿子在他死后懒惰，故意使了一个计，让三儿子去翻土。”

躺在床上的张家浩听着，也笑了：“你这娃子倒聪明得紧，知道用计。”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大的宝藏不是财物，而是勤劳务实的精神。”袁智强说。

陶淘点点头，又对张家浩说：“张爷爷，袁叔叔讲了个故事，不如你也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吧。”

“好，我也讲个故事。”张家浩坐了起来，“我给你讲一个说谎的孩子变成木头的故事……”

张家浩讲故事的水平远比袁智强好，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陶淘听得入了迷。但是听着听着，感觉到张家浩话里有话，不禁害怕，钻到了袁智强的背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孩子不可以撒谎，要不会被魔鬼诅咒的。”张家浩盯着陶淘说。

袁智强也发现气氛不对，对张家浩说：“张老先生，你又何必吓唬小孩呢？”

张家浩从床上下来，走到陶淘的跟前，正色说：“娃子，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张爷爷我。说吧，你受谁指使？又隐瞒了什么？”

陶淘被他一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才检讨似的跟袁智强说：“袁叔叔，对不起，我骗了你们，但这全是桑托斯队长教我这样说的。”接着，就把“鬼”拉丁若兰入海的那一幕复述了一遍。

“原来丁若兰死了！”袁智强也猜出了“鬼”事件的真相。看来，丁若兰确实不是平常乘客，她带上陶淘是为了掩人耳目，而那个“鬼”只不过是跟踪她的某个特务，丁若兰发现被他跟踪，于是两人扭打起来，最后同归于尽了。但他们各属于哪一边呢？中情局？幽灵会？还是日本人？

“娃儿，记住了，以后可千万别对你张爷爷使计。”张家浩说。说完，摸了钢拐杖去上厕所，由于地板倾斜不稳，差点儿滑倒。

陶淘知趣地跑上前扶住了他，讨好地说：“张爷爷，我扶您上厕所吧！”

张家浩见他触到拐杖，把杖一甩，冷冷地说：“不用。”

他讨厌有人摸他的拐杖，仿佛那人在嘲笑他是个瘸子似的。

1965 年 8 月 6 日

03 时 54 分　南中国海

风雨如旧，一夜无事。

但并非真的无事，有很多阴谋其实是在黑暗处悄悄发酵着，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

就像王星火挥之不去的那个噩梦，每当他累了，困了，噩梦就会像鬼似的从记忆的深井里爬出来。意志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战胜梦境，因为他们都有心理弱点，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但潜意识却清楚得很。

船体的摇晃似乎渐渐平稳下来了，舱房悠悠晃动着，像一个温暖的摇篮，有一种催眠的效果。经历了惊恐的人们，此刻恐怕大多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沉的梦乡。

王星火也不例外，虽然不敢睡太熟，但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打起盹来。

鬼又爬进恍惚的梦中来了，出现在一片烟雾之中。

“哥哥，我没死，我活过来了。”烟雾里现出如生的脸。

王星火摇头说：“不可能，你已经死了，不可能再活过来的。”

如生的眼中流下了两行血泪，说：“你这个骗子，大难临头，只顾自己逃生。”

“不是你想的那样。”王星火为自己辩解。

如生走近他，拿着那块“华容道”递给他，说：“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你还不会。现在，轮到你玩了。”

王星火接过游戏，可是，不管他怎么玩，就是走不出来，每次都差一点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循环往复，就仿佛在迷宫迷失了。

“现在，你就是这走投无路的曹操，放不放你过去，主动权在我这儿。”如生说。

不，不是如生！王星火抬起头，面前站着的赫然是个成年人，不是别人，竟是钱江。

“哥哥，我回来了！”钱江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根本不是如生，你是钱江！”王星火嚷道。

王星火被自己梦里的叫声唤醒了，他发现自己还坐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被。地板已经不再晃动，在他对面的两张床上，叶芊和叶恒艮熟睡着，杜丽则靠在另一张沙发上，支着扶手打盹。

王星火一看表，已是 4 点钟，都到凌晨了。他知道这薄被肯定是杜丽趁他睡时盖上的，心底涌过一阵暖流，便取了下来，又轻轻盖在杜丽身上。

见有动静，杜丽便警觉地醒了过来。

“对不起，弄醒你了。”王星火轻声说。

“不要紧，我没睡着。”

“我昨晚睡得太沉了，让你辛苦了。”

杜丽拉了拉身上的被子，脸微微一红，说：“星火，你太累了，应该好好睡一觉。”

王星火觉得真难为杜丽了，昨晚头晕，不知不觉间就睡沉了。自己睡得好，杜丽就睡不好，他们得有人随时保持灵敏的警觉。

多年来，他和杜丽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默契，不需太多的言语，一颦一笑间，心意相通。跟她在一起时，王星火觉得自己会特别安宁。

“天快亮了，看来风暴已经过去了。”王星火抬头看了一眼平稳的天花板，虽然内舱里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但他仿佛看到了蓝天白云。这是他们的本事，有时候在极其艰苦的地方，这种想象会带来愉悦，跟曹操的典故“望梅止渴”一个道理。

“敌人今天肯定会有新动作，又是个漫长的一天啊。”杜丽说。

“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邮轮在靠岸前，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套取黑箱的机密，我们一定得更加小心。”

“星火，我现在觉得，你昨晚阻止带陶淘是对的，谁也不敢保证，敌人不会利用小孩子开展行动。”杜丽说。

王星火点了点头：“这孩子来历不明，应该谨慎。智强就这点不好，心太善，又太喜欢孩子了。”

“敌人真是太狡猾了，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你觉得我们楼下的窃听者是属于哪一方呢？”

“幽灵会，只有他们有这样的条件。加利杀了那个窃听者，桑托斯必然怀疑到我们头上，他会派人监控我们。杜丽，我们现在是在虎穴魔窟里，大大小小的神仙妖怪，都会陆陆续续从黑暗里冒出来的。”

“你真的相信那个美国人加利？”杜丽问。

王星火说：“抗战时，毛主席不是提出来一个十八字方针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个加利不是进步势力，也不像是敌对势力，他属于中间势力。他虽心狠手辣，但只想着寻仇，对我们构不成威胁。此人活像一只到处乱钻的地鼠，身手不错，行动灵活，如果能为我所用，会有很大的便利。”

“但愿如此。”杜丽叹了一口气。

“你们，你们别抓我……”叶芊突然说话了，吓了王星火和杜丽一跳，却发现她只是在说梦话，不禁相视莞尔。

1965 年 8 月 6 日

4 时 59 分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的天总是亮得那么早，五点不到，东方的海平线上已经抹上了一缕红霞。经过一夜惊魂，早起在甲板上散步的人们惊异地发现，大海真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此刻的海面出奇的平静。虽然还看不到那宝石般的蔚蓝，但小风吹拂下的青黑色的浪涛，鱼鳞似的，一波接一波连向天际，在东方红光的映射中变幻着绚丽的色彩，仿佛遮着面纱的阿拉伯女郎，更显温柔神秘，完全想象不出几小时前的狂暴。

“克里特皇后号”平稳而自信地驶向北方，一批船员在忙碌地整理昨晚因风暴而损坏的设施，损坏并不严重，“克里特皇后号”卓越的抗风浪能力又一次通过了考验。此刻，不断有乘客三三两两地走上露天甲板，他们或讨论着昨晚的风暴，或伸伸腰踢踢腿做运动，以缓解绷了一夜的紧张神经。

叶涛很早就起来了，和李遇白一起绕着游步舷廊慢跑，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每天小跑一千米，比得上每天吃人参。他们跑了一圈，站到船尾的甲板上休息，叶涛用邮轮上的毛巾擦着汗，一副爽快的模样。

“在这海天之间跑步，真是别有一番兴致，就像海鸟自由自在飞翔。”叶涛冲着大海高喊了几声，对李遇白说。

“是啊，这里的空气多自由，好好享受吧。到了国内，就要注意点形象了。”李遇白呵了一声。

“怎么了？国内有什么讲究吗？”

李遇白笑而不答，弄得叶涛一愣一愣的。

“嗨，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哪！”背后响起娇嫩的女声，两人回头一看，竟是洋子。

互相问了早，洋子告诉他们，昨晚自己一晚上没睡好，还跟哥哥因为叶芊的事吵了一架，心情很不好。

“哦，为芊芊吵架？为什么？”叶涛问。

“哥哥说，人家既然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为什么死赖着，让人瞧不起。我想，这不是叶小姐的本意吧？于是我们就争了起来。”洋子一脸委屈地说。

叶涛说：“洋子小姐，我想你哥哥理解错了，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洋子一笑：“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才把你们当成邮轮上结识的新朋友。在枯燥的旅途中，多几个新朋友就有趣多了。你们说是吗？”

李遇白看着洋子，她穿着一件素色连衣裙，裙摆在风中飞扬，就像个高中女生，显得无比青春纯洁。心想杜丽也太多疑了，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是特务？如果这样的女孩子都是，那全船都没有好人了。

“洋子小姐，你误会了。芊芊从小太受人照顾，没见过什么世面，她表姐是怕她吃亏，所以才不愿生人接近她。”李遇白说。

洋子幽叹了一声：“芊芊妹妹也真可怜，那么大的人了，还被家人像小孩子一样管着。”

叶涛想辩解，可被李遇白使了一个眼色，就没把话说下去。

三人聊了一会儿，叶涛和洋子又聊起昨天的刺青话题，叶涛虽学的是经济，但对人文也颇有研究，两人似乎找到了共同话语，越聊越投机。反而李遇白觉得相当无趣，在旁边东看西看，无所事事，于是找了个时机，说邮轮餐厅开始供应早餐了，不如一起去吃吧。

刚到餐厅不久，杜丽带着叶芊也来了。她见洋子和叶涛他们坐一起，不禁皱起眉头，正想拉叶芊另找位置，不想叶芊早就发现了洋子，高兴地跑过去，亲密地拉着洋子的手连说好巧，坐在她身边聊七聊八的。杜丽不得已，也只能跟过去。

吃的是自助餐，餐厅的名字却怪吓人的，叫“东太平洋海盗”。叶涛解释说，其实自助餐这种形式本来就源自海盗，狂野的海盗们喜欢把各种美食都堆在桌上，然后拿个盘子各取所需，没有礼节，没有拘束，自由自在的，后来才传到了文明社会，所以这个餐厅以海盗命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我们也做一回海盗吧。”洋子乐呵呵地说，拿着刀叉当当地敲了几下，装作海盗的模样，逗得大伙儿都乐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南中国海海域，当时确实有几股海盗势力横行海上，经常劫掠来往商船和客轮。经过这片海域时，船员们自然是提心吊胆，草木皆兵，这是保安队长桑托斯的职责，如果遇到海盗袭击，他得负责邮轮的自卫，用船上有限的武器赶跑他们。

“洋子，你做不了海盗的，但会被海盗抓去做压寨夫人。”李遇白打趣说。

杜丽见李遇白碰到漂亮女人，也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总免不了油嘴滑舌，不由有点儿厌恶。

正想时，忽听到背后有人喊：“遇白！”众人抬头一看，是个陌生的男人。

那男人梳着一头油发，快步走了过来，杜丽本能地把叶芊遮挡在身后。

“哎呀，遇白，真是你啊！我们老同学有那么多年没见了，想不到在这里见面。”油发男子热情地要与李遇白拥抱，却被李遇白一把推开了。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李遇白生气地说。

“你姓李名遇白，我认错别人，也不会认错你啊！我是王飞洪啊，你国中同学！你是回台北吧？我刚好也回去，真巧了！”王飞洪蹦出一连串话，几乎没给李遇白说话的机会。

“你胡说什么？”李遇白怒道，知道不对劲，但面对这个牛皮糖似的二流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打，真是百口莫辩。

闹出了动静，餐厅里的人都朝这边看来。杜丽见状站起来正色说：“这位先生，我们确实不认识你，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这位是你的老婆吗？好啊，遇白，到台北后你得请我喝几杯，讨了这么漂亮英气的一个老婆藏着，同学们都以为你还是打光棍呢。”那人反把话头扯到了杜丽身上。

“无耻！”杜丽真想甩他一巴掌，但她忍住了，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拉起叶芊就往外走，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摆脱此人的纠缠。

李遇白往那人胸口一推，说：“你要是再敢胡说，看我怎么收拾你。”又狠狠盯了那人一下，叫上叶涛出了餐厅。

“喂！李遇白，你太不给脸了！进了军情局又怎么样？了不起吗？竟然连老同学都不认了！去！”王飞洪在他们背后骂骂咧咧，引起了周围食客的轻声议论。

只留下洋子呆呆地坐在位置上，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鸟。

1965 年 8 月 6 日

5 时 47 分　南中国海

说者有心，听者明意。

李遇白和杜丽当然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但并不清楚他们的确切用意，他们的用意其实在叶芊身上。王飞洪的话就像一块大石头，在叶芊的心湖里“扑通”一声砸得水花四溅，久久不能平静。

叶芊心里七上八下的，脑子里总想着：凯瑟琳的话可能是真的，我们上了当，这伙人真的是台湾特务，要把我们一家人劫持到台湾去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在船上会遇上熟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现在物证、人证都齐了，她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原先她还是在天平的中间线摇摆，现在就像在另一边放上了重重的砝码，一下子倾斜过去了。

“芊芊，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杜丽发觉叶芊的情绪不对，便告诫她。

叶芊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却想：这恐怕不是敌人的阴谋，而是你们的阴谋吧。但自己现在还得装下去，才能暂时自保。要不然，万一被这些台湾特务识破，他们也许会恼羞成怒，在骗取了黑箱后，把她和她的家人都杀掉，然后扔进海里，神不知鬼不觉的，连尸体都找不到。

叶芊越想越怕，像被人浇了一身冰水，从头寒到脚。

杜丽回到房间，立即向王星火报告了此事。王星火分析，这肯定是敌人的离间之计，让叶家对他们心生疑虑，从而寻找机会下手，又觉得仅凭一个陌生人的胡言乱语，还不足以影响叶家人的信任度。但不管怎么样，敌人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不会空穴来风，演这出闹剧的。103 并不知道，叶芊已经悄悄被中情局灌了迷汤了，这一步只是巩固战绩而已。

为了避免叶家人猜忌，王星火特别郑重地把叶恒艮、叶家兄妹和张家浩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说明了餐厅里发生的事，点明这是敌人制造的诡计，当事人李遇白也进行了澄清。叶恒艮立刻表态，大骂敌人的伎俩太卑鄙阴险，他们是不会上当的，叶涛跟着说了自己支持父亲的看法。张家浩笑着说，这种方法太小儿科了，捡他们在抗战时用剩的残渣而已。叶恒艮问到叶芊的想法时，叶芊当着众人的面，也承诺自己不会相信坏人的话。

“星火老弟，你完全可以放心，孰是孰非，我们还是分得清楚的。”叶恒艮安慰道。

“叶老，我当然相信你们。只是敌人太狡猾，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王星火说。

“奶奶的，不如明刀明枪出来干一仗！”袁智强愤怒地说，“在背后搞什么阴谋诡计？”

“智强，我们面对的不是猛虎，也不是饿狼，而是毒蛇，是狐狸，如果他们明刀明枪地来，倒成了稀奇的事。你来这条战线也有几年了，还不习惯吗？”王星火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6 时 01 分　南中国海

“零”背着手，站在海景阳台上，眺望着东方的海平面。一轮红日正从暴雨过后残留的积云间喷薄而出，在红日冲出积云的刹那，幽暗的海面上顿时金光万丈，有如火烧，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在这一片金光之中，本来青黑色的海和天像被冲洗过了，神奇地幻现出清爽沁人的宝蓝色。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大自然真是奇妙啊！变化多端，神鬼莫测。”“零”赞叹道。

在他的背后，伯恩踱了过来，说：“郭先生，想不到你还是一个诗人。”

郭耀宗转过头，哈哈一笑：“这是唐人李白的诗句，我哪有这样的才气？”

“郭先生是个中国通，怪不得对黑箱如此迷恋。”伯恩说。

郭耀宗说：“我只喜欢中国古代的东西，那可都是全人类的瑰宝呐，但中国人不懂得珍惜它们，所以他们不配再拥有，只好由我们代为保管了。”

伯恩点头说：“有道理，能者为之，天经地义。不过，黑箱不一般，它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光由你们保管，恐怕担子太重了。”

郭耀宗明白伯恩的言下之意，不由嘿嘿一笑。他之所以同意与美国人合作，除了幽灵会实在让他没有把握，中国那几个保镖也是难缠的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中情局已经发现了他们。

日本到底还在美国的控制下，金百合计划的很多宝藏，近年都是由日美合作秘密发掘的，如果美国人知道日本人想独吞这笔财富的话，面子上过不去，闹出意见来，日本吃不了兜着走，谁轻谁重，郭耀宗心里清楚得很。当然，他也不能让美国人太占便宜，毕竟是美国人先来找他合作的，昨晚的下马威还是有点儿作用的，所以，经过讨价还价，说好了四六分成，我六你四，谁也不准耍赖。

“零”心里盘算，如果真能保证六，那日本也是胜算了。如果美国人反悔，他也有其他的办法，人不能太相信别人。

半小时前，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次合作，合作非常满意，搞得中国保镖措手不及，狼狈而逃。当然，最重要的是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让叶芊这条小鱼儿再把钩吞了一点儿进去，现在就等着提线钓鱼了。

凯瑟琳就是负责提线的渔翁，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把叶芊带过来，当然，还有令人激动的黑箱地图。

“为我们的合作干杯！”伯恩倒上一小杯红酒，递给郭耀宗。

“我们的人都不能白死。”“零”的嘴角浮着狡黠的笑影，接过伯恩的酒，与他轻轻碰了碰，一饮而尽。

1965 年 8 月 6 日

6 时 33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一出客房，就发现自己被人盯上了，盯他的人是船上的保安队员，穿着便衣，装成乘客的样子。他理解他们这么做，毕竟楼下死的人和他们有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邮轮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但脱不了嫌疑。

他陪叶恒艮去吃早餐，张家浩因为拉了肚子，就在房间里休息，说是水土不服。叶恒艮笑他，说是在西方待久了，回到了东方，反而水土不服了。

他们去的是另外一个餐厅，位于邮轮的上层，靠近船桥区，从明亮的玻璃窗看出去，海天一色，美不胜收。

那两个便衣保安队员也跟进来了，坐在离他们五六米远的餐桌上，时不时朝他们斜觑，但毕竟不是专业的特情人员，举手投足间破绽百出，王星火不禁摇头苦笑。

叶恒艮跟他在一起时，就不断地问一些国内的事情，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一大堆，仿佛国内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很多问题连王星火也回答不上来。但王星火很感动，因为他从叶恒艮的言谈中，能够感受到一个海外老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浓烈的爱国之心。

不管是出于国家任务，还是个人对叶老的尊重，他们 103 也要把叶恒艮一家人平平安安带回中国，实现老人的夙愿。王星火心想。

“星火，你说，昨晚那个在楼下偷听我们的人是谁？”叶恒艮低声问他。

王星火回想起昨晚桑托斯带他去认尸体的情景。那人的脖子是从背后被加利拧断的，估计当时正在聚精会神窃听他们的谈话，被加利偷偷开门进来杀死。这个加利的杀人手法如此狠毒老练，如果是敌人，倒也不能掉以轻心。

当王星火看到尸体的脸时，藏在心底的谜就解开了——他认得这张脸，右嘴角一道小伤疤，正是神秘失踪的黄天成，那个送水果的服务生。原来他是奥斯丁的手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黄天成不过是幽灵会的一个小喽啰，送水果有三个目的，一是确认房间里的乘客身份，二是踩踩点，三是执行幽灵会的惯例——送挑战书信。现在看来，不光是他们，美国人和日本人也肯定收到了“水果”，而奥斯丁早就料到，他们接到书信肯定都会从这个服务生入手追查，于是编了一套鬼谎言来扰乱他们的思路，顺便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和能力，以便幽灵会制定下一步的计划。

可是他们没想到，加利会成为一个大麻烦，他非但逃脱了他们的控制，还追查到了一部分真相，并且杀死了奥斯丁和黄天成。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幽灵会的“鬼算”也有失算的时候。

不管是奥斯丁还是黄天成，对幽灵会来说都算不上什么损失，真正的“大鬼”是谁呢？他们能够控制整艘邮轮，连船长都毫无办法，肯定没那么简单，这邮轮上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王星火对桑托斯说，此人曾经假扮成服务员探过他们，但只见过一面，不知道是什么人，估计是有人想图财害命。半真半假，桑托斯也半信半疑。但这些王星火并没有跟叶恒艮说，生怕老先生惊惧。

“叶老，这人已经死了，想必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也会有所收敛，你不需担心。”王星火安慰他。

“我知道，真让你们受苦了。”叶恒艮感叹道。

“敌人还会耍一些诡计，如果您有什么发现，请及时告诉我。”王星火说。

叶恒艮好像想起什么，但欲言又止。

“叶老有什么问题吗？”王星火敏锐地捕捉到了叶恒艮表情上的细小变化。

“芊芊……芊芊昨晚突然问起我……关于黑箱的事……”叶恒艮犹豫地说。

王星火点点头，他明白叶恒艮的担忧。相对于叶涛来说，心地单纯，又有点儿叛逆的叶芊确实让人不放心，她根本不明白敌我战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很容易上敌人的圈套，但他相信杜丽能保护好她。

“请问你是王星火先生吗？”餐厅的女服务员走过来问。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王星火答。

女服务员取出一张便笺，说：“有一位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王星火接过便笺，展开一看，竟是吴美蝶写来的。

“星火，有要事相商，请于七时四十分在四层邮轮商店内见面。吴美蝶。”

1965 年 8 月 6 日

7 时 02 分　南中国海

杜丽坐在房间里的写字台前，阅读刚刚送过来的《克里特皇后报》，报上登载了今天邮轮安排的一些节目，除了各功能区照常开放，以及一些小活动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晚上的假面舞会了，地点设在露天甲板。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一则简短的船长致词，这是《克里特皇后报》的传统，大卫船长会向乘客送上一些祝福和小叮咛，让人倍感亲切。针对“克里特皇后号”的乘客组成，小报分为英、中、日三种语言，送到杜丽这里的自然是中文版。

“亲爱的乘客，我代表邮轮，为昨晚的大风暴给大家造成虚惊和困扰表示歉意，如果有人受伤，请与医务室联系，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炸雷滚滚，风浪滔滔，在这场抗争中，我们经历了共同的考验，

一起战胜了风暴的肆虐，你们都是大海的勇士。如果此刻有一把吉他在身边，我一定会为你们弹奏起邮轮的船歌《神奇美丽的克里特皇后》。我保证，我们赶跑了风暴，它再也不敢回来了，借用日本和歌《丑之云伯》中的一句，‘须臾潮水歇，扬帆赴征程’，祝大家度过愉快的新一天。

爱着你们的

大卫·李斯特”

杜丽读着这段话，职业嗅觉让她感到大卫船长的致词有点儿名堂，就把报纸摊在桌子上，好好研究起这段话。杜丽并不懂日本和歌，但她注意到，谍报密码常常喜欢用某个文人作品作为明匙，特别是一些公开形式的情报传递，难道大卫的目的也是如此？

她琢磨了一会儿，慢慢有了思路。她把《丑之云伯》这四字转化成一串电报码，算出一组数字：0010003700610130，然后按字的顺序查找，竟得到了惊心动魄的五个字：邮轮有炸弹。

这非同小可！杜丽的心不由一跳。事关重大，必须马上报告王星火。她一回头，正好看到叶芊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

“芊芊，你去哪儿？”杜丽问。

“我，我去陪我干爹，他不是肚子不舒服吗？”叶芊说。

“我陪你去。”杜丽站了起来。

“不必了，我再也不上你们当了！”叶芊突然从身后取出一支口红似的小罐子，朝杜丽的脸上喷来。

杜丽没料到叶芊会向她突然袭击，连忙掩住口鼻，可是慢了半拍，有部分液体喷到了她的脸上。

“你……”杜丽又气又急，可是，眼前一阵晕眩，手脚发软，竟站立不住，瘫倒在地上。

“再见了，你这讨厌的女特务！”叶芊对药水的可怕功效震惊不已，见杜丽昏迷后，慌张地关上门，又慌张地走到对面 6103，取出昨晚从父亲叶恒艮兜里偷来的房间钥匙开门。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偷偷取走黑箱地图，她相信只要地图在她身上，不管中情局还是台湾特务，都得乖乖听她的话。

聪明的她已经猜准了“地图跟妈妈在一起”的意思，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叶恒艮行李箱的底部找到了母亲李萍的骨灰盒。

“妈妈，对不起了。”叶芊跪在骨灰盒前拜了两拜，就拉开栓子，开了盒。但哪里有地图，只是一盒子细碎的灰白骨灰。

怎么回事？是爸爸骗了自己？还是自己理解错了？叶芊的心咯噔一声沉了下去。

但她并不死心，壮起胆子，闭上眼睛，伸出手指往骨灰里掏，东摸西摸，果然触到了一个小布袋。叶芊的心狂跳起来，几乎是颤抖着把布袋扯了出来。

是地图！爸爸竟然真的把地图藏在了妈妈的骨灰里，一般人很少想到骨灰盒，就算打开了骨灰盒，也不会去摸令人恶心的骨灰。

叶芊匆匆把布袋收到手提皮包内，把骨灰盒放回原位，从 6103 出来，去敲张家浩的门。

张家浩开了门，见叶芊一副惊慌模样，不禁吃了一惊。

“芊芊，怎么了？”张家浩问。

叶芊朝里面瞧了瞧，小声问：“那个袁智强在不在？”

张家浩摇了摇头：“他带着陶淘去吃饭了。”

叶芊一听，再也忍不住，哇得一声就趴在张家浩的肩头哭了起来，张家浩只有不断安慰她。叶芊便把前因后果简单说了一遍，张家浩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芊芊，你闯祸了！怎么不早跟我说？”张家浩说。

叶芊说：“杜丽跟得我那么紧，我哪有机会跟你说话啊。”

“如果这些人真是台湾特务，你们的处境就危险了。现在杜丽已经被你弄晕了，王星火回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干爹，那我该怎么办？你一定要救救芊芊啊。”叶芊颤抖着问。

“‘克里特皇后号’也就这么点儿大，你能躲到哪儿去？”

“干爹，我知道你也不想去大陆的，你想想办法，我们能不能跟中情局做笔交易？”叶芊急说。

张家浩思忖了一下，说：“这种外喷麻醉药的效力虽然强，但肯定不持久。杜丽很快就会苏醒过来，她知道是你下的手，所以你不能再跟着我们了。芊芊，此地不可久留，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地图就由我暂时保管，他们以为地图在你身上，不会怀疑到我。你立即去找中情局的人，跟他们谈妥条件，只要他们没拿到地图，谈判的筹码就在你这边，达成后，你再叫他们联系我。”

“干爹，你不陪我去吗？”叶芊哭道。

张家浩摇了摇头，说：“不行，我必须留在这里。一来可以作为内应了解他们的动向，二来，万一他们对你爸爸和哥哥动手，我可以有个照应……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伤害的。中情局既然派人主动联络你，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可以寻求他们的保护。”

叶芊六神无主，对张家浩言听计从，点头说：“我听干爹的。”把小布袋交给了张家浩。

张家浩收了布袋，见左右安全，就把叶芊送到很少有人上下的步行楼梯口，又秘密叮嘱了几句，匆匆回房，关上了门。

1965 年 8 月 6 日

7 时 36 分　南中国海

快到吴美蝶约定的时间了，去，还是不去？

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王星火决定不去。如果吴美蝶真有急事，她自己会来找他的，犯不着为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那两个保安虽然没什么危险，但总像苍蝇似的跟着，也颇为讨厌。王星火便和叶恒艮做了几个假动作，在船廊上绕了绕，轻松地摆脱了他们。

当王星火和叶恒艮回到六层客房时，就更去不成了，因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

三分钟前，从昏迷中醒来的杜丽强撑起身子开了门，她想去敲袁智强的房门，可是刚刚走了一步，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一下子跪了下

去，她只有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艰难地前行，终于按响了门铃，出来开门的却是张家浩。

“你怎么了？杜丽。”张家浩扶住了她。

就在这个时候，王星火和叶恒艮也回来了，见状连忙扶着杜丽坐在沙发上。

“叶芊……突然袭击了我，现在……不知跑……哪里去了！”杜丽喘着气说。

叶恒艮一听，气得全身发抖，又想起什么，连忙回房翻出行李箱内的妻子骨灰盒，果然发现被人动过了，里面的布袋子也不翼而飞。

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大骂叶芊这个不孝之女，张家浩连忙过去安慰老友。

“叶芊和我们可能都上当了。”王星火听完杜丽的叙述，自我检讨，“是我们失职，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在叶芊身上做的手脚。”

袁智强带着陶淘也回来了，他想不到自己刚刚离去十几分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禁懊恼不已。

“遇白呢？”王星火问。

“他和叶涛去露天甲板了。”袁智强答。

“赶快把他们叫回来！”王星火命令。

袁智强要陶淘待在房间里，领命而去。

“星火，我还有一件要事。”杜丽拉住王星火，让他靠近说话。

听了杜丽的话，王星火脸上微微变色。“邮轮有炸弹”，短短五个字，真的像一颗炸弹似的，重重落在王星火的心头。

豪华邮轮虽然坚固庞大，就像海上的堡垒，连风暴也拿它没办法，但实际上相当脆弱，精通船舶构造的人，只需用几枚小型炸弹安装在关键部位，就足以让这个庞然大物沉入海底。“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任何看似强大的东西，一旦被人捏住了要害，都是纸老虎，只能乖乖就范。

王星火知道，随着在马尼拉靠岸时间的临近，敌人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疯狂行动了。不过，敌人现在还不可能引爆炸弹，当务之急是要救回叶芊，拿回地图。

叶芊是受了谁的蛊惑呢？是幽灵会？还是中情局，或是日本人？她会去哪儿？既然特务给了她麻醉药，那说明他们早有预谋，而事情最有可能就出在赌场里叶芊失踪的那一小段时间，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里，叶芊离开过他们的视线。

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王星火觉得自己低估了对手，他进入 103 以来，还没有过同时对付三股以上特务组织的经验，而且还是深入陌生的虎穴，没有任何可以调用的国家资源，这太错综复杂了，让他有点儿捉襟见肘，生怕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料屋漏又逢连夜雨，袁智强回来报告说，找不到李遇白和叶涛，两人不知上哪去了。

1965 年 8 月 6 日

7 时 45 分　南中国海

昨天在赌场的外面，凯瑟琳曾经教给叶芊一种联络的暗号，让她在需要的时候，在赌场船廊那棵棕榈树上系一条小红绳，他们会有人定时查看联络。此时的叶芊像只刚刚逃脱了虎口的羔羊，胆战心惊地摸到树边，取出凯瑟琳交给她的小红绳如法炮制，心里祈祷着凯瑟琳快些来。

凯瑟琳果然没说谎，不一会儿，就有人走过来了，是个身材异常高大的黑人，像堵铁塔似的。

“你是叶芊小姐吗？”黑人问。

“是的。你是凯瑟琳派来接我的吗？”叶芊迫不及待地问。

黑人点了点头，说：“请跟我来。”

叶芊就跟他去了，她跟着他穿过船廊，走入一扇小门，又绕过一道又一道的回廊，最后，进入了幽暗的机房。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管道，不时发出奇怪的咕噜声。叶芊越走越害怕，她不断地问那个黑人，凯瑟琳在哪儿。黑人总是回答说，就在里面，不远了。

“我还是不找她了。”叶芊停住了脚步。

黑人回头嘿嘿一笑，指着前面一扇封闭的铁门说：“凯瑟琳就在这扇门后等你呢。”说着，旋开了铁门的气阀，拉了开来，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

叶芊看了看他，黑人的目光带着不可拒绝的威胁力，凶狠得让她害怕，只有战战兢兢走了进去。

她果然见到了凯瑟琳，但并不是自由的凯瑟琳，这个美国女人被大字形绑在几根管道上，正在扭动挣扎着，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越显扭曲恐怖。

叶芊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回身就想夺门而逃，却被黑人紧紧抓住了手腕，像只小鸡似的扑腾。

“我没有骗你吧，凯瑟琳确实在这里。”那黑人阴笑着说，露出满口白牙。

凯瑟琳看到了叶芊，喊道：“你们放开她！”

“你现在自身难保，还为别人求情，这可不是合格特工的作风。”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嘲笑说。

叶芊认得这个男子，竟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钱江。她懵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仿佛突然之间坠入了一个噩梦。

“你，你怎么……在这儿？”叶芊语无伦次。

钱江向叶芊走来，说：“我说过，我是魔术师嘛，这出大变活人，不知道叶小姐喜不喜欢？”

“你……你想干什么？”叶芊恐惧地说。

钱江伸出手，暧昧地勾起叶芊的下巴，欣赏着她的脸，叹息说：“好一张美丽的脸，可惜就是没头脑。”

叶芊不禁打了个寒战。

“只要你跟我们好好合作，我们不会对你干什么。”钱江放下了手，说：“我知道，地图在你身上，你乖乖把它交给我，我就放你回去。”

“地图没在我身上。”叶芊说。

“可是根据我的情报，地图确实在你身上。”钱江呵呵地说，“如果你不合作，我只好叫豹头搜你的身了。”

叶芊一听，吓得花容失色，本能地用手护住自己的身体。

“你们这群畜生！”凯瑟琳见黑人豹头要动叶芊，愤怒地骂道。

钱江哼了一声：“我们是畜生，难道你们不是吗？堂堂一个中情局，耍那样卑鄙的手段，骗一个小姑娘为你们服务，就不脸红吗？”

叶芊听了这话，似乎明白了什么，看向凯瑟琳，问：“凯瑟琳，你是骗我的吗？星火大哥他们不是台湾特务，他们真的是来接我们回国的？”

凯瑟琳无言以对。

钱江哈哈一笑，说：“我替她回答吧，王星火确实是中共的人，还有李遇白、杜丽、袁智强，没一个是台湾特务，小姑娘，中情局演了一出精彩的戏给你看呢。”

“你这个骗子！”叶芊又悔又急，怒骂凯瑟琳。

钱江接着说：“不过，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的能耐就算比得上孙猴子，又怎么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小姑娘，我们既然能轻松抓了凯瑟琳，自然也能够轻松捉住王星火、杜丽他们。我们会一个个除掉他们，最后，你们一家人就会在这里团聚。所以，我劝你还是好好听我们的话，把地图交给我，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只要我们拿到了地图，就不会为难你们叶家。”

叶芊的眼泪啪嗒啪嗒大颗往下掉，她骂自己真蠢，竟然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狼口。

“叶芊，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幽灵会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不会……”凯瑟琳说，话没说完，就被钱江抽了一耳光。

“等会儿，你就要哭着求恶魔跟你合作了。”钱江摸着凯瑟琳被抽红的脸，阴险地说，凯瑟琳啐了他一口血水，幸亏他反应快，躲开了。

见叶芊还在犹豫，钱江恼羞成怒，命令豹头，剥光叶芊的衣服，搜出地图。

对于豹头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下子把女孩拉了过去，搂在怀里，伸手就去扯她的衣裙。

叶芊惊惧地大叫起来："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地图真的不在我身上，我把它交给了我干爹张家浩！"

钱江示意豹头放下她，叶芊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钱江蹲下去盯着她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如果你说谎了，将会生不如死。"

他命令豹头把叶芊关进另一间封闭的小舱房内，然后踱到凯瑟琳的面前，说："现在轮到你了！"

凯瑟琳尽管受过艰苦的特工训练，也曾在实战中出生入死，但钱江这种看似温和实则阴狠的语气仍让她不寒而栗。

"你想怎么样？"

钱江朝豹头勾了勾手指，豹头端起一个盖着白布的盘子走了过来。钱江像变魔术似的，优雅地掀起白布。凯瑟琳看见盘子里有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蓝色药水。她马上明白钱江要做什么，惊恐地奋力挣扎起来。

"你们有药，我们也有药。不过我们的药要厉害得多，注射了这种药，四小时后周身将奇痒无比，必须回到我们这里再注射一次，要不，一小时内，全身皮肤就开始溃烂，无药可救，不烂死你，也痒死你。"钱江一边用注射器抽取药液，一边慢条斯理地说。

凯瑟琳脸上变色，骂道："你们这帮变态！"

"你只要为我们工作，下了船就给你注射解药。"钱江好像没听到她的骂声，用手指在注射器上弹了弹，推掉点针筒内的空气，找准凯瑟琳臂弯间的静脉，"叶"的一记微声，闪着寒光的针头刺破了皮肤，蓝色液体顺着静脉，像冰冷的毒蛇似的钻入了凯瑟琳的体内。

"我们会为你保密的，完事后，你还做你的中情局特派员，没有任何影响。"注射完毕，钱江拔出针头，用拇指在凯瑟琳臂弯的针眼上揉压了一会儿，直到不再流血。

凯瑟琳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1965 年 8 月 6 日

8 时 11 分　南中国海

按照 103 的行动规定，所有人的活动都必须事先告知同伴，去哪儿，做什么，多长时间。李遇白和叶涛说是去了露天甲板，但袁智强没找着他们，服务台也没有留言，这事很蹊跷。

他们去哪儿了呢？

说来话长，两人到了露天甲板后，先是坐在靠栏杆的椅子上看海聊天，后又参加了甲板的一个活动——邮轮为一对澳洲新人举办的婚礼。

在邮轮上办婚礼真是浪漫，蓝天碧海，俊男靓女，简约的仪式，欢乐的游戏，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的热情祝福，都值得让人终生回味。

“遇白兄有没有心仪的对象？”看着在邮轮牧师的主持下，新郎新娘互换戒指，叶涛问李遇白。

李遇白说：“这些年为革命到处奔波，命都系在裤腰带上，哪里有时间找对象呀？”

叶涛说：“那也不至于吧，难道为了革命就一辈子打光棍不成？”

李遇白会心一笑：“说实话，我还真没有对得上眼的。这种事情光急没用，得讲缘分。叶涛兄，你呢？”

叶涛有点儿腼腆地回答：“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怎么说呢，我觉得她真是好。”

她是谁？李遇白一想，大吃一惊：“兄弟，你该不是看上广末洋子了吧？！”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红颜知己，这辈子一直在等的女人。”叶涛点头承认了。

李遇白拍着他的肩头说：“叶涛兄可真懂得挑女人，洋子是不错，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只可惜她是日本人，要去的是日本，明天你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一天的时间，怎么发展感情？”

叶涛叹了一声："我也正在为这事烦恼。好女孩可遇不可求啊，我想跟她多联络联络，说不定将来还可以联系上。"

李遇白心想：叶涛真是老实人，这事儿没戏，难。但也不想打击叶涛，就笑而不语。

邮轮的世界很小，晃来晃去，能走的也就这几个地方，所以有人说，邮轮是生产异国之恋的最佳场所，此话不假，因为机会太多了，爱上一个人，躲都躲不掉。这不，正说话时，叶涛就看到了洋子的身影，她正提着一只小箱子匆匆往舷廊走。他激动不已，高喊了一声："洋子！"

洋子回头看见叶涛，露出明媚的笑容，也朝他挥手。

"你上哪儿去呢？"叶涛问。

"有位小姐昨天听了我的讲座，想请我帮她在肩上纹一朵玫瑰。"洋子提起小箱子示意。

叶涛跑了过去，问方便不方便观摩她的手艺，洋子说，那得看那位小姐的意思，怕人多了不好。叶涛便把李遇白叫到一边。

"遇白兄，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看，我能不能和洋子单独相处一会儿？"叶涛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求。

李遇白就知道他会出这主意，说："你是不想我当电灯泡吧？可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离开你，这灯泡再怎么亮，我还得当啊。"

叶涛低声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你放心，洋子又不是什么女特务，我去哪儿更没人知道，不会遇到危险，你就别操心了，好歹帮老同学一把。"

都说爱情令人头晕，叶涛确实被洋子迷上了，但这不能怪洋子，人家女孩子从没对他表示过什么意思，只是叶涛的单相思而已。观摩手艺是假，亲近洋子是真，叶涛希望制造一个跟洋子独处的机会。如果不让他去，说不定他一辈子会怪自己，说连个机会也不给他，但让他去，万一受到特务伤害，那岂不是严重渎职？李遇白犹豫了。

“这样吧，我跟你们去看看，如果那儿安全，我就放心了。”李遇白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于是就跟着去了，到了约定的地点——菲律宾水疗按摩室，却没有等到那位小姐。

“洋子，你不会受骗了吧？”叶涛打量着水疗按摩室，房间不大，却极透光，可以看见半边蓝色的大海。屋内并摆着五张铺着白巾的按摩床，用塑布帘子隔开了，明净整洁，内室里则是分隔为几个小间的水疗室，还没有正式营业，只有一名值班女技师在整理工具。

“我们约好了在这儿的。”洋子有点儿不知所措。

“那个女人怎么找上你的？”李遇白问。

洋子还没启口，只听得后面传来一个娇媚的女声：“你在说我吗？遇白先生。”

李遇白回头，心神不由一飘，说话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女星吴美蝶。

“美蝶小姐，原来是你。”李遇白谦恭地微微鞠躬。

“很吃惊吗？”吴美蝶掩齿轻笑，“我听说船上有个刺青专家，正好我肩上有一道小疤，想请专家帮帮忙，刺朵玫瑰儿。”

洋子很不好意思地说：“美蝶小姐，快别说什么专家了，我只是家传的手艺。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吴美蝶似乎已跟值班技师说好，挑了最里面的按摩床，那儿正好可以晒到阳光。刚要坐下时，洋子却在赶李遇白他们出去了，说女人家的事情，两个大男人还是不要看好。

“洋子，他们爱看就看着好了，我又不是金枝玉叶。”吴美蝶看着两人的尴尬模样，扑哧笑道。

叶涛的脸红了红，就踱到一边，取来报架上的《克里特皇后报》闷头读起来，李遇白并不像叶涛那样害羞，但既然洋子说了，也不好意思盯着看，便抱着手臂走到窗前眺望大海。

洋子打开小盒子，这小小的盒子里，刺青的工具令人眼花缭乱。

“美蝶小姐，我们开始吧。”

吴美蝶背对着两个男人，把那头波浪秀发轻巧地往右肩一甩，瀑布似的垂过肩头，露出白玉般光洁细腻的后颈。李遇白的目光不自觉得被她吸引了，她的后颈处有一粒黄豆大的朱砂痣，好似雪中一点梅，越发显得性感无比。

女人慵懒地斜倚在按摩床上，当她褪下左肩的裙装吊带，露出半个肩膀时，他不禁看得呆了。那浑圆白皙的肩膀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金光，就像一块天然的白色璞玉，除了肩头那一小道暗红的小疤痕，没有一丝儿瑕疵，配上一袭紧身红裙裹着的曲线婀娜的身体，浑身上下无不散发出成熟的女性魅力，仿佛一朵乍然开放的石榴花。洋子用眉笔在吴美蝶的肩头轻轻勾勒玫瑰的线条，不一会儿，以那道小伤痕为枝叶，香肩上慢慢绽开了一朵美丽摇曳的玫瑰。

女人微微侧头看他，眼神诱人，红唇迷人，笑靥醉人，让李遇白受宠若惊。

他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李遇白感到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竟有了生理反应。他虽然长期在国外，但从没遇见过如此性感妖艳的女人，如果说洋子是叶涛的红颜知己，吴美蝶就是他李遇白的梦中情人。他不由自主地走近了几步，丝毫没想到，在他们的客房里已经发生了可怕的变故。

正发痴时，忽然“啾”的一声，一枚小东西破空而来，击在李遇白的背心。有人偷袭！剧痛之下，李遇白清醒过来，本能地扑过去护住叶涛，然后又追了出去，偷袭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暗器是一粒小石子，在邮轮绿色盆栽下多得很。是谁偷袭他呢？这样的准头，这样的力度，如果换成飞刀，他恐怕早已变成死尸了。

刚才的突发事件吓得两个女人花容失色，叶涛关切地过去问洋子要不要紧，女孩抚着胸头直说太可怕了。

“没事了！有人恶作剧而已，你们继续吧。”李遇白朝她们尴尬地笑了笑，走过去捡起小石子，攥在满是冷汗的手心里。

1965 年 8 月 6 日

8 时 46 分　南中国海

6103 号客房内的气氛很沉闷，却透着不安和焦躁。叶恒艮脸色苍白，把身子埋沙发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思考中的王星火，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他在盼望王星火说出四个字："有办法了！"

办法真不好想，但大家分析，叶芊在这之前隐瞒得很好，背后肯定是有高人指点。找到这个高人，也就找到了叶芊的下落。

这个高人是谁呢？

王星火最后说，是伯恩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那盘水果。我特别注意到，他们房间里那盘水果的组成跟我们一样，显然是同一个人准备的，伯恩当时说，是他们自己叫的，其实不是，那是黄天成送来的。"王星火说。

"但他们是哪一边的呢？"袁智强问。

"中情局。"张家浩插话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幽灵会控制了邮轮，不太可能伪装成普通乘客。伯恩夫妇不应该是日本人一方的，目前日本特务组织的核心成员很少有外国人，所以，最有可能就是中情局的人。"

王星火点了点头："张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叶芊从小生长在美国，早就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所以，代表美国的中情局间谍最有可能诱她上当。"

杜丽也记起一个细节来："对了，在赌场的时候，伯恩的老婆凯瑟琳离开了一段时间，这就更可疑了。"

"那怎么样才能救回芊芊呢？"叶恒艮的眼睛里闪出希望之光。

"看来，我要再会一会伯恩夫妇了。他们肯定骗叶芊说我们是台湾特务，我得当着叶芊的面揭穿他们的谎言。"王星火说。

"我跟你一起去。"杜丽说。

王星火走到杜丽面前，郑重地说："不，你刚中了迷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况且，这里更需要你，叶老和张先生的安全就交给你和智强了。"

"星火，那你小心点儿。"杜丽嘱咐他，从桌上取来水果刀递给王星火，说，"他们可能有枪，这个好歹能防身。"

"我不会有事的。"王星火收下了小刀，放入上衣兜里。

于是就去了，但房门紧闭，伯恩夫妇不在房间里。王星火见走廊上没人，正想用 103 专用的开锁工具打开门，可是转念一想，伯恩是美国特工，美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先进的间谍工具，肯定会在门内安装隐秘的探测装置甚至暗器，于是收回主意，从隔壁的客房进去了。

翻越观景阳台隔墙，王星火进入了伯恩客房阳台，透过阳台窗帘看进去，里面确实空无一人，他取出小刀，挑开窗锁，灵猫一般闪入客房，又随手关上，整个动作滴水不漏，一气呵成，有如行云。

王星火小心地查看了房间，在伯恩的行李柜里发现了一个文件袋，里面全是他们 103 的台湾特工假身份证明。果然是伯恩搞的鬼！王星火恼怒地想，仍把文件袋纹丝不动地放回原位。

正在这时，门口响起了开锁声，离开已经来不及了，王星火当机立断，藏入立柜里，并做好了被发现的准备。

柜子里黑漆漆的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能听到声音。

进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伯恩，另一个却不是凯瑟琳，而是——郭耀宗！王星火能听出他的嗓音，尽管他现在说的是英语，不是字正腔圆的中国北方腔。

郭耀宗也是中情局的人？这倒大大出乎了王星火的意料。

紧接着的谈话让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伯恩说："凯瑟琳可能出事了！她不可能一个多小时不与我联系。"

郭耀宗说："这不奇怪，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陷阱。"

伯恩说："有没有可能是中国人干的？"

郭耀宗说："在这艘邮轮上，任何可能都有。中国人发现进入了我们的圈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伯恩说："不管是什么可能，我必须营救她。"

郭耀宗说："怎么救？你根本不知道她被关在哪儿，是生是死，他们对她做了什么。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女孩，她已经从中国人那里跑出来了，如果再让中国人找到，或者让幽灵会抓走，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伯恩说："你们日本人真是个怪物，人情冷漠的家伙。"

郭耀宗说："在战场上，牺牲是必然的，我们日本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

话听到这儿，王星火心知肚明了，利益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早已达成了合作关系，他们要共同对付 103 和幽灵会。只是，叶芊并没有在他们手上，相反，凯瑟琳也被幽灵会控制或杀害了。他暗暗心惊，叶芊落在幽灵会手上，比落在伯恩他们手里难办多了。另外，还有一个让人疑心的细节，日本人是如何知道叶芊跑出来的？

但现实不容他多想，他得集中注意力，屏住呼吸，就像一个死物，不能发出一点儿声音，因为在立柜外边的不是两个普通人，而是谍战中的精英，他们的耳朵灵得很。

郭耀宗说，他们的合作内容不包括救人，如果要他们出手，分配还得加一成，三七开。这点伯恩当然不同意，郭耀宗说，这船上肯定有更强大的高手，他们的"五"和中情局的"黑皇后"，都不是吃闲饭的，"五"是个跟踪高手，没那么容易被发现，两人消失得无声无息，一定是被更厉害的人所害。所以，救人的风险很大，弄不好，会把整支队伍引向歧途，最后连黑箱的边都没摸到，就全军覆没了。

姜还是老的辣，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伯恩仍然心有不甘。凯瑟琳是他的黄金搭档，最近几年，他已经很少执行孤胆英雄式的单身任务了，不管是出于任务的考虑还是个人情感，没了她，就好像砍去了一条臂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伯恩和郭耀宗达不成共识，不欢而散。

待郭耀宗走后，伯恩忍不住在背后骂了一句狗屎，关上门，回过身，赫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条件反射似的拔枪对准这个不速之客。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伯恩问。

“来了有一段时间了。”王星火微笑着说，“伯恩先生，请把你的枪放下，这样子对待客人可不好。”

伯恩见王星火没带武器，就把手枪收回肋下。

“王先生此来是为了叶芊吧？”伯恩在王星火边上的沙发坐下，他明知刚才的谈话已被王星火听了个透，也没什么好装的。

“本来我是来向你要人的，可是现在看来，你交不出人，反而需要别人帮忙找人了。”王星火说。

伯恩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盯着他。

王星火说：“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没有见过凯瑟琳，所以，如果凯瑟琳出事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她和叶芊都被幽灵会抓走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救回她们。”

伯恩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找叶芊？”

“还有凯瑟琳。”王星火强调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9 时 20 分　南中国海

乱花渐欲迷人眼。

在洋子精湛的技艺下，一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绽放在吴美蝶的雪肤上，让人怦然心动。最心动的是李遇白，他表面上对洋子的技艺赞赏不已，实际上却在赞叹吴美蝶的美丽。

吴美蝶当然知道他的心思，咯咯一笑，软软把裙带拉上来，遮回半边肩，阻断了李遇白胶水似的视线，说：“遇白先生，洋子也累了，我们不如让叶先生陪她聊会天。”

“我不累。”洋子文静地笑了笑，收拾好器具。

“让我陪着洋子吧。”叶涛却说，“我们去外面的船廊说说话。”

李遇白摇了摇头，把叶涛拉到一边，说：“叶涛，刚才有人袭击过我们了，这里并不安全。”

李遇白毕竟是受过特别训练的人员，喜欢女人归喜欢女人，关键时刻，还是分得清是非轻重。

“遇白先生，难得我们几个有缘聚在一起，你也不能扫大家的兴。我倒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如我们去那儿好好聊聊？”吴美蝶提议。

什么地方？高级船员区。吴美蝶说，船员区外有保安值守，外人轻易进不去，在高级船员区还有个小小的自助酒吧，刚好适合几个人小聊。

美人盛情难却，加上叶涛的怂恿，李遇白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在这邮轮上，其实哪儿都不安全，人越多，敌人也越容易隐藏跟踪他们，倒不如去人少的地方。他终于同意了吴美蝶的提议，到服务台给王星火他们留个言后，就随他们去了。

李遇白根本想不到，他还没走出几步远，服务台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把留言卡片揉碎扔进垃圾篓里了。

高级船员区的小酒吧确实高级，靠墙的一排酒柜上，各国的名酒琳琅满目，还有由邮轮沿途收集的工艺精品，千奇百怪，熠熠生辉，仿佛一个小型博物馆，酒柜前摆着几张古色古香的檀木吧桌，尽显东方特色。除了高级船员，普通船员根本无福享受，但这里没有侍者，完全是新型的自助模式，很适合小范围的私密聚会。

叶涛和洋子相见恨晚，有很多话要说，一到酒吧，就说个不停，把李遇白晾在了一边。李遇白无奈，只得观赏起精美的酒柜，不时取下一些名酒看看。吴美蝶在他背后笑着：“遇白先生对名酒很感兴趣？”

李遇白把手中的一瓶法国轩尼诗 XO 白兰地放回酒柜，回头对吴美蝶说：“美蝶小姐，叫我遇白就可以了。”

“那你也叫我美蝶就可以了。”吴美蝶回应，两人相视一笑。

“美酒像美人，需要用心品啊。”李遇白叹道。

“美人和美酒不一样，时光难驻，红颜易老，美酒越久越醇，美人却会迟暮。”吴美蝶接着说，倒了杯酒递给李遇白，与他轻轻碰了杯，呷了一口。

李遇白看着吴美蝶：“你好像有心事。”

吴美蝶苦笑了一声：“这船上有个男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哦？”

“这男人是你的同伴，他叫王星火。”吴美蝶直言相告。

“原来是星火。”李遇白倒是知道王星火跟吴美蝶的事，但王星火只是粗略通报了这件事，并没有讲细节，也不知道他到底跟吴美蝶说过什么。

“我知道，你们都不是普通人。我不在乎你们在船上做什么，我只想找个人帮我。”吴美蝶说。

“帮你什么？”李遇白问。

吴美蝶于是把船员走私的事告诉李遇白，并说，自己原想约王星火在四层邮轮商店见面，可是他爽约了，这让她对他彻底失望。

“遇白，你跟那个铁石心肠的王星火不同，昨晚一见到你，我就明白你才是能够帮我的人，是我的救星。”吴美蝶靠近他轻声说，软绵绵的胸脯触着他的手臂。

李遇白像被她那温柔又有点儿哀怨的声音绑住了，又像被她身上的香气熏得在云里雾里飘，连话都不会说了。

“那我怎么帮你？”李遇白咽了一口唾沫，问。

“你可以保护叶涛，自然也可以保护我。”吴美蝶朝叶涛看去，叶涛和洋子沉浸在一见钟情、二见倾心的兴奋中，根本没注意别人在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是保护他的？”李遇白警觉了，后退一步。

“是王星火告诉我的，你不要担心，他什么都告诉我了，但是，却不帮我。你跟他不同，你是真正的男人。”

李遇白心想，王星火啊王星火，想不到你竟然这么没组织性纪律性，把我们的秘密任务告诉了无关的人，看来，你也不怎么样嘛，只是个伪君子罢了。

这样一想，心里便没有了负罪感，说："美蝶，在保证叶涛安全的前提下，我一定会保护你平安下船的。"

"我知道你会帮我的！"吴美蝶感激地在他耳边轻吻了一下，让李遇白的心更是狂跳不已。

吴美蝶又说："你跟我来，我有件重要的东西给你看。"

什么东西？到哪儿？

"只要你跟我来就成了，就在我的房间里。"吴美蝶说。

李遇白看向叶涛，叶涛和洋子比原先靠得越来越近了，几乎挨在一起，看来他们的进展神速，大大超过了李遇白的预计，爱情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不可理喻。

"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们吧，这里很安全，你只管放心跟我来，我的房间离这儿不过十余米，有动静马上可以赶回来。"吴美蝶说。

李遇白觉得吴美蝶的话有些道理，这儿又僻静又封闭，自己也不必如此草木皆兵，弄得神经兮兮的，就悄悄关上小酒吧的门，跟着她去了。

吴美蝶的客房果然离小酒吧不远，绕过一个弯就到了，李遇白注意到走廊两边房间的编号，果如王星火所言，都是职位的英文缩写。他走过写有"GR"的门口，知道这是奥斯丁的房间，心里不禁一动，加利跟王星火说的是不是真话？这房间里的神秘床上人是真的奥斯丁？而吴美蝶的客房竟离这恐怖的房间那么近。

这也就是稍纵即逝的想法，李遇白进了吴美蝶的温柔乡，就把这些疑问抛到爪哇国去了。房间里香艳温暖，春光无限，几乎融化了李遇白。

"美蝶，你说有件重要的东西给我看，到底是什么？"李遇白问。

吴美蝶笑道："别急，何不先叙叙？"

有意无意地暧昧地聊着，男女独处香闺，又是在封闭的船上，怎能把持得住？李遇白感到全身燥热，不觉渗出汗，喝了几口女主人泡来的香茶，才慢慢定下神来。

“遇白，我知道你为共产党卖命，可是，你真舍得这外面的花花世界？共产党的纪律可不允许这些。”吴美蝶依在他身边，问。

李遇白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子，说：“中共没有亏待过我，人要讲回报的。”

“那就是你傻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恩和怨，都是交易罢了。”吴美蝶说。

李遇白看着这双美丽但又让他不可捉摸的眼睛，问：“美蝶，你这是什么意思？”

吴美蝶与他耳语：“我知道，你们除了保护叶恒艮归国，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回——黑箱。”

李遇白猛然一震，推开吴美蝶，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吴美蝶嫣然一笑，说：“遇白，我们是什么人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将要变成什么人。黑箱是一笔富可敌国的财富，我们拿到这笔财富后，就可以做一对神仙伴侣，周游世界，你想过什么生活就过什么生活，不用为人卖命，也不受人管束，那还不逍遥？”

李遇白发觉自己上当，怒道：“原来你是特务！”

吴美蝶走到他面前，说：“我本想把这个机会给王星火，可惜他是个无情的人。你就不同了，你有血有肉，喜欢美酒和美女，懂得享受人生，共产党不可能给你这些，你会很痛苦的。”

李遇白似乎被她说中了隐藏的心结，脸色发白，说：“我不能叛国叛党，你们说服不了我的。”他站起来就往门边走。

“遇白。”吴美蝶在身后叫住他。

李遇白回头，眼前一亮，脚步不禁停住了，只见吴美蝶慢慢褪下衣裙，露出性感完美的魔鬼般的胴体。

“遇白，我说过给你看一个重要的东西。”吴美蝶款款走过来，伸出玉臂勾住李遇白的脖子，娇声说。

李遇白全身颤抖，肉体和内心都在挣扎着，吴美蝶说中了他的软肋，他长年在国外，确实已经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他喜欢物质，喜欢像吴美蝶这样的性感美女，所以一直拖延回国的时间。但他确信自己没有变节，他的心里还是向着祖国的。

他想到了叶涛，如果吴美蝶是特务，那么叶涛岂不是已经进了虎口？这样一想，心中大惊，推开吴美蝶，说："对不起，你也太小看我李遇白了！"

吴美蝶哼了一声："你跟王星火一样，让我失望。不过，你已经走上了船，没有后退的可能了。"

李遇白不信，可刚走几步路，他就信了。他的双腿发软，眼前闪出无数颗的星星，叭嗒一声倒在地上。

香茶除了香，还有毒。

1965 年 8 月 6 日

9 时 54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没想到，他和伯恩的条件刚谈好，凯瑟琳竟回来了。回来得不早不晚，让他前面的口舌全白费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大家都亮明身份了，也就不用躲躲藏藏。

凯瑟琳说，她险些中了幽灵会的诡计，误吃下一种毒药，因为发现及时，赶去医务室解了毒，才捡回一条命。

王星火打量着她，揣摩这个女人是否在说谎。女人的脸色微青，神情苦痛，看样子真的中过毒，但他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似乎在隐瞒什么，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

"凯瑟琳，叶芊在哪里？"王星火突然问。

凯瑟琳怔了一下，但随即说不知道，自己没见过这个女孩。

"既然凯瑟琳回来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就算结束了。"伯恩扶凯瑟琳躺上床，对王星火说。

王星火说："话不能说得太早，伯恩。也许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没结束。"

"哦？"

“叶芊如果落到了幽灵会手里，对我固然危险，但对你们来说，也是失败。要是我们迫于压力，把黑箱交给了他们，你们将会空手而归，一无所得，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结局吧？”王星火说。

伯恩轻笑一声：“如果我们找回了叶芊，你肯把黑箱财宝分一部分给人吗？”

王星火摇摇头：“金百合是个系统工程，你们美国人的胃口恐怕不止一只黑箱吧？据我所知，黑箱里也藏着其他一些宝藏的线索，我想你们肯定有兴趣。”

王星火之所以临时编个理由出来，是因为他相信，凯瑟琳见过叶芊。刚才他试探性地提到叶芊时，凯瑟琳的表现很值得怀疑，而且，每次说到叶芊，她的视线就会不自觉地飘向外面。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会出卖你，凯瑟琳虽然身为特工，但刚刚经历了惊魂事件，心理变得脆弱，人的本能弱点暴露无遗。

“好，如果我们得到叶芊的下落，会告知你。”伯恩想了想，说。

该说的话都说完，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做不成朋友，出了这道门，还是敌人。

“伯恩先生，我想告诉你，日本人靠不住。”临走时，王星火对伯恩说。

王星火走出伯恩的客房，径直去了船尾的医务室，当班医生确认，今天没有一个中毒的病人来过。如此看来，凯瑟琳是撒谎无疑了，但她为什么要撒谎呢？从她的脸色和反应上看，她确实受了一定的惊吓，而且吓得不轻，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一个资深特工吓成这样？这其中有什么鬼？在她失踪的这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关键的是，凯瑟琳肯定见过叶芊，只有她知道叶芊的下落，怎样才能让这个女人说出实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跟踪凯瑟琳，查查这个女人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然后再寻找机会。

1965 年 8 月 6 日

10 时 18 分　南中国海

从东方的唯美哲学谈到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儿时的记忆谈到未来的遐想。叶涛和洋子几乎是无话不谈，大有知音之感。

“洋子，虽然跟你认识的时间不长，现在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叶涛说出了心里话，洋子笑而不答，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晕，在小酒吧柔和的灯光下更显俏丽可爱。

“跟我回中国吧，你也是半个华人。”叶涛说。

洋子摇了摇头，低声说：“涛哥，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快乐。可是，我得先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果你真的对我好，以后就来日本找我吧。”

叶涛点了点头，人家的身世毕竟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但想起明天就要离别，心里便有一种酸楚，恋恋地搂住了姑娘的腰。洋子并没有拒绝，很自然地把头轻靠在叶涛的肩上。

正在柔情蜜意之时，两人听到背后有响动，以为是李遇白和吴美蝶回来了，可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洋子不禁发出一声尖叫。

在门口站着的并不是李遇白和吴美蝶，而是堵着一个黑塔似的巨人，这巨人正是骗走叶芊的黑人豹头。

“你是谁？”叶涛挡在了洋子的前面。

豹头弯腰从门口走进来，他身高两米左右，几乎顶到了天花板，叶涛不得不抬头看着这张恐怖的脸和更恐怖的肌筋虬扎的躯体。

“来接你们的死神。”豹头一咧嘴，露出白森森的一口牙齿。

“你是幽灵会的人！”叶涛大惊失色，从酒柜上抓过一只瓶酒向他扔去，不料豹头一记铁拳，竟在空中砸碎了酒瓶，哗啦一声，玻璃和酒水四溅。

他伸出红红的舌头，舔了舔溅到臂上的烈酒，高兴地说：“好酒！”

“遇白！”叶涛想起了李遇白，大声呼救。

豹头嘿嘿一笑：“你的保镖现在自身难保，不会来救你了！你们还是乖乖跟我走吧。”

洋子害怕地躲在叶涛背后，叶涛知道，他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眼前这个魔鬼似的巨人，便鼓起勇气，大声说："你放她走，我就跟你走。"

谁料豹头并不吃这一套，嬉笑说："这么如花似玉的小妞，我最喜欢了，又怎么可能放她走呢？你们俩谁也走不掉！"

叶涛见状，竟滚过去死死抱住豹头的小腿，叫道："洋子快走！"

"不行，他会杀死你的。"洋子直摇头。

"他不会杀死我的，他要的是活人。走！赶紧走！去找王星火！"叶涛催促道，说完一口往豹头赤裸的腿肚子上啃去。

豹头吃了痛，恼羞成怒，一抬腿，便把叶涛像布娃娃似的甩到酒柜上，咔嚓一声巨响，满柜的名酒纷纷倒了下来，稀里哗啦摔在地上和叶涛的身上。

洋子只好硬着头皮穿过豹头身边，朝门口逃去，不料却被豹头以雷电般的速度反手抓住左臂，像小鸡似的提了起来。

豹头发出戏谑的狂笑，正得意时，忽然听见空中一记呼啸，本能地偏身一躲，一把小飞刀从他耳边划过，拉了一道口子。豹头虽然长得高大，但反应能力却并不因为体型而变得笨拙，反而十分灵敏，这得益于他从小在幽灵会总部魔鬼式的训练。

豹头恼怒地把洋子扔在一边，寻找发飞刀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一般，要不是刚才他反应快，恐怕早已被小刀刺瞎了一只眼睛。

敌人终于现身了，是一个牛头小丑。

"你们快走！"牛头小丑对洋子说。

洋子从碎酒瓶堆里拉起受伤的叶涛，就往门外跑，豹头想截住他们，可是被牛头小丑一记飞腿格挡住了。豹头发出一声咆哮，一记重拳击在牛头小丑的腿上，牛头小丑被他打飞了出去，重重摔在走廊上。但他很快爬起来，重新做好格斗的准备。

豹头好似愤怒的野生黑豹一般蹿出门，斗大的拳头好像铁榔头似地砸向牛头小丑，巨大的爆发力打得牛头小丑节节后退，小丑灵活的躲避技术才没让黑豹的拳头打到自己的要害。小丑知道，自己的力量

跟对手相比太悬殊了，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他只能在躲避中等待反击的机会。

估计叶涛和洋子已经逃到安全区域，牛头小丑抓住豹头的一个空档，集聚了全身之力，一个横扫腿踢在豹头的脚踝，把他勾倒在地，然后趁机迅速抽身而退。

牛头小丑逃出船员区，躲入一处僻静的角落，才拼命揉起手臂上的肌肉，刚才的格斗让他的骨头像散了架，内脏像被煮熟了似的翻腾，疼痛难忍。这太可怕了！他还从没碰到过如此强劲的对手，就像跟魔鬼打了一架，心有余悸。

1965 年 8 月 6 日

10 时 42 分　南中国海

加利从厨房里偷到一袋食物，匆匆回到 4153 房，这个房间没人入住，却是一间海景房，位于船的中央位置，门口和阳台都可以当成逃跑的通道，加利认为这是个理想的藏身场所。

他一进门，就看到王星火坐在沙发上等他了，客房的门锁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形同虚设。加利把食物袋放在桌上，朝王星火耸了耸肩："要不要来一点儿？"

加利贴了假胡子，涂黑了脸部，看起来像美国西部的屠夫，乍一见，真认不出来。王星火不禁失笑，这家伙还真有一套，竟然在船上找来了现成的化装工具。

加利早晨刚把房间号用暗号的形式通知王星火，王星火就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

王星火便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加利。

"你想让我跟踪凯瑟琳？"聪明的加利当然能猜到王星火的意图。

"不错。"王星火说，"幽灵会已经进入行动的核心环节了，他们就像一台杀人机器，一旦开动，将绞碎所有的东西。但是你不同，你是一块硬石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把这台恐怖机器的零件给卡住，让它短路，无法工作。"

加利听了王星火的恭维，心里很受用。

“可是，你答应我的呢？”加利反问，受用归受用，他可不想成为人家的工具。

“你现在做的正是为你自己。”王星火说，“幽灵会就是杀害你表哥的凶手，他们的核心杀手肯定也在这船上，我们只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你才可能手刃仇人，为你表哥报仇。”

加利默不作声。

“而且，他们在船上安装了炸弹，以此来要挟和控制邮轮，如果我们不趁早消灭他们，说不定这些魔鬼真会启动炸弹，制造惊世海难，船上几千条人命就会成为海底的冤魂。”王星火继续说。他又想到了“胜利号”，如果钱江真是周如生，当初“胜利号”的爆炸就绝不是偶然的事故，幽灵会在那时就已经作出了比海盗更卑劣的行径，现在老调重弹，故伎重施，只是规模扩大了一点儿而已。

“好，我去。”加利终于点头答应。

“你是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小心凯瑟琳身边的伯恩，他是个老牌特工，不好对付。”王星火说。

“谢谢你的提醒，我跟中情局交手有经验。”加利一笑。

“那就好，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有情况，我们会配合你行动。”王星火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11 时 08 分　南中国海

李遇白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一会儿梦到与吴美蝶缠绵亲热；一会儿梦到受到组织的惩处；一会儿又梦到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在一片混乱中，他苏醒过来了。

现实就跟噩梦一样可怕！他头疼欲裂，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身边的一张怪异的脸，这张脸属于一个陌生男人，准确地说，他不是一个男人，是一具男尸！尸体肤色青黑，死鱼般的眼睛中充斥怨气，半伸出绛紫色的舌头挨着他的脸。李遇白毛骨悚然，他跟美女亲热的梦境该不是因为这条恐怖的舌头吧？这突然的一吓让他忍不住狂喊起来。

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都被绑在了床上，根本无法动弹，只能与死尸共枕。他很快明白过来，他现在正处在王星火描述的那个可怕的房间——奥斯丁的房间。他身边的这具男尸就是客房经理奥斯丁，这个不愿意向恐怖势力屈服的可怜人早已被他们毒死了。

不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他认识，竟是钱江。

“阴谋！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这个混蛋！狗杂种！”李遇白如梦初醒，大骂道。

钱江却不生气，说：“李遇白先生，我早跟你说过，我是一个魔术师。魔术师耍的本来就是阴谋，就是花招，可以把好的变成坏的，把没有的变成有的，把你们的人变成我们的人。”

李遇白悔得肠子都青了，说不出话来。

“你的人品和你的赌技一样华而不实。”钱江继续说，“在赌桌上，我是故意让你赢的。赢了一点儿小钱，你就沾沾自喜了，眼睛总往女荷官的胸上瞄，这让我看出了你的弱点。对了，你们肯定在猜我是谁，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你是周如生！”李遇白昨晚听王星火通报过关于钱江和周如生的情况，脱口而出。

钱江的笑容瞬时收敛了，狠狠一拳打在李遇白的肚子上，疼得他几欲昏厥，喉咙里涌上腥甜的味道，咳嗽不已。

“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钱江像受了刺激，大声喝道。

李遇白不清楚钱江为什么反应过激，但这样一来，他就更确信钱江就是周如生，周如生就是钱江。于是他说：“周如生，你误解了王星火，他从来没有抛下你，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你当死去的亲弟弟。”他希望钱江能念起这段情谊，从而对他手下留情。

不料钱江不吃这一套，反而操起桌上的裸女铜像，更狠地砸在他胸腹间，李遇白挡又挡不住，躲又躲不开，只好生生地承受了重击，被打得气息奄奄。

“你想打死他啊，他还有用。”门开了，进来的是吴美蝶。

钱江收了手，扔了铜像，恨恨地说："就因为他对你动歪心思，我才这么揍他的。放心，我有分寸，我没打他的脸，这张小白脸我还舍不得打呢。"

吴美蝶一笑："你呀，狗改不了吃屎。这美人计施的，人家不上钩你恨，人家上了钩你也恨。"

钱江抬手看表，说："是时候了，我们再放一条大鱼饵。"说完，从桌上的盘子里取来一支灌满药水的注射器。

"你，你想做什么？"李遇白惊恐地说。

吴美蝶走到他的床头，取出一方香气扑鼻的手巾，温柔地擦拭着他额上因为疼痛而渗出的冷汗，说："遇白，听我一句劝，你不属于那个世界，在我们这里，你反而能得到想要的一切，金钱，美女，什么都不缺。"

话还是那么娇软动人，但李遇白此刻听来却是无比恐怖阴森。

"我真不愿意给你注射这药水，它只控制那些不听话的人。但是，如果你不听话，我也无能为力了。"吴美蝶幽幽叹了一声。

"你想让我做什么？"李遇白终于说，他知道，这药水肯定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黑箱。现在，黑箱的解密方法还在叶恒艮的脑子里，我想让你把它取出来交给我们。"吴美蝶说。

李遇白不说话了，不说话等于默认。但是，钱江仍把药水注入李遇白的静脉。

"你……"李遇白圆睁双目，怒视钱江。

钱江拔出针管，像完成了一件作品似的，说："你现在有一个新搭档了，她叫凯瑟琳，因为你的表现比她好，所以这药水我只给你注射了二分之一的量，可以延迟到六小时，如果你觉得全身开始发痒，别忘了跟我们联系，要不然就会全身溃烂而死。"

"你们好阴毒！"李遇白骂道。

"阴毒？这是雕虫小技，我有三百四十三种办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就是真正的死神游戏，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面对死亡

的反应都会不同，我们不会约束你们，但你们自己会作出选择。”钱江得意地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11 时 27 分　南中国海

黑糊糊，暗冥冥。

叶芊被关在狭小的舱房里，伸手不见五指，她大喊救命，可是哪有人回应她。喊了一会儿，觉得喉咙像火烧似的，也就不再喊，只有哭的份。

她想着自己真命苦，从小没了妈，危难时刻，又被男友抛弃。在美国好好的，又要随父亲回中国，特务要杀她，中情局骗她，幽灵会抓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命运如此多舛。

一番胡思乱想，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起来。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叶芊想起了王星火，在这几个保镖中，王星火最可靠，最让她放心，现在更让她思念不已。

王大哥一定在想办法营救自己！叶芊心里重新燃起勇气，停止了哭泣，开始四处摸索。这里显然是在轮船的水下部分，靠近船尾的机舱，把耳朵贴近舱壁，能听到轰隆隆的发动机响。

除了发动机响，叶芊还似乎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是风声。是的，细微的风声，也不知是空气在耳道里流动，还是幻觉。但这启发了叶芊，这小小的房间不可能是密封的，它肯定有通风设备。

求生的欲望促使叶芊站起来，寻找黑暗中的通风口。房间里有一些木箱子，正好可以垫起身子，叶芊用尽力气把它们叠起来，然后爬上去，果然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通风窗。

但窗是用螺丝铆紧了的，叶芊用手指拼命拧着，螺丝纹丝不动，没有工具根本打不开。

希望越大，绝望越深，幽灵会把她关在这小房间里，是绝对不会让她那么轻易逃走的。叶芊急得哭了，捏起拳头拼命敲着窗，仿佛这铁窗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谁来救救我吧！

1965 年 8 月 6 日

11 时 38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刚回到房间没几分钟，叶涛也回来了，却带着一身伤，大家都大惊失色。杜丽查看了伤情，发现有一些玻璃碎片扎到肉里了，必须请邮轮医生处理，王星火便让袁智强用内线电话请医生，一边让杜丽简单处理伤口。

“阿涛，这是怎么回事？”叶恒艮心疼地问。

叶涛便把早上的事复述了一遍。

“遇白呢？他没跟你一起？”王星火问。

叶涛说李遇白跟吴美蝶出去后，就再也没见过。王星火忍不住骂李遇白糊涂，怎么能跟这样一个可疑的女人出去。

“星火兄，你也不好全怪遇白，是我要他离开的。”叶涛为李遇白开脱。

“你小心那个洋子！”王星火没领他的情，反而警告他。

叶涛却不以为然，认为洋子只是个普通的女孩，而且叶芊也十分喜欢她。说到叶芊，叶涛看了一圈人，发现唯独不见她，就问妹妹上哪去了。王星火只得以实情相告，叶涛听了，后悔不已。说如果早上自己不出去，也许叶芊就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了。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吃，只能自责而已。

世事难料，就算大家都在一起，敌人也会想出花招来对付咱们。王星火见叶涛情绪激动，只有安慰他。

根据叶涛的讲述，事情似乎十分糟糕，李遇白很可能中了敌人的美人计，生死不明。而那身材巨大的黑人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令王星火最困惑的是，那个牛头小丑究竟是什么人？小丑已经不止一次帮助他们了，可是至今仍遮着一层神秘面纱。

邮轮医生来了，帮叶涛作了伤口处理。桑托斯也来了，有人报告高级船员区发生了打砸事件，一查就查到了叶涛。

“为什么邮轮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情都跟你们有关？”桑托斯没好气地对王星火说。

“有人盯上了我们的财产，我现在正式申请邮轮给予保护。”王星火说。

“你们是不是先前惹了国际杀手集团？”桑托斯听信了伯恩的话，先入为主地问。

“你怎么知道？”王星火顺水推舟。

“我怎么不知道？”桑托斯说，“有你们这帮人在船上，邮轮算是倒了大霉了！”

“我们有人在邮轮上失踪了，你得找到他们的下落，这是你的职责。”王星火说。

“见鬼！邮轮像中了邪，失踪的人多了，连客房部经理都没了影，我现在正头疼呢，我想你先管好自己吧。”桑托斯吹着胡子，“保安队不是警察局，况且，黑帮之间的仇杀并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桑托斯队长，借一步说话。”王星火把桑托斯叫到一边，小声说，“据可靠消息，这邮轮上有炸弹。”

“什么？！”桑托斯跳了起来。

“少安毋躁，你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这消息可比杀人案轰动多了。”王星火按住了他的肩。

“是那些杀手安装的，他们正在策划一个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我们无意中得知了这个消息，所以他们才要对我们下手。”王星火解释说。

“这事太大，我得报告船长。”

“不行。”王星火阻止了他，万一他向大卫报告，大卫的处境可就危险了，“你身为保安队长，让杀手们偷偷装了炸弹，本来就是失职。如果你先报告船长，更是火上浇油。趁现在没人知道，你带着人偷偷排除，先斩后奏，立功在先，你桑托斯就是邮轮的英雄了。”

做特别工作的，得先学会看人。王星火早已看出，桑托斯是个容易受人控制的人，听风就是雨，头脑简单。所以他得想办法让桑托斯带人去搜，邮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炸弹不一定搜得到，找到关人的地方却有几分可能。

桑托斯半信半疑，带着人出去了。

到了午餐的时间，可是谁也无心去餐厅，杜丽只有叫了套餐到客房。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有力量去战斗！”见气氛沉闷，袁智强鼓动大家，拿起一个面包大嚼起来。还没咽下，门被扣响了，他去开了门，却差点儿被面包噎住。

竟是李遇白，他回来了！

1965 年 8 月 6 日

12 时 01 分　南中国海

“东西拿到了吧？”

“拿到了。”

“很好。”

对话的是“零“和鬼冢。

“凯瑟琳回来了！”鬼冢向“零”汇报。

“这个女人搞什么鬼？”“零”皱了皱眉头，“她有什么反应吗？”

“精神很差，似乎受了打击。还有，我看到王星火从伯恩的房间里出来。”鬼冢说。

“中国人在挖我们的墙角。”“零”点点头说，“你告诉伯恩，既然凯瑟琳没事，我们的合作仍按原计划继续。”

“是。”鬼冢答道。

“还有，对凯瑟琳不能掉以轻心，我怕其中有诈。”“零”交代说。

“老师是担心有人在她身上动了手脚吗？”

“零”笑着说：“鬼冢，你越来越聪明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白栽培你。”

“谢谢老师！”鬼冢受到赞扬，兴奋地鞠了一小躬。

“三和六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进展顺利，只是刚刚出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

鬼冢在“零”耳边说了几句，“零”点头说：“这船上最危险的不是螳螂，也不是黄雀，而是弹丸，看来弹丸还不止我们一颗。你叫他们小心，要不会像‘五’一样，怎么死都不知道。”

鬼冢答应了一声，却没有离去。

“你还有什么事吗？”“零”看到鬼冢欲言又止，便问。

“老师，我想知道我的身世，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鬼冢小心地问。

“零”的脸沉了下来，让鬼冢感到肃然可怖，他似乎不敢冒犯“零”的权威，默不作声地等着“零”回答，但“零”仍跟前几次一样，呵斥道：“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是二战时在中国出生的孤儿，你的父亲死在中国特工手上，你还有什么疑问？”

“不敢有疑问，只是，我到现在都不清楚父亲的名字，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心里很遗憾。”鬼冢鼓起勇气说。

“搞我们这一行的，怎么会有名字？怎么会让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虽然无名，但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光荣。”“零”严厉地说，接着语气又温和起来，“鬼冢，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重铸大和之魂。”

“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尽力的！”鬼冢像说错了话似的，唯唯点头。

1965 年 8 月 6 日

12 时 40 分　南中国海

对于自己的莫名失踪，李遇白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看到叶涛和洋子谈兴正浓，四周又安全，便跟吴美蝶去了她的住处，在那里她向自己展示了邮轮高层参与走私的证据，并请他保护她的安全。等他听到响声赶出来时，小酒吧内已是一片狼藉，叶涛和洋子都不在了。

似乎跟王星火的所知可以接上轨，但毕竟蹊跷，王星火觉得隐隐有什么不妥，不过李遇白除了脸色有些苍白，看起来没有损伤，不像落入过敌人之手。

“你为什么不立刻回房？”王星火问。从叶涛回来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李遇白的自述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空白。

李遇白解释说：“我去追一个黑人了。我跑回小酒吧时，刚好看到一个黑人往走廊外跑，当时我以为叶涛被他抓走了，只有拼命追赶，可惜还是被他走脱了。”

王星火提的疑点都被李遇白一一化解了，仿佛天生事实就是如此，细节上也都可以对上号。王星火虽然心里犯嘀咕，但也不好当面对战友太过质疑，加上叶涛受的只是皮外伤，有惊无险，便批评了李遇白犯的几个错误，这事情就算过去了。

讨论的重心又回到叶芊的下落上，宝不能全押在加利或者桑托斯身上，必须同时侦查，三管其下，保证万无一失。

王星火决定秘密接触大卫船长，了解邮轮被劫持的真相。大卫对自己的邮轮最熟悉，如果能获得他的暗中协助，幽灵会的死神游戏就没那么容易玩了。

但大卫船长和邮轮的技术班子被幽灵会控制在船桥驾驶舱里，要见他并不那么容易，只有大副雷鸣斯看上去还有人身自由。但也许只是假象，有两种可能：一是雷鸣斯其实暗中被幽灵会劫持，是假自由；二是他也跟奥斯丁一样，由幽灵会的人冒名顶替。不管哪种可能，对103来说都不是好事情，但他们要联系上大卫，必须先找到雷鸣斯，确定是哪种可能，然后才能根据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行动。

王星火嘱咐其他人，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离开客房一步，正准备出去时，客房内的内线电话响了，王星火接起电话，里面出现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钱江，我找王星火先生。”

王星火朝大家示意了一下，让他们保持安静。

“我就是。”王星火回答。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你还是那么冷静，没有人情味儿。”钱江说。

“少废话，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王星火说。

“我只想对你说，叶芊在我们手上，地图也在我们手上，如果你想让她平安，就让叶恒艮这个老家伙把黑箱的密钥告诉我们。”钱江说。

“你们除了要挟别人，还有什么本事？如果你是个男人，我们见一面。”王星火嗤之以鼻。

“别着急，这只是死神游戏的一部分，更精彩的部分你还没见识到。”钱江说，“现在，死神已经把镰刀架在了这个漂亮女孩的脖子上，你有什么感想？”钱江不为王星火的激将法所动。

“你不会杀了叶芊。”王星火哼了一声，“你肯定了解过叶老的脾气，如果你杀了她女儿，他就是死，也不会把黑箱的密钥说出来。”

电话那头呵呵笑道：“是的，现在我还不会杀她，但有人出钱要买他们一家子的命，如果他决定誓死不把黑箱密钥说出来，我们只有靠卖他们的命赚钱了。何去何从，让他自己考虑考虑，我希望今晚九点之前有个答案。”

“如生，周如生！”王星火突然说，“你为什么不敢见我？”

电话那头却哈哈一笑：“你认错人了，王星火。我不是周如生，周如生早死了。”

电话被挂断了，王星火颓然坐在沙发上。

杜丽问：“怎么了？”

“叶芊和地图果然在幽灵会手中，他们下了最后通牒，今晚九点之前要拿到密钥。”王星火说。

叶恒艮老泪纵横，但坚决地说：“他们想得美！就算牺牲芊芊，我也绝不会把国宝拱手让给这群魔鬼。”

王星火点头，说：“叶老，你放心，我们会救出叶芊的。”

张家浩咳嗽了一声，插话说：“幽灵会在撒谎！”

大家不解其意。

“他们并没有拿到地图，因为地图在我这里。”张家浩说着，取出了装地图的小袋子，叶恒艮惊讶地接过袋子，打开看了看，果然是黑箱地图，没错。

“对不起，我隐瞒了这件事。”张家浩把事件解释了一遍。

叶恒艮收回地图，叹气说：“家浩，你就是太信芊芊这丫头，她说什么你从来不反对。”又把地图交给王星火，说让他保管更放心。

张家浩也后悔不已，但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

杜丽倒看出王星火除了营救难题外，还有另外的焦虑，便问他：“星火，是不是你已经确认钱江就是周如生了？”

王星火用双手搓了一把脸，点点头说：“他说周如生已经死了时，我就确认，他就是周如生。”

“那你怎么办？”

王星火说：“我们之间的问题肯定要面对面解决，周如生加入邪恶的幽灵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也有责任。但不管他是谁，我绝不会因为私事而影响到任务。”

杜丽蹲下来，伸出手轻轻按在王星火的手背上，王星火感受到她手心的温暖，虽然她不说话，但他知道她担心他，鼓励他，爱惜他，一切尽在不言中。

1965 年 8 月 6 日

13 时 18 分　南中国海

海狐越来越不安，自从他昨晚跟奥斯丁说了话后，今天就再也没见过他，在约定的地点投放暗号，幽灵会也没有派人和他见面。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对，保安队急得狗似的四处搜索，看样子像出了什么大事。

该不是幽灵会的行动出了什么娄子吧？海狐一下子仿佛找不到方向了，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作为这个任务的监管，怎么向上峰交代？头头们只认结果，不认理由。难道到最后，非得自己铤而走险，亲自上阵，去干掉中国保镖和叶恒艮吗？海狐疑神疑鬼，烦闷无比。

“怎么，老丁有心事？”赵海天问。

他们刚刚吃完中饭，在甲板上散步。

风和日丽，海天一色，风景绝好。

“心事倒没有，不过，赵老哥不觉得这船上的保安进进出出，有些儿不正常吗？”海狐指着不远处的几个保安说。

“哦？”赵海天顺着他的手指看向保安。

“该不是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吧？”

赵海天一笑：“我们都是普通乘客，只要船能平安到达港口，这些保安又关我们何事？老丁你不必多虑了。”

海狐也只得笑笑，说：“那是，那是，我这人就是好奇心重，什么事都想刨根问底。”

海狐原先的目的，是想让赵海天作为局外人打听打听船上发生了什么事，不料赵海天毫无兴致，自觉没趣，便挑了个空座位坐下。

“天变得可真快，昨晚还是狂风暴雨，现在却是晴空万里啊。”海狐感叹说。

“是啊，老丁，万事莫强求，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赵海天笑着说。

海狐点头说：“这点你说对了，就像中国大陆，以前是国民党的天下，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也料不准，再过几年，又会是谁的天下。”

赵海天摇摇头，说：“不然，我看再过几年，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过，不管是谁的天下，只要他一心为着老百姓，就会有永远的天下。”

海狐听了这话，若有所悟。

“先生，要不要来杯饮料？”有个牛头小丑滑着旱冰，端着一盘果饮来到他们面前。

1965 年 8 月 6 日

13 时 41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一出门，发现船上的保安仍在盯着他，看来桑托斯还是不放心他，派人特别关照。是保护？还是监视？真让人无可奈何。

他径直朝他们走了过去。

“是桑托斯让你们跟着我吗？”王星火问。

两个保安没料到他会直接发问，问了个措手不及，不知怎么应答。

“没关系，你们有你们的职责，我有我的自由。”王星火说，“对了，我要去见雷鸣斯大副，但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能带路吗？”

其中一名保安愣了愣，回答：“我刚刚在会议中心附近见过大副。”

会议中心是邮轮可外租的中型会议室，刚好位于船首楼驾驶舱底下。

“雷鸣斯先生是刚来‘克里特皇后号’的吗？”王星火像拉家常似的随便问道。

“不，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在，快两年了。”

“谢谢，你们要跟着来吗？”王星火微笑着说。

两名保安连连摆手，说不去了，也许他们认为王星火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得罪不起。

王星火就去了会议中心，可惜雷鸣斯不在那儿了，船首楼的驾驶区有专人把守，没有允许，普通乘客根本进不去。

王星火在附近转了一圈，见会议中心的门开着，就偷偷溜进去。他看过“克里特皇后号”的详细结构图，知道会议中心的天花板顶上布置着很多驾驶舱通出来的重要线路，不禁计上心头，便搬过桌子站上去，起开一片天花板，引身而上，只见甲板下果然分布着很多粗粗细细的电线和管道。王星火分辨出邮轮驾驶舱与各部门联系的通信电线，取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断了线，做好手脚，随即下来赶到邮轮电工室。

一名修理工正把脚跷在办公桌子上，摇着椅子悠闲地看杂志，见王星火过来，就问什么事。

“我客房的内部电话坏了，我想请你修一修。”王星火说。

修理工有些不耐烦，放下脚，说：“这种事你只要告诉客房部就可以了，他们会安排修理的。”

王星火像看到什么，指着他后面说：“咦，这是什么？”

修理工一回头，后颈就被重重一击，眼前发黑，晕了过去。

“对不住了，你得睡一会儿，等我把事情办完，就叫人放你。”他脱下修理工的制服换上，找来两根电线捆了他的双手双脚，塞了他的口，把他拖到后面的工具间里，关上门，然后装扮成修理工的模样，戴着电工帽，找了点机油涂脏脸，捡起那本杂志，也学着修理工的模样跷着二郎腿看。

果然不出所料，很快，驾驶舱派人来了，说内部电话出了问题，让他去修。王星火取了工具箱，跟着那人就去了。

一切顺利，没人怀疑。邮轮低级职位的工作很不稳定，换人是家常便饭，所以，很少有人会在意一个陌生的修理工。王星火慢慢走过船廊，仔细观察着人们的言行神态，但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神情肃穆，原来幽灵会没有控制所有人。想想也正常，他们的目标不是邮轮，而是黑箱。擒贼先擒王，原本就不需要兴师动众。海盗似的上一呼啦子人，采取武力劫持手段，幽灵会没这个必要，也没有这种能力。只要控制几个关键人物，加上几枚隐藏炸弹，就不怕船长不听话，“克里特皇后号”这回是被人捏住了软肋。

在驾驶舱的门口，两个目光警觉的船员上下打量王星火，又检查了工具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才给予放行。王星火发现他们的肋下都有手枪，看来大卫船长真的被牢牢控制住了，昨晚的船长晚宴只是让他去作一下秀，避免有人生疑。进了舱，王星火立即注意到，这里的气氛跟那些海图室、通信室等地方完全不同，很凝重，很沉闷，船长和几名船员站在控制台边，一语不发，显得心事重重。

王星火一眼瞥见了安装在墙上的内线电话，就装成轻车熟路的样子走过去调试，一边寻找机会跟大卫接触，可两个看守盯得他很牢，比船上的保安专业多了。

“不好意思，船长，请问有没有小号起子？我忘带了。”王星火在工具箱翻找了一下，故意问船长。

“你为什么总是丢三落四的？”大卫心里烦恼，回头责备，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修理工竟是王星火假扮的，立即改口说：“好吧，让我找找。”

驾驶舱自然有简单的工具，大卫找了把起子走到王星火面前，说：“幸好我这里有一把。以后做事别那么不麻利。”

“谢谢。”王星火接过起子，跟船长的目光交接，一个眼神可以传递很多信息，两人心知肚明，虽没开口，但很默契地走向电话。

“为什么没有任何声音呢？”大卫跟王星火交流起电话故障来。

王星火一边假装修电话，一边解释着原因。两个看守开始还竖起耳朵听，但没听出什么不对，又站回门口去了。

“你看出报上的信息了？”见看守不注意，大卫用华语轻声问。

“是的，邮轮上真的有炸弹？”王星火说。

“我不能肯定，但这伙人做得出，我不能拿全船人的生命赌博。”

“他们有多少人？”

“不清楚，在这里的有三个人，除了门口两个，带你来的那个也是，还有一个好像是头，叫钱江。”大卫说。

“我们有人被钱江抓了，最有可能关在哪里？”

大卫看了一眼门口，说：“可能在船底层的压载舱，那里有很多空舱房，一般不会有人去。”

“你先稳住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对付。”

大卫微微点头，又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但知道这些人是冲着你们来的，请你们考虑一下，为了邮轮上那么多条生命，能不能跟他们谈判解决？”

王星火想了一下，说：“可以考虑。”

“雷鸣斯是他们的人吗？”王星火又问。

船长犹豫了一下，没等回答，门口的看守不耐烦了，走过来呵斥王星火，怎么还没修好，不准再说话了。

“可能因为昨晚的风暴，某处电话线路断了，我得到外面整体排查一下。”王星火把线头装回去，谦恭又冷静地回答。

1965 年 8 月 6 日

14 时 29 分　南中国海

桑托斯既不敢完全相信，又不敢完全不信王星火的话，所以，他称船上可能藏有危险物品，派了一小队人马四处搜寻，可是一无所获。

正在郁闷之际，碰到了下来检查工作的大副雷鸣斯，雷鸣斯问桑托斯，邮轮上的这几起离奇的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

桑托斯说，有几个嫌疑人，但还没有证据。

“大副，有人说我们船上藏有危险品。”桑托斯还不敢把“炸弹”这个敏感字眼直接告诉雷鸣斯，因为上船时的安检是由他负责的，让人把炸弹带上船是重大的失职行为。

“危险品？你是指什么？每个乘客上船时不是都检查过行李吗？”雷鸣斯果然不快。

“现在只是有人这么说，或许是那人谎报的。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桑托斯说。

“你查到了什么吗？”

桑托斯摇摇头。

“桑托斯，你这人太容易听信别人的话。邮轮上复杂的很，三教九流都有，你缺少经验，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别人的陷阱。”雷鸣斯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桑托斯摸着脑袋，搞不清楚雷鸣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他查呢？还是叫他别查呢？

1965 年 8 月 6 日

15 时 07 分　南中国海

“克里特皇后号”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风起云涌。但在大部分普通乘客眼里看来，除了昨晚因为风暴带来的一场虚惊，这次航行跟别的客轮旅行没有任何区别，邮轮的生活既枯燥又有趣，既浪漫又平淡。不过，从中午开始，邮轮上开始悄悄流传起谣言。有人说，邮轮上出现了连环变态杀人狂，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把尸体都扔入了大海里；有人说，邮轮闹鬼，有对情侣昨晚见到海漂鬼了，是从海里面爬上来的，身体被海水浸得白森森的，脱了皮，像个剥开的烂洋葱。

无风不起浪，无墙不透风。

嗅觉灵敏的乘客多多少少闻到了一丝儿危险的味道。

加利混在乘客当中，盯着远处的凯瑟琳，这个女人刚刚找了个借口离开搭档伯恩，独自一人去了新西兰酒廊。加利也装成普通乘客，躲在酒廊的一处角落里，要了杯啤酒，一边喝酒一边看着她。

凯瑟琳坐在吧台前，跟侍者说了些什么，侍者便从台下取出一个小包裹给她。

这包裹里是什么？

加利勾起了好奇心，继续跟踪她，凯瑟琳拿了东西，就急匆匆进了女厕，不到一分钟，又出来了。加利见她走远，确定女厕里没了人，就闪进去，在垃圾筒里找到了一支用过的注射器。

她在注射毒品？在纽约黑道混过的加利对这类东西并不陌生，但这事情看起来不像会出现在凯瑟琳这样的中情局女探员身上。

他找来一张纸包上注射器，准备带走。

“别动。”

一个硬硬的东西顶在他的后脑勺上，加利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他听话地不动了。

该死！凯瑟琳发现了他，又返回来了。

“把东西给我！”凯瑟琳夺走了他手中的注射器。

“你不敢开枪的，这里人太多，不是杀人的地方。”加利镇定了一下，说。

“你为谁做事？”凯瑟琳却不理会他，逼问道。

“为自己。”

“你是不是叫加利？那个从国内跑出来的不安分的混混？我们的任务简报上有你的名字。”凯瑟琳说。

“不错，我是加利。我表哥丹尼被人害死了，警察和中情局却忙着找宝贝，对命案一点儿都不关心，我只有自己解决问题。”加利坦率地承认了。

“你这样做是非法的。”

“你们这样做就合法了？”加利针锋相对。

“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干扰到我们的工作，要不然就是国家的敌人。”凯瑟琳威胁说。

“不知道谁才是国家的敌人，你跟幽灵会之间有交易。”加利回应。

“你知道得太多了。”凯瑟琳把枪管按得更重了。

“凯瑟琳，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杀我灭口，但这样做于事无补；二是让我来帮助你，我想你一定有难言之隐，你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帮忙。”

“你帮不了我。”凯瑟琳悲伤地说，“你根本不知道这帮禽兽做了什么。”她说这话的时候，禁不住声音发抖，情绪有点儿失控。

加利抓住凯瑟琳情绪失控的瞬间时机，反手一格，以极快的手法把枪抢了过去，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在平时，凯瑟琳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加利反制，但现在心中乱了方寸，手脚也不麻利了。

“你杀了我吧。”凯瑟琳却并不因加利拿枪顶在她额上而恐惧，反而平静地说，认了命似的，倒弄得加利不知所措。

“幽灵会把巢筑在哪儿？”加利问。

凯瑟琳迟疑了一下，说：“在船底的某处，我是被蒙着眼睛带到那儿的，所以不清楚确切的位置。”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叶芊的中国女孩？”

“那个女孩被他们抓了，就关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加利把枪收了，凯瑟琳却闭上了眼睛。

“你还是开枪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他们肯定会报复的，我只有四个小时的生命，如果没有解药，到时将生不如死。”凯瑟琳说。

“我不是你的敌人,更不是杀人狂。你为什么不敢告诉你的搭档？”加利把枪扔在地上，扬长而去。

凯瑟琳捡起枪，她不知道该怎样向伯恩启口。在四小时之前，她已经经历过一次恐怖的体验，那根本不是人受的，就像几万只蚂蚁同时在皮肤内噬咬，但你又搔不到它们，除非用手指活活把皮肤撕烂。她信了钱江的话，什么叫生不如死，这就叫生不如死。

她根本无法以意志力抵御，只有妥协。但是，当她把药品注入静脉，一恢复意志，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万分内疚，她不能告诉伯恩真相，那会破坏整个任务，这正是幽灵会想要达到的结果，为此，她已经好几次冒出跳海自杀的念头，但最后又失去了勇气。

不背叛组织，就要恐怖地死去。这是幽灵会的死亡游戏！她该怎样面对这倒计时式的死亡魔咒？

1965 年 8 月 6 日

15 时 34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回到客房，把驾驶舱的情况通报了一回。袁智强认为，现在应该采取主动行动，解决掉幽灵会的杀手，先把船长从幽灵会的手中解救出来，有了邮轮官方的帮助，对营救叶芊更有利。

这个意见遭到了李遇白的强烈反对，他觉得大卫船长并不是任务的中心，只是幽灵会用来控制邮轮的一个手段罢了，况且，如果解救了大卫，势必会打草惊蛇，说不定他们为了报复，对叶芊下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见很难统一，这是一步难走的棋，棋子一旦按下了，就没有悔棋的机会。

正在犹豫时，电话又响了，竟又是钱江打的。

“王组长，你现在是不是很为难？是先救叶芊好呢？还是先救大卫好呢？”钱江得意地说。

“你想怎么样？”王星火暗暗吃惊，自己的行踪难道一直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我想告诉你，你们谁也救不了，要救，先救自己吧。”钱江说。

“你不要太狂妄，谁赢谁输还没有定呢。”

钱江哈哈笑了几声：“定了，从你们刚上船就定了，非但你们定了，什么美国特工，日本忍者，都是过眼浮云，最终都会消散得无影无踪的。我送你一句中国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钱江说。

“我也送你一句中国古话，叫做骄兵必败。”王星火哼了一声。

针锋相对，不依不饶。

王星火明白，上船伊始，敌人就开始实施心理战术，从最初神神秘秘的死神纸条，到现在的公开叫板，就是让他们迷惑、畏惧，进而失去战斗的信心，或采取错误的行动。这个时候，更应该保持冷静，给予反击。

“我们不骄傲，我们有自信，你们就是捏在我们手掌心的孙猴子，怎么翻也翻不出我的五根手指头。”钱江笑道。

“周如生，我要跟你见面。”王星火说。

“我说过，我不是周如生，周如生早死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自作聪明，以为自己是火眼金睛，其实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黑瞎子罢了。”

“如生！我知道你恨我，但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这个生死兄弟。你还活着，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喜讯。”王星火缓和语气，诚恳地说。如果钱江能和他单独见面，或许能靠自己的真诚和儿时深厚的友谊化解这场危机。

“我们会见面的。”钱江说，“记住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在假面舞会，我把叶芊带到那里，你只要拿黑箱密钥来交换，我们的交易就算完成了。”说完，挂了电话。

钱江挂了电话，仰身躺在床上，重重舒了一口气。跟王星火通完电话，他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但隐隐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让他的心头堵得慌。

两条藕似的玉臂从后面轻轻搂住了他的脖子，吴美蝶蛇一般缠上他的身体，在他的额上吻了吻，问："王星火说了什么？"

"他上当了，现在是左右为难，举步维艰了。"钱江笑着说。

"不，你还有话瞒着我。"吴美蝶摇头。

钱江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会瞒你什么东西？为了你的计划，我已经违背了总会的行动方案。"

"你怕我再跟王星火接触？你不信任我。"吴美蝶嘟嘴埋怨。

钱江抚着吴美蝶垂下的长发，说："蝶，就算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我也相信你。"

吴美蝶咯咯笑了："你当我傻啊，听你的鬼话。"

"我说的是真的。"钱江却严肃地说，紧紧抱住了吴美蝶，两人相拥激吻。

"你想不想小时候的故乡？"激情过后，吴美蝶问。

"想，但是我们回不去，那儿已经不是我们的地方了。我们都是无根的萍，本已死掉的人，是幽灵会给了我们家，给了我们命。"钱江说。

"说实话呢，我倒挺佩服叶恒艮这个老头的，死也要回中国。"吴美蝶叹道。

"命是天给的，他的命注定了，中国保镖也保不了他，怨只怨他遇到了咱们。"钱江说。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吴美蝶说着，从包里取出几张照片，在钱江面前像扑克牌似的捻开了。

"拿到手了？！"钱江眼前一亮，从床上跳了下来，高兴地说，"蝶，你真是一只妖精！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财也要，人也要，你的胃口是不是太大了点？"吴美蝶笑道。

1965 年 8 月 6 日

16 时 01 分　南中国海

“你爱上了那个中国人？”杨宏冷眼看着妹妹洋子，脸色阴沉得让人望而生畏。

“我没有。”洋子争辩说。

“胡说，我看得出来，你回来后就神思恍惚。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杨宏生气地说。

洋子不想跟他说话，背过身子望向窗外的大海。

“我早就跟老师说过，不能带你出来，可老师偏要让你锻炼锻炼，现在倒好，任务没完成，倒喜欢上了目标。”杨宏还是愤愤不平。

“随你怎样想。”洋子冷言说。

“我要告诉老师。”杨宏说。

洋子回过头，原本温柔的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三，你敢？你违背纪律，强行霸占了我，如果老师知道，你清楚会有什么下场。”

杨宏被她拿住了要害，人便软了下来，说道：“小六，我真想不通，我跟你十几年的感情，难道还不如你跟他几个小时？”

洋子流泪了，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一直把你当哥哥，可没想到你人面兽心……你根本不爱惜我，不尊重我，只是把我当成你的私人物品，我早就受够了。”

杨宏迟疑了一会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朝她低头鞠躬：“小六，这件事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但请你分清任务和感情，那个中国人不值得你爱。”

洋子露出鄙夷的神色，说：“是的，我喜欢他，从他奋不顾身救我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上了他，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杨宏的脸青一阵红一阵，从鼻孔里发出愤怒的低吼声，从地上一跃而起，抓起桌上的一把手枪，恶狠狠地说：“你是我的女人，我要杀了他！”

“三，你做什么？”洋子急了，上前挡住了他。

“让开！”杨宏拿枪顶在了洋子的额头上。

“你先杀了我吧！”洋子却不服软。

相持不下，骑虎难下，两人都僵在了那儿。

门被“哐”地踢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鬼冢和“零”。两人一见“零”，就没了气焰。

“三，你的枪是用来指自己人的吗？”“零”不怒自威。

杨宏忍了怒气，把枪垂了下去。

“你们两个都叫我很失望。”“零”低声斥责，走过两人的中间，走到沙发上坐下，鬼冢在后面关上门。

“老师……”洋子想说话，却被“零”打断了。

“我现在不想听任何解释。窝里斗是中国人的毛病，我的组织里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错误。”“零”说。

“是。”三个弟子不敢有任何反对意见，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谦卑。

“小六，你是组织里面年纪最小的，也最缺乏经验。你要记住，一旦进了组织，个人情感就不再是个人情感，你的个人情感可能会让整个组织覆灭，这是极其危险的。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叶涛这小子？”

“我……”洋子欲言又止，但她的表情已经把答案告诉众人了。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你们俩必须给我将功赎罪。”“零”说，“幽灵会抓了叶芊，他们的手中有了砝码，我们不能让他们得了先手，所以，我们手中也得有一个人。”

“叶涛？！”洋子和杨宏同时明白过来，两人虽然都说出叶涛的名字，但语气却是大相径庭，一个担心，一个兴奋。

“零”点点头，对洋子说：“小六啊，你既漂亮又聪明，是个难得的人才。现在，叶涛已经入了你的套，但你不要入了自己的套。把叶涛带到我这儿来，这是你立功的一个机会，我看好你。”

“老师，我……”洋子面露难色，但又不敢违背“零”的意思。

“你不要担心，叶涛的命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我不会杀他。如果你办成了，立了功，我非但不惩罚你，还会成全你。”“零”和颜悦色地说。

这回轮到“三”紧张了，脱口说道：“不行，小六绝对不能和那个支那人在一起。”

“零”瞪了他一眼，说：“三，你有什么瞒着我吗？”

“零”的眼里透着冰冷的杀气，像一把利刃似的把“三”未说的话给生生割了，“三”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知道了，老师。”洋子终于答应，“我会努力的。”

“很好！但是，刚刚经历了一次意外，中国保镖会像宝贝似的护着他，他们现在都龟缩在客房里，你怎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零”说。

“这……”洋子没什么办法。

“那就给他们制造另一场意外。”鬼冢替洋子回答了，“零”默许地点了点头，目光却落在“三”的身上。

1965 年 8 月 6 日

16 时 34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采纳了李遇白的建议，如果贸然去解救船长，可能会导致叶芊遇害，风险太高，现在必须集中力量侦查叶芊的下落。

大卫曾说，叶芊最有可能被关在船底的某一处，可是主船身那么大，大大小小的船舱不计其数，要找出叶芊谈何容易。

不容易也得找。加利那边还没有消息，桑托斯派人去找炸弹，看来也是没有收获，王星火决定自己上阵。

虽然主船体相当庞大，但通过排除法可以缩小范围。王星火按照自己在“东方之星号”上记忆的邮轮图纸画了一张船体剖面简图，一边跟战友们分析，哪儿可能被幽灵会用作密室，哪儿可以用作进出的通道。机舱、首尾尖舱等装有大型机械设备的舱室和淡水舱、燃料舱、污油舱等液舱肯定不适合关人，货舱、食物仓库等有专人值守，而且船员进出比较多，也不适合，最有可能的就是中间部分的两用深舱。

有了方向，就要立即行动，时间不等人。

王星火前脚刚出门，杜丽就跟出来了。

“什么事？杜丽。”王星火问她。

杜丽见后面没人，把王星火拉到一边，低声说：“星火，你有没有觉得李遇白有点儿反常？”

“哦？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儿心不在焉的。”

“不，不光是心不在焉。刚才我注意到，他待在电话机边，手指暗中轻轻扣着话筒，这动作很像在发送摩尔斯码。”杜丽说。

王星火一听，便阻止她再说话，把她带到更偏的角落里，说：“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同小可。我也一直怀疑有内奸，我们的一部分行动敌人了如指掌。可是，李遇白是总部指派的，而且事出紧急，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个潜伏特务。”又想了想，说，“我有办法查清真相。你先别声张，继续观察一下。如果遇到不对劲的地方，偷偷告诉智强。我没有回来之前，不准任何人离开房间。”

“明白！”杜丽说。

“杜丽！”王星火看着杜丽回房的背影，心里依依有点儿不舍，又叫住她。

“什么事？”杜丽回头。

“注意保护好自己，我们……会圆满完成任务的。”王星火忽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只有这样说。

“明白！”杜丽给了他一个亮爽的笑容。

王星火又换回维修工的装扮，第二次上了船首楼，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去船长室，而是直接来到自动电话交换机房。“克里特皇后号”装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交换机，那年五月，美国贝尔实验室刚刚发布了程控电话交换机，“克里特皇后号”就订制了一台，用作邮轮的内部电话系统试用。这个设备作为重点列入了 103 的预备知识中，因为通讯系统在任何谍战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电话维修工去交换机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引不起任何人的怀疑。王星火来到交换机前面。机子像衣柜那么大，上面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小灯泡。王星火虽然受过简单的培训，但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面对这个新奇又复杂的大家伙，一时也不知道从何入手，只好小心地东试试西摆摆。

好一会儿，他才找到储存通话记录的功能区，又摸索了好一阵子，设定好查询时间，按下红色小按钮，终于，在绿色的小屏幕上开始滚动显示一小时内的邮轮内部电话通话记录。从左到右，分别是拨出时间，拨出房间号，拨入房间号。一行行，一排排向上跃动的电子数字刺激着王星火的眼球，他睁大眼睛盯着屏幕，生怕漏过关键的房间号。他不知道自己是想看到，还是不想看到 6103 这个数字。

但他还是看到了："16：50，6103——0005"。王星火的手指颤抖了，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却不得不接受，证据摆在眼前，容不得幻想。他连忙又调了一下时间，果然发现了更令他震惊的记录："16：12，0005——6103"。16 点 12 分这个电话是钱江打进来的，这说明李遇白跟钱江有联系！

钱江在 0005 号房间，可是 0005 号房又在哪里呢？这个房间显然不是普通客房。王星火的心念转了转，想到了一个地方和一个人。

按照邮轮的编码规则，第一个数字都是层数，0005 到底是哪一层？邮轮没有零层的概念，那么开头的"0"最有可能代表封闭的船员区，编号那么靠前，难道是吴美蝶那间没有房号的贵宾客房？一想到这，王星火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李遇白可能着了吴美蝶的美人计。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识破这张画皮，为什么没早点想到从电话交换机上找到钱江的藏身之处。

李遇白已经叛变，事态紧急，不容迟缓。王星火抓起旁边的内部电话，拨了 6103 号码，但是，却没人接听。

不好，肯定出事了！

王星火的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尖锐的石头砸中了。

1965 年 8 月 6 日

17 时 17 分　南中国海

6103 房真的出事了。

事情发生在五分钟前。

杜丽回到房间后，按照王星火的吩咐，更加仔细地观察李遇白的一举一动。对于这条战线来说，敌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战友突然变成了敌人。

李遇白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异常。

杜丽也曾想，是不是自己太多疑了？看错了？冤枉李遇白了？她宁愿自己错了，这样心里还好受些。

在房间里待久了，大家都闷得慌，仿佛舱房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混浊，让人昏昏欲睡。但是，王星火交代过，他没回来，不要擅自离房。

“我要去自己房里，吃点减压药。”张家浩终于忍受不住，说。

“不行。”袁智强说，“我们要等星火回来。”

张家浩无奈，又坐回沙发上。

“袁叔叔，我有点儿透不过气了，能不能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陶淘也问。

袁智强还是摇了摇头，说：“陶淘，外面现在有坏人，听叔叔的话，再坚持一会儿，等王叔叔回来，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王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

房间里又没人说话了，大家都在闷热里等待王星火带来新的消息，但又觉得气氛有点儿不对，似乎空气里酝酿着某种不安和不信任的感觉，让人坐立不安。

李遇白取过自己的陶瓷茶杯，喝了一口茶，不喝不打紧，一看茶杯里，差点儿把口中的茶水喷了出来。

杯底里躺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小字：“你已被怀疑，事不宜迟，我们马上会行动，注意配合。”

什么人？什么时候放的？李遇白像见了鬼似的，却又不敢声张，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房间中的每一个人。

不会是叶恒艮，也不会是叶涛，袁智强和叶芊更不像，最有可能的只有张家浩或陶淘。张家浩是叶恒艮的老友，上船后几乎没脱离过103的视线，陶淘只是个孩子，也不像。到底是谁呢？李遇白心里有鬼，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

“遇白，你的脸色好像不好看，人不舒服吗？”杜丽注意到他的变化，故意问他。

李遇白连忙盖回茶杯盖，把杯子放在桌上，说：“没事，太闷。”

“你的茶水不多了，我替你倒吧。这天气热的，该多喝水。”杜丽拿起桌上的水瓶，就去拿李遇白的茶杯。

“不用，不用。”李遇白推托，按住了茶杯盖子，又笑道，“我自己来吧。”

“倒杯水而已，你紧张什么。”杜丽却硬要去拿杯子，一推一送间，杯子“咣啷”一声掉在地上，砸成三瓣，茶水洒了一地。

除了陶瓷碎片和水，没有任何东西。

李遇白松了一口气，原来那纸条是特制的，遇水几分钟后便自行融化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袁智强皱了皱眉头。

“是我不小心，不好意思。”杜丽忙收拾了。

李遇白知道杜丽在试探他，虽然侥幸躲过了这一劫，但心里却没有一丝儿放下，他在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自己难道真的要一错再错，彻底叛变一直培养他的组织？背叛祖国？可一想起钱江跟他说的话，李遇白全身就像有无数条冰冷的毒蛇在爬。钱江并不是吓唬他，因为他已经感到体内的药物开始发生作用，身上有几处地方莫名其妙发痒，挠又挠不着。这痒如果无限扩大，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也承受不住，想想都绝望。

李遇白内心痛苦之至，表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只能压抑着，他盼望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儿，最好永远停止。

但时间不会停止，它只会像洪水一样流逝，卷走一切东西。

是袁智强首先闻到了异味，虽然很淡，但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103来说，几乎可以在第一时间分辨出毒气的味道。

“快走，有人施放毒气！”袁智强大喊，拉上叶恒艮冲出门口，众人鱼贯而出，逃到走廊上。

毒气是有人从门下边的缝隙灌进来的，这种气体没有致命性，但可以让人神经麻痹，目的是要他们在房里待不住。

“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叶恒艮气愤地说。

但更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孤儿陶淘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着了，哇哇乱叫，说不想再跟着他们了，一边嚷着一边向走廊跑去，但一拐过转角，就听见“啊”的一声惨叫，袁智强连忙追过去，发现孩子躺在血泊中，腹部还插着一把刀子。

“陶淘！陶淘！”袁智强赶紧抱起奄奄一息的孩子。

邻近的乘客听到响动，纷纷走出客房，见发生惨剧，都大惊失色，走廊上乱成一团。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保安队长桑托斯推开人群挤了进来，一见袁智强，便恼道，“怎么又是你们？”

孩子还有气，袁智强便问他有没有看清凶手。孩子双眼翻白，努力伸出手，也不知是指到半路还是怎么的，指向的不是别人，却是袁智强，瞬间又垂了下去，不再动弹了。

队长助理曾义走过去一摸孩子的鼻间，向桑托斯摇了摇头：“他死了！”

“快把他抓起来！”桑托斯见状，立刻命令手下扣住袁智强。

“我没有杀人！”袁智强辩解。

杜丽他们也阻止保安队带走袁智强，但桑托斯却不依不饶，说：“杀没杀人不是你们说了算，得讲证据。孩子死前已经指认了凶手，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发现了你们的什么秘密，才被你们灭了口？”

“桑托斯队长，如果我是凶手，为什么不选择逃跑，反而要抱着陶淘？天下有那么傻的凶手吗？所以，我是清白的，凶手另有其人。”袁智强说。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千万要保持冷静，要不就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桑托斯被问住了，想想也有道理，助理曾义在他耳边说了什么话，他又转回原来的认定，非得带走袁智强。

“别演戏了，谁不知道这种迷惑人的伎俩？低级。”桑托斯嗤之以鼻。

真让人哭笑不得，百口莫辩。袁智强只得跟杜丽说，自己跟他走一趟，不会有事的。

“在星火回来前，他们的安全就靠你们了。”袁智强嘱托战友。

可是，曾义又跟桑托斯耳语几句，桑托斯再次改了主意，却不是放了袁智强，而是要把有关人等都带走。

“你们一个都脱不了干系，带走，统统带走！”桑托斯命令手下。

“你……”袁智强终于发怒了。

“这是我的邮轮，不是你的邮轮。这里我说了算！”桑托斯针锋相对，瞪着眼挑衅。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1965 年 8 月 6 日

17 时 40 分　南中国海

伯恩躲在围观的人群里，在这个时候，他本乐意做个看客，但事情的发展让他有点儿看不来。

他知道，房间里的毒气是杨宏施放的，这个郭耀宗已经告诉他了，因为他们毕竟是“盟友”嘛，目的是制造事端，把中国人引出来，然后由杨宏、鬼冢和他一起对付中国保镖，让洋子找机会带走叶涛。

说实话，他并不愿意听日本人的，但郭耀宗提出把叶涛弄过来的主意，他觉得还有点儿道理，不能光让幽灵会捏着叶芊敲诈。叶涛比

起叶芊来，对叶恒艮来说可能更重要，毕竟是儿子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传统观念极浓厚的叶老先生又怎么会不顾忌？叶恒艮藏在心里面的东西，偷不着，抢不到，杀了他更没用，唯有心攻，才有可能得到，叶涛就是他的心头肉。所以他和凯瑟琳答应出手相助，叶芊这个宝贝不能让幽灵会独占，叶涛这块肥肉当然也不能被日本人独吞了。但他没想到，陶淘会突然被人杀死，而且桑托斯那么快出现在现场，把日本人的计划全搞乱了，

陶淘是被谁杀的？为什么要杀他？伯恩看着几名保安抬走孩子尸体，心里疑惑不已。不管是谁下的手，肯定不是袁智强，这点他看得很清楚，孩子跑的时候，中国人都在走廊上聚着呢。神秘的杀手能在中、日、美几路顶尖特工的眼皮子底下行凶，像隐身人似的，来无影，去无踪，着实叫人恐怖。

围观的乘客们满怀着恐惧和猜测，在邮轮方的安抚下，终于渐渐散去。

伯恩走到站在角落里的杨宏身边，低声说：“看来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并不成功啊，有人早就知道你演的这一出。”

杨宏看了他一眼，他心中的疑问并不比伯恩小，伯恩说的没错，有人早就算计好了。神秘杀手迟不来，早不来，恰恰在这个时候过来杀死陶淘，简直匪夷所思，倒像是自己的行动是为他作准备的。因为如果没有他刚才施放毒气，陶淘就不会出门，陶淘不出门，世界上最厉害的杀手，也不可能冲进这个防范森严的小房间里杀一个孩子。这里面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杀手预先知道他们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有内奸。

这么一推理，杨宏顿时觉得如芒在背，疑神疑鬼，内奸是谁？谁是内奸？思来想去，最有可能还是眼前之人。

“该不会是你们中情局杀了这个孩子吧？”杨宏冷眼看着伯恩。

“笑话，我们杀孩子干吗？”伯恩哼了一声。

“是你们杀了我们的老五，这个孩子看到了真相，你们就灭他的口。”杨宏说。

“我正要问你呢，我们的黑皇后怎么死的？是你们的人先跟踪我们，结果就出事了，中间不明不白的，我还没追究呢。”伯恩反驳道。

话不投机两句多，杨宏和伯恩之间岂止是不投机，简直是互相猜忌了。但两人心里都明白，这里不是猜忌的地方，此时也非互相攻击的时间。大家都不能把脸彻底翻白了，以后不好说话。

“三”本想立功，不料却为别人作了嫁衣裳，满肚子郁闷，叫上藏在隐蔽处的鬼冢，却不见了洋子，“三”气急败坏，让鬼冢回去向“零”复命，自己去找洋子。伯恩见他们走掉，回头找本来安排接应的凯瑟琳，可是凯瑟琳也不见了。

不辞而别。

伯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对这个拍档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凯瑟琳似乎在故意躲避他，或者说，她有什么东西隐瞒着他，怕见他。他相信自己的直觉，间谍工作并不全靠理性，有时候，敏锐的第六感反而成为普通间谍与优秀间谍最大的分水岭，在危险没有来临之前嗅出危险的味道，从遮盖的阴谋中发现阴谋里的阴谋，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伯恩非常担心凯瑟琳，但当他问她时，她总是以种种理由逃避，这让伯恩比凯瑟琳还要心神不宁。他知道这样不对，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判断力和应变力，很危险，但他却无法自拔。

该死的，这不可能！他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了她。

1965 年 8 月 6 日

17 时 56 分　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的日落特别壮丽，霞光漫天，五彩斑斓，倒映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红的、蓝的、紫的、黄的、黑的……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碰撞在一起，碎了，又融了；融了，又碎了，不断地变幻着，荡漾着，分不清海和天，水和云，一轮绚烂硕大的红日慢慢沉入西海平线，“克里特皇后号”仿佛驶入了一个魔幻世界。

在这样的幻境中，落日不断收着它的余晖，像耗尽了能量，直至完全落入紫金色的大海。天忽然变得暗蓝暗蓝，无数嫩黄的星星在云间闪闪发亮，夜幕又一次降临了。

如果没有命悬一线的暗战，这神奇的海上日落肯定会让王星火陶醉，但现在，他已经顾不得多看一眼风景，匆匆从船首楼下来，换回衣服，赶到 6103 号客房。

房间被保安队封锁了，两名保安站在门口，数名乘客则聚在不远处的走廊上窃窃私语。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同伴呢？”王星火问两个保安。

“你是王星火吧？”其中一名保安打量着他，“桑托斯队长让我告诉你，这里发生了谋杀案，你的同伴有重大嫌疑。”

“什么？谁被杀了？”王星火的心揪紧了。

“是个叫陶淘的男孩。”

王星火问清了事件的经过，不由怒气升腾。阴谋，肯定是敌人的阴谋！

“我要去房间里看看。”王星火说。

“不行。”

“这是我的房间，里面有我重要的东西，丢失了谁负责？”王星火怒目道，也不理他们，取出钥匙就打开了门。

什么味道？他闻到了一缕淡淡的臭味，赶紧掏出手帕捂住鼻子。是毒气！肯定是敌人施放毒气逼他们出房间，王星火很快猜到了原因。他快速地检查桌柜，想看看房间里有没有杜丽留给他的信息。

果然找到一张纸条，却不是杜丽留的，竟然是钱江的——“君已末路，水尽山穷，华容道口，遑论英雄？”

又是幽灵会！阴魂不散的幽灵会。

“我们的人呢？”王星火收了纸条子，问保安。

“他们都被桑托斯队长带走协助调查了。队长说，如果你回来，请到保安队向他说明情况。”

王星火点点头，说：“我希望在我们回来之前，财物完好无损。”

“你放心，不会少一个硬币子的。”保安回答。

“那就好。”

王星火找到保安队办公室，却发现自己的人没在那儿，桑托斯也没在那儿，值班的保安说，桑托斯根本没带人回来过。

王星火忽然意识到，幽灵会设了一个巨大的口袋，把他们全装进去了，或者，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幽灵会的口袋里，从来没有出去过。

现在，袁智强他们被装到哪儿去了？

1965 年 8 月 6 日

18 时 05 分　南中国海

桑托斯疑惑地看着助理曾义，他不明白曾义为什么不让他把袁智强他们带回保安队调查，而是带到船体下层的禁入区。

曾义是邮轮的队长助理，是“克里特皇后号”的老船员了，桑托斯的工作经验跟他比起来，仅能算个“新人”，加上桑托斯对“克里特皇后号”还不十分熟悉，曾义对他又谦恭，于是事事都征求曾义的意见。

“队长，你也不想想，那个王星火是什么人？国际杀手又是什么人？把人带到保安队，他们还不把我们保安队给血洗了？再过一夜，船就靠岸了，我们先扣着他们，到时让岸上的警局来处理，既保证了安全，又尽到了邮轮的职责，岂不两全其美？”曾义说。

桑托斯听着有道理，放了心。

“我敢肯定，袁智强就是船上一系列凶杀案的凶手，我们得把他单独关着，重点看守。”曾义说。

“可是，他是王星火的同伙，身手肯定了得，万一闹起来，我怕制服不了他。”桑托斯担忧地说。

曾义嘿嘿一笑，取出手枪一晃：“我们有这个，这个就是老大，谁敢不服？他现在被四五条枪押着，架不起云，翻不起浪，只能乖乖就范，这事儿交给我来办。”

袁智强却并不如曾义说的乖乖就范，当曾义要把他关到独立的小舱房时，袁智强却说要见桑托斯，并以迅猛的速度撩翻了好几个人，夺了枪。

曾义想不到这个小胖子身手如此之好，竟然完全失算，无奈之下，桑托斯只好站了出来。

“桑托斯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普通乘客，更是受害者，你竟然黑白不分，好坏颠倒。”袁智强举着枪说。

“小胖子，不是你说白就是白，我只知道船上的案子都跟你们有关，无风不起浪，我看你们统统都是黑风，搅得邮轮乌七八糟的。你们是凶手也好，受害者也好，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一晚，明天船靠岸，自然有人来分辨黑与白。”桑托斯说。

曾义竟命令手下把枪顶在了其他人的头上，威胁袁智强扔掉手枪。袁智强无法，只好放下枪，却被后面的一名保安趁机用枪托击在后脑，啪嗒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

“智强！”杜丽喊，一边看向李遇白，希望他能有所行动，可是李遇白仿佛被枪口镇住了，没有任何动作。

袁智强被人拖入黑暗里，杜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却毫无办法。她的功夫跟男组员相比，毕竟有很大差距，硬拼的话，非但救不了袁智强，恐怕会连累叶恒艮和叶涛。

看来他们已经落入敌人的圈套了，只好相机而动，寻找别的机会。

他们分别被关入了两个小舱房内。李遇白和叶恒艮关在一起，杜丽和叶涛、张家浩关在一起。

在他们所处位置垂直向上，再向上，隔了四层甲板的贵宾房间里，钱江笑眯眯地对吴美蝶说：“现在，你可以通知海狐，他要的货我们备齐了，让他准备剩余的款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别高兴得太早，别忘了还有一条漏网的大鱼呢。”吴美蝶呵了一声。

“王星火？你把他想得太高了，你放心，一个豹头就可以解决他了。”钱江胸有成竹。

“叫豹头别打死了他，我要活的。”吴美蝶说。

“怎么，你心疼了？”钱江调侃道，却略带着醋意。

“不，先别让豹头去抓他，我要让他在假面舞会上看一出戏，让他痛苦一辈子。”吴美蝶说。

“他是鼠，我们是猫，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惜，还没玩够，我们的游戏就要收尾了！”钱江叹了一口气。

“那么，日本人和美国人怎么办？”

“如果他们识相，就放一条生路，幽灵会也要搞好关系，别结太多梁子；如果他们不识抬举，都一并干掉。”钱江握着拳头，眼中迸出杀气。

1965 年 8 月 6 日

18 时 35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似乎明白了什么，敌人施放毒气逼同伴们离开房间，紧接着陶淘被杀，桑托斯带领保安队“及时”出现，名正言顺地带走所有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早已设计好的阴谋。

目的是什么？目的当然是叶恒艮和黑箱图钥。

不好！王星火心里咯噔一下，他想到了李遇白。李遇白叛变，叶恒艮还一无所知，敌人只要让他略施小计，就很有可能从叶恒艮口中套出密钥。

现在必须尽快找到同伴们的下落，阻止敌人的阴谋。

可是他们在哪儿？

解铃还需系铃人，是桑托斯带走的人，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向桑托斯要人。

“你告诉我，桑托斯去哪里了？你知道答案，别装糊涂。”王星火的表情变得严肃凶狠，对值班保安低吼。

保安被他的气势镇住了，因为王星火擒过加利，受到邮轮的礼遇，船上的保安都知道他的能耐，心里先害怕了几分，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确实回来过，但又走了。”

回答了等于没回答。

“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值班保安面露难色，看来他并没有骗人。

“王先生，我知道你会找我的。”背后响起了桑托斯的声音，他刚刚回到保安室。

王星火回头，对桑托斯高声说：“队长，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乘客，是受害人，你不去抓坏人，不去排除邮轮的安全隐患，却跟我们纠缠不清，是什么道理？”

“你不能否认，邮轮上发生的事情跟你们全无关吧？”桑托斯说，“你少安毋躁，你们的人现在都好好的，只是在接受调查。如你所说，你们真的有危险，由我们来保护，不是更好吗？”

“我们的人在哪儿？”

“他们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桑托斯说，正要继续说话时，却被旁边的一名保安蹭了蹭手臂，把话吞了回去。

这个细小的动作被王星火注意到了，他打量了一下这个保安，长得很普通，扔到人堆里绝对不显眼，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在王星火的印象里，这人经常跟随在桑托斯的身边。但是，越普通，可能就越不普通，桑托斯是条无头虫，太容易受人操控。

“他是谁？”王星火指着那保安。

“这是我的助理曾义。”

“桑托斯队长，请借一步说话。”王星火的语气缓和下来，把桑托斯拉到了一边。那人想跟来，却被王星火阻止了。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桑托斯说。

“你抓我的人是因为陶淘被杀吧？”王星火问。

桑托斯点了点头：“你不能要我眼看着凶杀嫌疑人而不抓吧，我怎么向邮轮，向乘客交代？”

“理解，理解。”王星火说着，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桑托斯的脸上变色，惊奇地叫：“真有此事？”

“我跟你打个赌，我猜得对不对，只需到那里一走。如果我输了，我就任你处置，如果我猜对了，你必须立即放了我的人。”

“走！”桑托斯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18 时 49 分　南中国海

黑暗，一切都处在黑暗中。

李遇白睁大眼睛，努力适应这突如其来的黑暗，但是，没有任何光线，眼睛就跟瞎了似的，伸手不见五指。

“叶老！叶老？”李遇白扶着墙摸索。

“遇白……我在这儿。”角落里传来叶恒艮颤抖的嗓音。

李遇白摸到了叶恒艮，在他旁边坐下，问：“你没事吧？”

“没大碍，我们是不是落入敌人手里了？”叶恒艮惊恐地问。

李遇白说：“是的，这是一个圈套，我们上幽灵会的当了。”

“那怎么办？怎么办？”叶恒艮急了。

“你别急，我们一定能想办法出去的，星火肯定也在积极营救我们。”李遇白安慰老人。

叶恒艮紧紧握住他的手，李遇白感受到了那双干硬的老手传递过来的不可抑制的颤动。是的，叶恒艮很恐惧，也很担忧。李遇白知道，他担忧恐惧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一双儿女，还有——珍贵的黑箱。如果他死了，黑箱也许会永远沉入历史的深海里，但更糟糕的可能是，它也许会被别人再度发现，而这人并不代表中国。

这是叶恒艮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沉默了一会儿，李遇白划亮随身携带的火柴，开始四处摸索，企图寻找舱房内另外的通道，因为关人的房间不可能是密封的，总有出气的地方。

不一会儿，果然让他找到了。

叶恒艮重新燃起了希望，协助李遇白拧开了通风口的螺丝，拉下滤网，露出了一个仅供单人出入的黑洞洞的小口。

“太好了，我们有救了！”李遇白说。他先爬入小口探情况，不久又返了回来，失望地摇头。

“怎么了？”叶恒艮问。

“这个通风管道横向只有四五米，就垂直向上，没有臂力，根本上不去。”李遇白说。

叶恒艮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自己是个老头儿，平时走路都不带劲，何况攀爬垂直如烟囱的通风管。从希望的巅峰又跌入绝望的谷底，叶恒艮颓然而坐。

过了一会儿，叶恒艮长叹了一口气，说：“遇白同志，不如你一个人先出去，不要陪我这个老头子一块死。”

“这不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李遇白直摇头。

“可是，你不出去，就更保护不了我。只有你先出去，找到星火，才能够救我们。”叶恒艮说。

“敌人发现我逃走后，肯定会对你下手的。就算死，我也要死在你前面。”李遇白坚定地说。

这话让叶恒艮颇为感动，握住李遇白的手说：“遇白，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样的。但是，你们此行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我一个糟老头子的性命不值几个钱，黑箱才是祖国的无价之宝。我想……我想把密钥告诉你，你出去后，万一敌人害了我，就由你们去取黑箱，让咱中国的宝贝回家，我也算是了了心愿。”

“叶老，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李遇白也紧紧握着叶恒艮的手。

李遇白又划亮火柴，在微弱跳动的光芒下，叶恒艮取下上衣兜里的钢笔，在香烟包装纸的背面把黑箱密钥一一写给他。

明明暗暗的光影中，李遇白的表情很复杂。

他不知道是恨钱江，还是佩服钱江。这个计谋果然奏效，轻轻松松就骗取了叶恒艮深藏在心里的东西。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1965 年 8 月 6 日

19 时 17 分　南中国海

桑托斯感觉到了一丝寒意，这是在邮轮上的太平间，虽然没有挂出太平间的牌子，但这个冷藏的小房间除了存放尸体，没有第二个用处。邮轮很少用到这个房间，但又不能不备，意外总是不可避免，因病的，因伤的，在远洋航行中，死亡事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热带地区，天炎气热，需要冷藏才能保存尸体。

现在太平间里应该存放着两具尸体，一具是“黄天成”，另一具是陶淘。

“王先生，你就不必进去了。”在门口，桑托斯拦住王星火。

“你是怕我破坏尸体吗？”王星火反问道。

“这是为你好，在岸上法警没到之前，你该避避嫌。”桑托斯说。

既然这样说，王星火只得答应在门口等他们。

桑托斯带着曾义进去了，冷藏室在最里层，需要走过暗暗的通道。

“队长，我看那个中国人在吓唬你呢！我们不需要听他的话来这里。”曾义说。

“王星火跟我打了赌，愿赌服输，就算他在吓唬我，也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桑托斯说，一边打开了锁。

一股冷气像白烟似的从门缝里冒了出来，激得桑托斯打了一个寒战。冷飕飕的停尸间中央摆着几张白色桌子，桑托斯一眼就看到两张桌子上面分别躺着两具尸体，一大一小，都用白布盖实了，白布上沾着点点血渍，显得尤为阴森恐怖。

“好啊！王星火，你输了！”桑托斯得意地笑道，自从王星火擒了加利，他就认为这个中国人抢自己的风头，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桑托斯走到短小尸体的边上，伸出双手慢慢掀开盖尸布，他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曾义悄悄操起了角落里的一支铁管。但令他更没想到的是，盖尸布下并不是陶淘的尸体，而是一个破烂的公仔娃娃。

桑托斯被赫然一吓，盖尸布应手而落，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王星火猜的竟然是真的，陶淘根本是假死！那么，主动上去验陶淘尸体的曾义就相当可疑。

可醒悟得太晚了，脊背被曾义用铁管重重一敲，打得桑托斯七窍生烟，晕头转向，但他也不愧是练家子出来的，反应很快，随即向前一滚，躲过了第二记闷棍。

“你为什么这样做？”桑托斯受了伤，连滚带爬，地面布满霜冰，没几步，就滑倒在墙角，被赶到了绝境，只有回身责问曾义。

曾义哈哈一笑：“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我们的一只傀儡，挡箭牌，障眼法而已。我们看中的就是你的糊涂，所以，当你不糊涂了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必须除掉。”

桑托斯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背脊钻心地疼，恐怕已经断裂了，根本没有反击之力。

曾义高举起铁管，就要向桑托斯的脑门砸去，桑托斯绝望地叫了一声，紧紧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铁管却没有砸下来，睁眼一看，半空中的铁管却被一只大手牢牢抓住了，竟动弹不得。

是王星火！原来他听到响动，知道出事了，就跑了进来，刚好看到曾义加害桑托斯的场景，便出手相救。

曾义慌忙用另一只手去掏肋下的手枪，却被王星火撩过铁管打在手上，手枪应声落地。那支铁管又向上一翻，敲在他的额头上，紧接着，腹部受了一记重腿，人便横飞了出去，撞上“黄天成”的尸体，轰隆一声，连人带桌翻倒在地。“黄天成”僵硬恐怖的尸体刚好压在他的身上，嘴里面残留的血水滴到他的鼻子上，吓得他惊声尖叫。

王星火跃过停尸桌，踢开尸体，一把抓起曾义的胸口，把他按在了冰冷的墙上。

“你是幽灵会的人？”王星火讯问。

曾义摇了摇头。

王星火从墙上剥下一块锋利的冰片，在他的胸膛上划了一道，顿时血流如注。

“如果你不老实，下次划开的就是你的颈动脉了。”他把冰片架在曾义的脖子上，狠狠地说。

曾义打了个哆嗦，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寒冷，他说他真不是幽灵会的人，也不知道幽灵会是什么组织。他真的是船上的老保安，但是，他们一直在秘密从事走私行当，为各类走私集团“放水”。在新加坡停靠时，有人用这个违法事实来要挟他们，保安队长不从，就被他们杀死扔进了海里。在金钱和死亡之间，他当然会选择金钱。邮轮临时招聘了新保安队长，让容易受操纵的桑托斯当了这个傀儡，借以迷惑王星火他们，事后还可以把脏水泼给这个冤大头。

“你这个畜生！我崩了你！”桑托斯忍着疼痛走过来，用枪指着曾义的头要杀他，却被王星火制止了。

“你不能杀他，留个活口，将来也好做个证人。”王星火说罢，用掌根在曾义的脖侧重重一敲，曾义就像一堆烂泥似的瘫倒在地上。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我们的人关在哪里了吧？”王星火对惊魂未定的桑托斯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19 时 25 分　南中国海

袁智强醒了过来，四周黑乎乎的。他发现自己手脚被尼龙绳捆得死死的，嘴巴被一条布带勒得紧紧的，倒悬在一根管道上，只能像钟摆似的左右摇晃。

一道刺目的灯光射来，刺得袁智强睁不开眼睛。他知道这人手里拿的是军用强光手电，如果近距离对着看上半分钟，就会得永久性的眼疾，连忙闭上眼睛。

“小胖子，你还真有能耐，可惜投鼠忌器，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一个声音响起来。

袁智强想骂他，可是哪里能喊出来，只能发出呼呼的声音。

“我告诉你，你们的任务彻底失败了。地图、密钥，还有你们要保护的人，一样不少，统统都在我的手上了。”那人得意地哈哈大笑。

袁智强挣扎了一下，可是绳子捆得很牢固，根本无法动弹。

“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那人以胜利者的语气说。

灯光移开了，袁智强睁开眼睛，这才看到眼前是一个西装革履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人。他只在船尾平台上远远见过此人一面，没错，他就是钱江！果然是他在背后搞鬼。

白色的光柱打到袁智强身边的一支竖立管道上，仿佛舞台表演的圆形灯光，照亮了一个阀门。钱江旋开了阀门，“嗞”的一声响，从阀门里喷出了一股白气，热腾腾的，射在袁智强胸口，但很快就消散了。

“这是蒸气管道，刚才喷出来的只是残余的气体，温度并不高，但是四十三分钟后，锅炉就会排放出新的蒸气，在十秒钟内，足以把你烫成一只没有皮的熟猪。现在，你还有四十三分钟的时间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这是我特别为你安排的死神游戏，不知道你爱不爱玩？”钱江呵呵地笑道，从怀里取出一只计时钟，设好时间，放在不远处的地上，又把手电对着钟面，可以让袁智强看到。

你这个变态的魔鬼！不得好死！袁智强嘴上说不出，心里怒骂。

“你现在肯定在诅咒我，不过，我不会生一个快要死的人的气。我还要去照顾照顾你的战友呢，再见！”钱江说着，又消失在黑暗里。

计时钟的指针开始嘀嗒嘀嗒地往回走，在寂静中更显清脆，仿佛渐渐临近的死神的脚步。

与此同时。

杜丽把耳朵贴在舱壁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动静。叶涛和张家浩则蹲在她身边，期盼着发生新的转机。

“真的是摩尔斯码！”杜丽兴奋地说，一边在心里快速译电。

“他说，我们的外面有两个看守。”杜丽翻译了通过敲击舱壁传来的信号。

“你问问他是谁。”张家浩在旁边出主意，杜丽用房间里捡到的螺帽敲击出电码。不一会儿，信息回传了。

“一个想帮助我们的人。”杜丽说。

怎么帮助？

对方让他们敲击舱门，越重越好，闹出动静吸引看守，然后由他趁看守把注意力集中到监室时，从背后实施突然袭击。

一敲一回间，大家商议好对策，由叶涛敲门，谎称张家浩心脏病发，吸引看守的注意，然后由神秘人解决掉看守。

“嚷什么嚷？”两名看守果然上当了，都走到门前。

“老先生心脏病犯了，需要急救。”叶涛喊。

“就让他死在里面吧。”看守不为所动。

可他们哪晓得，醉翁之意不在酒。叶涛只听见外面传来扑扑两记倒地的声音，知道神秘人已经得手，便示意杜丽和张家浩都到门边来，门内人都期待看到这个神秘人的真面目。

随着吱呀的响声，铁门终于开了，门口露出一张清丽的脸，看得叶涛都傻掉了。

“洋子，怎么是你？”叶涛的下巴快收不上来了。

“为什么不是我？”洋子莞尔一笑，拉住他的手说，“快走，他们很快就要回来的。”

杜丽见是洋子，心想这女孩果然是个特务，看那两个倒地的看守，显然是被一种怪异的焠毒暗器所伤，也只有特务才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收发信息，但现在也不容多想，就与张家浩跟着他们跑出了监室。

叶涛和杜丽打开了原本关押叶恒艮的房间，可是里面空无一物，叶恒艮早就被敌人转移到别处了。

叶涛还要再找，可是洋子催促他，来不及了，再不走，全走不了。

话音没落，只听见黑暗里传来脚步声，一个巨大的黑影从走了出来。

“小妞，你说对了，你们全走不了！”豹头咧嘴，露出满口的白牙。

洋子和叶涛见识过这个黑巨人的厉害，不禁又恐又急。洋子反手一甩，一枚飞镖脱手而出，却被豹头敏捷地躲过了。杜丽见状，高喝一声，一记飞腿朝豹头的腰间踢去，竟像踢上一张弹簧，被反弹出来，打了一个趔趄，连退几步。

豹头用手拍了拍腰间，笑道：“力道不错。”

杜丽从来没有遇过如此恐怖的对手，杏目圆睁，捏紧拳头，跟洋子说：“我们一起上！”

两个女孩各自施展功夫，分攻豹头上下盘，像两朵蝴蝶般上下翻飞，又似两只发怒的母鹰，看得边上的叶涛惊异不已。他做梦也想不到，外表文弱的洋子竟然深藏不露，拳脚如此轻盈凌厉。

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但看到洋子舍命救他，更多的是感动。

可是，虽然她们联手，还斗不过豹头，坚持没多久，便吃力起来，洋子的手臂被豹头踢中，受了伤。

“你带叶涛他们走！”杜丽催洋子。

这是没法子中的法子，她已经看出，洋子和叶涛互生情愫，洋子又冒死相救，想必不会害他，先过了这道难关再说。

洋子捂着手臂，拉上叶涛就逃，张家浩拄着拐杖紧紧跟了过去。

“想逃？”豹头想拦住他们，可被杜丽截开了。这个女人简直在跟他拼命，无奈之下，豹头只好收回身，先解决掉这条发怒的母大虫。

没有了洋子的协助，杜丽更不是豹头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已经被打趴了好几次，但都撑着命爬起来，一次次拉住豹头，让他无法脱身，连心狠手辣的豹头也暗暗佩服这个中国女人超乎寻常的坚韧勇敢。说实话，对这样一个女人下重手，他也有些于心不忍。

洋子他们已经逃远了，杜丽终于坚持不住，被豹头一记重掌击在脖边，眼前发黑，喉间涌上一片腥甜，昏倒在地。

“疯了，中国女保镖！”豹头怔怔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杜丽，这才发觉脸颊奇痛，一摸，满手的血，竟然被她活活抓了五道深深的指痕。

1965 年 8 月 6 日

19 时 47 分　南中国海

假面舞会开始前，邮轮在露天甲板燃放起烟花，一朵朵绚丽的火树银花绽放在南中国海的夜空中，配上“克里特皇后号”通体辉煌的灯光，蔚然壮观，成为一道海上奇景，乘客们都聚集在甲板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海潮似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东南亚的海上之行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

凯瑟琳跟踪陶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死而复活的小孩就像鬼魅似的，行动灵活异常，但是他不是鬼，是人。因为凯瑟琳看到了陶淘用刀刺自己的全过程，当时她刚巧躲在安全楼梯内侧准备做接应，看到了事情的真相。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幽灵会也有失算的时候。

刀是假刀，血是假血，死当然也是假死。在印度修炼过古瑜伽的人，要做到这点并不难。陶淘虽然是人，但绝不是普通人，他离开中国人后，除了形体没变，动作行为完全不像个孩子，浑身散发着怪异之气，令人毛骨悚然，甚至比真正复活的僵尸更让人恐惧。

她跟踪他，倒不是对这个孩子本身有兴趣，而是要通过他查到幽灵会在邮轮上的指挥部，因为她相信，钱江肯定把解药藏在那里，她需要独自解决问题。

凯瑟琳一路跟踪到了船员区附近，通过一个秘密的暗道，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此处空无一人，但器械林立，似乎是船员的健身房，却失去了陶淘的踪迹。

她掏出手枪，以警戒的姿势小心行走在各类健身器材之间，有几个沙袋微微摆动，似乎后面藏着人，凯瑟琳紧张地举枪瞄准，但都是虚惊一场。

正在疑神疑鬼之际，忽然感到头顶有道黑影压来，急忙抬头，赫然看见陶淘像只猴子似的向她扑来，陶淘手里握着一个哑铃，刚好砸在她的手腕上，把手枪打飞了。

凯瑟琳猝不及防，被陶淘扑倒在地。陶淘目露凶光，举起哑铃就往她的脸砸去，凯瑟琳惊恐莫名，躲过致命的攻击，哑铃把她头边的木地板砸穿了几个洞，令她惊了一身冷汗，她奋力踢开孩子，爬过去捡地上的枪，不料被陶淘从她身上越过，抢了过去。

“你根本不是小孩!”凯瑟琳面对指着自己的枪口,倒镇定下来了。

“没错，过了今天，老子就二十三岁了！”陶淘承认得倒爽快，这话从童颜童声中说出来，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你是不老症患者？”凯瑟琳明白过来。

“什么不老症？我们幽灵会有很多方法改变一个人。从十岁开始，我就被泡在中世纪秘制的药水中，才有了这样的身体，你们太孤陋寡闻了。”陶淘露出狡黠的笑。

凯瑟琳不禁打了个哆嗦，这世上竟然还存在着这样邪恶的秘密组织，她宁可相信陶淘是个不老症患者，在吹牛胡说。

“你是故意让我们带上船的，是你杀了黑皇后和‘五’？”凯瑟琳想起了丁若兰的失踪。

陶淘得意地说：“既然你马上就要和他们见面了，就让你做个明白鬼。你们自以为挑选了我，其实不是，那些孤儿们怎么敢和我争？所以，你们根本没得选。但黑皇后和那个日本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把他们引到僻静的地方，我们的豹头可以轻松地解决他们，让你们美国人和日本人互相猜忌，然后让保安队把我送到中国人的身边。”

凯瑟琳恨恨道：“你们真是卑鄙无耻！”

“你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到时你将生不如死，会跪着求我们给你一颗子弹。但现在，我先成全你，省得你又惹出麻烦。你放心，

现在外面正热闹，没人会听到枪声的，你会死得很安静。”陶淘准备扣下扳机。

凯瑟琳闭上了眼睛，“啪”的一声枪响，子弹却没有射穿自己的脑袋，睁眼一看，只见陶淘捂着受伤的肩膀，从后门一溜烟跑了，第二枪打在了门上，没跟上他的身形。

凯瑟琳惊魂未定，回过神来，才发现开枪的是加利，原来他一直在跟踪自己。

“你欠我一条命！”加利调侃凯瑟琳。

“你为什么不让他杀了我？”凯瑟琳却并不领情。

“站住别动！”伯恩出现在加利的后面，他刚刚赶到，以为是加利要害凯瑟琳，便把枪顶在了他的后脑。

“伯恩，他救了我！”凯瑟琳一见伯恩，就像看到了亲人，差点儿哭起来。

1965 年 8 月 6 日

19 时 57 分　南中国海

洋子拉着叶涛的手跑上几截铁板楼梯，快要到甲板时，却发现楼梯平台上站着一个男人，叉着手臂截住了他们的去路。门外上空的烟花闪光照亮了他阴沉的脸色，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师兄“三”，也就是假扮她哥哥的杨宏。

“洋……洋子，你哥哥……来接应我们了。”叶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扶着栏杆弯腰喘息。

“他不是我哥哥。”洋子挡在叶涛的前面，护住了他。

“三”充满醋意地说：“洋子，这么快你就向着外人了？”

“这不要你管。”洋子说。

“好了，人你已经带出来了，总算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把他交给我，你的任务完成了，”“三”走了下来。

叶涛听不懂他们的话，问洋子：“洋子，这是怎么回事？”

“涛儿，你上当了，他们都是日本人的特务。”张家浩说。

“你别过来！”洋子没有回答叶涛，也无暇回应张家浩，厉声喝止一步步顺梯而下的“三”。

“三”的表情变得更阴狠，掏出了手枪：“难道你想背叛我们？”

“我会向老师谢罪的，如果你念在我们往日情谊，就请放了叶涛。老师也说过，他不会为难叶涛的。”洋子说。

“你太天真了，你以为老师真会放过这个中国人吗？”“三”嘿嘿冷笑，“我老实告诉你，老师向我秘密交代过，如果这个中国人没有利用价值，就直接处决掉。我们的人手不够，不可能照看他的，他也绝不允许一个日本女孩爱上支那人。如果你不把他交给我，那我只有持行处决令了！”

洋子又气又急，眼泪在眶内打转：“你这是假公济私，我不相信老师会这么说。”

“让开！”见洋子如此护着叶涛，“三”不禁妒火中烧，“咔”的一声拉开了保险，把枪口对准叶涛。

洋子扑了上去，和“三”争夺起来，一边高喊：“叶涛快走！”

可叶涛还在犹豫，虽然洋子骗过他，但他知道，女孩对他动了真感情，一种可以用生命来承担的真感情，在这个时候，自己更不可能一走了之。

“啪”的一声枪响，三个人都怔住了，似乎时间也被凝固，过了一会儿，洋子慢慢软倒在楼梯上，滚了下去。

在争夺的过程中，枪走火了。

“洋子！”叶涛连滚带爬到洋子身边，抱起女孩。洋子的腹部已满是鲜血，汩汩向外冒，任凭叶涛怎么按都止不住。

“三”也惊呆了，其实他并不想开枪，只是妒火让他失去了理智，他站在楼梯上，一时不知所措。

洋子全身发抖，依在叶涛的怀里，强挤出淡淡的微笑，气若游丝，用手摸着叶涛的脸说：“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是个孤儿……这么多年……从没人和我说过……心里话……我很孤独……早已厌倦

了生活……是你给了我新希望……我不后悔……对不起，叶涛……我不能陪你了……小……小心……”

“洋子，别说了，别说了！”

“抱……抱紧我，我很冷……世界真黑啊……”洋子说着，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从她的眼角滑了下来。

“洋子！洋子！”叶涛拥着女孩的遗体，泣不成声。

“啪”，又一声枪响，一个人重重滚下了楼梯，竟是“三”，他竟然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了。

外面的烟花放得更盛了。

“他也是个情种，可惜……”张家浩直摇头。

“叶涛！”楼梯口传来熟悉的声音，是王星火。桑托斯告诉他监室所在，就紧急赶过来，却见到了悲惨的一幕。

王星火听张家浩讲述了大概的经过，得知叶恒艮和杜丽、袁智强都陷于敌手，就更焦虑了，让张家浩带悲痛欲绝的叶涛到桑托斯处寻求暂时保护，自己向下层急奔而去。

1965 年 8 月 6 日

20 时 10 分　南中国海

四十分钟的煎熬与挣扎，加上闷热的环境，让袁智强全身都冒汗，像从水里刚出来似的，汗水流入眼睛里，竟看不清计时器了。他努力睁大眼睛，甩掉汗水，发现钟面的分针越来越接近红线，他必须在一分钟内从束缚中脱身而出，才能救自己的性命。

时间不多了，必须争分夺秒，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可是身体悬空，手脚没有任何着力点，根本无法解脱。

不一会儿，袁智强听到了管道内隐隐的轰鸣声，仿佛野兽的低吼，又像极远处有万马奔腾而来。不好！蒸气要喷来了！他爆发出一声嘶吼，终于用舌头顶出封口布条。

就在这时，白热的蒸气嗞嗞地从阀门口喷薄而出，仿佛脱缰的野马，激射出数米之远。整个空间顿时弥漫在乳白色的蒸气当中，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这一轮的蒸气足足喷了一分多钟，终于偃旗息鼓。

因为湿度，过了一会儿，空气中的水蒸气像云层一样下降，可以看到，袁智强“U”字形倒挂在横管上。在危急时刻，他及时引身用牙咬住脚上的绳索，竟然曲身足足悬挂了一分多钟，避开了蒸气正面喷射到胸部和头面等要害部位。

有了嘴巴这个小小的着力点，曾经特训过的解缚术就有了用武之地。袁智强用牙齿解开了绑在脚上的绳索，落在地上，又找到一枚管道上突出的螺丝，成功解放了双手。

他的全身皮肤受高温蒸气的浸润，红得发亮，疼痛难忍，但还好没有实质性烫伤。刚才的死里逃生使他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全身虚脱，又不敢在这地方停留，休息了一会儿，便振作起精神，观察了一下四周，确定安全，蹒跚地朝通道外走去。

他牵挂着叶恒艮他们，必须收起恐惧和伤痛，以饱满的激情重新投入战斗。

1965 年 8 月 6 日

20 时 24 分　南中国海

昏黄的灯光，阴暗的通道，复杂的地形，像血管似的错综管道里不时发出奇怪的声响。王星火感觉像是走近了地狱，又像走入了克里特迷宫的深处，也许这里面藏着牛头人身的怪物。

他似乎可以听到怪物的呼吸。

有人在附近！第六感告诉他。

王星火慢慢靠近原先关押叶恒艮他们的监室，没见杜丽，没见袁智强，没见叶恒艮，也没见李遇白，除了两个仍躺在地上深度昏迷的看守，空无一人。

但并非真的空无一人，人藏在阴影中，黑暗成了豹头最好的隐藏之地，就像躲在雨林里的变色龙似的。

王星火刚走到一处角落，黑暗里猛然伸出一只拳头，裹着疾风像大锤似的抡过来，他急忙格挡，那拳打在他的臂间，巨大的爆发力竟把他推出了几米远，臂上生生作痛，差点摔倒。要不是他平时的抗击打训练做得扎实，恐怕早已骨断筋裂了。

王星火揉了揉手臂，作好格斗准备。

一个黑巨人从暗处蹦了出来，整整高了王星火两个头，脸上留着五道血印，像野兽似的咆哮，殊为可怖。

王星火知道，眼前这人就是叶涛向他描述过的可怕的黑人，是个不好对付的狠角色，便不敢大意，严阵以待。

豹头的拳脚如暴风骤雨似的袭过来，王星火不敢硬拼，只得以灵活的身法避过其拳锋，伺机反攻。可是拳头打在豹头的身上，虬扎的肌肉就像裹了棉布的铁块，他竟然无动于衷，反倒是王星火因此吃了几记铁拳。

“中国的顶级保镖也不过如此！”豹头嘿嘿笑道。

王星火意识到，要战胜这个经过特殊训练的魔鬼，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找到他的致命弱点，要么找到一件致命武器。在这个空无一物的小厅格斗显然对自己不利，王星火擦掉嘴角的血迹，虚晃了一拳，转身就跳上边角的铁板楼梯。

“哪里逃！”豹头追了上来。

阶梯的地形严重影响了大高个的优势，无法发挥其威猛的腿功，王星火以腿代拳，形式就有了好转，豹头的上身连连吃了他的好几脚。两人胶着于梯子上，豹头想要激王星火下来，王星火却偏偏不上当，铁梯被激烈的打斗震得哐哐作响，似乎要垮塌了。

但这样的持久战下去毕竟不是办法，谁也战胜不了谁，王星火耗不起体力，更耗不起时间，却又脱不了身。他借机从怀里摸出小刀，身子一缩，迅速往前逼近，把小刀扎进豹头的左胸肌，自己的肩上也受了一记重拳，被打倒在楼梯上。

豹头狂怒了，咆哮着拔出水果刀，扔得远远的，他的胸肌太厚，这水果刀根本造不成重要的伤害。

这真是个魔鬼！

王星火只好忍住伤痛，重新做好拼死一搏的准备。就在这时，听得有人一声大叫：“嗨！黑大个！”

豹头和王星火都寻声望去，竟是个牛头小丑。说时迟，那时快，这在豹头扭头的刹那，刚才被他扔掉的水果刀刷的一声疾飞而来，插入他的左眼之中，真是又快又准。

豹头受了重创，发出一声惨叫，拔了水果刀，竟然带出了血淋淋的眼球。王星火抓住机会，一个单飞腿把他踹下楼梯。

但豹头的生命力却异乎寻常地强大，此刻变得更疯狂了，抡起双臂，像两支粗大的铁棍，让王星火和牛头小丑都近不得身。

这是一场血腥的恶斗，豹头虽然受了重伤，但越战越狂，他那像犀牛一样坚厚的皮肉和抗击打能力让王星火和牛头小丑惊讶不已，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人，几个回合下来，两人联手竟也没占到多少上风。最后，只好扑上去，一上一下，死死箍住他，把黑巨人扑倒在地。

三个人像三头荒野上的猛兽挣命厮打，在地上翻滚，血污狼藉。

有人说，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冥冥中自有天数。豹头是幽灵会的悍将，在世界范围内完成过无数恐怖任务，自以为天下无敌，是不死的超人。可惜他不是超人，死亡的命运注定了。因为来了第三个人，就是被钱江倒吊在管道上企图用蒸气烫死的袁智强。

王星火一见袁智强，精神大振，腾出脚，把附近地上的水果刀踢了过去，叫道："智强，拿刀！"一边使尽全身力气扳上豹头的头，牛头小丑见状，默契地紧紧抱住豹头的手脚，把他压在地上。

袁智强心领神会，一个前滚翻，手里便多了小刀，"呲"的一声，刀锋轻巧地划过豹头的喉咙。豹头满脸血肉模糊，右眼圆睁，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仿佛不相信他真的会死，而且死在一把普通的水果刀上。但不信也得信，刀口涌出一股一股的鲜血，结局已经无可挽回，他挣扎了一下，手脚渐渐松弛下来，不再动弹了。

王星火这才放开手，与袁智强相视而笑。

"我们算是见识过了！"王星火看着黑巨人的尸体，苦笑道。

“这叫三英战吕布！”袁智强说，又看向牛头小丑，问：“你到底是谁？”

牛头小丑却不回答，也看不出面具下的表情。

“李猛，别装了，摘下面具吧。”王星火说。

“李猛？”袁智强还不明所以。

牛头小丑终于摘下了面具，秃鹰一般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果然是 103 的神枪手“老枪”李猛。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李猛问王星火。

“我一直有个感觉，船上还有我们的人，但直到你扔出飞刀，我才确定是你，这个准头，这种狠劲，除你无二。”

袁智强恍然大悟，打了李猛的肩膀一拳，嚷道：“好啊，原来你一直骗我们！”

李猛说：“这是范组的套笼策略，他知道这次的任务比较复杂，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情局都会参与，所以才由我们进行第二重的暗中保护，敌人的注意力都在你们身上，却看不到他们背后的眼睛。但上了船，才知道情况不是比较复杂，而是太复杂了。于是我们进行了秘密侦察，确认了敌人的结构，并提醒你们。但人手太少，仍然力不从心啊。”

“这么说，范组也在船上？”袁智强激动地问。

李猛点了点头：“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不能见你们。”

1965 年 8 月 6 日

20 时 59 分　南中国海

兵分两路。

李猛和王星火互换了所知的情报，决定由李猛和袁智强去解救大卫船长，摧毁幽灵会对邮轮的控制。王星火则单刀赴会，去正进行得如醉如酣的假面舞会，会会幽灵会的头目钱江。时间地点都是钱江定的，现在，叶恒艮父女还有杜丽都在他的手上，他们之间终有一见，也终有一决。

露天甲板被布置得灯红酒绿，天上繁星闪动，海上波光点点，与昨晚的风暴之夜简直天壤之别。甲板上空萦绕着神秘的哥特式音乐，乘客们穿着各式的衣服，华丽的、正式的、怪诞的、俏皮的、恐怖的……脸上都戴着千奇百怪的舞会面具，挤在一起，随着音乐自由舞动，根本没有意识到邮轮某处发生的惨烈的生死搏杀。这种露天假面舞会崇尚的是自由与个性，用不着船长晚宴那样正式拘谨，也没有上流社会的种种禁忌，这是六十年代反叛的嬉皮士风对邮轮文化的影响，让整个气氛更显得光怪陆离。

王星火戴着李猛给他的小丑面具在人群中慢慢穿梭，寻找钱江，虽然他身上沾着血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毫不起眼。他相信钱江会出现，但是以何种方式出现，他猜不出来。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走到了甲板的中央位置，这儿的露天泳池上搭了一个浮在水面的小舞台，舞台的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忽明忽暗的灯光，狂欢的人群，诡异的音乐，让王星火觉得像是来到了群魔乱舞的地狱里。

王星火看到了大副雷鸣斯，他正在泳池的边上，似乎在找人。

雷鸣斯不是钱江，但可能是钱江的爪牙。王星火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雷鸣斯吓了一大跳。

王星火其实在试他的反应，雷鸣斯的反应很普通，所以也应该是普通人，不是幽灵会成员，除非他太会演戏。

“雷鸣斯先生，你在找谁？”王星火问。

雷鸣斯心里有鬼，目露恐惧，看着面前的牛头小丑，颤声问：“你是王星火？”

王星火摘掉了面具。

“你果然来了!”雷鸣斯还是吃了一惊，压低了声音说：“我在找你。”

“你为幽灵会办事？”

雷鸣斯面露尴尬，说：“我是不得已为之。”

王星火明白了，走私放水，这个大副也有份，又是一个受敲诈被利用的，就跟曾义一样，幽灵会这一手可真是四两拨千斤，占领了制高点。

“他们让你做什么？”王星火呵呵一笑。

“请你上舞台。”雷鸣斯指着泳池中间的浮力舞台，有人早已在泳池的两边各架了一道木板。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星火看了他一眼，踏上了木板，走上浮力舞台，这小小的浮力舞台就像一个决斗的场所，又像一个擂台。聚灯光打在了他身上，四周围满了鬼怪似的观众，但大家都以为这是邮轮安排的助兴节目，更是喧闹连天。

不一会儿，对面的幽暗中走来了两个人。

前面是一个梳着齐整短发，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后面跟着一个性感的女人。女人王星火认识，正是吴美蝶，她穿着红色镏金的礼服，手里捧着一叠红缎子，就像黑夜里的火玫瑰。男的不用说，就是王星火一直想见的钱江了。王星火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跟自己见面。

“我们终于见面了！”王星火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他希望从这张脸上找到周如生的影子。但是，他很失望，不知是因为毕竟过了这么多年，周如生变化太大，还是因为自己关于如生的记忆被潜意识刻意淡化了，他竟然找不回熟悉的感觉。而且，钱江显得年龄偏大，看上去有三十四五岁了，但岁月沧桑，这也很正常。

舞会喧嚣嘈杂，他们之间的说话声只有他们才听得清。

“我们终于见面了！”钱江也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21 时 15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已经把驾驶舱的三个看守的位置分工告诉了他们，对于袁智强和李猛来说，只要掌握时机，行动迅速，配合默契，解决这三个家伙并非难事。

李猛的狙击枪带不过来，虽然不能完全发挥出他的本领，但飞镖有时候更有用，飞镖灵活，又是无声武器，最适合短程暗杀。在船首楼舷梯边巡逻的看守吃了一枚，连哼都来不及哼就滚了下来。

弯腰潜行至驾驶舱门外，袁智强用手势跟李猛商量好进攻的策略，暴喝一声，以疾风之势冲入驾驶舱内，里面两个看守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扭断了脖子，做了枉死城的鬼。

“你们是谁？”大卫船长没见过这两个强人，更没见过如此迅捷的身手，看得目瞪口呆，其他船员早吓得脸色发青，但资深船长毕竟是资深船长，很快就镇定下来。

“大卫船长，是王星火让我们来解救你们的。”袁智强回答。

大卫这才放下心来，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连声说上帝保佑。但是，他并不轻松，因为还有更巨大的问题没解决。

邮轮上有三枚炸弹，幽灵会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配合，导致幽灵会的任务失败，这些炸弹就会启动，邮轮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他们表面上一直很配合，但现在情况变了。这次解救行动，对邮轮来说，是福是祸，未为可知。大卫虽然担心，可他也是军人出身，知道这种情况下更不能妥协，缺口已打开，只能向前冲。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没有受幽灵会控制的船员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在全船范围内搜寻幽灵会安装的炸弹，以及几个受绑架的人质，并做好全体撤离的准备。

1965 年 8 月 6 日

21 时 20 分　南中国海

叶恒艮蒙着双眼的布被撕开了，他坐着一张靠背椅，但是手脚都被捆在了椅子上。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梳着背头，一脸轻松。

叶恒艮认得他，当年，此人是军统宁波站的站长，与叶恒艮会过一面，叫陈一达。

在“克里特皇后号”上，陈一达就是老丁，就是海狐，是军情处的行动特派员，是幽灵会的主顾。

“嘿嘿，老叶，想不到吧？你还是会落入我们的手中。”海狐笑眯眯地说。

叶恒艮看着他，无话可说，把头扭到一边。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叛国罪。”海狐收了笑容，撕掉老人的封口说。

“我叛的是哪一国？现在谁代表中国？”叶恒艮嗤之以鼻。

“我可以就地将你正法的。”海狐被叶恒艮挡了话头，拿上手枪，恼羞成怒。

“你有种就开枪吧，朝我胸膛上打。这里是南中国海，我死在这儿，也算是回了国，不做孤魂野鬼了。”叶恒艮毫不屈服。

海狐却收了枪，说：“我现在不杀你，我要带你回台北，接受审判，让共产党丢丢面子。”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海狐重新封回叶恒艮的口，把他推到洗手间里，走到门边，问：“谁？”

“我，老赵。”门外人回答。

“老赵，我现在不方便，你有什么事吗？”海狐说。

“我有急事告诉你，船上出大事了！”赵海天急道。

海狐想了想，打开了半道门缝。赵海天一副焦急的样子，从门缝中挤了过来。

“我听人说，船上有炸弹，这船呆不得了。”

“你听谁说的？”海狐也吃了一惊。

“听谁说的不打紧，我就是告诉你要做好准备，省得到时手忙脚乱。”

海狐点了点头，露出微笑：“谢谢老哥告知，如果没事，你可以先回去准备了，我也收拾一下。”

赵海天却说：“刚才这么一吓，我忽然想撒尿了，借老弟的厕所一用。”说着就走向洗手间。

海狐急在心里，伸手去摸怀里的枪柄，只要赵海天一发现叶恒艮，他就不得不开枪，虽然他十分不情愿杀这个新交的“老友”。

可赵海天握着洗手间的门把，却不打开了，回头说：“算了，我还是回自己房里上吧。”

海狐松了一口气，把手拿了出来，就在这放松的刹那，赵海天与他擦身而过时，右手闪电般地探入他的外套内，手枪神奇地到了赵海天的手上。

“你，你到底是谁？”海狐倒吸了一口凉气，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惊惧地问。

“我是你的朋友。”赵海天说着，撕掉了假胡子，竟是 103 的组长范哲。

“你是中共特务！”海狐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他一直潜伏在自己的身边，自己却像傻子似的把他当成朋友。

“别说得那么难听，老丁。”

“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海狐似乎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在新加坡的那幢楼里偷偷溜走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我认得你，你却不认得我。”范哲说。

海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头：“想不到，真想不到，你们太狡猾了。”

“你们太天真了，以为买通幽灵会这个国际恶棍组织，就可以一劳永逸。可是你们错了，幽灵会的贪婪也是出了名的，我们的情报中

早就记录了这一条。他们这次行动，是醉翁之间不在酒，他们可不是为了替你抓叶恒艮卖命，而是为了黑箱。”

“黑箱？就是传说中的无价之宝？”海狐也听说过这个在情报界传了很多年的传闻。

“这是咱们中国的珍宝，难道你真想让它落到别人的手里？”范哲反问。

海狐沉默了，说实话，他抓叶恒艮，也只是应付上峰之命，他已经快老了，对于这些政治斗争已经越来越没兴趣。但黑箱的价值他还是知道的，老祖宗的东西，怎么可以拱手让给外人。

“我知道你很想念家乡，老丁，我可以为你铺一条回家的路，你如果放过叶恒艮，帮我们保护黑箱，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我们是十分欢迎你的。否则，将成为一个历史罪人，是非不分，轻重不明，受到子子孙孙的唾骂。”范哲收了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努力争取海狐。

海狐长叹了一声，指了指洗手间，说：“他在那里。”

“我早就知道。”范哲一笑，打开洗手间的门。叶恒艮在门内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一见范哲，不禁老泪纵横。

范哲撕掉叶恒艮的封口，为他松了绑，带回房间。

“你早就知道叶恒艮最终会被送到我这里，所以才紧紧盯着我。”海狐叹道。

“不，这只是一个可能，而且是最坏的可能，但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范哲说。

“我真羡慕老叶啊！”海狐若有所思，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他的脸色大变，一把推开叶恒艮，只听得噗的一声，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腹部。

范哲大惊，行凶的是一个小孩，正是被加利打伤的陶淘。原来他的任务就是在得到黑箱密钥后，万一叶恒艮被中国保镖营救，就灭了叶的口，让密钥只掌握在幽灵会手中，以防中国人抢先寻走黑箱。

陶淘是从海景阳台上潜入的，而范哲和叶恒艮背对着阳台，所以根本没有发觉。说时迟，那时快，海狐大喊一声，也顾不得伤口，顺势抱起陶淘，冲向阳台。陶淘似乎也被他的气势吓着了，等回过神想反抗时，脚下一空，落入了黑漆漆的大海中。

“幽灵会……尽出这样的鬼怪。”海狐扔了陶淘，再也坚持不住，滑坐在地上。

范哲连忙跑过去扶起他查看伤口，却发现匕首上涂有剧毒，人已经回天无力了。

“老赵……我现在不是……民族罪人了吧？”海狐苦笑了一声。

范哲说：“老丁，你是个英雄！”

海狐笑了：“做我们这一行的……这大半辈子生活在阴暗中……死了，甚至连名字都留不下，从来没想过……做什么英……”话没说完，就咽下了气。

范哲放好海狐的遗体，朝他端端正正敬了个军礼。

1965 年 8 月 6 日

21 时 23 分　南中国海

“如果你不是周如生，那也肯定是如生的熟人，告诉我，如生在哪里？”王星火说。

钱江呵呵一笑：“王星火，有一句话，叫做有眼不识金镶玉，你肉眼凡胎，有很多事是看不清的。”

王星火却没有理他，说：“不管你是不是如生，也不管如生在不在这船上，我都有一句话想说。当时，我不是不想救他，而是根本没有能力，我是被人从火中抬出来的。如果有来生，我愿再做他的哥哥，亲哥哥，我会保护好他。”说着，他取出了那块烧焦的“华容道”木片，继续说：“如果你是如生，一定还记得它。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龙潭虎穴，这木片我一直随身带着，从未离身，因为我相信，我的兄弟会保护我，他是我的福星。”

钱江盯着木片，冷笑说：“王星火，你还真有心思，做张假木片来博取同情，我最讨厌假惺惺的人了。现在，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最后的死神游戏，主题叫做：忠诚与背叛。”

钱江从不声不吭的吴美蝶手中取来那块红绸布，走到十字架旁，把红布盖上了十字架。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伟大的魔术师钱江先生将要为大家表演大变活人。”喇叭里响起了主持人方泽的声音。四周的气氛更热烈了，尖叫声和口哨声不绝于耳。

钱江的动作很有魔术大师的架势，以优雅的姿势绕着十字架走了一圈，一把扯下红绸布，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

只见本来空空的十字架上绑着一个漂亮的少女，正是叶芊。

叶芊被刺目的聚光灯刺得睁不开眼睛，适应过来，一见王星火，便大叫：“王大哥救我！”

王星火正想上前，钱江却伸出食指作了一个摇指的动作，把布重新盖上，又绕一圈，红布扯下后，十字架上被绑的叶芊变成了一个男人，不是别人，却是李遇白。

人群的叫彩声如海潮般叠起。

“星火，你杀死我吧！”李遇白显得很痛苦。

钱江对王星火说：“其实，我们本来已经用不着拿人跟你交换密钥了，因为这个人已经把密钥交到了我的手上，但我很想跟你玩这个游戏。我最讨厌叛徒，此人曾经背叛过你们，现在我给你一个清理门户的机会，如果你杀了他，我就放了那小妞。”

钱江又盖住了红布，可以看到李遇白在红布内拼命挣扎，场景诡异之极。

吴美蝶捧着一个盘子走近王星火，盘子里摆着四把锋利的飞刀。

“先生们女士们，我们的飞刀王将为大家表演精彩的飞刀绝技！注意，没有作弊，没有虚假，真刀真人，他看不到红布里的情况，难度系数将提高百倍。”方泽激动地喊。

人群沸腾了！

“星火，这是你最后救叶芊的机会，好好把握。”吴美蝶柔声说。

“没想到你是个蛇蝎美人。”王星火看着她。

“我没得选择，你却有选择，我想看看你的选择。”吴美蝶没有回应他，只说了一句，拿起一把飞刀递给他。

王星火接过飞刀，但他无法下手，虽然李遇白背叛了他们，但他还不知道背叛的动机，没弄清楚真相之前，李遇白还是战友，况且他也不相信，自己杀了李遇白后，幽灵会真会放过叶芊。

鬼的话，谁信呢？

“如果你不飞出这一刀，叶芊就会被处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你保护的目标，谁轻谁重，你知道的。”钱江说。

“你们太卑鄙了！”王星火骂道。

“快点！快点！”人群里爆发出催促声和起哄声。看来，看客心理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的。

“我数三、二、一，你就要下决定，叶芊的命就在你的手中。”钱江说着，开始倒计时。

数到二的时候，王星火举起了飞刀，他知道，幽灵会不会守承诺放了叶芊，但守承诺杀了她却是没问题的。

十字架上根本没有空余的地方，而且盖着红布，无法看见空隙，但他还是要试一试，目的是拖延一下时间，借机想出更好的主意。

“星火，快救叶芊，她就在舞台下面！”红布里的人突然喊，却又不是李遇白的声音，是杜丽！

好歹毒的钱江，他用魔术的机关暗里换上了杜丽，想让王星火亲手伤害自己所爱的人！

王星火果断地将刀锋一转，把飞刀掷向了钱江。“轰”的一声，舞台上升起一团白烟，遮住了他的眼睛，几秒钟的时间，白烟散去，台上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一支十字架。

观众一下子看得呆了，鸦雀无声，大家也都不是傻子，似乎看出了舞台上的异样，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各位乘客，现在有一个紧急通知，邮轮可能存在危险物品，我们需要全面排查，请大家按预演方案，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暂时离船，暂时离船。注意，这不是演练，这不是演练。”喇叭里响起了船长大卫的话音。

话音刚落，甲板上便乱成一团，惊叫声和诅咒声响成一片。工作人员只得高吹哨子用扩音喇叭喊话，同时，救生艇从邮轮的两侧降了下来，停在露天甲板边上。

王星火掀开十字架，发现下面有个活门，直通泳池底部，便跳了进去。

2011 年 8 月 7 日

15 时 08 分 中国 北京

我回到北京后，又去找了王星火几次，可都没有碰到他，跟他对门的阿姨倒跟我混得挺熟了。她说，王星火去南方了，每年五到八月，他都要去海南住上一段时间，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人家去海南度假都选择冬天，刚好可以避过冬寒，他倒好，选最热的夏天去。

于是我送了点礼品给胖阿姨，让她帮我做暗探，什么时候王星火回家了，就打个电话给我。

“他是需要有人关心关心，一个人太可怜了。”胖阿姨摇头说。

回到宿舍打开电脑，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电邮，竟是叶芊从新加坡发来的。老太太真时尚，对新鲜玩意的兴趣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差。

她说，自从上次跟我在“希腊公主号”上见面后，她想了很多，“希腊公主号”让她对“克里特皇后号”的记忆彻底复活了，仿佛溯着时间的长河旧地重游，于是，她在邮轮上写下了当年的回忆录，但不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是杜丽姐和王大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说得对，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你把他们写下来，这些故事就给你当素材吧！”

我连夜读了叶芊的回忆录，李卓说的没错，发生在“克里特皇后号”上的故事是那么惊天地泣鬼神，让我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仿佛随着叶芊的忆述回到了那风云诡谲的南中国海上。

我取出叶芊让我转交的那张珍贵的白纸，在台灯下苦苦思索，这纸上的针眼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

叶芊在回忆录中写了这张纸的来历。

那是她们被幽灵会的钱江抓为人质后，被关进了那晚露天游泳池专设的浮台里。在那里，钱江跟她们说了一个可怕的阴谋："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我喜欢让人做选择，或忠或叛，或生或死的机会。爱情是不能分享的，我知道，你们两个人都喜欢王星火，所以，只有一个能活下去，而选择权就在你们都喜欢的人——王星火的手中。这是个有趣的游戏，我希望能看到让我惊讶的结果。"

这对王星火来说太残酷了！

"你这个变态！"杜丽骂道。

"骂得好！你是个很特别的女人，我真希望最后活的是你。"钱江阴笑着，走出了密室。

黑暗里只剩两个女人，还有一个被绑在一边的李遇白。

"杜丽姐，我好怕，我不想死。"叶芊哭道。

"芊芊，不要怕，有我在，你会活下去的。"杜丽安慰她。

"可是，他说我们俩只有一个能活下去。"

杜丽想了想，问："芊芊，你是不是也喜欢王大哥？"

叶芊不能否认，虽然王星火对她一直保持距离，她也看出来，他对她这类型的女孩并不喜欢，但她从见他开始，其实就已经心生好感，她太需要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男人。

"芊芊，姐托你一件事。"杜丽说，"如果你活着，就把这张纸条交给王大哥。如果你爱他，就帮我照顾他。"

杜丽挪过了身子，把一张纸塞到叶芊的手中。

"当时，我并不知道纸片上有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杜丽姐在地上摸到纸片，捡了一枚断铁丝暗中做成的密码纸。"叶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懂她写了什么，但知道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获救后，就立即被范组长带走，王大哥和李猛驾驶快艇去取黑箱，跟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一直希望见到王大哥，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

见我。他是特殊部门的人，不想见我，连天老爷也没办法。可他哪里知道，他越不见我，我越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他，就跟着了魔似的。他又哪里知道我内心的痛苦，我答应过杜丽姐，要替她照顾他的。”

我可以想见叶芊在写这段话时痛苦而无奈的心理。

十天后，终于等来了胖阿姨的电话，她说王星火回家了。第二天，我就带着杜丽写给他的密信找他了。

开始的时候，他认为我是在骗他，同样避而不见。但当我把信展示在他面前时，他的心像是被一颗子弹击中了，怔在了原地。

他颤抖着接过了信，他认得这些小针孔，这是 103 曾经使用过的内部电码，已经废止那么多年了，不会有人造假。

我把这信的来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他听了，半晌没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这脆弱的纸片，仿佛抚摸着爱人的秀发。

这信来得太迟了，迟到了四十五年。

“小伙子，你进来坐吧。”良久，他终于说。

1965 年 8 月 6 日

21 时 51 分　南中国海

“克里特皇后号”像是到了末日，停在大海中间，人们慌乱地排着队，呼叫着，拥挤着，在救生员的指引下陆续登上救生艇。

一艘艘载满乘客和船员的救生艇垂降到海面上，纷纷逃离了母船，似乎这是艘装满石油，已经点燃导火线的油轮。

范哲带着叶恒艮找到李猛和袁智强，在大卫的安排下，桑托斯把叶涛也带来了，范哲让他们把叶家父子先安全带离邮轮。

“张家浩呢？”叶恒艮发现少了张家浩。

叶涛说，张叔叔刚才在混乱中走失了，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我会去找他的，你们快点上救生船！”范哲命令。

“不，我还有一样东西要取回。”叶恒艮说。

是妻子李萍的骨灰盒。他说，自己要信守对妻子的承诺，带她回老家安葬。要不，就宁愿留在这海上陪着妻子。

“叶老，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范哲握住叶恒艮的手说。

袁智强在旁边请命：“范组，让我去吧！”

范哲瞪了他一眼：“保护叶老父子安全，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场面混乱，出了事怎么办？你们一人保一个，给我盯好了，出事拿脑袋来见我！”

“是！”两名战士不敢违令。

叶恒艮感动地握着范哲的手，最后犹豫地说：“如果来得及，请救回我的芊芊。”

范哲用力点了点头，让袁智强和李猛带着叶家父子上了救生船。

1965 年 8 月 6 日

21 时 55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一路追踪，游泳池的底部有条管道通向排水总管，可容人弯腰而行，线路极复杂，就如迷宫似的。王星火觉得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噩梦中，在梦里，他也是这样寻找如生，而现实竟然重演了，只不过这个如生已经不是梦里那个诡异的孩子，而是一个狠毒的杀手。

岔道很多，到了一个三岔口，王星火迷失了，因为每一条岔道似乎都有人走的痕迹。该走哪条道？敌人采取了分头逃窜的方法，他们手上有三个人质，不知道哪人在哪道上，让他三难。

管道里的空气稀薄，王星火的头有点儿晕，但他必须作出决定。

“星火，救我！”右边的管道内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喊，因为有回音，听不大清楚，但只有两个可能，除了叶芊，就是杜丽。

王星火连忙尾随而去。追过一段路，果然发现前面有几个人爬上了竖井梯，但当他追到上面，才发现上当了。

这是一个空的压载舱，被绑的人质不是叶芊，不是杜丽，却是李遇白。刚才那声“救我”竟是吴美蝶假喊的。王星火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听到这声音，就糊里糊涂，魔鬼缠身般跟了过去。如果冷静分析，杜丽不会那么脆弱高喊救命，叶芊只会喊他“王大哥”，不可能称“星火”。

吴美蝶一招手，两个幽灵会的喽啰便上来围攻王星火，但他们虽然也受过杀手训练，出手凶狠老辣，但毕竟潜力有限，四五个回合下来，就被王星火一边一个，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人事不省了。

吴美蝶见状，娇喝一声，从腰带处抽出一条金属银丝，就向王星火攻来。原来这个看似胸大无脑的性感女人却身怀绝技，把金属银丝变成了一件灵活凌厉、收放自如的怪异武器。王星火一不小心，就被金属丝的末梢扫到脸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口。

但女人毕竟是女人，有很多弱点，经不起持久战。吃了几次亏，王星火很快摸清了她的路数，开始反攻。

“你还是那么执著。”吴美蝶突然说。

“你说什么？”王星火愣了一下。

吴美蝶露出难以捉摸的笑，趁王星火发愣之际，转身就往一扇过道门逃。可是，没跑几步，她被一个人用枪指着额头，又慢慢退了回来。

“原来是你！你就是杀死我表哥的凶手！”加利满脸愤怒，凶神恶煞似的。

他一直以为，杀死他表哥丹尼的是一把极薄的刀，但直到看到吴美蝶使用银线打斗时，才知道原来那是金属线留下的伤口。

“是的，是我杀了你表哥。如果他不那么色，也不至于那么快就死在我的线下。我想此时他正在地狱里快活吧！”吴美蝶承认了。

“那你就去地狱里陪他吧！”加利叫道，准备扣动扳机。

“去地狱里陪他的是你，不是我。”吴美蝶却说。

王星火一看不对劲，赶紧叫加利小心身后，但已经迟了，一声沉闷的枪响，加利的脑门被子弹从后面钻出了一个血洞，倒地身亡。

王星火叹息不已，但容不得他多想，因为钱江又出现了。幽灵会的阴险和狡诈，他是领教过了，他再也不能上当。

钱江吹了吹枪口的硝烟，走到吴美蝶的身边。

“你快把她们俩交出来！”王星火喝道。

“你没有和我讲条件的资格。”钱江摇头说，“这场游戏是我制定的，你只能被我们玩，只能是一个输者。”

“那不一定！”有人突然说话，钱江也吃了一惊，扭头一看，竟是被捆在一边的李遇白，他不知何时已经把绳索给解了。李遇白扑过去抓起加利尸体手中的枪，朝王星火抛去，一边大喊：“接枪！”

钱江一时反应不过来，转向往李遇白身上打了一枪，王星火早接了枪，一个前滚翻，顶住了钱江的太阳穴。

“把枪扔掉！”王星火喝令。

钱江没法，只好把枪扔在地上，流露出哀怨的眼神，对王星火说：“哥哥，难道你想再一次杀死我吗？”

王星火的心脏猛地颤了一下——他真的是如生！真的是他这么多年魂牵梦绕的弟弟！心中一乱，手中便不禁迟疑发抖。

就在这时，钱江突然闪电般伸出左手把枪一格，同时右手凭空多了另一把枪，就像从空气中抓来一样，抵在了王星火的前额。

“你别忘了，我是一个魔术师。”钱江得意地说，“把枪扔掉！”

“你在利用我的情感。”王星火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魔术师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包括情感。再见，王星火先生！”钱江准备扣动扳机。

“等一下。”王星火说，“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如生？”

钱江哈哈大笑：“我不是，她才是。”

什么？王星火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吴美蝶怎么可能是周如生？钱江不像是开玩笑，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疯狂的世界倒像在开玩笑。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做个明白鬼吧！死神游戏结束了。”钱江说，扣动了手指。

枪声响了，但死的不是王星火，而是钱江，钱江的脑门多了一个枪眼，他抬头看了一眼仍举着枪的吴美蝶，仿佛看到了最惊异的东西，只说了一个字：你……，就倒了下去。

吴美蝶的手剧烈地颤抖着，眼泪夺眶而出。

王星火慢慢走过去，摘下了她手中的枪。

“你……你真的是如生？”他努力从女人的脸上寻找弟弟的踪迹。

吴美蝶瘫倒在地上，把长发捋到一边，露出雪颈上的一颗朱砂痣。

王星火像是受了重重的一击，倒退了两步，没错，他记得如生脖子上的这颗红痣，事情的发展确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过，所有奇怪的第六感也得到解释，为什么他会对吴美蝶一见面就倍感亲切；为什么他一直不认为她是一个敌人；为什么当他听到她喊的“救我”，想都不想就追了上去。

“如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星火终于接受了事实。

吴美蝶抽泣了起来，不管王星火怎么看，从她身上完全找不到男孩的影子。

“那天‘胜利号’失火，我一直喊你，想要你救我，可你走了。在浓烟中我昏了过去，当时我以为死了，醒来后，却发现在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一直飞到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是幽灵会的总部。在那里，我受到了残酷的训练，因为我的特殊体质，又被他们改造成了这副样子。”吴美蝶说，“当我得知你已回到中国时，我就恨你，恨你抛弃了我，恨你毁了我，这么多年，我忍受着不男不女的变态生活，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你体会到被人抛弃的痛苦。”

“如生……”王星火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已经让她的感知不正常了。

“我让钱江冒充我，就是要更真切地看清你。当你在舞台上解释以前的事，当你拿出那块华容道的残片时，我才知道误解了你。”吴美蝶说。

“不管怎么样，做哥哥的对不住你。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王星火说。

“现在一切都迟了！”吴美蝶叹了一口气。

“如生，你告诉我，杜丽和叶芊在哪儿？”王星火十分担心两个女孩。

吴美蝶凄然一笑："你最牵挂的还是她们……可惜晚了，她们身上被绑了炸药，再过十五分钟就要爆炸了。"

"什么？"王星火大惊，"你快说，她们在哪儿？"

吴美蝶仰面大笑："杜丽在首尖舱，叶芊在尾尖舱，你现在从这儿出发，只能救一个人。救谁死谁，全在你一念之间，这才是最终的死神游戏。"

王星火听了直摇头，这太残酷了！周如生早已不是原来的周如生，他的心灵跟肉体一起变了，变得邪恶无比。

"星火……快去救杜丽，她受重伤了。"趴在地上的李遇白说。

"你没事吧？"王星火跑到他身边。

"你不要管我，我活不长了……我对不起组织，你回去跟杨处长说，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该死！"

"遇白，你坚持下去，我会来救你的！"王星火说。

"他中了毒，就算没中枪，过不了半小时，也会全身溃疡而死，死得会比枪杀痛苦一万倍。"吴美蝶在背后说。

"你们太没人性了！"王星火愤怒地说。

"我们都是早已死掉的人，是鬼。"吴美蝶凄然说，走到钱江的尸体边，从他的衣袋里摸出一支黄色药水瓶。

"这是解药，你给他注射就行了。"她把药扔给王星火。

王星火接住药，不料刚回身，看到李遇白捡了一把枪指着自己的脑袋。

"遇白，别做傻事！"王星火想阻止他，可来不及了。"啪"的一声响，李遇白竟举枪自杀了。

"哥哥，你在泳池舞台上说的话，我记住了，但愿有来生。"吴美蝶说。王星火回头看时，吴美蝶已拉紧了银线。

"在船尾有我们的快艇，本来是撤退时用的，现在用不到了，留给你吧。"

说完，她抚上钱江死不瞑目的双眼，柔声说：“阿江，我不会让你做孤鬼的，我来陪你了。”把银线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抹，血光闪过，便扑倒在钱江的身上。

“如生！！”王星火还没从李遇白的自杀中解脱出来，吴美蝶也自戕了。但他没时间为死者哀恸，他必须为生者负责。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杜丽和叶芊的生死，还有邮轮的安危，全在他一念之间。死神游戏的选择如此残酷痛苦，但必须选，立即选，当机立断，不能迟疑。

王星火的眼中噙满了泪，他没有让它落下来，而是用袖子擦干了，起身拼命跑了出去。

1965 年 8 月 6 日

22 时 18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前脚刚走，“零”和鬼冢后脚就跟进来了。

舞会浮台上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鹬和蚌正面交锋了，他乐得当个渔翁。渔翁果然好当，人死的死，走的走，两败俱伤，不用他费吹灰之力。“零”走到钱江的尸体前，搜他的尸体，果然搜到了宝贝——叶恒艮写在香烟纸上的黑箱密钥。尽管“零”一向以老成阴郁示人，此刻却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哈哈大笑起来。

但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的笑声在半空中打结了。

这个人竟是张家浩。

张家浩扶着拐杖一瘸一瘸走了过来，他跟着“零”一路到了这儿。

“我们的协议到期了，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也该把我的还给我了吧？”张家浩边走边说。

鬼冢护在了“零”的前面。

“鬼，我还没拿到黑箱呢？我们的协议还没结束。”“零”笑着说。

“你这个小人！”张家浩气得发抖。

“零”摇了摇头：“这世界上哪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鬼冢，杀了他！”

鬼冢拔出腰间的忍者手里剑，向张家浩逼来。

“呼”的一声响，鬼冢急忙偏身，可人的身手毕竟赶不上子弹快，鬼冢的左腿被击中了。

“老家伙，想不到你还留着一手。”“零”恼羞成怒。

“你可以在我的拐杖上安装微型发报器和微缩相机，我自然也可以在我的拐杖上安上枪。”张家浩冷笑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受够了！我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朋友，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带回他，可你，你竟然言而无信！”

张家浩刚想朝“零”射击，不料鬼冢席地滚了过来，把手里剑刺入了他的腹部。张家浩怔了怔，再也扶不住拐杖，跪了下去，痛苦地扯住了鬼冢的衣襟。

就在这时，他的眼睛睁大了，因为他看到了鬼冢胸前的一小片青色胎记，几乎难以置信，但又不得不信。是你，竟是你！他已经说不了话，只有一手摸着鬼冢的脸，一手努力指指自己的口袋，浮出一丝笑影，便撒了手。

可惜鬼冢不理解他的意思。

“你做得很好，鬼冢。”“零”赞许地说。

可是“零”想不到，鬼冢把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鬼冢，你这是什么意思？快把枪放下。”“零”吃惊地说。

“你把黑箱密钥交给我。”鬼冢说。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一看密钥下的两张照片就明白了。”鬼冢说。

香烟纸原本包着相片，“零”刚才的注意力全在密钥上，倒没有细看照片。照片是用微缩相机拍的，竟是黑箱的地图，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照片跟鬼冢从张家浩手中得的一模一样。

“你竟然串通幽灵会，背叛我！”“零”像被人抽了一耳光，怒不可遏。

“我本来就是幽灵会的人。五年前，我在一次行动中失利，可你却准备放弃我，根本不打算营救，是幽灵会的人救了我。从那时起，我的心就死了，你太自私了，我们只是你的工具，你养的一条狗而已。

你很可悲，大家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其实心里都恨着你。”鬼冢说，“而且，我怀疑是你害死了我的亲生父亲。”

“零”哈哈大笑：“难怪幽灵会对我们的动向了如指掌，原来出了你这个内奸。可怜啊，鬼冢，你的亲生父亲不是我杀的，是你杀的。”

“你说什么胡话！”

“就在刚才，你亲手杀了你的亲生父亲，你弑父的大罪就是到地狱里也消不掉了。”“零”指着张家浩的尸体说。

“我不信，你骗我！”

“二十年前，圣战结束前夕，我们抓到了张家浩一家，他的儿子还是个婴孩。当时，张家浩还是中国人入缅抗日的英雄，他也算是条硬汉子，我们打折了他的腿也不屈服，但当我用杀死他独生儿子作威胁时，这条硬汉子竟然服软了。后来，我得知他跟可能掌握黑箱机密的叶恒艮有深交，便设计让他接叶恒艮到美国，利用老友的身份，帮我探知黑箱秘密。交易的条件，当然是他的宝贝独子，也就是你。你们父子大概都想不到，接头者竟是自己苦苦寻找多年的人。”“零”说。

“不，这都是你编的。”鬼冢摇头。

“你没有注意到张家浩临死前的动作吗？”

鬼冢这才想起张家浩的怪异动作，退到张家浩的尸体边，腾出一只手从张家浩指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旧照片。

是个光屁股小孩的特写照，很可爱，胸前一块青胎记却格外醒目。

鬼冢一看就知道，这是自己。胎记是娘肚子带出来的记号，就像永久的印章似的，足以证明一切。

鬼冢受不了打击，号啕起来，跪在了张家浩的面前。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邮轮剧烈摇晃起来，电力系统出了故障，灯光开始闪烁明灭。

“零”抓住机会，从门边溜走了。

1965 年 8 月 6 日

22 时 31 分　南中国海

王星火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脑中像被投了一块大石头，“嗡”的一下。但他很快判断出，爆炸声来自邮轮的中部。三颗炸弹，有一颗提前引爆了。如果船首和船尾再引爆，“克里特皇后号”必将沉没。

邮轮开始往右倾斜，发出巨大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像是要肢解一般，有人在某处发出尖叫呼喊。王星火沿着倾斜的通道壁角，加快了步伐，在灯光明灭的甬道中向船尾疾奔。

爆炸的时间一分一秒临近，王星火的脑里只有邮轮复杂的结构图，他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沿着最近的距离找到尾尖舱，不能出错，机会只有一次，否则一切都完了。

尾尖舱里最重要的就是舵机舱，如果幽灵会想要破坏邮轮，肯定会把炸弹设在这里。可是，王星火到了船尾底部，才知道这里出奇地大，结构太复杂，根本不能确定叶芊在哪儿。

“叶芊！叶芊！”王星火大喊，一边寻找可能的处所，舵机室被密封了，根本进不去。

终于，他听到了回应。

“王大哥，救救我！快来救我！”

是叶芊的哭叫声！

不是尾尖舱，是燃油舱！王星火醒悟过来，钱江好狠啊，居然把吴美蝶都骗了，说是尾尖舱。燃油舱一旦爆炸，邮轮必遭灭顶之灾。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王星火使劲打开一道沉重的舱门，终于看到了叶芊，只见她被绑在一根油管上，脖子上挂着一串定时炸弹，上面的计时秒针只剩 20 多秒了。

叶芊一见王星火，便疯狂地大叫：“王大哥，我知道你会来的，快救我啊！”

王星火跑到叶芊身边，他必须在十秒钟内拆除炸弹。

拆弹是王星火必修的本行，但时间太急，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只能当机立断。王星火果断地拔出其中一根火梢，“滴答”的一声，时间

已经到了，炸弹并没有爆炸。王星火松了一口气，可是，紧接着，邮轮的某处传来了一记闷响，邮轮又全身震颤了一下。

一种深入骨髓的痛，几乎让王星火站立不住，他跪在地上，大吼了一声，往铁甲板狠狠打了一拳，对着船头痛苦地喊："杜丽，原谅我！"

但现在，他必须把痛收起来。王星火忍住悲伤，解下叶芊，扶着她从安全楼梯向上跑，他要带着叶芊找到幽灵会准备的快艇。

吴美蝶没有骗他，在船尾的紧急登船口果然有一艘小快艇。当他们正准备登船时，背后响起"零"的声音。

"你们两个就这样一走了之？"

"零"竟然也追到了这儿，追踪的功夫像条鬣狗似的。

"你想怎么样？"王星火只有让叶芊先走到一边。

"我不能让你们走，黑箱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只有让你们两个委屈一下了，等我们先拿到黑箱吧。"

"你认为你能控制我们两个吗？"王星火说。

"零"呵呵一笑："光凭我一个人当然不行，可是如果三比一的话，你认为谁有胜算？"

伯恩和凯瑟琳从后面的阴暗处走来。

"王星火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伯恩朝王星火一笑。

邮轮开始微微向前倾，王星火知道，船首已经开始进水了，但大卫会启动邮轮的防水系统，最致命的炸弹已经排除，它不会沉了。

凯瑟琳突然猛烈咳嗽起来，脸上的表情既恐怖又痛苦，伯恩关切地扶住了她。

"给我一颗子弹吧！我受不了啦！"凯瑟琳抓着自己的头发，像发疯了一样。

在这个节骨眼中，凯瑟琳突然发作，让"零"很难堪。

"你不用死。"王星火猜到了怎么回事，幽灵会真是无恶不作，他取出吴美蝶给他的药水，抛给伯恩，"这是幽灵会的解药，你赶紧给她注射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伯恩看了看药，又看了看痛不欲生的凯瑟琳，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中国人，你很了不起。祝你好运！"就扶着凯瑟琳去邮轮上的医务室找注射器了。

"零"见伯恩走了，便急得叫道："喂，你们不要黑箱了吗？"

伯恩摆摆手："那个该死的黑箱就留给你吧。我们要去加州找间海边小屋结婚，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零"气急败坏，把火都撒在王星火身上了。

"该死的支那人，大大地坏！我要你的命！"举枪对向王星火。

"啪"！一颗子弹射穿了"零"的太阳穴，"零"哼都没哼一下，重重倒地身亡。

"范组！"王星火惊喜地喊道。

杀死"零"的正是范哲，他在 6103 号客房找到骨灰盒，又追踪到张家浩，后来随着"零"的踪迹一路跟到了这里。

范哲提起装有叶恒艮妻子骨灰的小包，走了过来。

"范组，杜丽她……"王星火再也忍受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范哲沉重地点点头，拍了拍王星火的肩膀，两人默默向着船头，敬了个军礼。

2011 年 8 月 25 日

16 时 57 分 中国 北京

"我们驾驶快艇冲出了'克里特皇后号'，在海面上与叶恒艮他们的救生艇会合后，范组决定让我和李猛立即驾驶快艇去 N 岛取黑箱，他带领其他人护送叶恒艮一家去香港。"王星火一边回忆，一边缓缓说道。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那个时候，我的心还在滴血，但是作为 103 组员必须明白，在任何时候，任务都是至高无上的，不允许因为私人情感影响行动。在'克里特皇后号'上，我差点儿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这是我一生中最失败的任务……我害死了杜丽。"

王星火说着，声音有点儿哽咽起来。我怕勾起老人家的伤心事，连忙转移了话题，问他去 N 岛的经历。

“所以，我必须立即把所有的痛苦都掩埋起来，投入到新的战斗中。我和李猛在海上疾驰了一天一夜，终于找到了传说中埋藏黑箱的荒岛。荒岛上到处都是毒蛇猛兽，当初日本人把黑箱藏在这儿，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N 岛的地形复杂，沟壑丛生，毒蛇猛兽会阻止绝大多数探险者进入 N 岛，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开辟出一条路。叶恒艮破译的黑箱地图果然没错，在岛尖的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秘密工程。运用密钥里隐藏的开启封门的方法，我们成功地进入了工程内部，并寻到了黑箱。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我和李猛摸着黑箱，又蹦又跳的，像疯了一样。”

王星火说着，仿佛回到了那个兴奋的时刻，眼中放出精光，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一改原来的严肃。这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有人说他们铁石心肠，也有人说他们冷酷无情，其实那是根本不了解他们。

“黑箱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呢？”我好奇地问。

王星火神秘地一笑，只说了两个字：“保密。”

他说保密，那就一定保密，我不敢再问下去。

“在取回黑箱，接近台湾海峡时，我们意外地经历了一段小插曲。”

“哦？”我好奇地看着他。

“我们的快艇意外地与老蒋军舰相遇了，当时他们已经在喊话，我心想，这下子完了。李猛说，不如我们把黑箱沉到海底吧。我不同意，黑箱好不容易回到祖国，再也不能失去。国民党军虽然不怎么样，但台湾属于中国，他们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得到黑箱，也会保护好国宝的。”

“后来你们是怎样逃出来的？”

王星火骄傲地笑了：“凭我们两个，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跟军舰硬拼，那是鸡蛋碰石头。就在着急的时候，台湾军舰竟然驶离了。我转头一看，高兴地欢呼起来，那是另一艘军舰，高高飘扬着五星红

旗，它是我们自己的军舰！那一刻，我真的热泪盈眶了，心里充满了深深的自豪感。”

我想，这种感觉更像是游子见到母亲的感觉吧。叶恒艮这些希望落叶归根的海外老人，甚至死去的“海狐”，心里又何尝不盼望这种回家的感觉呢？

“那么，叶恒艮后来的境遇呢？”我问。

“他在范组的护送下，顺利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先到老家安葬了妻子李萍的骨灰，也算是正式叶落归根。在总理的安排下，他参加了人民政协工作，并担任了上海一所社科院的教授。“文革”时，因为总理的保护，也没有受太大冲击，倒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叶老在1975年患病去世，和他的妻子葬在了一起。”

“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此生无憾了。”我点点头说，“对了，您就没想过见见他的女儿叶芊？”

“我知道叶芊找过我很多次，我也知道她对我的感情，但我不可能接受她，我一看见她，甚至一听她的名字，眼前就浮现出杜丽的笑影和邮轮中那一声爆炸。”王星火说到这里，嘴唇微微发颤。

我点了点头，完全理解他当时的选择和现在的心情。

叶芊和王星火的讲述渐渐让我构筑起完整的故事，“克里特皇后号”上的人物一个个鲜明起来，活了过来，我想把它写出来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关于“克里特皇后号”邮轮的命运，叶芊已经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了：邮轮并没有沉没，在受了重创之后，于次年修复完毕，一直航行到1986年才退役。大卫船长跟她说，是王星火拯救了“克里特皇后号”，他是个英雄。但在那次事件后，大卫就正式退休了，他为自己的邮轮生涯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而屈从于幽灵会的雷鸣斯、方泽和曾义等人，因为涉嫌走私罪，一上岸就被逮捕了；出人意料的是，糊涂蛋桑托斯竟然被大众视为解决这次危机的大功臣，受到了数艘超大型国际邮轮公司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张家浩的儿子鬼冢失踪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他的踪迹。

在我听完老人的讲述，向他告辞，走到门口，王星火突然问：“你想知道杜丽给我的密信中写了什么吗？”

我怔住了，本以为自己永远也得不到谜底，想不到王星火竟主动问我。

我当然想知道！

他郑重地递给我一枚信封，说：“回家再看吧。”说完，摆摆手，背过身去，坐在阳台的一张摇椅上，陷入了沉思，夕阳暖暖地照着他。

一回到家，我就想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可是一拿起这轻如羽毛的信封，就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仿佛那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历史。我不敢怠慢，取出裁纸刀，小心翼翼地划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只见纸上面只写了几行字：

星火，我支持你的选择，我不会怪你，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宿命。在我这一生中，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进入了103；二是遇见了你。再见了，我亲爱的103，我亲爱的战友！

杜丽

原来杜丽早已知道王星火的选择！所以才用密码做了这张纸条安慰他。我突然想，如果我是那时的王星火，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王星火及时收到了纸条，又会不会从纠缠一辈子的内疚和痛苦中摆脱出来？

我不禁想起了老人坐在夕阳下的背影，他就像晚风中孑立的一尊金色铜像，如此形影孤单，又如此桀骜不屈，似乎永远不会向命运和岁月服输，让人看得心疼。